

雪落马蹄

谭啸目睹老人如此狂态，一时为之愕然，他不敢轻易动他，因老人有言在先，可是却也不放心他一人睡此绝峰，遂在老人身边坐下，彻夜地守着他，运行了一会气功之后，天已微微亮老人兀自鼾声如雷地熟睡着，晨风吹拂着他那满头乱草似的头发，天下狂人虽多，可是似他如此颠狂者，谭啸却是生平仅见。

经过这一夜相处之后，谭啸对老人生出一种由衷的敬佩。他默默站在老人身前，心中生出无限怜惜之心，自忖道：“这是什么力量，使得他如此？可怜的老人！”想着，他轻轻弯下身子，手指方一触及他的衣衫，老人倏地双目齐张，这种突然举动，不禁令谭啸怔了一下。老人目光一转，欠身而起，他顾视了一下左右，膛目道：“我怎会睡在此地？你……”

谭啸微微一笑道：“老前辈，你莫非把昨夜之事忘了？”老人忽地挺身而起，神色黯然地道：“这么说，我昨夜是喝醉了……”

谭啸有些害怕地点了点头：

“是的！你老人家醉了。”雪山老人倏地反手，扣住了谭啸手腕，厉声道：“说！我昨夜都做了些什么？”

谭啸只觉得老人抓握处，如同上了一道铁箍，当时挣了一下，紧张地道：“你老真的都忘了？”

老人怪笑了一声：

“说！我做了些什么？”

谭啸想了想，遂点头讷讷道：“你老饮酒唱歌……”老人咧口大笑道：“老夫素所喜为也！”

谭啸顿了顿，又接口道：

“然后，传了弟子一套功夫。”

老人眯目变色道：“什么功夫？”

“黑……鹰掌……”谭啸打了一个寒颤。雪山老人闻言，倏地面上一白，谭啸清晰地看见，由他两鬓沁出了汗珠，他不禁吓了一跳，嚅嚅问道：“老前辈，有什么不妥么？”雪山老人紧紧咬着牙，发狠地跺了一下脚，长叹了一口气道：“罢了！罢了！”如丧考妣似的，直向茅屋踉跄行去。谭啸慢慢跟在他的身后，老人推门入内，他也跟了进去，痴痴地道：“老先生，你请放心，弟子定不辜负你造就的这一番苦心，这一套黑鹰掌，我今生绝不传第二人。”

老人回过身来，苦笑了一笑说：

“功夫已是你的了，一切你看着办吧！”

说着又长叹了一口气，眨着一双细目，看着谭啸，灰心地说道：“自我一见你之后，就发现你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果然……”

他分了一下双袖，苦笑了一笑，又点头说：

“少年，你坐下。”

谭啸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似乎有些强人所难的感觉，闻老人言，忙坐了下来。

“我想对你了解一下。”老人慢吞吞地说：

“因为，现在你已自我身上，得到了武林中数百年来曾一现的绝技。”

谭啸尴尬地一笑道：“小可姓谭名啸，是湖南人氏！”老人哼了一声：

“说下去。”

谭啸窘笑了笑，翻着眸子。老人点了点头：

“我叫你继续说下去，譬如说你的亲友仇人……”他这么一说，谭啸不禁怔了一下，当时苦笑了一下，目光中泛着异彩道：“老先生，我是一个身世凄惨的人，你不听也罢！”雪山老人怔了一下道：“你慢慢说一说。”

谭啸剑眉微轩道：“我二岁丧父，三岁丧母，受祖父养育，不幸四岁时先祖也弃养大行！”

老人不禁神色一变，喃喃自语道：“的确可怜。”他目注着谭啸，遂问：

“那你是依附何人成长至今的呢？你这身功夫又是何人所传授？不在中原安居，飘零大漠异域又是为何？”

谭啸长叹了一口气道：“老前辈，一言难尽啊！”

雪山老人着急地道：“你快说，不要咬文嚼字。”谭啸慨然长叹了一口气，遂把半生经历，一一吐诉出来，雪山老人本是一个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之人，可是听了谭啸这番经历之后，也不禁连连摇头，叹息不已，最后冷冷一笑道：“不必伤心，把心沉下来，这正是个好机会。”他目光向谭啸瞥了一下，沉声道：“我本来还想，你学会了我这种功夫，只怕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倒是不用发愁了。”他眯着一双小眼，冷笑着说：

“剑芒老尼，俗名叫费亮君，她的大师兄一苇僧南空上人，和我还有数面之缘，那时候剑芒还是一个小尼姑，南空上人传授她本事时，我也时常在一边指点，想不到她也……依我看，这个人倒不是什么坏人。”

他一只手摸着下巴，又说：

“当然，你这杀祖之仇不共戴天，我不能叫你不报，不过，到时候对此人，要留一些分寸，你能答应我吗？”

谭啸不由怔了一下，一时讷讷答复不出，因为那四个老人，在他心目中，已是十恶不赦的大仇人，他决心不留其中任何一人活命，想到老人竟会有此一说，一时不禁深深感到为难起来。

老人见状，面现不快地哼了一声道：“怎么，莫非这一点请求，你都不能答应我吗？”

谭啸紧咬着牙，过了一会儿，才苦笑道：“老前辈，你要原谅我，我实在不能答应你，我……办不到！”

雪山老人长叹了一口气道：“一切都随你吧！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时刻，都在改变之中，少年人，我希望你不是一个不幸的人，因为你的敌人，都是极为厉害的人物，你要慎重小心！”

谭啸战战兢兢地道：“谢谢你老人家的关怀，弟子此刻脑中只想着复仇，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老人面上闪过一个微笑，站起身来，喃喃自语道：“这孩子，我应该好好成全他一番。”

他这么说着，忽然朗声道：“小戚！”

小跛子在外面答应了一声，一拐一拐地走到窗前，探头进来，口中“咦”了一声：

“相公你怎么……”

谭啸含笑不语，雪山老人很高兴地看着小跛子道：“你去买点好菜，打一葫芦好酒，今天给谭相公饯行。”

小跛子怔了一下，弯腰道了声“是”，又看了谭啸一眼就下去了。

谭啸脸色有些讪讪，心中怪不得劲，因为老人言下之意，已等于在下逐客令了。他暗想道：“我有什么地方开罪他了么？”

想着目光转视向老人，却见这老头儿这时脸色十分兴奋，并不似有任何怒气模样，他伸出一只手，在谭啸肩上拍了拍道：“来！你跟我来！”

谭啸心中疑惑地跟着他。老人用手推开了一扇门，含笑入内，谭啸跟着走了进来，这是一间十分杂乱的书房，书桌上堆放着散乱的书，四壁上悬挂着的全是老人自己画的写的书画，笔砚也是零乱地放着，房内除有一张坐椅之外，尚有一个大蒲团。

老人笑道：“你先坐下，我马上来。”

谭啸心中奇怪地坐了下来，暗想莫非他又要教我诗词才学不成？

不料老人却走出室外，须臾又含笑走回，双手捧着一具木制的四方匣子，把它递给谭啸道：“午饭时我来收回，现在，你一个人在这里吧，我不打扰你了！”

谭啸好奇地接了过来，只觉得入手并不沉重。这时老人含笑走了出去，并把房门关了过来。

谭啸处慢慢坐了下来，好奇地观赏着手中木匣，只觉这木匣外表制作得十分精巧，一色漆黑，四角用发亮的铁皮包着，很像收放珠宝用的八音盒子。

奇怪的是，这木匣两侧有十来个木钮，谭啸在没有弄清这是什么玩意以前，不敢乱动，生怕有什么不测！

他反复地看了半天，最后才拿得远远地，一只手一按匣前的机钮，匣盖突地跳开，“叮咚”响了一阵，果真是一个八音盒子。

谭啸拿近一看，只见匣内空空的，只有一对小木头人。

这双小木人，制作得更巧具匠心，四肢五官，简直和常人一般无二，可称得上“惟妙惟肖”，二人一立一蹲，各据木匣一端，面对面地相对着，最奇的是，二人手中都拿着一支极小的木剑，仿佛是对敌的模样。

谭啸心中一动，暗想道：“莫非这小木人身上，也有什么奇特招式不成？”

他想着随意地以手在两边许多机钮中选其一，任意按了一下。

立时，眼前出现了奇迹：

机钮一动，只见那原本蹲着的小人，倏地腾身而起，那是借力于他头顶上一根极细的线。

这小人跳起后，掌中剑竟由胯下掣出，直向对面另一木人面上点去。

那站着的本人，也同时有了动作，只见他左脚向前微伸，身子向后一吸，挺剑上拨奔面门而来的剑尖！

招式到此为止，只听“咔”的一声，两具木人，全部停止住了。

谭啸不由又惊又喜，想不到这小小木匣之中，竟会有如此奇特装置。

他又按了一下第二个机钮，只见那第二具木人忽地一个侧身，扭腰提足，简直和活人一般无二，然后背后以“孔雀剔羽”出剑，和另一木人的“大鹏单展翅”相映成趣，可是二木人，一人拱背，一人转身，轻而易举地把这两招都让了过去。

谭啸在一边不禁看得呆了，他默默想道：好奇的招式，自己要是二木人其中之一，这种剑招，简直是无法招架，可是它们却如此从容地躲了过去。

当时福至心灵的弯下腰来，轻轻用手把木人胳膊腿拨起来看了看，研究了一下它们的动作，自己顺手拿了一管戒尺，学样比划着。

他并不是只学其中之一，而是两个小木人的动作一齐学。

这房内只有他一个人，门又关着，他可以放心无虑地任意摹仿。

这种学法自然是容易多了，因为有正确模型摆在眼前，一次看不懂再按一下，可再来一次，直到他学会为止。

他想到老人说过，午饭时就要收回，自然不敢延迟，一个人在书房里蹦蹦跳跳，掌中戒尺指南打北，时高时低，舞个不停。

那匣边机钮共为十五个，以每具木人十五招算，二木人共发不同招式三十招。

虽然三十招并不多，可是要知道，这三十个招式，无不是诡异绝伦，为谭啸见所未见，记起来自不如一般招式容易。

等到他把这三十招强记熟练之后，仍怕时候久了有所遗忘，忽然，他看见老人桌上有纸有笔，心中不禁一动！

他本是一绝佳的丹青妙手，当时以极为简练的线条动作，把每一招式画成爽目的图案，不消半个时辰，三十个动作全都跃然纸上。谭啸禁不住内心狂喜，他这里才把画纸揣好，却听见门外老人的声音道：“吃饭了，把我的八音盒子还给我！”

谭啸面带微笑，忙把盒盖关上，双手捧着转过身来，雪山老人含笑而入，端详着谭啸的脸色，颌首道：“这小小盒子及其内部机关，费了我数年时间才得造就，可是你却在短短的一个上午，窥通了个中微妙，想一想这个便宜划不划算？”

谭啸躬身行了一礼，感激地道：“多谢老前辈玉成，弟子有生之日，铭感五内。”

老人喟然一声长叹，一手拍着他的肩膀道：“后生可畏！谭啸，来！咱们共谋一醉吧！然后你走你的，我睡我的。”

谭啸想到昨夜老人那种喝法，真有些不寒而栗，可是老人这种热情，却令他无法推却。在老人的邀请之下，他进了前室，那里摆着一桌丰盛的菜肴，小跛子戚道易在一边站着，雪山老人坐下道：“快来！快来！我是见酒不要命的，今日有酒今日醉！来，来！”

他说着持壶满了一杯，递向谭啸，自己又满了一杯，端起杯子道：“干！”

说着一仰脖子，把杯中酒干了。谭啸也仰首把杯中酒喝下。席间，老人连番劝饮，谭啸也感于盛情，一连喝了十来杯，他素日不擅饮酒，十数杯后，已差不多足量，可是雪山老人却是不饮则已，一饮必是一醉方休。

一席饭足足吃了一个时辰，老人推桌而起，步履踉跄，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我今欲眠君且去！老弟，前途珍重！”

谭啸一时忍不住热泪滚滚流下，他是一个不轻易落泪的人，可是这时，不知为何，他的泪竟是忍不住了，他紧紧握住老人一只手，激动地道：“老前辈，请容许弟子叫你一声恩师！”

老人一只手连连挥着：

“去吧！去吧！”

谭啸后退了几步，紧紧咬牙道：“有朝一日弟子得雪大仇，当首先来此为你老人家问安！受艺之恩，弟子没齿不忘！”

说话之间，老人已倒在一张靠背椅上，醉得一塌糊涂，口中喃喃地念着：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

且喜无拘无碍……”

谭啸望着这形容颓唐已极的老人，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他就像是

一个为人群所抛弃的老人，不！应该是他抛弃了人群。

望着他，谭啸不禁有些惻然，他知道老人憧憬着一种至高的人生境地，这是永远也不会达到的，于是，他只能这么摧残自己！

“我走了！离开他吧！因为我在他身前，仿佛太渺小了！”

想着，谭啸含着热泪，伏地向老人深深一拜，然后站起来转身而去。

当他踟蹰的脚步，行抵门口时，老人口中尚在吐露着豪放的词句：

“……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这显然又是朱希真的句子，谭啸口中追寻着这首“西江月”，一时也不禁惻然！

他加快了足步，行抵岭前，却见小跛子戚道易正蹲在一边，见他走来忙站了起来，咧着嘴笑道：“相公，你回去啦？是去北京不是？”

谭啸站住脚，含笑看着他，点了点头道：“不一定，也许要去！怎么你有什么事？”

小跛子笑了笑说：

“事是没什么大事，我听说北京城达仁堂的膏药很有名，你下次来，想着给我捎几帖回来。”

谭啸点了点头，又看了看他的腿，心中很是同情，在身上摸出了一个小药瓶，倒了几粒药给他道：“这虽不是什么灵药，可是能止痛化痰，你留着以后用吧！”

小跛子戚道易咧口笑着，连声道：“谢谢！谢谢！相公你真是一个好人。”

谭啸微微一笑，转身扬长而去。在他看来，此行不虚，甚至收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功夫，他极其轻松潇洒地往岭下走着，山风飘起了他身上的直裰，他感到有一种多日来未曾领略过的快感！

可是这种轻松的情绪，转眼之间就消失了。

他忘不了负在他身上的仇恨，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因素，当你不想它时，和常人一般无二，可是只要一想及，即如芒刺在背，血液怒张。

如今的谭啸，却非“当年吴下阿蒙”了，虽只是半个多月的时间，却也应上了那句“士隔三日，刮目相看”的俗语，谁也不会想到，他如今是一个身负绝顶奇技的奇人了，在阿克苏客店里，他找到了他的爱马，又好好地休息了一天。

第二天，是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年轻的侠士又上路了。

在阿克苏，他买了一顶大草帽，戴在头上，风把帽沿吹得像荷叶一般的卷了起来，胸前短剑的剑穗也飘扬着，这般崭新不常见的人物，在阿克苏是很少见的，难怪那些参加“八棚”盛会的姑娘们，目光都往这边溜！

马过天山边道时，谭啸立在马镫上往山谷里眺望着，他仿佛看到了建筑在峰谷里的茅屋，淙淙的流水之声，如泣如诉，可是马行过时，那水声却似鸣金击玉一般，直震得谭啸耳鼓发麻。

天山，这伟大、神秘，充满圣灵的地方，在你没见它之前，是猜测、幻想，当你见到它之后，你会瞠目、惊吓，连声的赞叹，因为它远比你猜测的更神秘、幻想的更壮观，它如一面千里万仞的大屏障，横断在整个西北道上，把西域这块大地方，一分为二，雪为它聚集，风因它而生，雪长年的眷恋着它，雷电是它的权杖，咆哮时万峰齐鸣，柔顺时风和日丽，数以千万计的牲畜，在它的羽翼之下成长着，我们怎能不歌颂它呢？

在一天的午后，谭啸终于到了吐鲁番，他内心怀着说不出的兴奋和辛酸，对于依梨华这个姑娘，他始终感到有些歉疚，因为他感到负她的太多了，那美丽的姑娘可爱的家，几乎可以说完全毁在自己手中。

他本来是决定一个人远去中原的，等到复仇之后再来接她，可是不行，这多少天以来，他只要一闭眼，那姑娘亭亭玉立的影子，就会浮上眼帘，真有些“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味儿。

一想到依梨华，他顿时精神抖擞。胯下马如神龙一般的飞驰着，现在他又看到了那平坦的田地，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子，那条曾与依梨华并马驰过的小路，伸伸屈屈地展现在眼前，谭啸对它的印象很是清楚。

他的马就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经过几座土井，见又有几个姑娘在打着水，其中有不少前次见过他的，一个个都回过头来，好奇地打量着他。谭啸微笑道，在马上欠身向她们打着招呼。

那几个姑娘却互相交头接耳地在谈论着，不时投过几个惊奇的眼波。

谭啸不擅与姑娘打交道，一个人默默地向前行着。他下了马，因为不远处，就是依梨华的家了。他记得十分清楚，因为在她家门口，有一个南瓜架子，开着大朵的黄花。

谭啸牵马行了十来步，耳闻得身后人声嘈杂，不由吃了一惊，忙回过身来，却见方才打水的姑娘，大概有八九个，一个个都提着桶，光着脚，在后面跟着他。谭啸一回身，她们又都站住了。口中叽叽喳喳地说着，有一个姑娘摇着手，用汉语说：

“她……不在，不在！”

谭啸怔了一下，当时顾不得理她，回身加快走了几步，来到依梨华的门口，却见大门紧紧地闭着。他走上前，用手在门上叩了两下。

这时，那几个姑娘又偎上了几步，仍是先前那个会说汉语的姑娘，忸怩着说：

“先生……她不在……”

“先生”两个字，由这姑娘口中吐出时，把谭啸带到了一个很远的回忆之中，那是在肃州第一次和依梨华见面时，依梨华的口音，和这姑娘此时的口音，竟是一模一样。

可是这时候，他却没有心情去领略这些了，他张大了眸子，吃惊地道：“依梨华走了？不会吧！”

“先生！她不在了……她母亲……”

才说到此，另一个姑娘在她背后拉了她一下，这姑娘立时把话吞住了。

谭啸已经觉出些不妙了，他只觉得一阵头晕，当时也顾不得再问她们什么，一抬腿，“喀嚓”一声，把木门踹开，闪身而入。

他立刻为眼前的情形惊得呆住了。

他所看到的，是两串白布做的素花，在门框的两边垂挂下来，微风摇晃着它们，有些阴森森的感觉。厅门敞开着，一张白木的供桌，迎门摆置着，上面还有供着的菜，只是布满了尘土，一看就知道放了不少的日子了。

看到此，他只觉心口一阵紧缩，不由大叫了声：

“依梨华……”

猛地扑了进去，一连瑞开了两扇门，却是空空的没有一个人，他的泪再也忍不住淌了下来。

当时踉跄着又跑到了外面堂屋，他想冲出门口问一个清楚，可是他的腿

竟忽然软得失去了力量，跑了两步就一头栽倒在地，口中喃喃道：“啊……华妹妹……好姑娘……你可不能……可不能死！”

他目光四处地搜索着，还想能发现一个奇迹，可是四壁空空，并无一人，他再也忍不住了，竟放声大哭起来，哭声惊动了室外的姑娘们，一个个都挤了进来，站了满满的一堂屋。

谭啸一个大男人，在这么多陌生的大姑娘面前，这么放声大哭，当然是极不好意思的事情。可是他怎么能忍得住内心的悲怆呢？他勉强地爬起来，眼泪就像两串小珠子似的淌下来。这时，那个会说汉语的姑娘上前一步，讷讷道：“她说她要去找你……先生……”

谭啸不禁怔了一下，忙抹了一下脸上的泪，道：“你说……什么？谁去找我？”

“噢……就是她呀！依梨华。”

这姑娘一面说着，一双大眼睛骨碌碌地在谭啸脸上转着，她身后的几个姑娘，看见他这种样子，忍不住低声笑着。

谭啸又抹了一下脸上的泪，站起来道：“那么是谁死了呢？”

那个会说汉语的好心姑娘噗地一笑，一只手掠了一下头发，笑着说：

“哎呀！你弄错了呀！是她母亲死了呀！不是她，她说她去找你去了呀！”

她又扭了一下身子，说：

“先生……你快不要哭了吧！”

谭啸退了一步，紧紧咬着下唇，低下头，心内轻轻地说道：“可怜的姑娘……你竟如此的苦命！”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抬起头，看了这群姑娘一眼，苦笑笑道：“她母亲不是很好么？怎会……”

他实在不忍心提这个“死”字，因为他认为那是一个不幸的字眼，尤其是用在依梨华的家人身上，更是一个可怕的字眼。那个姑娘回头用本地话问了几句，才回过身来，一只手在脸上摸着：

“是热……先生……是热病呀！”

谭啸只觉鼻子一酸，又想掉泪，可是这么多姑娘看着他，他连哭也不能随心所欲了。当时眨了几下眼睛，强忍着心中的悲伤，怔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道：“那么依梨华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呢？”这个姑娘口中低低念着：“离开……离开……”她脸色微红道，“先生！什么是离开……”

谭啸皱了皱眉，解释道：“就是走，去找我。”

这么解释着，大家都明白了，于是七言八语地互相解说着，那姑娘比了三个手指，说：

“有三天了，先生！她等了你好久哩！”

又一个姑娘在后面加了一句道：“她哭……哭啊！”“天天哭……先生，她好可怜哟！”

那个会说汉语的姑娘又道：“她说等你来，可是你一直没有再来，她呀……”

这姑娘轻轻扇着一只手说：

“不出来和我们玩，不睡觉……只是哭啊！眼睛都哭肿了！”谭啸直想掉泪，他拚命地眨着眼皮，心中连连道：“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好姑娘！”

他忍着内心的难受，慢慢地道：“可是，我说过要回来的呀！”那个哈萨克姑娘摇了摇头：

“可是她说你不会回来了……我们都和她说，你一定会回来，可她不听！”

谭啸剑眉微轩，心说她一个人上哪去呢？她到哪里去找我？忽然他跺了一下脚道：“哎呀！不好！”

那几个姑娘被吓了一跳，谭啸脸色微微一红，对她们苦笑了笑，说：

“对不起，我……唉！我有些惊慌失态，你们谁知道她上哪去了？”

几个姑娘叽叽呱呱了一番，仍由那个会说汉语的姑娘讷讷地道：“大概是去沙漠了吧！有人看见她骑着马往沙漠里……走的。先生，你还是在这里等她吧！她大概会回来的。”

谭啸摇了摇头，往外行着，说道：“不行，她不会回来的，我找她去。”

他的马正在一棵树下吃草，虽是春末的季节，可是这地方却是热得够受了，此地居民，多有地下室，穷人都挖有地洞，每逢炎夏之日，居民大多都到地下去了。大富巨户人家，已陆续往天山北麓迁移，也有往哈密跑的。

说来奇怪，哈密距此不过六七日的行程，可是在气温上来说，却是有大大的差别，所以每年由吐鲁番逃到那边去避暑的人很多。

谭啸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而来，却带着破碎伤感的心情而去。

他伸出手，在爱马的颈上摸了摸，想到了自己的身世和那可爱的姑娘，由不住喟然长叹了一声，回头挥了挥手，苦笑道：“谢谢你们，我走了！”

说着他翻身上了马，徐徐策马，顺着这条曲曲折折的小路，往下直行了下去。

那群哈萨克姑娘一直目送着他离去，这个陌生英俊的汉人，在她们羞涩处女的感觉里，是风尘仆仆而来，孤独失意而去，可是在每个人心内，却都印上了他深刻的影子。是的，每个女孩子都是重感情的。

天空有两行雁影，由远处苇沼里飞起来，从谭啸头上掠过，它们排着一个“人”字形，灰白色的羽毛，在夕阳的光辉里徐徐地向前移动着。

“灰色……”

他抬头看着它们，口中喃喃地说着，内心也浮上了一团灰色的阴影。

如果说“孤独”对于一个人，是必要的伴侣的话，那么，他已经很对得起这个伴侣了。

离开了这个小村落，他再也看不到一张可爱的脸，到处都是吐鲁番人的面孔，他们构成一支强大的劲旅，在整个天山南麓滋扰着，西侵天竺，南噬甘肃，软弱的明室朝廷对他们莫可奈何。

在几处部落里，谭啸看见他们纵马习射，聚众欢啸，大有不可一世之概，昔日汉唐之盛，大将军卫青、霍去病、薛仁贵等名将的光辉，在他们的心灵上，早已是一个淡淡的影子了。

国仇家恨，像一团烈火塞填在谭啸的心内，他喟然长叹着，喃喃念着辛稼轩豪迈的词句，以发泄激情愤怒：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方念到此，忽听身后蹄声得得，未容他回身看清，只见一骑骆驼，由他身边飞驰而过。

驼背上一个矮小的背影，马连波的大草帽，被风吹得卷起了一半，这人用苍老的声音，接吟道：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接着他哈哈大笑道：“好句子，好句子！”

谭啸不由心中一怔，因见那骆驼跑得很快，忙催动坐骑，猛追了下去，口中大声喊道：“喂！前面可是老猴王西风么？”

那人怪笑了一声，仍是催骑如飞的向前疾驰着，可是任他骆驼再快，也不如谭啸胯下神驹，跑了一阵，已被谭啸追上了。

驼背上的老者，忽地怪笑了一声，倏地把骆驼打一个转儿，掉过头来，和谭啸飞驰过来的马，差一点撞了一个迎头。

那匹马猛地立起前蹄，唏聿聿一声长啸，险些把谭啸掀于马下，全仗谭啸双腿紧夹马腹，才算是没有栽下去，惊魂之下，但听那驼背上人哈哈笑赞道：“好骑术！”

当马站定后，他才看清，那骆驼背上的老人，果真是初入沙漠时，雷雨中所遇见的老人西风，也就是闻名大戈壁的老猴王。谭啸本是一肚子怒火，可是一看是他，倒不好发作了，便微微笑道：“果然是你，我看背影就知道是你。”

老猴王西风倒真像个老猴儿似的，在骆驼背上一缩脖子，一翻眼珠，嘻嘻笑道：“小朋友，你可是真够朋友，我还没有谢谢你呢！”

谭啸见他言下颇有挖苦的意思，不由呆了一下，剑眉微轩道：“为什么……谢我呢？”

西风撇了一下嘴：

“我为什么不谢你？你给我挣了大脸，我还不该谢你？”

谭啸莫名其妙地皱了一下眉：

“给你挣了脸？没有呀！”

老猴王气得脸色一变，哼了一声，很不自然地道：“没有？你再想想，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谭啸不由“哦”了一声，笑道：“我想起来了，说起来我还该谢谢你呢！幸亏你送我的这串铃铛，要不然那一群马贼，还真不知要怎么样呢！”

西风怔了一下，皱了一下眉毛道：“你说的都是什么呀？谁说是这回事！我是说……”

他冷笑了一声，晃了一下肩膀道：“你现在攀上好朋友了，还认识我？倒真是难得。”

谭啸不由俊脸一红，笑了笑：“我知道啦！你是说的袁大哥……袁菊辰是不是？”

西风脸上一阵青，冷哼了一声：

“袁大哥？喝！好亲密的称呼。老弟，你可真够交情！”

谭啸不由苦笑的笑：

“老哥，我看你如此气势，是存心来找我理论是吧？”

西风冷笑了一声，目光在他身上马上溜着。谭啸不待他开口，忙道：“袁兄与我已定了生死之交，他对我恩重如山，并蒙赠马送剑之恩，如果你为此生气，我也无可奈何，老兄，你的脾气未免太大了一点吧！”

老猴王西风，头上青筋一阵暴涨，但马上又恢复了原状，微微一笑道：“小兄弟！就凭你这句话，我就该和你翻脸，可我倒是不愿意因为这点事，损害了我们的友情，我们慢慢再谈，你现在是上哪儿去呀？”

谭啸笑了笑，手指远方道：“沙漠！”

西风点了点头，眨了眨眼皮，左右看了看，又笑了笑，问：

“那个姑娘呢？我记得你们是两个人呀！”

谭啸伤感地点了点头，说道：“她先去沙漠了，我就是去找她。”

西风口中叱喝着，胯下老骆驼慢慢往前行着，谭啸正愁旅途寂寞，想不到竟会遇见他，心情略为开朗，当时策马和他并行着。西风脸上的黄胡子，被风吹到了一边，他眯着眼，笑着说：

“小伙子，你遇见我，可是得了不少方便，我是沙漠通。”谭啸心中惦念着依梨华的安危，恨不能插翅飞向沙漠，此刻闻言，不由大喜道：“好！老哥哥，那我们就同行一程如何？”

西风哼了一声，瞟了他一眼，又干笑了笑，说道：“行！只要你愿意！”

天空又刮起了风，几片白云被吹得像是疾奔的绵羊。西风真像一个老沙漠似的，他抬头看了看，又耸着鼻子到处一阵闻，然后皱着眉说：

“我们得快走，这鬼地方每天这时候都有一阵雨。”

说着，抖动骆驼放快了脚步。谭啸自然得听他的。这一驼一马在路上行着，引得不少人注意，可是老猴王一点也不在乎，大声地笑，大声地说话，来至一个本地人开的小食店前，西风拉住了骆驼，回头笑道：“来！老弟，先弄饱了肚子，等这阵雨过去之后，咱们再走。”

谭啸点了点头，西风下了骆驼，谭啸也下了马，然后老猴王西风用很熟练的本地话关照了一番，店里的人出来小心地把马和骆驼牵到一边去上料。

谭啸心中很羡慕他的口才，暗忖和他一路，倒真是方便了不少。

西风点了几样菜，伙计捧来了一个瓦盆子，里面是清水，二人先净了手，因为这地方是食“抓饭”的。说起来这种饭做起来也很简单，就是把米和牛肉丝、红萝卜、番茄等混合煮熟，以盘盛之，吃时以手抓之。

西风要了两盘抓饭，又点了两样本地的菜，一样是无头鳝，一样是牛尾羹，当然较诸内地各省的作法大异，腥膻之味犹重，谭啸勉强吃了几口，实难下咽。可是老猴王西风，却颇能食得其味。

他还要了一壶马乳酒，独斟自饮着。

这时，外面果然雷声隆隆地下起雨来了。

西风喝了几口酒之后，脸有些红，他夹了一节牛尾递过来道：“来！老弟，吃一块！”

谭啸不便推辞，持盘去接，口中含笑道：“你何必客气，我自己来吧！”

谁知他手中碟子，方一触及西风筷尖，忽觉由对方手上贯来了一股极大的内力，把手中碟子压得霍然往下一沉，差一点把持不住，谭啸不由一怔，本能地贯足内力，向上一挺！

只听见“喳”一声，西风手中竹筷，竟自一折为二，这突然的举动，一时令二人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西风脸色一阵红，哈哈大笑道：“这筷子太不结实了！”

谭啸只当他是试试自己功夫，也不以为意，只笑了笑，也不多说，可是老猴王西风这一霎时，脸色十分难看，他目光凝视着窗外，发了一会儿怔。谭啸知他内力并不比自己高，见他如此，只当他是有些内愧，更没有想到其他方面。

老猴王西风发了一会儿怔，点了点头，龇牙一笑：

“老弟，想不到你有这么好的功夫！”

谭啸尴尬的笑了笑道：“你太夸赞了！在沙漠里，一提起你老猴王来，谁不知道？可是我谭啸，却是默默无闻。”

西风伸大拇指抹了一下鼻子，不得劲地笑了笑，他显得有些心事重重，似乎脑子里在转着什么念头，所谈的话令谭啸感到有些“不知所云”。

西北道上的雨本是罕见的，这几天有些反常，可以想见，这种雨是下不长久的，天上响了几声雷，雨点也就像老天爷掉下的几滴眼泪一样，反正是把地打湿了，人们仰头看看当空聚集着的黑云，渴盼着大雨一场，可是那乌浓的云，却为疾风吹开了，现出了火轮似的太阳。

二人走出了食店，伙计牵出了牲口，老猴王招呼着把骆驼背上的大水囊灌满了水，时间已是黄昏时刻了，可是气温仍是炎热蒸人，“火州”之感，毕竟有异一般。

他们催骑上路，一路之上，他们只是默默地行着，谁也没跟谁说话，谭啸脑中在想依梨华，老猴王却在想着另一件心事。

不过一点，却有些令谭啸奇怪，那就是老猴王西风的神色，本来他是很豪迈无话不谈的，可是这时，却显得极为黯然不安，他不时在驼背上侧目偷窥着谭啸的脸色，谭啸一看他，他却又马上回过脸，强作出一派自然的样子。

谭啸心中微微动了一下，暗想道：这人我与他并无深交，只是一面之缘，看他这种神色，莫非尚有所图么？

这么想着，内心不禁有些费解，遂又想自己孤身一人，身无长物，他图财的可能性很小，别的还有什么呢？我和他无仇无恨，总不会……

想着不由把思索依梨华的心情暂时搁开，剑眉皱了一下，含笑道：“老兄，你去沙漠有事情么？”

老猴王摇了摇头，接着哈哈一笑道：“沙漠就是我的家，谈不到有没有事，老弟你既要去沙漠，我就乐得有个伴，省得一天到晚，像个孤魂似的，到处飘游。”

他说着眼角挤出了鱼鳞纹，端着肩膀笑了笑：“老弟！你打算怎么个走法呢？”

谭啸想了想道：“我们直去托克逊，经和硕焉耆，沿着雀河……”

才说到此，西风摇手笑道：“这么走就太远了，老弟！不是我说你，在沙漠里你还嫩得很。”

谭啸怔道：“那你说怎么走呢？”

西风晃了一下身子：

“咱们先到尉黎，在雀河坐小划子，到阿哈雅，然后直接坐木船由塔里木河入沙漠，一直就可横过去了，那多快当！”

谭啸想了想，点头道：“如果有船可坐，自是方便多了，只是这么走法，我倒还没听说过。”

老猴王哈哈大笑道：“所以你是嫩呀！得！就这么着，你听我的话，保险没错。”

谭啸点头道好，二人催骑并行，踏着月色，紧赶了一阵，只觉冷风扑面，白日酷热，入夜全消，待到第二日黎明，已到了一个小山镇，这地方围聚着百十户人家，名叫“库木什”，在一个当地人开的旅店停了下来，好在西风是个老内行，这附近差不多的人他还都认识，二人就在这里停下来。西风叫人弄了两缸水，好好地洗了个澡，在炕上睡了一觉。

他们白天睡觉，夜晚赶路，三天之后，已来到“尉黎”，这倒是个大地方，地濒雀河，是一个茶木转运的水口，所以很热闹，在江边上，二人牵着马和骆驼，望着过往的皮筏和小船。

这种内陆河流，不像长江黄河那么水势急湍，江水平静地移动着，水色黄浊不情，西风望着江面，笑问谭啸道：“老弟！你会水不会？”

谭啸微笑着点了点头道：“自幼在江南长大的，怎能不识水呢？”

西风笑了笑，又问：

“在水中功夫如何？”

谭啸惊奇地看了他一眼，老猴王立刻解释道：“因为这条水道上礁岩很多，不得不防。”

谭啸这才明白，点头道：“你大可放心，在水里泡个两三天，大概还淹不死我，尤其是……”

说着他嘻嘻一笑，手指江面道：“像这种江面，更不用谈了！”

老猴王口中“唔”了一声，皮笑肉不笑地挤了挤眼睛，慢吞吞地道：“那就没问题了，来！咱们上船吧！”

这时正有一具大松木筏，靠在岸边，撑船的撑着篙四面张望着，老猴王西风用本地话和他搭讪上了，几经争执，算是讲定了价钱。

那撑船的上来帮他们拉马，拉骆驼，人马都上了，还空着不少地方，显得很宽敞，随着起锚顺水而下，走了一程，水面加宽，航行渐快。谭啸坐了下来，老猴王西风走过来坐在谭啸身边。

木筏上一马一驼，都系在木筏另一头，谭啸望着江边林树，心情较为开阔。老猴王西风却不时观注水面，他站起来前后低头走着，似乎怀有满腹心事，船行约有半个时辰，天可就黑了。

撑船的在筏中木桅杆上，加了一盏羊角灯，淡黄的灯影，映在水面上，变成百十道金光，随着波流左右闪烁，顿生奇趣。

岸边稀落的人家，点缀着几点星火，十分冷清，水面上仅三五小舟，也都间隔很远。

谭啸坐累了，站起身来，行到筏边，老猴王西风这时也慢慢走过来。

他指着黑沉沉的水面，微笑道：“这地方水流较急，很容易出事。”

谭啸微微一笑说：

“你也太过小心了……”

谁知他口中话尚未说完，忽听西风口中大叫了声：

“哎呀！不好……”

谭啸心中方自一惊，就觉足下所立的那根木头柱子，忽地往下一沉，“喀嚓”一声，竟和木筏脱了节，他和西风二人的身子，整个往前方水面上栽了下去。谭啸不由吃了一惊，当时正想旋身点足跃起，谁知他身侧的西风，却向他这边倒过来，口中大喊道：“啊！糟……糟糕！”

谭啸闪避不及，被他扑了个满怀，只听见“扑通”一声，一时水花飞溅，二人同时落入水中。

这是雀河水面最宽最深的一段，二人这一落水，把那撑船的吓了一跳，不由怪声叫了起来，无奈水势急湍，不多时已把他的木筏飘出了数丈之外。这撑船人忙把锚链抛了下去，一面以篙撑着，怪声地招呼着。

水面上噼哩啪啦地响着。谭啸露出了头，他因擅水性，倒不太惊慌，谁知一收腿，才知不妙，原来整个下体，全被西风紧紧抱住，非但不能展动游泳，反顺着西风往下牵拉的大力，直向水底沉去。

他这一急，下禁吓了个不轻，事出仓促，连憋气也来不及，咕噜噜连灌了好几口冷水，待谭啸以内力正想把水由口中吐出时，他整个的人，早已没

入到水中去了。

这是一个可以想知的惊险场面，水中二人各自挣扎着，使谭啸感到惊怕不明的是，西风始终紧紧地抱着他，水中游泳最忌的就是这样，哪拍你水里功夫再好，要是有人胡乱拉着你，你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等死。

谭啸本以为西风会水，谁知这么看来，他竟是一点也不会，有几次谭啸已挣扎着露出了头，却又被他用力地给拉了回去。

十几口水之后，谭啸只觉得脑门子发昏，双眼直冒金星，他知道再来几口，自己这条命可就危险了。

奈何水中的西风，竟跟疯了似的，只管抱住谭啸，死也不松手，谭啸虽用力挣扎，却也挣他不开，江水急浪中，二人乍沉乍浮。瞬息之间已流下了数丈以外，这时只见水面上递来一支长篙，谭啸忙分左手去抓，不想手才递出，忽听身后的西风口中吐着水大叫：

“啊！啊！救命！救命！”

谭啸眼看抓着了，却又被他拖了下去。差一点又喝了水，西风紧抱着他腰的一双手，忽地用力往中一紧，谭啸只觉得两处“气海穴”上一麻，不由大吃了一惊，当时猛地运气往两处穴道上一逼，口中怒吼了声：

“你……”

他用全力一分双手，把西风抱住自己的双臂分了开来，惊险之中，但见那只木筏正在眼前，撑筏之人口中怪叫着又伸篙过来。

这一次谭啸倏地伸出手，抓住了来篙，抡回左手，抓住了正往下飘流的老猴王西风领口，撑船的拚命收竿子，把二人拉到了筏边，几经费力，才算把二人弄了上来。

谭啸一上木筏，立刻弯腰，由口中吐出了几口清水，他顾不得自己休息，忙把死猪似的西风翻了个身子，叫他头朝下躺着，自己分出一腿垫在他腹下，然后用力在他背上按了按，就见由他口中吐出了几口黄水，只是数量不如谭啸想象的多，他皱了皱眉，慢慢把他放平了，借着木筏上的羊角灯，就见西风一双黄焦焦的眉毛紧紧蹙在一起，七上八下的几根黄胡子上也沾满了水珠，他脸色本来就黄，这时看着更不好看了。

那撑船的端着灯照着他，口中叽哩呱啦地说着，又要用手去抱他。谭啸摆手制止了他，低低地叫道：“老哥！老哥！”

西风仍是动也不动。谭啸用手试了试他鼻子，出气也很自然，略微放心地坐了下来，只觉得全身阵阵发冷，出着虚汗，当时不敢太大意，忙把湿衣服脱了下来，那船夫不待吩咐，也早把西风扒了个光，用干布为他擦着。谭啸盘膝坐好，运起内功，过了一盏茶时刻，他身上才开始有了些暖意，慢慢睁开眸子，却见西风身上盖着一床棉被，很安详地睡着，木筏早已起碇，在平静的江水上行着。

想到了方才的一幕，他不禁打了个冷战，心说好险！

他的目光又视向了老猴王西风，暗道：这人真怪，他口口声声问我会不会水，我只当他是老行家呢！谁知却是如此一个脓包，要不是自己救他，此刻他焉能还会有命在？一想到方才他死劲抱着自己的那股子劲，若非他不会水，真要怀疑他的居心了，更奇怪的是，他双手竟会错点了自己的穴道，要不是自己机灵，此刻怕不随他一起葬身水底了！

谭啸这么想着，不禁有些纳罕，再看西风那副样子，又绝不像是有心陷害自己，可是若从一下水的各种动作上来想，又不得不令自己有些疑心。

他是一个居心仁厚的君子，这些念头，也不过转念之间，他不再深思细想，反倒为西风担忧，当时过去为他全身推拿按摩了一番。西风口中吐出了微微呻吟之声，一连打了两个喷嚏，才睁开了眼睛。

他一双黄眼珠子，骨碌碌地在谭啸脸上转着，忽地翻身坐了起来，晃着头道：“这是怎么回事？”

谭啸苦笑了笑道：“怎么回事？咱们差一点都喂了王八！”

西风左右张惶地看着，一个劲地翻着眼皮，那船夫见他醒转过来，连说带比地诉说着，像是很怕他责怪的样子。

西风翻了个身站起来，伸了一下胳膊，像没事似的嘻嘻一笑，看着谭啸道：“我不是一上船就给你说，这水面上常出事么？哈！真想不到会应在了我头上。”

谭啸弯下身子看了看木筏一边，心中甚为奇怪，因见木质甚坚，而且各木之间，连接得都很紧凑，并不是很容易就可分开的，再推想方才出事情形，也不像是触礁模样，那么足下木柱折断得实在是很奇特了。

他不解地问道：“这木柱子好好的怎么会断开了呢？真怪！”

西风也频频皱眉道：“是呀？我也想不通，当时只觉得脚下一沉，嘿嘿！他娘的！就下去了。”

谭啸只有长叹一声，自认晦气，经此一来，他不得不格外小心了，忙招呼着西风往当中凑了凑。

好在这木筏甚大，靠正中还有一个小竹棚子，想是撑船的夜晚睡眠之处，二人就坐于棚下，那船夫也是惊奇不已，到方才二人落水之处看了又看，又用手摸着破损的地方，口中哇哇地直叫，谭啸问西风他说些什么，西风冷冷一笑道：“谁知道！没揍他就是好的了！”

江水吹得谭啸只打冷战，他走到马前，在行李里找出一套干衣服换上了，西风也换了一身干衣服，二人坐下之后，西风只是看着水面发呆。

撑筏子的，是一个久走水面的老手，这一条水路又是他甚为熟悉的，水面上虽有几处礁石突出来，可是他这木筏子穿行其间，极为自然，不一会儿时间，可就到地方了。

在一处分水隘口，木筏停了下来，这里还停着不少小船。西风伸了个懒腰笑道：“好了！可到了地头了，老弟！咱们上去吧！”

二人张罗着牲口上了岸，那撑船的也不敢要钱，只是用眼瞧着二人。依着西风，真不想给他钱，谭啸看不过去，给了他半小袋沙金，这数目反倒超过了原来的船价，那船夫高兴得了不得，千恩万谢不已，西风一路唠叨着嫌他得的太多。

这是一处野渡，走上岸来四处冷清清的，当然天太晚了也是一个原因。

谭啸上了马，叹了一口气：“今夜不能再多赶路了，还是找个地方歇一歇吧！”西风在骆驼背上缩着脖，注目着前路，冷冷地哼了一声：“你跟着我走绝错不了！”

走了一片乱石头路，前面是黑密密的森林，风吹得树林叶子哗哗地响，地面上只有数点灯光，天上的星月也很淡，西风伸手指着远处一点灯光道：“咱们到那里歇一夜，明天再走！”谭啸点了点头，问道：

“那地方是你朋友住家么？”

西风哼了一声，脸色显得很不自在，谭啸只当他方才被水淹的，也就没有多问他。

渐渐地走近了，谭啸注意到，那是一座占地颇大的竹林子，林中有一座砖房，还有围墙围着，内中有灯光泛出来，二人下了坐骑，西风一敲门，里面先是汪汪的狗叫之声，接着有人用汉语问：

“谁？”

老猴王高叫道：“西风！”

那人口中“哦”了一声，一面喝叱着狗，一面开了门，一个穿着长衣服半秃顶的矮老头走了出来。西风忙笑着上前小声说了几句，那人似怔了一下，目光立刻转向谭啸，欠身道：“怠慢，怠慢，壮士请进。”

谭啸目光扫向西风，窘笑了笑道：“这是……”

西风哈哈一笑，指了一下那老人道：“老弟别客气，这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人称西北虎常明，也是一位练家子。”谭啸忙欠身道：“失礼！失礼！”

西风又向那人介绍道：“这位少侠，是由中原来的，姓谭名啸，人家手底下可是真不含糊。”

说着耸肩笑了笑。西北虎常明哈腰笑道：“难得难得，这是稀客，快请进！”

当下西风第一个迈步进去，谭啸相跟入内。西北虎常明用大嗓子招呼着下人，为他们拉着马和骆驼，谭啸自己把马鞍上的革囊解下来，用手提着。

西北虎常明目光在谭啸胸前的那口短剑上扫了几眼。

三人绕着一行细草铺着的幽径，走到了厅房，常明拉开了纱门，含笑道：“谭少侠请先和宫老哥在这里坐一会儿，容在下去招呼住的地方。”

谭啸笑道：“太打扰了，老兄请自便吧！”

他说着目光随便一扫，见北屋里还亮着灯。这时西风已拉着他走进了客厅，先前为二人拉牲口的小厮，掌了一盏灯进来。

谭啸把革囊放在身边，随着西风坐了下来，见客厅内摆饰得很朴实，一色的楠木家具，墙上挂着几幅字画，那小厮又送上了茶，谭啸就口慢慢饮着，借以驱寒，西风眯着眼笑道：“怎么样老弟？这地方还不赖吧！”

谭啸点了点头，眉头微皱道：“只是太冒失了一点，在路上，你怎么一直没给我提起过这位常兄呢？”

西风只是嘻嘻地笑着，又说：

“都是自己人，你用不着客气，等会儿再招呼他弄点吃的来，咱们填饱了肚子好睡觉。”

说话之间，西北虎常明大声咳嗽着进来，对着二人连连揖道：“怠慢，怠慢！二位的住处兄弟已布置好了。天已不早，宫老哥，请你照顾这位小兄弟先歇歇，一会儿再吃些东西。”

谭啸忙站起身来，不自然地道：“多谢常兄，太打扰了。”

常明一推手笑道：“唉！老弟，这算什么？我和宫老哥是半辈子的交情了，足下既是他的好友，就等于兄弟一样，只是地方简陋，还请多包涵一点。”谭啸心目中倒很欣赏此人的个性洒脱，当下也不好再说什么客气话，遂站起身来，随着西风和常明走出了厅堂，穿过一条弄堂，来到一间厢房，房内点着灯，隔着纱窗看来很明净。西北虎常明拉开了门，含笑道：“请，请！”

谭啸和西风迈足入内，房内摆着两张床和一张八仙桌子，铺着整齐的被褥，别无长物。这房子四壁都是用花岗石建筑而成，看来十分坚固。

西北虎常明搓着手说：

“我再招呼人弄一盆火来。”

西风摆手笑道：“不用，不用，我们这位谭老弟内外功夫都到了家，这点冷算什么！”

常明笑瞟了谭啸一眼，道：“自古英雄出少年。唉！咱们哥儿们可是都老了！”

谭啸被他们恭维得很不得劲，却也不好说什么，遂坐了下来。常明也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双眸子，上上下下在谭啸面上转着，问道：

“谭少侠此行何去？”

谭啸欠身微笑道：“此去沙漠先访寻一个朋友，然后预备到中原去一趟。”

常明微微一笑：

“谭少侠所访问的人是个女的吧？”

西风以目怒视了他一眼。谭啸不由怔了一下，脸色微红，浅笑道：“兄台何以得知？”

常明呵呵大笑道：“这不用得着说吗！老弟这么俊的人物，若没有几个姑娘缠着，那才叫奇怪呢！”

西风脸色在他这句话之后，才微微和缓了些。

谭啸苦笑说：

“常兄真会说笑话，小弟自身事情尚处置不了，哪还有如此心情？”

西北虎常明不由也呵呵笑了，他站起来说：

“好吧！老弟你休息吧，我叫人给送些吃的来，咱们明天见。”

谭啸微笑站起身来，和西风送他至门前。常明忽地转过身来，双手一抱道：“请回！”

他口中这么说着，双掌竟猛地朝谭啸一双肩头上按了下去。谭啸不由大吃了一惊，当时身形一旋，如一阵风似的飘了出去，双脚向那张八仙桌子上一落，案上的灯头微微晃了晃，没有带出一点声音，这种身手看来足够惊人的了。

谭啸身形落定之后，面色一沉，正要发作，却见西北虎常明哈哈大笑道：“老弟，真有你的！”

边翘了一下指头道：“好本事！好本事！”

谭啸见他开玩笑，自然不好说什么，遂飘身而下，苦笑道：“常兄好纯厚的鹰爪力！小弟鸡肋，何堪承教？”

常明老脸一红，瞟了西风一眼，嘿嘿笑道：“老弟，你这是骂人了。”

西风冷哼了一下，笑了两声道：“你自己不识抬举，还说什么？我方才不是说过了，兄弟，不是我说一句不知进退的话……”

说着笑了笑，把下面的话混过去了。谭啸红着脸笑道：“老哥哥，你太抬举小弟了！沙漠里，谁不知道你老猴王西风的大名呀！”

老猴王呵呵笑了笑，抖着肩膀道：“小兄弟！咱们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的眼睛里哪会有我这么一号？”

谭啸刚要争辩，西北虎常明又笑道：“好了！二位就别客气了，咱们明天见。”

说着，转身出了门口，却又回头看着谭啸笑了笑：“这院中养有三四只恶犬，为恐误伤，请老弟夜里最好不要出来，以免……”

谭啸欠身道：“常兄请放心，小弟不出去就是。”

西北虎常明点头笑了笑，道了晚安，又对西风看了一眼，含笑点了点头，才转身走了。

二人送他走后，回身进房，西风笑道：“我这位常兄弟有时候开玩笑不知轻重，老弟你可不要见外。”

谭啸连说：“哪里哪里！”二人各自躺下歇息了一会儿，门外有了声音，就见一个小厮，端着饭菜进来，还有煮好的热面片汤。二人不客气地大吃了一顿。小厮侍候着他们吃完后，收碗的当儿，小声对西风道：“常爷请……请……”

西风脸色微红，口中说：

“我知道，你去吧！”

那小厮端着碗走了。西风笑着回头看着谭啸道：“老弟！等一会儿我得出去一趟，常明大概有事关照我，你一个人屈就一会儿！”

谭啸笑道：“你请便，我也该睡了！”

西风笑道：“咱们不用着急，好好睡他一夜，明天晌午走也不迟，你找人光急也不行。”

谭啸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道：“我只担心她一个姑娘，会不会……”

西风摆手笑道：“不会，不会！老弟你只管放心。”

其实，他连谭啸说的什么也不知道，二人又闲聊了一会儿，说到西北虎常明，西风只是含糊地应着。过了一会儿，谭啸有些困了，把外衣脱下来，穿着一袭紧身内衣躺下来。

西风嘻嘻笑道：“你这倒真是枕戈待旦，睡觉脖子上还挂着宝剑，不嫌难受么？”

谭啸笑了笑：“外出久了习惯了，老兄你有事请吧！”

西风眉头皱了皱，先过去把窗子关上，又要为谭啸放帐子。谭啸连道不用不用，奈何他执意非给他放下来不可，又把灯光拨得极小，才带上门轻轻走了。

他走之后，谭啸闭上眼，想先养养神，等他回来再睡，谁知疲累了一天，眼一闭上就睡着了。

外面风很大，吹得竹林子吱吱的响，谭啸翻了个身，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只觉室内昏灯闪闪，他坐起身来看了一眼，见西风那张床上，仍是空空如也，不由皱了皱眉，心说怎么他还没回来，这么晚了还会有什么事呢？

想着又躺下，心想管人家的闲事作什么，我还是睡吧！谁知心中有事，竟是无法入睡，勉强闭了一会儿眼睛，愈发思潮重重，干脆坐起身来，见八仙桌上有茶具，就下床去倒了一杯茶，喝了两口，把剩茶打开窗子往外一倒。

无意之间，杯子轻轻碰了窗栏一下，发出“当”的一声。谭啸怔了一下，才知那漆着黑漆，看来是木制的窗栏，竟是铁做的。

这小小一点发现，却带给他一些意外的思虑，心想这西北虎常明到底是何许人也，又想到他那些举动，不无可疑之处，尤其是西风和之间，似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他们何故如此呢？”

这么想着，心中不禁又加了几分疑心，一时睡意全消，当时干脆把外衣穿好，又坐了一会儿，仍不见西风回来，他可就更动了疑心了。

当时轻轻把门扭开尺许，向外望了望，只见一片漆黑，没有一丝灯光。

谭啸不由一惊，暗想道：“咦！他们都睡了么？”

想着目光在院中扫了扫，四处静静的，俗谓艺高胆大，谭啸心中这一动疑，决心要探察一下虚实，当下把长衣掖了掖，为防院中有狗，先在门口找

了一粒石子，轻轻抛出，不见动静，这才纵身而出，只一拧腰，已窜上了屋脊。

这才看清，院中房屋不少，最少也有二十来间，他在瓦面上以“踏雪无痕”的轻功向前跑了几十步，看清北面厢房窗前，透着一些暗暗的灯光。决心一窥真实的谭啸，丝毫不顾虑地几个起落，已扑临窗前，落地之后，用“缩骨卸肩”之法，刹那间暴缩如童，再往地面上一趴，真和一只狗差不多大小。这时，他耳中听到室内传出极为轻微的谈话之声，这种声音，若非仔细听，真不易听出来。

谭啸稍微趴伏了一会儿，看清了四周再没有别人时，他才轻轻站了起来，把目光由窗缝边向里面窥视，室内昏暗朦胧，很不易看出些什么。

他稍微定了定神，再仔细地向室内望去，这一次，他可看清一切了，脸色倏地一阵大变，目光离开了窗缝，后退了一步，暗暗叫道：“天哪！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竟会在此！”

他眸子里闪烁着怕人的光，一时由不住全身一阵瑟瑟发抖，一切都像是一个梦一般，老猴王西风原来竟是这么一个人！他的目光似要喷出火一般，当时强压着内心无比的震怒，重又蹑足窗边，把目光凑向窗缝，凝神屏息，他要听听他们到底说些什么。

这是一间布置十分雅洁的房间，壁上挂着琴剑，靠南面壁根，放着一张铜床，床上半靠半坐着一个穿白衣的矮小道人。这道人鸠首鹤面，银发银眉，一双小三角眼半耷着眼皮，正在和坐在床前的人说话。

看到他，谭啸禁不住血脉怒张，此老不是别人，正是在大漠里被谭啸、袁菊辰、依梨华三人合力击成重伤的白雀翁朱蚕，想不到他竟会藏到这里。

这还不足为奇，更奇怪的是，他竟会和老猴王西风、西北虎常明他们沆瀣一气，看来交情非浅。

在他身前，紧靠床边的两张椅子上，坐着西风和常明，这两个人把身形向前倾着，正在细声地与朱蚕说着什么。

白雀翁朱蚕脸色苍白，气色很坏，一副大病新愈的模样，一双扫帚眉几乎挤在了一块。

他的一只手摸在胸前，有气无力地说：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这小子你们是不知道，妈的，他滑得很，要是没有十成把握，咱们干脆别动他……”

他喘了一口气，又说：

“我现在伤还不见大好，一个不成，可就……”

西北虎常明坐在他左前方，闻言连连点着头，毕恭毕敬他说：

“朱老你就不用担心了，这事情我们一定会慎重，这小子刚才我也试了试他，是有两下子。”

朱蚕哼了一声，道：“两下子？他的花头多着呢！别说你们两个，老弟！不是我看不起你们，你们想想，我和晏星寒、裘胡子、剑芒老尼姑，四个人合力，两次下手，都叫他溜了，你们说这事情容不容易吧！”

老猴王压低了嗓子道：“朱老！你老上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朱蚕翻着眼皮，冷笑道：“不到两个月，都怪我太大意了，我没想到那小狼崽子居然会帮着他，这笔帐，我们是永远也算不清了。”

说着双手交叉着，发出格格骨节响声。

窗外的谭啸紧咬着牙关，若不是还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真恨不得破窗

而入，下手给他一个厉害。

西风听了朱蚕话后，低笑了两声道：“老前辈，你大可放心，那狼崽子已经离开了沙漠，我亲眼看见他护着棺材走的。”

他回头看了窗户一下。谭啸吃了一惊，只当是他发现了自己，不由吓得把头一低。

谁知西风只是作贼心虚，他倒是没什么也没发现，这时又回头过去，哑声道：“那狼崽子的功夫，凭良心说，我还能敌他，不过那小子不知从哪弄来了一口好剑，那口剑据说是一口削铁断金的利害玩艺！”

朱蚕口中“哦”了一声。西风接下去又道：“想不到，现在他竟把这口剑赠给了谭啸，我瞧见他挂在脖子上的，我本想就手给他弄下来，可是妈的，那小子真机灵，连睡觉都挂着不解下来。这东西在他手里，还真讨厌！你本事再好，也不敢往他跟前偎。”

朱蚕皱了一下眉，嗯了一声道：“这倒是很讨厌，想法子先弄它过来。”

西风点了点头说：

“我再想法子试试看。”

西北虎常明搓着手道：“可是，最主要的是，咱们什么时候下手灭他呢？”

朱蚕耸了一下眉毛道：“这事情不可草率，我们得好好策划一下，不动则已，一动就得把他拿下来才行。”

谭啸心中一惊，遂见西北虎常明皱眉道：“可是他明天天一亮就要上路了呀！”

西风摆了一下手道：“这个，我想办法留住他就是了，问题是朱老住在这里，时候长了，保不住要被发现了，可是不好。”常明冷笑道：“发现了又怎么样？咱们两个人还怕他不成？”

西风叹道：“不是怕不怕的问题，问题是一个打草惊蛇，他跑了，以后再想把他弄来，那可就难了！”

朱蚕垂首道：“西风说得对，这一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他跑了，你们得想法子！”

西北虎常明拍了一下头，忽然笑道：“你看，我都忘了，有这么个地方，我倒没想起来。”

西风忙问其故，常明手指地下笑道：“这下面有个地下室，挺干净的，我看明天朱老就移下去住怎么样？”

朱蚕微微颌首道：“也只好如此了，你们两个千万不可大意，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小子人单势孤，咱们计划好了，一举手就把他给铲了，你两个先尽量拉拢他，不要露出马脚来。”

西风和常明都点头不语。窗外的谭啸心说，好狠的东西，我们看看谁厉害吧！

这时西风从位子上站起来说：

“天不早了，我得回去看看，别等他醒了，动了疑心就不好了！”

朱蚕闭上眼，挥了挥手。常明和西风转过身来，谭啸拧身上了房，踏着瓦脊，回到了住处，轻轻入内，把门带上，把外衣脱下，钻进帐内，又把被子盖好，闭上眼睛。不多时西风便推门而进。

他慢慢关上门，轻轻移步来至谭啸帐前，隔着纱帐向内望了望。谭啸似乎看到他的唇角带着一丝诡异的微笑。

西风又往前靠了些，谭啸猛地坐起，他这个动作，把西风吓了一跳，急

忙后退了一步，傻笑道：“兄弟怎么啦？”他脸色很不自然。谭啸装作迷糊道：“啊！我当是谁呢！”然后又含糊道：“你才回来呀？”

西风点了点头道：“不！回来一会儿了……”

他心中暗暗吃惊这少年灵敏的警觉，即使在睡梦之中，床前站一个人，他都能发觉，看来，要想下手害他，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下不禁微微发起怔来，谭啸揭开帐于，眨着似乎惺忪的睡眼道：“你怎么还不睡呀？咱们明天还要早起赶路呢！”西风嘻嘻一笑。谭啸暗中骂道：“老王八蛋，我看你用什么方法留我？”

果然，西风拉着老脸，半笑道：“走不成啦！兄弟！”谭啸假装迷糊道：“为什么？”

老猴土西风摸着后脑勺道：“听常明说，这两天大戈壁里有旋风，人马都不能行，没办法，只好在这里多留两天了！”谭啸心说，好中听的瞎话，可是他表面却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毫不考虑地点头道：“没办法，只好这么了！”西风想不到他居然这么爽快地就答应了，当时不由惊喜不止，频频点头道：“咱们多住几天也好，把精神养足了好上路。”

西风又笑了笑说：

“我那位常兄弟对你很是敬仰，他说明天要弄几个菜，好好请你，尽地主之谊。”

谭啸微微一笑：

“这就太不敢当了！”

西风目光转向他胸前，张大了眸子道：“老弟！你这口剑看起来可真不赖，借我看看如何？”

谭啸心中一怔，可是他为人十分沉着，心知他即使存有异心，此刻也绝不敢硬夺，当时乐得大方些，遂自颈上解下来，递了过去。

西风想不到他居然如些放心，当时笑着接了过来，先把玩了一番，又抽出鞘来细细观赏着，雪白的剑光，映照着他那充满了羡慕觊觎的面容，他是那么的爱不释手，可是却不得不还给人家。

可是他内心似乎已经决定了，在他把玩着这口剑时，他内心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说：

“等着吧！这口剑迟早要属于我的！”

谭啸接过了剑，晒笑道：“这是一口斩铁断金的利刃，它可以削断任何兵刃，如果有人不知自量，想要从我手中夺取它的话……”

他露出白牙笑了笑：“老哥哥，那他们可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的！”

西风闻言，心中打了个冷战，出乎意料地怔了一下。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谭啸这句话，竟是针对他而说的。

他不自然地笑了笑：“当然！当然！”

谭啸一双眸子不住地在他面上转着，他似乎想观察出来，为什么这个人要出卖自己？这一刻他对于人心，感到很是诧异，有些人是为了损人利己，有些人是为了利己而损人，这些都能说得过去，可是眼前这个人，又是为了什么呢？何故要如此？

他努力地追忆着，仍然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地方开罪了他，他那湛湛有神的眼光，看得西风很不得劲。西风伸了一下胳膊，嘻嘻笑道：“老弟！睡吧！”

谭啸茫然点了点头，重新躺到了床上，西风也和衣上床。二人都怀着满腹心事，谁也不能入睡，只听见彼此辗转翻身的声音。

谭啸脑子里在想：

“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必须要好好把握住，白雀翁看来势单力孤，我如能先把他除了，将来就少了一个强敌……”好难挨的一夜，总算是过去了。

十二

天快明的时候，他们各自小睡了一会儿，谭啸起床之时，见西风已盘膝坐在床上做着内功，他不由吃了一惊，心说我也太大意了，要是他方才要取我性命，岂非易如反掌？其实西风并非没动过这种念头，只是他昨夜尝过谭啸的机警，生恐一举不成，反倒坏了事情。

谭啸下床后，仍然含着笑脸道：“早啊！”

西风连忙道：“早！早！”

说着下了床，拉开门叫人打水泡茶。

谭啸经过夜沉思，已经胸有成竹，他丝毫也没带出异色来，只是对于吃食一项，他却非常小心，凡西风动过筷子的，他才敢动。

早饭后，西北虎常明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愉快神色进来，他今天穿着一身漂亮的衣服，一进门先抱拳道：“老弟台早啊！”谭啸欠身道：“常兄早！”

然后他皱着眉问常明道：“听西风老哥说，沙漠里这两天起风，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打扰老兄两天了。”

西北虎目光瞟了西风一眼，后者正带着得意的微笑，似乎在说：

“怎么样？我有一手吧！”

常明张着大嘴，煞有介事地道：“可不是吗！老弟！你就别说客气话了，你多住几天好啦！你是贵客，我们请还请不到呢！”

谭啸低头笑了笑，心说：

“我们是哑巴吃饺子，肚里有数；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西北虎常明大马金刀似的坐了下来，一只手摸着下巴，笑道：“老弟台，你是稀客，今天愚兄准备了桌酒菜，权作为老弟洗尘，也算略尽地主之谊。老弟！你无论如何要赏脸哟！”

谭啸努力做出一个微笑，其实看起来有点像冷笑，说道：

“常兄太客气了，小弟一定叨扰就是。”

他实在难以排遣内心的愤怒，他发现人实在是一个最虚假的东西，就像眼前这两个人，他们作好了圈套，用美丽的谎言来引诱自己上钩，想到这里，他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西风笑了笑：“老弟！你还有什么事想不开？”

谭啸哼了一声，目光向二人一扫描道：“我是想，如果这么死，真是死不瞑目！”

他真想不到自己会说出这么一句话，话方出口，不禁十分后悔。果然，他的话令二人大吃一惊，互相看了一眼，脸神陡变。常明讷讷道：

“老……弟……你这话是……”

谭啸哈哈一笑，干脆爽朗地道：“二位老哥，小弟是一个身负血海深仇之人，不瞒二位说，小弟之仇人，全系当今武林最厉害的人物，因此常常感到，这条命有朝不保夕之虞。”

二老面色略微放松了些。西风吓吓一笑，打趣道：“老弟！你有这么一身好功夫，谁还敢动你？”

谭啸哼了一声道：“老兄，你这话就错了，俗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拿二位来说，真要动起手来，小弟只怕也不是二位对手呢！”

二人不禁又是一怔，相对愕然。谭啸生怕说得太露骨，当时忙又接道：“二位可知武林中有天马行空晏星寒、剑芒大师、红衣上人以及白雀翁朱蚕这几位人物么？”

西风连连点头道：“知道，知道，这几个人又怎么样呢？”

谭啸单刀直入地道：“他们都是我的仇人，我与他们不共戴天，有一天，不是我死在他们手中，就是他们死在我手下！”

二人脸色又是一变，因为谭啸坦白得令人可怕。西北虎看了西风一眼，耸了一下肩膀笑道：“老弟！你有这种志气很是难得，也许不久你就能如愿以偿。”

西风瞪了他一眼，问谭啸道：“老弟！你自问功夫比他们几个如何呢？”

谭啸吟哦了一声，冷笑道：“别人不敢说，要是白雀翁朱蚕，我还真没把他看在眼里，此人早晚遇着我，定要叫他溅血掌下！”

西风由不住又看了常明一眼，当时吓吓笑了几声，随即把话题扯到了一边。谭啸想起一事，装着好奇地问道：“常兄，今日请客，尚有外人么？”

西北虎常明笑道：“只有老弟你一个人，西风老哥不算什么外人。”

谭啸心中暗忖，莫非他二人竟敢对我下手行凶么？又想他们一定另有计谋，绝不敢如此草率行事的，遂也就未露出吃惊之态，暂时放开心，和二人闲谈了一阵。他忽然想起一事，含笑对常明道：“府上好宽敞的地方，可否带小弟参观一下？”

西北虎常明微微一愣，点头笑道：“自然可以，只是地方太过简陋了。”

说着站起身，看了西风一眼，二人一前一后把谭啸夹在正中，走出了房门。这时，阳光正炽，但是并不热，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十分舒适。

常明带着谭啸，在院中走了一圈，指点了一番。谭啸非常注意院中的地势和墙的高低，他又笑问常明道：“小弟那匹坐骑，乃是一位恩兄所赐，此马生就怪脾气，每餐非主人亲喂不食，可否请常兄带小弟去看一看，就便喂它些草料。”

常明怔道：“哦！还有这种事？”

遂前行带路，在侧门一边的马棚里，谭啸看见了他的爱马，那马正在食槽里大吃大嚼，看见主人来，兴奋地扫着尾巴。

谭啸咦了一声道：“奇怪，它居然不用我喂也吃东西了。”

他说着，目光注意着马厩里的情形和通门口的路，心中盘算着必要时的措施。西北虎常明怎会想到他的用心，口中一个劲地赞赏着这匹马，说是他平生仅见。西风却是一语不发，因为睹物思人，看着这匹马，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狼面人袁菊辰，而袁菊辰正是他最为妒恨之人。

老实说，他之存心想害谭啸，固然是受白雀翁朱蚕所托，而暗恨他结交袁菊辰，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理由。

三人看完了马之后，谭啸随着常明转回后院，走近朱蚕住处时，谭啸有意走近了些，他见那间房子窗门大开着，可是已不见朱蚕的床和人，室内的桌椅也有了些改动，他知道，朱蚕此刻一定已移居到地下室去了。

一想到朱蚕，他不禁有些血脉怒张的感觉，而且他很快地想到了“复仇”这两个字。

在这所宅子里走了一转之后，他已把这儿的环境了解得很清楚，并且断定，这大宅里除了两三个佣人之外，再没有什么人，至于空下来的房子是作什么用的，他就不得而知了。

西风和常明哪里会知道这个少年心中所起的念头，他们只不过感到有些奇怪罢了，因为谭啸对于四周的环境似乎特别感兴趣。

回房之后，常明暂时离开了一会儿，房中只有西风陪着他，他嘻嘻笑道：

“今天老常请客，咱们得好好吃他一顿。兄弟，你的酒量如何？”

谭啸由位子上站起来，笑了笑道：“我不会喝酒，你莫非不知道么？”

说这话的时候，他已转到了西风的背后，双掌显著地挥动了一下，可是内心却告诉他：“忍耐一下吧，他也许并不是一个最坏的人……不可杀他。”

想到此，他的手便抬不起来了，时机一瞬即逝，西风忽然“刷”的一声转过身来，当他触目到谭啸的神色时，不由面色一变，干笑了一下道：“你……”

软心的谭啸，望着他苦笑了笑，心里说：

“卑鄙的人，你也许是不该死的……等着瞧吧！我总不会太便宜你的。”

他朗声笑道：“西风老哥，有人曾经出卖过我，我用剑削下了他的双耳，不为过吧？”

西风怔了一下：

“我不太懂……”

谭啸放松了一下脸色，踱了两步，暗忖道：“我不能让他怀疑，遂笑了笑说：

“我是说在数年以前，我认识了一个朋友，此人存心陷害我已非一日，一朝被我发现，我削下他一双耳朵……”

西风呵呵笑道：“太轻了！太轻了！起码要断他一臂。”

他在说这句话时，竟然丝毫不脸红，谭啸不得不佩服他的镇定，他作了一个难以觉察的微笑，内心忖道：“西风！这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你休怪我手狠心毒！”

西风笑了笑道：“老弟！过去的事就算了，不要再去记挂它

谭啸点头笑了笑，没有说话，这时西北虎常明推门进来，含笑道：“老弟！请用便餐，家居边野，没有什么好吃的，请多包涵。”

谭啸微微一笑道：“常兄太客气了。”

西风由位子上跳而起道：“好啊！我肚子早饿了，走！”

三人出了房门，来至一间敞厅，厅内摆着一桌筵席。离开中原以后，谭啸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丰盛的筵席，可是他的食欲并不高。几经推让之后，谭啸被推在首位上坐了下来。

坐定后，西北虎常明持壶斟酒，一面眯着眼笑道：“兄弟，是喝白的还是黄的？”

谭啸内心颇有些紧张，因为眼前这两个人，既存有害害自己之心，可不知他们究竟是用什么手段，他微微怔了一下，浅笑道：“小弟本是滴酒不沾，既是老兄好意，小弟就略饮少许，白黄不拘。”

常明一手端起杯了，满满斟了一杯白酒，吓吓笑道：“少喝一点无所谓。来，老弟，这是真正四川来的大曲。”

说着他又给西风和自己各倒了一杯，谭啸冷眼旁观，心知这酒是没有疑问的，他端起酒杯略一注视，见酒色纯清，当时毫不考虑地一仰头，“咕噜”一声，把杯中酒干了。

西北虎怔了一下，看了西风一眼，道：“好酒量！老弟！你可冤苦了我们啦！来！再来一杯！”

谭啸目光在他方才倒酒之时，已看清了在托盘之中，另置有一壶酒，他心中已有了数，当时毫不顾虑地仰首又把杯中酒干了。

西风嘻嘻一笑，以手拍了一下桌子道：“行！海量！”

他说着话一仰头，咕的一声，也把杯中酒干下了，当时把杯底向谭啸照了照。常明也仰首把杯中酒干了，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

这时，桌边有一个仆人模样的人在侍候着。常明挥了一下手道：“你下去吧！我们有一会儿喝呢！”

那仆人弯身施了一礼下去了。谭啸心中更是了然，他知道时候已经差不多了。

果然，常明笑着，右手把另一酒壶持起，对谭啸笑道：“老弟，再来一杯，三杯下肚，咱们再猜两拳，你是真人不露相！”

谭啸装作毫不介意地微笑着，任他把酒满上了一杯。这时，西风抓起先前的酒壶，一面嘻嘻笑道：“来！咱们也满上。”

他说着先为西北虎常明满上了一杯，又为自己满了一杯，这种毫不为奇的动作，内中却包含着极大的隐秘，若非是心存注意的谭啸，任何人也不会注意到。

单从酒色上来看，那是一点也分辨不出不同之处的，西风和常明一同搁下酒壶，满脸堆着笑容。就在这时，谭啸忽然对着窗外一笑，作点首状，西风和常明不禁同时一回头。就在这一刹那，谭啸以极快的手法，把自己面前的酒杯和常明面前的杯子换了一下。

他的手方一放下，二人也都回过了头来，常明问道：“是谁？”

谭啸微微摇头一笑道：“是贵管家，没什么！”

西北虎常明看了西风一眼，微微一笑，举起了面前的杯子对谭啸和西风扬了一扬道：“来！咱们再干了这一杯，门前清。”

他说着率先一仰头，把杯中酒干了，长长吁了一口气，笑道：“好！”西风也干了下去，谭啸却只喝了半杯，假装摇头道：“不行！我实在喝不下了。”

常明不由一怔，哈哈笑道：“什么话？男子汉大丈夫，一杯酒也喝不下！老弟！快干下去，咱们猜拳！”

西风也在一边连连劝说，谭啸才装着无可奈何模样，把剩下的半杯酒慢慢喝了下去。

他在喝酒的时候，注意到两个人的脸色，那种欣慰渴望的笑容，四只期待的眸子，睁得大大的，直到谭啸喝干了杯中的酒之后，他二人才恢复了镇定的神采。

现在，他们一颗心算是完全没有顾虑了。

谭啸放下了杯子，夹了一筷子菜放入口中。西风一双贪婪的眸子，开始大胆地在谭啸胸前的短剑上游移着，他认为现在是占有这口剑的最好时候了，于是嘿嘿笑了两声，道：“老弟！这口剑，我是愈看愈爱，可否再借我仔细地看一看呢？”

谭啸偷目看了常明一眼，却见他微皱着眉头，不时地舒着腰脊，似乎已感到有些不妥了。至此，谭啸一颗心，算是完全放下来了。

他朗声一笑，一面自颈上把那口阿难短剑解了下来，目放精光道：“老哥哥，这口剑上有个神奇之处，你莫非没有看出来么？”

他一边说着，“丝”地一声，把锋利闪目的剑刃抽了出来，西风觊觎的眼睛闪烁着惊异的光芒，张了一下嘴巴道：“哦！在哪里？”

谭啸唇角上带了一个难以觉察的冷笑，他那双眸子里，这时毫不保留地喷吐着愤怒，冷目一扫侧座，常明已有些摇摇欲倒之态。

他再没有什么顾虑了，当时把剑向前一送，剑尖几几乎碰到西风的咽喉，西风向后缩了一下，惊道：“小心！小心！老弟！什么奇处呀？”

谭啸轻快地翻动一下剑刃，冷冷一笑道：“这不是么？”

西风只见白光一闪，当时不及缩身，只觉喉下一阵奇痛，口中方自“啊”了一声，红红的血已顺着他颈下流了出来。他抖动了一下，讷讷道：“啊！啊……你……”

谭啸陡然出手，扣在了他左手脉门之上，虽只用了三成内力，但因为所扣之处，正在对方脉门之上，所以这一霎时，西风整个人抖成了一团，脸色突地大变。可是他尚很自信地大声吼道：“倒！倒……倒下去！”

“砰”的一声，不错，果然有人倒下去了，只是不是谭啸，而是常明。

西北虎就像个死猪似的倒在了地上，口中狂吐着白沫，他喝下了分量极重的迷药，这药是下在谭啸酒中的，但很不幸，却教他自己喝下去了。

西风目睹此状，不禁吓得双目一凸。谭啸右手剑尖，仍然在他颈下一分多深的皮肉中抖动着，他吓得牙关格格地抖战着，讷讷道：“啊……小兄弟！你不可……不可杀我！”

谭啸哈哈一笑，冷冷说道：“西风，我何处错待了你？你这么狠心害我？”

西风咽了一口气，面色铁青道：“兄弟！你……你不要误会……”

谭啸剑尖又前挺了一分。西风不禁哑着嗓子叫了一声，抖得更厉害了，翘着下巴，几根黄胡子上都让血沾满了。

“老弟！你不能杀我，我求求你！”

“我绝不杀你！”

谭啸冷笑着说。西风翻了一下死鱼似的眼睛：

“那么，请……问……你要如何呢？”

“你自己说的，你还用问我么？”

西风打了一个冷战，又咽了一下口水道：“我说的？没有啊！”

“哈！老兄，你太健忘了！”

这愤怒的青年，说完了这句话，再没有什么好犹豫了，持剑的手腕倏地向后一收，白光一转，西风只觉两鬓一冷，桌面上赫然落下了一双人耳。他不禁吓得“哟”一声，哑声道：“兄弟！你饶……”

谭啸左手一松他脉门，西风倏地向后一转，就在这时，他发出了更大的一声惨嚎，一只血淋淋的左臂，整个地断落在地，他的身体也随着倒了下去，顿时人事不省，昏了过去。

谭啸望着地上的两个人，怔了一怔，想不到事情如此顺利，他走到西北虎身前，短剑轻翻，如法炮制，削下了他的双耳，只是没有再斩他的手臂。就如此，地上已流满了鲜血。

他咬了一下牙，心中想道：“这是他们的报应，我已是手下留情了！”

然后他把短剑收回鞘中，重新系在了颈前，上前把窗子关上，拉上了帘子，正想举步而出，忽又觉得有些不忍。

他走到西风身前，用“点穴止血”的指法，点了他的伤臂，顿时止住了流血，看了看二人这种惨象，他不禁有些惻然，可是他决心要这么处治他们，毅然狠心撇下他们走了出去。

他把整个的仇恨，倾注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马上就要和他对面了。

白雀翁朱蚕养伤的那间房子，他是轻车熟路，不消几转，已来到那间房

中。

室内置着一张长案，几张太师椅。谭啸冷笑一声，慢慢把桌子推开，果然，他发现白石地上有一个四方形的石门，如不仔细看，绝难看出，这证明地下果然有一间地下室。

谭啸冷笑了一声，转身把门窗关上，他的心紧张地跳着，双手有点发抖，可是他仍然轻快而有力地把地下室的门弄开了。

眼前是十数级石阶，微弱的灯光由里面射上来，当他用最大的决心和勇气，走下三四级石阶时，地下室传出了白雀翁的粗嗓门：

“谁？”

“我！”

“你……是谁？”

“现在你已经看见了！”

随着这句话之后，谭啸整个身子，已经完全下去了。

阴冷的地下室，点着一盏黯淡的灯，一张靠着墙的单人床，床上此刻拥坐着那个惊吓、愤怒的白雀翁朱蚕，他张大了那双三角眼，苍白的面颊颤动了一下，突地双手在床沿上一按，整个人窜了起来。

这老儿虽是在重伤之下，身手仍然了得，他身子就像一只灵猴一般，白影一闪，已落在了谭啸身前，双掌一错，用“十字手”，直向谭啸小腹上插去。

这一手，倒真是出乎谭啸意料之外，因为他想不到，朱蚕在体伤未愈之下，竟然敢向自己动手，当时顾不得多说，身形向左一闪，避开了朱蚕双掌。这老儿惨笑了一声，倏地纵身直向石阶上遁去，谭啸冷笑了一声道：“朱蚕，你还想跑么？”

随着这句话，他整个的身子，就如同是一阵风似的闪到了洞口石阶处，不偏不倚，正阻在了朱蚕身前，他这种快疾的动作，令朱蚕大吃了一惊。殊不知谭啸这种步法，正是新近由天山学来的怪异步子，紧接着，他又用了一式怪招，双手向外一翻！

这一翻之下，朱蚕的“气海”、“桑门”两处大穴立即在他指力的劲道之内。这种怪异的招式，逼得白雀翁向后紧退了五六步。

他那老脸上一阵发青，由于方才起势过猛，已使他身形厉害地晃动了一下，冷汗由双眉沁出。

他怪笑了一声，神色极为难看地道：“小子！你来得好，我正要找你！”

谭啸身形纹丝不动，他把整个的背部靠着洞口，以防朱蚕脱逃，然后笑了笑，说道：“朱蚕，你的苦心完全白费了！”朱蚕单手扶了一下墙，面色灰白，毫无血色地狞笑了一声：“小子，你说什么？”

谭啸哼了一声，瞳子里闪着异光道：“你的心腹西风和常明，已被我乖乖地制服了！现在轮到你了！”

白雀翁紧紧的咬了一下牙齿，冷笑道：“你想趁我于危么？”谭啸狂笑了一声道：“矮鬼，你休想再逞诡计！今日此刻，就是你寿终正寝之时！”

他进逼了一步，用冰冷的声音说道：

“你必须死！”

朱蚕狂笑了一声，他那矮小的身子，在他霍然举起双手之时，似乎暴长了许多，捷似飞猿似的，已窜到了谭啸头顶上。他并不是想伤谭啸，而是存着脱逃之心，他知道目前自己绝没有力量来对付他！

可是他又失败了。

这年轻人显然并不紧张地抬了一下手，那势捷如飞的朱蚕，又再次落了下来。

白雀翁已看出来，这青年似乎身负一种过去未曾见过的怪异功夫，他怔了一下，面上变色道：“你……”

他口中这么说着，二次一咬锐齿，双掌上用足了劲力，用“小天星”的内力，劈空打出，当空发出了“啪”的一声，一时之间砂石飞溅，可是并没有伤着谭啸，而朱蚕却由于用力太猛，身子后退了好几步，前胸剧烈地起伏着，冷汗涔涔而下。

谭啸脸上带着一层薄怒和无情的微笑，朱蚕认为自己眼花了，因为他根本没看清谭啸是如何躲过他方才那奋力一击的。

他开始感到有些害怕了，身子颤抖了一下，似乎摇摇欲坠，第三次施出了他的救命绝招，整个身子向前一倒，双手十指箕张，直向谭啸两肩抓去。

休小看了他这一式，这是他苦练了二十年的大鹰爪力，只要被他十指尖风所触，谭啸万无活理。

可是，这年轻人仍然是轻轻的转了一下身子，又轻而易举地躲开了这一招。

朱蚕长啸了一声，奋最后余力，突沉双掌，用“大推山门”的内家功力，直向谭啸两肋击去！谭啸此刻所施展的，正是雪山老人所传的奇门异功“黑鹰掌”，就在朱蚕这一式之后，谭啸冷叱了一声，把这套奇绝奥妙的功夫展了开来。

一时之间，但见石室之内人影憧憧，七八个照面之后，也就在谭啸的身形第四次起落之时，朱蚕发出了一声沙哑的笑声道：“不要再打了！”

他忽然踉跄地退出了七八步之外，惨笑了一声道：“小子！你说你想要怎么样吧？”

谭啸哼道：“你还想跑么？今日你是插翅难飞！”

朱蚕面色灰白，额角已沁出了冷汗，他一只手扶着床栏，狞笑了一声，道：“你知道，我并非是怕你，我吃亏在内伤未愈！”

谭啸退后一步，仍然严守梯口，冷笑道：“这和我在衣马兔时没有什么分别！朱蚕，你应该想到眼前你的下场了！”

白雀翁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绝不愿如此束手就缚，当时一双三角眼转动了一下道：“谭啸！你不可轻视我的三炁内力！”

他冷冷一笑道：“我可破出十年功夫，在现在的情形下，与你一拼死后，你很难逃得活命的，只是……”

他极难看地笑了笑，打量着谭啸面上神色道：“只是，我不愿如此做，因为那样对我自己，是有很大损失的。”

谭啸心知他这是缓兵之计，其实他由于内伤未愈，像三炁内功这种重手法，是万难施展的，他已是强弩之末，却仍不忘诡计弄人，想到此不由脸色一沉道：“朱蚕！你休再弄诡计！我可不怕你的三炁内功，你尽管施出来就是。”

朱蚕吓吓一笑，动了一下伤躯道：“谭啸，你休逼我如此，须知人死不能重生，你一向是个很机灵的人，怎么这问题却想不通？”

谭啸剑眉微蹙，心说这老儿危言耸听，看他这种情形，说不定又在动什么念头，我却不要上他的当，还是速战速决，把他结果了再说。

想到此，他微微冷笑了一声，左手在前胸短剑柄上按动了一下，把剑抽出了鞘，朱蚕面色一变，后退了一步，伸出双掌，沉声道：“且慢，糊涂的孩子！你……”

谭啸面色一沉道：“谁是你的孩子！老儿，你死期到了！”

他说着这句话，短剑向外一分，第一招就是新学成的匣中剑招，寒光一闪，剑刃已至白雀翁面前。

朱蚕知道自己不得不与其一拼了，身形向左一拧，猛沉右掌，用“分翅手”去夺对方短剑，可是他却想不到谭啸这种剑招的怪异之处，这剑招是雪山老人倾十数年精力，潜心造就出来的菁华，每一招每一式，都极具威力，绝非白雀翁所能想象得到的。

白雀翁朱蚕“分翅手”方递出，忽见谭啸手腕一振，寒光一闪，那口剑竟荡起了两朵剑花，直向自己左右双眉上袭来，他这才知道厉害，不由吓得口中“啊”了一声，身形侧转，左肩疾晃，可是雪山剑式，并非他所想象的那么好躲，只听得“嘶”的一声，锋利的剑刃，直由他左肩头划了过去，足足地给他划下分许厚的一片肉来。

朱蚕痛得一皱眉，鼻中闷哼了一声，整个身子如同怪鸟似的斜着腾了起来，往下一落，正好站在自己床上，他狂笑了一声道：

“小子你敢！”

可是愤怒的谭啸，一剑得势，愈发不可中止，足下一滑，冷笑道：“朱蚕，你纳命来吧！”

他口中这么说着，掌中剑一抖，发出稀哩哩一阵低鸣之声，剑尖向下一沉，雪山剑招的第二式“秋萤遍野耀眼明”，只向外一抖，白雀翁目光所及，竟是一片大小的光点，不容他看清来式虚实，两胯上已各自着了一剑，鲜血顺着腿淌了下来。

朱蚕惨笑了一声，身形向前一窜，可是落地之时，他竟已站不住脚了，左右一晃，“噗”地一声，坐在了地下，谭啸身形疾晃，已到了他面前，右腿一抬，“噗”地一声，把他踹了个正着。朱蚕想再转身，只觉胸上一沉，已为谭啸踏了一个结实，那口精光耀眼的剑刃，已逼在了喉下。

他不禁吓得张了一下嘴，随即长叹一声，哑着嗓音道：“快！快！给我一个利落！”

谭啸足下用力一踩，朱蚕面上青筋一根根凸了出来。他的剑往空一举，长叫了声：

“爷爷，不孝的孙儿今日为你报仇了，这是第一个。”

他说完后，正要以剑下刺，忽见朱蚕怪目突睁，叫了声：

“且慢！”

谭啸剑尖向后收回半尺，怒目下视。朱蚕忽然狂笑道：“谭啸，你听我一言，收回你的剑和脚！”

谭啸啐了一口道：“呸！”

朱蚕面色极为难看地怪笑了一声：

“小子，士可杀不可辱，我朱蚕既然落入你手，生死是另一回事，但我白雀翁也是江湖中一个人物，你放下脚让我自了。”

谭啸目泛泪光，听了这句话，他真有些犹豫不决了。

白雀翁朱蚕冷笑道：“当初你祖父是怎么死的，你应该知道，你连一个侠士基本的风度都没有，唉！比起你祖父来，差得太远了！”

谭啸咬了一下牙说：

“好！”

说着他身形向后一点，退出了三尺以外，星目放光，剑眉斜挑道：“你既如此说，我就容你自行处置，免得污了我的宝剑！”

朱蚕挺身坐起，这一霎间，他的血已染红了身上的衣服，他知道这条命是不能妄想再活了，突然，他想到了自己六十年来风云往事，一双日月轮打遍了大江南北，想不到今日竟会落在了这孩子的手中，这真是命该如此了。他错了一下牙，暗忖道：“晏胡子、老尼姑，这都是你们当初一念之慈，看看我的下场吧！”

他用血红的眼瞟了谭啸一下，苦笑了笑，暗忖道：

“看来……你们的死期大概也不会远了！”

大丈夫临死不屈，白雀翁这点骨气倒还有，他这一会儿自问必死，倒是镇定了。

“谭啸！”他说，“我后悔当初没有宰了你，现在我自食其果，倒是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只是……”

他那双三角眼滴溜溜地在对方身上转着。

“你的功夫在短短的两月内，怎会有如此的长进，这是怎么回事？是我伤没有好？还是你另有奇异遇合呢？”

谭啸冷冷地道：“你死在眼前，还打听这些做什么？你永远不会明白的！”

朱蚕仰天长叹了一声，频频苦笑道：“唉！就是这句话，我永远也不会明白的！唉……”

他忽然怪声笑了起来，犹如小儿啼哭一般。谭啸不由轻蹙剑眉，后退了一步道：“你还有什么好笑的？”

白雀翁打住了笑声，凄怆地道：“我笑我朱蚕竟会有此一日，怎么，你还不许我笑么？”

谭啸一抖手中剑，跺脚道：“你休再胡言乱语，莫非当真要等我动手么？”

白雀翁朱蚕不禁错齿出声，恨恶至极地道：“可恨两个老儿，我这条命葬送在他们手中！可恨之极！”

他忽然大吼一声，猛然伸出右掌，照着自己头顶一击而下，顿时血浆四溢，一命归天。那瘦小的身躯略一抽动，骨碌一下倒了下去。

谭啸望着这具尸体，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缓缓收起了宝剑，走到朱蚕尸身之前，怔了一会功夫，才叹了一口气道：“一个完了！”

他不忍看这种惨相，用脚尖把朱蚕身上的衣服挑起来盖在他的脸上，黯然转过身来，方走了两步，又缓缓转过身来，心说：

“这样不行，日后我拿什么来祭祀我的祖父呢？”

想着皱了一下眉，如若割下他的首级来，那未免太残忍了。他发了一会儿愁，抽出短剑，走到朱蚕跟前，正巧那衣角仅仅盖着朱蚕一半脸，露出了一只黄蜡似的招风耳，他心中一动：

“对！就割下他一只耳朵来吧！”

想着短剑轻轻往下一探，就像切豆腐似的，把那只耳朵切了下来，又撕下朱蚕一角衣服，把这只耳朵包好，放入囊中，再看看这地下室之中，更觉阴惨惨的，一盏昏灯摇晃着绿绿的光焰，十分阴森恐怖。

他不愿在此多留，本想搜一搜死者身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信物可提供线索，可是目睹着朱蚕这种惨相，他再也不愿多待了。

当时循着石级走出地下室，只觉得日光甚为强烈，刺得眼睛很不好受。

他用原来的石头，把地下室的门封起来，也懒得再去看西风 and 常明醒了没有，一径走到自己原先住处，把行李拿出来，又走到马槽边，把爱马“黑风”牵了出来。这所宅子仍是那么静，没有一点声音，人不知鬼不觉的，他已办完了一件大事，心情有一种爽然若失的感觉，他堂而皇之地把大门打开，跨上“黑风”，缓缓带缰而出，天空中仍然悬挂着刺目的骄阳。

谭啸策马行到了江边，望着黄浊的江水。水面上有几片帆影，江边搭着芦棚，等着过江的客人，都在棚子底下。他下了马，慢慢把马牵了过去，所幸行人不多，也没有人注意他。

他还记得来路的方向，等了不多一会儿，船来了，有六七个人上船，谭啸苦于言语不通，也懒得与他们多说，他只认清了方向，把马牵了上去，风是往南面吹，虽是逆水，却是顺风，撑船的扯起了风帆，这艘小船逆水缓缓而上，浪花打起来尺许多高，溅得船板上到处都是水。望着滚滚的江水，谭啸默默叹了一口气：“依梨华，我很久没见你了！”

于是，那个身着鹿皮背心、大眼睛、高身材、丰腴白皙的姑娘倩影，不禁浮上了眼帘。他担心这姑娘的安危，恨不能插翅飞到沙漠去，可是她可能已不在沙漠了，茫茫大地，到哪里去找她呢？

想到此，他不禁又有些生气，暗怪她不该如此任性，最起码应该留一个条子，告诉自己她的去处，可是这个念头，他马上又收回了，暗想：她是去找我，怎会有一定的去处呢？

小船停了几次，船上的人陆续都下光了，只剩下谭啸一个，他向船夫比着继续上行的手式，丢了一小袋沙金，船夫收下了钱，就不再多问了，反正客人不叫停，他就一直往上行就是了。

天渐渐暗下来了，天上是紫色的云，太阳藏在天山的阴影之下，橘红色的光辉，把附近的天都染红了，他靠在船舷上，想着心事，望着河岸边沿上的庐舍和帐篷，心中只是想！想！想！

他所想的太多了，太杂了，依梨华的去处是一个谜，茫茫沙漠里，怎么去找她呢？

晏星寒等三人，如今又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们是否仍在肃州，自己下一步，应该如何来对付他们呢？

还有……还有晏小真，这姑娘自己对她又该如何？当然感情是已经谈不到了，可是藏在感情之后的是责任、是恩义，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却又是仇人之女，在自己来说是报恩呢，还是报仇呢？

这些问题，令他感到头痛！

渐渐地，太阳已完全沉下去了，暮色下的沙漠，江水混成了一色，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忧郁惆怅，孤身一人浪迹在这人生地陌的沙漠里，往昔有依梨华的这朵解语花，尚能时常给自己安慰快感，当时并未能体会出那种时日的可贵，可是在失去依梨华以后，日子竟是那么的孤单，寂寞的旅途，连一个说话的人儿都没有。

于是，他觉得自己涨得无限的大，大得填满了整个的戈壁沙漠，而这无限大的里面，只是寂寞、寂寞，永无边涯的寂寞。

“仇恨”能使任何人感到厌恶和不快乐，不仅仅是谭啸一个人，事实上，他的敌人也不见得比他轻快多少……

果然如此，晏星寒这个健康豪迈的老人，过去是笑口常开的，有一张红

红的脸膛，两道白雪似的寿眉，和那个“老善人”的称呼的确很相称，因为行善的人似乎永远是快乐的，可是如今……

他现在已是完全变了，人们所熟悉的那张红脸，已经不再是红的了，说得恰当一些，那应该是“土黄”颜色，“笑口常开”这四个字，也应该用“长吁短叹”来对掉一下，因为，自从家门中平白爆发了那件事情之后，他压根儿就没有再笑过一次，如果一定要说他还是个快乐的人，那也只好说他是“苦中作乐”，否则却未免太残忍了！

老善人的眉毛，昔日常常是向两边舒展着，含着无限的“喜”意，可是如今却是舒的时候少，而皱的时候多了。

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他可是显得老多了，他常常睡在床上梦呓似的自言自语着，幸福该是一个憧憬，一个梦幻，他想不到，这种已得到的快乐，竟会又从手中失去，并且很可能永远再也抓不回来了。

廊外的几盆蝴蝶兰都开了，花坛里，金鱼草、红黄花、剪春罗、石竹、美人蕉，互相争奇斗艳，开得一片斑斓，在昔日这种季节里，老善人早晚总会在花丛里浏览，摘几枝如意的，叫雪雁去插在花瓶里，可是，如今他连这个闲心也没有了。

白雀翁去沙漠也有个把月了，却是“杳如黄鹤”，不知详情如何。而自己家中，却闹了个翻天覆地，女儿走了，老伴儿也赌气搬到后花园，吃斋念佛去了。就连那个小丫鬟雪雁，平日一口一个老先生的，如今也是见了面，远远就躲开自己。

偌大一个家园，只是一片死寂，人人都生活在愁云惨雾之中。唉！这调调儿太惨了，太可怜了！

现在这个家，他的唯一心腹人，只有一个从马场搬来不久的铜锤罗了。

这家伙哪是一块料呀，一天只求三个饱一个倒，老善人急，他也皱眉，老善人说要杀人，他铜锤敲得“当当”直响，只是，他那对玩艺，只有吓唬吓唬当地的老土，真要是稍有能耐的人，他就耍不开了。可是老善人还是挺喜欢他，主要是他别有一功，倘若出个鬼点，施个坏，他还是有一手的，所以晏星寒捧着他当军师看。

上一次雨夜围剿谭啸，就是这小子的点子，虽然没成功，可是那只怪天时地利不佳，在原则上来说，他的计划还是不错的。

现在，铜锤罗正自前院匆匆穿过走廊，往后院走来，他手中紧紧握着一个纸团，两道黄焦焦的老鼠眉毛挤在了一块，走到一道花弄，打头里来了雪雁，铜锤罗咧开了嘴，弯腰像虾米似的道：“雪姑娘好！”

雪雁站住了脚，拉着一张清水脸道：“干什么？”

铜锤罗摸了一下鸭蛋头，自从他来晏府以后，老善人命他头上不许缠巾，所以他的原形不得不显露出来，他那双小绿豆眼，色迷迷地打量着雪雁，嘻嘻直笑。雪雁扭身就走，铜锤罗忙赶上了三四步道：“喂！雪姑娘你可别走呀！我有话问你呢！”

雪雁不得不又回过身来，皱着一双秀眉，叱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还有事情呢！”

铜锤罗咧了一下嘴道：“哟！这可不像话呀！”

雪雁跺了一下脚，发急道：“你这人真讨厌，我不理你了！”

说着又要回身。铜锤罗连番碰壁，却仍耐着心，赶上一步，双手一拦，身子扭动得像一条蛇似的。

“我的好妹子，我有话问你哩！你怎么老不答理我呢？我铜锤罗想妹妹你已不是一天半天啦！”

雪雁柳眉一竖，看准了他的光头，正要给他一巴掌，手方举起，却听见后面一声叱道：“罗广你过来！”

二人都不禁吃了一惊，回头看时，不知何时老善人已站在他们身后约十步之外的一个花坛前面，铜锤罗不由吓得脸一阵白，干笑道：“啊！老善人你老来啦！”

晏星寒看了雪雁一眼，挥手道：“你退下去！”

雪雁弯腰，红着脸道了声：

“是！老先生！”

她走了之后，晏星寒咬牙道：“该死的狗才，一天到晚不务正事，专门调戏女人！我杀了你！”

铜锤罗吓得脸一阵白，双手连摇道：“你老人家千万不要误会，小人是和雁姑娘闹着玩的，小人天大的胆子，在府上也不敢乱来呀！”

要是在平日，像铜锤罗这种情形，晏星寒或许会一掌把他打死了，可是如今，他心里困扰的事情太多了，又在用人之际，所以这口气也就忍了下来，哼了一声道：“你干什么来了？”

铜锤罗马上改了笑脸，用着小跑的步子趋前，哈腰道：“小人是给你老人家送信来啦！朱大爷差人送来的。”

晏星寒不由白眉一展，喜道“啊！快拿过来给我！”

铜锤罗捋了一下袖子，嘻嘻一笑道：“你老人家别急呀！”

说着双手把那个纸团递了过去。晏星寒含着一腔喜悦，把纸团接过来，打开来放远了，眯着眼细细地看着：

“字呈晏、裘、剑芒各友：

贫道已深入沙漠，在维士尼河岸，缀上了谭啸……”

晏星寒口中“哦”了一声，由不住笑了，来不及读下面，忙笑问道：“你这小子在哪儿接的信？好消息！好消息！”铜锤罗见晏星寒喜成这样，自是得意十分，当时晃了一下光头道：“不是好消息，小人怎敢呈给您老呢！”天马行空笑着点了点头，又把目光投在未读完的信上：

“只可惜彼有得力助手，旬日前贫道行刺，竟中埋伏，伤及肺腑，经急救后，幸无性命之忧，此差堪告慰诸兄也。”天马行空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一双眸子倏地一睁，铜锤罗嘻嘻一笑，偎上去道：“老爷子，下面说些什么？”晏星寒回过目光，冷笑了一声道：“你退下去！嘿嘿！这真是他妈的好消息！”

铜锤罗又是一怔，翻了一下眼珠。晏星寒冷峻的眸子再次向他一扫，这小子打了个哆嗦，连忙回过头垂头丧气地走了。晏星寒牙齿咬得格格直响，由于缝里吐出声音道：“好小子！你真有种……”

他又接下去看，把那最后几句念下去：

“现贫道已移阿哈雅养伤，暂居西北虎常明住处，由常明导引，正与沙漠之老猴王西风联络，因彼与谭啸曾有过往，较易诱其来此，此次谅不致再让其逃脱，一切可容后告，恐兄等怀念，特修此短函，匆此，祝好朱蚕顿首某年某月某日”

晏星寒看完之后，皱了一会眉，正要收起，却发现笺边，另有一行小字，写的是：

“又：那哈萨克姑娘未死，刻下与谭啸为一路，二人狼狈为奸，殊为可

恨！”

晏星寒不由又怔了一下，眯着一双细目，看着远天的晚霞，唇角掀起了冷笑，心说：

“你们俩终究是逃不开的，我就不信我天马行空纵横了一世，临终会落在你们这小辈手中。哼！你们简直是梦想！”他恨得重重地跺了一下脚，福子履把地面的花砖都跺碎了。他转过身来，忽见司琴兴匆匆地跑进了花园，远远地叫道：“老光生，那个大胡子老道和那个老尼姑又来啦！”

晏星寒不由大喜，忙道：“哦！太好了，快请！快请！”司琴转身飞跑出去，晏星寒带着满脸的微笑，兴冲冲地迎向前院。他这里方踏出院门，就见剑芒大师和红衣上人一左一右，在司琴身后风尘仆仆地走进来。天马行空晏星寒高叫了声：“噢！你们可回来了，我可真是急坏了！”

二人站定之后，各自一怔，剑芒身躯微弯，打了个问讯，皱了一下双眉道：“老朋友你何作此说？莫非又发生了什么事……”晏星寒摆了一下手，上前一步，拉着红衣上人一只手，苦笑笑道：“来！我们到里面再谈！”又问：

“二位还没有用饭吧？”

裘海粟摇了一下脑袋道：“还不曾用过。”

晏星寒忙关照司琴道：“快招呼厨房弄一桌素席。”司琴答应着跑了。晏星寒一面引导着二人往梅园里走，一面重重地叹道：“你们不在的时候，我可遇见了厉害的敌人了，差一点……”

说着低笑了几声，红衣上人不由“哦”了一声，顿时停步道：“谁？”

晏星寒拉着他说：

“我们进去再说。”

说着三个人一直进了梅园，进了屋子，红衣上人来不及坐下就问：

“你遇见谁了？”

剑芒大师倒是很沉着地坐了下来，她脸上带着微笑，看着晏星寒道：“你不要急，慢慢说。”

晏星寒苦笑着点了点头，目光注定在她身上道：“大师，你真有先见之明，那谭啸的师父果然是……”

“是谁？”裘海粟瞪大了眼。

天马行空冷冷地道：“南海一鸥桂春明！”

他这句话一出口，就连剑芒大师也不禁吃了一惊，接着微微一笑道：“这是我早已猜到的。怎么，他来了？”

晏星寒冷哼了一声：

“岂止是来了，我们还对了面，动了手，只是，不幸让他跑了！”

裘海粟重重地挤着眉毛，张大了嘴道：“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一点好不好？”

晏星寒遂把那晚情形大致说了一下，只是，他不敢直说女儿与谭啸之间的私情，连提也不提，只说是自己在花园里散步，忽然桂春明来了，只和自己匆匆对了几掌就走了等等。

他说完后，剑芒大师和红衣上人二人面上都带起了一层薄怒。剑芒呷了一口热茶，两弯慈眉向两下一分，冷笑道：“这人未免也太狂了，贫尼不信他一人就敢公然与我们为敌。”

红衣上人虬须一阵颤动，怪笑了一声，目射奇光道：“这老鬼胆子也太

大了，竟敢公然与我四人为敌，他倒是真没把咱们看在眼里！”

剑芒凝思了一会儿，看着窗外道：“朱道友至今还没有下落，也不知……”

晏星寒插言道：“唉！别提了，老朱可丢了脸了！”

二人又是一惊，晏星寒一面把那纸团子递给了剑芒大师，一面冷笑道：“看来这事情往后是愈来愈棘手了！”

红衣上人走到剑芒跟前，二人把那张条子看完，红衣上人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直眉竖眼地道：“好啦！咱们别呆在这里了！走吧。”

晏星寒怔了一下道：“上哪儿去？”

“上哪儿去？”红衣上人说：

“咱们还不下沙漠，会合朱矮子一并去对付谭啸，还呆在这里干啥？”

晏星寒目光扫向剑芒道：“大师的意思……”

剑芒大师站起来，负着手走了几步，点了点头道：“去是要去的，不过不是这个时候。”

红衣上人抓了一下头上的乱发，不自然地笑了笑：“不是这个时候？还能再耽搁吗！”

剑芒大师转过身来，正色道：“去沙漠对我们并不太有利，第一，咱们都上了年纪了，不比他们年轻人，水土不服是一大不适；第二，那桂春明此刻定必已入了沙漠，朱道友信上还说，他们另外还有别的帮手，那么，他们的力量也很可观了，咱们固然是力量也不弱，不过……”

她冷笑了一声，自嘲道：“不是贫尼说一句‘妄自菲薄’的话，我们两次合力拿谭啸一人，尚且给他脱逃，何况他们有这么多人……所以这事情绝不简单。”

裘海粟冷笑了一一声道：“照大师这么说，那咱们就永远也别想了！不用去了？”

剑芒大师轻叹了一口气，摆手道：“不是！不是！你还不了解贫尼的意思。”

老尼姑面上带起了一阵冷笑，用有力的语气说道：“贫尼的意思是，我们也去找几个朋友。”

裘海粟拍了一下腿道：“对，他们能找人，我们也能找！斗一斗到底谁狠！只是……找谁呢？”

剑芒浅浅一笑，看着晏星寒，问道：“怎么，晏兄不以为意么？”

晏星寒尴尬地笑了笑：“这样，岂不被武林朋友耻笑么？我以为还要考虑一下！”

剑芒大师面上浮起了一片阴影道：“不然！假使这事情不牵扯到谭啸以外的人，我们大可不必如此，如今既有桂春明为他撑腰，其他尚有能人，我们这么做就没有什么显得不对了！何况……”

她顿了顿道：“那哈萨克姑娘依梨华的介入，难免不把她师父太阳婆扯出来，这也是一个很讨厌的人物，我们不得不请几个朋友出来。”

晏星寒被她说得怦然心动，当时耸着灰秃秃的眉毛，问道：“我们找谁呢？”

老尼呵呵一笑，目光在二人脸上转了转，含有神秘的意味，慢吞吞地说：

“这人多在三日，少在目前就会上门来访，二位不必为此发愁。”

她这话一出口，二人不禁又惊又喜地互相对望了一眼，裘海粟摸了一下脖子咧口笑道：“咦！大师，咱们一块出门的，你什么时候去找的人呀？这倒是怪！”

剑芒含笑道：“并非是贫尼有意瞒着道兄，实在是这位朋友生就古怪个性，生平最忌别人干扰他的清静，所以贫尼酌量之下，还是自己先去一趟为妥。”

裘海粟惊异道：“这位朋友是谁呢？他和大师又如何相识？居然甘听驱使！”

剑芒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说：

“说起来，二兄对此人，即使不认识，也会早有耳闻的，此人如肯出力助我们，只怕南海一鸥桂春明也要出一身冷汗！”

晏、裘二人目光紧紧逼视着她，急于一听下文，老尼姑不便再卖关子，当时振作了一下道：“二位还记得数十年前大悲寺之劫么？”

二人都怔了一下，各自点头，同声道：“记得！记得！”晏星寒张大了瞳子道：“怎么，这与那人有关么？”

“当然有关。”

老尼笑得脸上的褶子全挣开了：“晏兄当记得大悲寺自老方丈以下，八堂高僧，在一夜之间，遭了劫难，那杀害他们的是……”

晏星寒插口道：“哦！莫老甲……是他？”

裘海粟也张大了嘴，吃惊道：“是这个魔头？”

老尼颌首道：“正是，就是他。”

晏星寒拂袖道：“此人武功固是出神入化，只是为人太过狠恶，心性残酷，无情无义，我们不能找他。”

他说着，有些怒形于面，剑芒大师不禁被说得脸色一红，嘻嘻一笑道：“晏兄，你错了，贫尼请他出来，并不是要与他交朋友，贫尼又何尝不知此人的心性？只是……”

她冷然晒道：“这莫老甲那一身功夫，确实是世间少有，我们叫他对付桂春明，是再好不过了，这样，我们可放心大胆地全力制服谭啸等人了。”

晏星寒虽有些动容，仍是低头不语，一旁的红衣上人裘海粟倒是极兴奋地拍着椅背，笑道：“对！对！这是好计策，那老儿出了名的残忍，叫他去对付桂老儿，那是再好不过了！”

晏星寒不由长叹了一口气，慨然道：“二位既如此说，我自然也不便再多说，只是大师，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剑芒微微呆了一呆，目光视向窗外，似乎为天马行空这句话有所感触，可是她终于摇了摇头，冷然道：“那莫老甲虽是一穷凶极恶之辈，可是如我四人联手，谅他莫奈之何，再说贫尼当年对他，总算有恩，他不能恩将仇报！”

晏星寒皱了一下眉，怀疑地道：“据我所知，此人生平素不受人点水之恩，怎会与大师有过往？”

剑芒晃了一下光头，晒道：“晏兄所说非虚，此人实是如此个性，只是说来事情凑巧，他大弟子妙手空空王一刀，有一次在宜昌为恶蟒所伤，待毙江边，幸遇贫尼路过，因见他可怜，当时并不知他是莫老甲的弟子，贫尼用独家灵药红草金丹，给他吞服上药，救了他一条活命，后来问其身世，才知竟是莫老甲弟子，贫尼当时就有些后悔，因知他师徒为人可恶，真后悔有此一举。”

说着展眉一笑：

“谁知这妙手空空王一刀，由此倒把贫尼感之入骨，归后告之其师，莫老甲当下差其三弟子黄花瘦女黄丽真，亲上恒山碧竹庵面谢贫尼。”

剑芒顿了顿，又接下去道：“这黄花瘦女黄丽真，见贫尼之后，力诉其师诚意，呈上其师函件，内容甚恭，并邀贫尼去青海达达岭一晤，贫尼再三推却不成，只好随她去了一趟，莫老甲甚为礼遇，贫尼小留三日后告辞时，这莫老甲曾说过一句话，就因这句话，所以今日我才去找他。”

裘海粟笑了一下道：“一句什么话呢？”

剑芒颌首笑眯眯地道：“他说日后如有用他之处，只凭贫尼一纸便条，他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晏星寒微感惊异道：“这般看来，此人尚是一知情重义之辈呢！”

剑芒笑了笑，哼了一声道：“到底如何，我们还认他不清，不过他既有这句话，我们不妨当他是真诚看待，贫尼前十日曾修书一封，约其来此一晤，语句对他甚是恭维了一番，他如见信，大概这两天也就可到了。”

晏星寒搓了一下手，吟哦道：“既如此，我们倒是不便怠慢他，据我所知，此人个性实是怪癖得很，只怕我和裘胡子和他处不来呢！”

他说着又皱起了一双眉毛。红衣上人裘海粟吓吓一笑，摇头道：“老晏！你顾虑太多了！还有什么处不处得来的？咱们当他是客，好好待他也就是了，你这梅园之中风景又好，房子又多，给他理出两间也就很像个样子了。”他又笑了笑说：

“我想他在青海那鬼地方，定是穷山恶水，你这梅园之中的景致，这老儿怕一生也没有见过，他还会有什么不如意的？”

晏星寒因素日对于这个魔头听得太多了，知道他是一个很棘手的主儿，虽听二人如此解说，心中仍不免有些纳闷，当时微笑道：“你既如此说，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反正有罪大家受，我们都是这么一大把子年岁了，谁还去侍候谁吗？”

这时，司琴入告菜饭备齐，晏星寒陪着二人到隔室用饭。三人又谈了些朱蚕的情形，因见他信中字里行间用字甚为轻松，倒没想到其它，三人俱认为一切待莫老甲来后，再定对策，倒也不十分紧张，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一晃眼，已是剑芒等来此的第四天了，三人都显得很急躁，尤其是剑芒大师，更感到有些不耐，可是青海距离此地不是短路程，也不是说到就到的。

晏星寒已命人把梅园内另几间房子整理了出来，园中老梅虽已凋零，可是几株晚梅，尚还打着朵儿，桃花和杜鹃花也起而代之，因此，看起来，不仅丝毫不显得萧条，反更有一番香艳气质。

为了打发这无聊的日子，三个老人竟日来都消磨在花园里，饮酒赋诗，赏花下棋，倒也不觉得太寂寞。

这一日，在梅园亭子里，三老赏花倦了，就摆上棋盘，三人都是棋中高手，剑芒和红衣上人对局，晏星寒负手旁观。只见司琴跑进亭前，面色紧张地道：“老先生，有客人来啦！”

三人都不禁站起身来，剑芒抢问道：“是什么人？”

司琴翻着眼皮道：“来了两匹马，一辆车，骑马的是一男一女，车里坐的是什么人就不知道了。”

剑芒先是一怔，又笑道：“是了，他们来了。晏兄，你快请他们进来吧！”

晏星寒忙下了亭子，剑芒和裘海粟随后跟着，三人心情都很振奋，晏星寒边走边问司琴道：“你为什么先不请他们进来呢？”

司琴嘟着小嘴道：“怎么没请？只是那骑马的男人女人都很不客气，罗二爷好心让他们进来，还挨了他们一顿骂。”

晏星寒不由“啊”了一声，站住了脚，收敛了笑容，道：“怎么会呢？”

司琴讷讷道：“罗二爷请他们进来，那个女的用马鞭子拍着门说：‘叫你们老爷出来接我们！’那个男的更是怪声怪气地说：‘去！去！去告诉晏老头子，说我们是青海来的客人，叫他出来！’”

晏星寒不由面色一沉，一边的剑芒大师喝叱司琴道：“小孩子胡说八道：“添油加酱的！哪有这回事？去！去！”

司琴翻着白眼道：“什么胡说八道？这是真的，不信问问铜锤罗二爷，罗二爷气得了不得，还叫我去给他拿铜锤呢！”

剑芒摆手道：“好了！好了！你下去吧！”

司琴狠狠地看了她一眼，心说：有你个秃尼姑什么事？要你多嘴！

可是他仍然听话地下去了，噘着嘴，很不高兴。

他走了之后，晏星寒脸色很难看地苦笑笑道：“就烦大师代我去迎他们进来吧，我不去了。”

说着转身就走，却为裘海粟一把抓住膀子，大声道：“唉！唉！老兄，你不出去像什么话？你是主人呀！”

剑芒大师也急道：“你怎会听他一个小孩子的话？这怎么可能！出去看看吧，我想莫老甲绝不至于如此。”

晏星寒本是一腔喜悦，不想人还未见，先就浇了一盆冷水，此刻为二人强拉硬劝，不便再坚持己见，何况又是求人家的事情，当时长叹了一口气，随着二人直向大门而去。

三人穿过了花道，来至正门。

离着大门还有三四丈，就听见铜锤罗的大嗓门道：“这是什么话？打狗也得看主人呀！你这个娘儿们，怎么开口就骂人？”

另外一个女人喝叱的声音说：

“骂你？妈的，没揍你就是好的了！你的狗眼看清了没有？我们是青海达达岭来的，车上坐的可是我们教主本人！妈的，你有几个脑袋？”

跟着这女人又大声嚷道：“喂！我说晏老头子是死了怎么的？惹火了把门给他烧了！”

跟着便是“叭叭”鞭子抽门的声音。

这女人的骂声，三人都听见了，不由全怔住了，剑芒大师也不禁脸上一红，因为客人是她请来的，当时白眉一挑，顿足道：“糊涂！糊涂！这是那黄花瘦女，晏兄，你不必与她一般见识。”

往昔在武林之中，晏星寒是如何的声望，这几十年来，还没有见过有人敢这么对自己说过话，何况这女人，一口一个“妈的”，简直是骂街，他的无名火顿时高冒三丈，当下面色一青，嘿嘿冷笑了两声，大步向前行去。

剑芒和红衣上人疾跟了上去，深恐他下手打人，因为晏星寒的脾气他们最清楚，他生平是绝不受人一点委屈的。

吵声愈来愈大，铜锤罗像挨了打，大声地嚷道：“好！你敢打我！你等着，我铜锤罗可不是好惹的，鹅去拿铜锤去！”那女人浪声地狂笑着，跟着又是鞭子叭叭的抽门之声。

晏星寒来至门前，正迎着铜锤罗抱头而入。一见他，铜锤罗弯着腰哭着道：“老爷子你可来了，这是哪来的一帮子土匪？老爷子！你快去看看，小心那娘儿们的马鞭子，我得拿铜锤去，她打了我了！”

晏星寒厉声道：“下去，没出息的东西！”

铜锤罗不由一怔，他想不到，晏星寒居然会对他发脾气，当时气得眼都红了。

裘海粟嘻嘻一笑，拍着他的肩道：“得了！铜锤罗，你下去吧！”

铜锤还想说话，三人已出了大门。

大门外，一男一女气势汹汹地站着，那女的正用手中皮鞭子抽门，可是她的手方自举起，却为剑芒大师一只瘦爪给叼住了，这老尼脸色也不大好看，沉着脸道：“你师父呢？”

这女人岁数不大，有二十六七年岁，只是一身瘦骨，两颧极高，黄黄的一张脸，头发很长，披在肩后，身上穿的也是一身黄，披着黄斗篷。此女正是莫老甲心爱的女弟子黄花瘦女黄丽真。

在她身边，站着一个小个子，一身黑衣服，背后背着一对镔铁双拐，此人正是当年为剑芒所救的妙手空空王一刀。

她们二人都是怒容满面，台阶下有几匹马，一辆围着绿帏子的马车，车门未启，里面的莫老甲，倒真是好涵养，门口吵得这么厉害，他却头都不探一下。

黄花瘦女黄丽真吃了一惊，用力往后一夺右手，不想剑芒因恨她无礼，有意给她吃些苦头，所以五指上用足了力，扣的又是脉门，所以黄丽真一挣之下，竟然没有挣开。

这女人再一看来人，不由脸一红，讷讷道：“原来大师也在此……”

一旁的王一刀也弯腰道：“师伯！”

剑芒大师一松手，冷笑道：“你们太放肆了！”

她说着一指身边怒容满面的晏星寒道：“这位是天马行空晏老师！”

又一指红衣上人道：“这位是红衣上人裘道长，都是武林先辈，你们快快见礼，阿弥陀佛！你们太任性了，须知道二位老师与令师岁数相差无几，都是同起同坐的身份，你们首次来晤，不觉得太失礼么？”

这几句话说得王一刀和黄花瘦女都不禁哑口无言，还是王一刀略识大礼，当时躬身对三人行了一礼，讷讷道：“大师这么一说，倒是我们太冒昧了。”

他又朝着晏星寒揖了一下道：“晏老师请多多原谅。”

晏星寒强压着填膺的怒火，朗笑了一声道：“少侠太客气了，这是你们师兄妹看得起我，晏星寒铭感五内！”

这种挖苦很厉害的话，他们师兄妹居然没有听出来，黄花瘦女笑着抱了一下拳道：“客气！客气！”

晏星寒看了剑芒一眼，气得苦笑了笑，也抱拳道：“老夫来迟，令贵师徒久候了，令师在何处呢？”

王一刀嘻嘻一笑道：“教主在车上，我去通禀一声。”

说着转身往那马车行去。晏星寒只气得头上直冒金星，可是剑芒大师和红衣上人却已下阶相迎，他也只好跟着下去，口中长长叹了一口气。

这时，王一刀已把车帏卷起，后退了一步，躬身道：“晏星寒出迎，请教主下车！”

一旁的三老听他这种称呼，都不禁脸色一变，尤其是晏星寒，气得牙关紧咬，头上青筋暴跳。

这时，就听见由车子里发出一声怪笑道：“主人出迎了么？很好！很好！”

跟着“呱呱”两声鸟鸣，由车座中拍翅飞出了一双黑翼红嘴的大鸟，这

双怪鸟一出车篷，又连鸣了几声，双双落在了王一刀肩上，钩嘴剑爪，硕大如鹏，看来真是凶恶至极。

那王一刀似乎甚为惧怕这双怪鸟，吓得手舞足蹈，脸色都变了，口中连连道：“教主！教主！”

怪笑声里，车门前闪出了灰发垂肩、鸠首鹄面的莫老甲。在场三人，除剑芒大师与他曾有一面之缘以外，晏星寒和裘海粟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庐山真面，都不禁暗吃了一惊，俱认为是生平仅见的怪物。

只见这莫老甲一身瘦骨嶙峋，肤色如同死灰一般，双瞳大小如珠，白多黑少，闪闪放着异光，一对大耳紧贴两颊，隆鼻撇唇，獠牙外露，衬上长有尺许的灰发，看来真像一具僵尸一般，甚至僵尸也难望其项背。

他身高约有八尺，身着一袭样式极怪的灰色绸质长衫，长可及地，足下是青绸面双梁布鞋，一出车门，桀桀一阵低笑，望着那双怪鸟道：“地方到了，看看此处主人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吃的没有？不要饿坏了我的鸟儿！”

他口中这么说着，也不见他屈膝点足，那瘦长的躯体，忽地狂扬而起，三老只见灰影一闪，那莫老甲已赫然立于身前。

天马行空晏星寒不得不抱拳微笑道：“老夫等迎驾来迟，尚请莫教主海涵！”

红衣上人裘海粟也欠身为礼，剑芒大师手打问讯，道了声：“阿弥陀佛！青海一别，转瞬十年，施主风采依旧，想必甚为得意了！”

三人这种恭敬之态，倒真是少有，以他们素日为人，再推想这莫老甲，当可知这魔头确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否则像晏、裘如此高傲之人，是绝不愿轻易向任何人低头谦卑的。

莫老甲嘻嘻一笑，一双瘦爪轻轻提起那袭绸衫抖了抖，白果似的眼珠，旁瞧着晏星寒道：

“晏先生不必客气，这位是……”

他的目光扫向了红衣上人，灰白的面颊上，形同槁木死灰，竟是没有一点表情。剑芒大师笑道：“这位是中条山红衣观红衣上人裘道长，施主大概已早有耳闻吧？”

莫老甲伸出一只瘦爪道：“久仰！”

裘海粟忙伸手与他握了一下，口中连道：“莫老哥你太客气啦！”

可是当他的手，和对方才一接触，不禁吃了一惊，因为对方那只鸟爪似的怪手，竟是比冰还要冷，自己的手就似握在了五根冰凌上一般。裘海粟怔了一下道：“教主沿途可是受了风寒？”

莫老甲收回了手，冰冷的面颊上，裂开了一丝冷笑，道：“本教主从不知何谓风寒！”

说着话目光扫向晏星寒道：“主人莫非就如此待客么？本教主久居青海，连中原礼节也记不清了！”

裘、晏二人都由面色一红，晏星寒尴尬地笑道：“只顾说话，竟忘了待客之道了，教主与令徒请！”

说到最后，晏星寒脸色十分难看，要不是当着剑芒大师的面，很可能当场就会与对方翻脸。

莫老甲桀桀一笑，回头对男女二徒冷叱道：“主人请我们进去呢！还不快来！”

他口中这么说着，目不旁视，率先走进门去，他的那两个弟子一左一右跟上。临进门时，那黄衣瘦女黄丽真，对着晏星寒道：

“门外的马及车子，小心安置！”

晏星寒冷冷笑道：“这个自然！”

说着遂跟行而上。剑芒大师见他脸色不善，忙跟上小声道：“请看贫尼薄面，忍耐一二！”

晏星寒回头一笑：

“大师不必嘱咐，谁叫我们求人家呢！”

剑芒苦笑着点了点头。一边的红衣上人，本是眉开眼笑，此刻却也不禁拉着一张脸，满脸显出不快之色，低着头踉踉地在后面跟着，不发一语。

一行人长趋直入，穿过一道花径，直向后院走去。

可笑那莫老甲，初入人家，竟如同是自己居处一般，也不问主人下榻何处，径自大步直行，俨然一副主人气派。他那一双弟子，更是嬉笑叫骂，尤其那黄丽真，不时用手中马鞭子抽打着身旁的花树，师徒所至，如入无人之

境一般！

天马行空等三人，这时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就连剑芒大师，见此情形，也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发帖邀请，这可真是应了晏星寒的那句“请神容易送神难”了！

天马行空晏星寒疾行了几步，追在莫老甲身侧，干笑了几声道：“莫教主请随老夫至梅园休息，前面是老夫家人所居，杂乱得很！”

他抱了抱拳，脸色并不十分友善，言中之意，很明显地在说：“你好不知趣！”

可是他的老精明，似乎白用了，因为莫老甲这个老魔头一向蛰居青海，根本不懂人情世故，是一个极为狂妄自大、专横跋扈的人，当时怔了一下，翻着眼皮道：“梅园在何处呢？你头前带路吧！”

晏星寒脸都气白了，当时哼了一声，大步向梅园行去，莫老甲随后跟上。他那个女徒弟，在后嘤声嘤气地道：“教主，他这园子，比咱们的绿河苑可差多了，连个池子也没有！”

莫老甲不但不予斥责，反倒回过头来笑道：“你这话不错，人还无所谓，可怜了我那两只鸟了，往后遛鸟，你们要出去遛了，这两个东西，喜欢玩水，没水不行！”

剑芒大师生恐晏星寒受不了这句话，忙插口道：“施主这两只鸟，看来大有来头啊！”

一提起这两只鸟，莫老甲的兴致来了，他怪笑了一声道：“大师你自然不知，这是青海柴达木百年难见其一的白额鸪，本教主为了生擒这两个畜生，整整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伤了四个门徒，才擒到手，自是大有来头！”

说着他那张灰白色的死人脸上，漾起了极度的兴奋之容，一只手往空一举，口中嘘嘘的吹了两声，只听“呱呱”两声怪啸，那一对怪鸟，已自妙手空空的双肩上振翅而起。

前行的晏星寒闻得声音，也停住了步，回过身来，却见当空那一双白额鸪，各自展开半扇门板似的翅膀，露出灰白色的羽毛，在当空翩跹翔游，两翅上扇出呼呼的风声，看来确是狰狞已极。

众人都仰首看着当空的这双怪鸟。莫老甲桀桀怪笑了两声，一双眸子四处溜着，似想找一东西，试试他爱鸟的威力。

偏偏那铜锤罗合该倒霉，本来他已是一肚子不乐意了，因自己受了这么大侮辱，晏星寒非但没替自己出气，反对来人如此礼待，他的气可大了，这时手中提着一对铜锤，正由花径穿过。

他提铜锤是一时之怒，为了在几个下人面前，把脸给挣回来，明知敌人已被晏星寒带走了，还故意跑出大门，持着铜锤发了一阵威，狠骂了几句，被人一拉，他就借个台阶下来了。

不巧得很，就在他回来的时候，在园子里远远看见了他们，铜锤罗忙把头一低，心想装着未看见他们算了，他刚走出这道花径，耳中就听到了那两只怪鸟的鸣声，心中不由一惊！

他不知道这两只怪鸟是莫老甲带来的，还以为是无主的野鸟，一望之下，不由大声叫了起来：

“鸟！鸟！好家伙，这他妈的是大鹏鸟吧？”

他这么一叫，可是自讨苦吃了。

原来那两只白额鸪，乃是一种绝顶凶残的怪鸟，素日在深山旷野，凡是

被它们所见的生物，几无幸免，即是狮虎见了它们，也要速避为佳，自落入莫老甲之手，更是蒙宠十分，经常供其獐鹿河鲜，从未食过死物，看来似很驯服，实则凶恶不减当年。

二鸟生性聪明，极知讨好主人，素日在莫老甲面前，柔顺得像一对鹦鹉，但一离开主人，那简直是谁也制不了它们。这几日因久困车中，已禁不住有些不耐，此刻飞起当空，相继怒鸣，凶性大发，觅物下击，偏偏所见诸人，俱和主人一路，不敢招惹，正自怒鸣声声的当儿，偏巧铜锤罗不知趣的一声大叫。

二鸟生就伶俐视听，一双火眼金睛在高空觅物时，地面上一根针也逃不开它们眼下，铜锤罗偌大一个人，焉能看他不见？

一时之间，但见二鸟同时一束翼，星丸似的直向铜锤罗头顶上落去。

铜锤罗哪知这种白额鸪的厉害，心中尚自存着遐想，当时大吼了一声：

“好畜生！你们可是找死！”

他口中这么说着，更见那边众人，全都停步望着二鸟，不禁想到：“妈的，合该我铜锤罗露脸！我不信连两个鸟也打不过！”

想念之间，已见二鸟飞临头上，四只大翼倏地一张，那种疾劲的风力，几乎使他站立不住，他这才知道厉害，当下一咬牙，倏地一挥手中双锤，直向二鸟身上打去。

二鸟各自呱呱怪叫了一声，身形向上一腾，铜锤罗的一双铜锤，竟是走了空招。他正想侧身收锤，二次发招，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就见其中之一，发出了一声尖啸，倏地一抡左翅，直向铜锤罗一双铜锤上扫去，来势如风，铜锤罗一咬牙，急用铜锤去挡，只听见“砰”的一声，日光之下，他这一对铜锤，竟发出了黄澄澄的两团金光，直向当空飞去，接着“砰砰”两声，一对铜锤双双落在了一边花径道上，把水磨砖石地面，砸了两个大窟窿。

铜锤罗吓得“啊哟”一声，抱头就跑。

可是他怎知这对怪鸟的厉害，方才跑出三四步，忽觉当头有极大的劲风，如排山倒海似的当头压了下来，铜锤罗猛一抬头，只见四只火也似鸟眼，就在头顶上，他急忙往下藏身子，不想身子方往下一蹲，便觉双肩一阵奇痛刺骨，鲜血顿时已自两肩头上冒了出来。

铜锤罗口中“啊哟”一声，只见一双肩头，已被二鸟伸出的铁钩似的怪爪抓了个结实，钢爪深深陷入肩肉之中，痛急欲昏之际，他耳中似听到一边有人拍手叫笑之声，铜锤罗惊吓羞怒之下，大叫了一声，顿时人事不省。

他的整个身子，在二鸟的利爪之下，直向当空疾速的升了起来。

那一边的莫老甲看到此情，怪笑连声道：“好！好！哈哈！太妙了！”

他舞动着一双瘦手，得意地挥着，他那两个徒弟更是得意忘形，男的鼓掌大笑，女的一面拍手，一面噘着嘴，怪声地对着天上道：“抓死他！抓死他！”

他们师徒这种动作，不禁令在场的剑芒等三人一惊，继之而起的是羞怒填膺，尤其是身为主人的晏星寒，看到此，简直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他口中厉叱了声：

“畜生！你们也太欺人了！”

随着他这声怒叱，就见他右手挥处，“哧哧”两声打出了一对五云石！这一对暗器一出手，迎着日光发出了两道白光，电闪星驰般，直向当空

二鸟身上飞去。

二鸟抓着铜锤罗腾起不高，见状各自一声怪叫，双双松爪放人，落下的铜锤罗，被及时赶上的红衣上人举手轻轻接住。

就在晏星寒发出暗器的同时，忽闻身侧的莫老甲一声刺耳的怪叫，就见他一只肥大的灰色袖子向外一翻，打出了两点金星。

一双金星，只一闪，就听见当空发出“啪啪”两声脆响，晏星寒的一对五云石，竟被打了个粉碎，唰唰地落下了满天石雨，而莫老甲已腾出数丈以外，只见他舞着一双大袖，口中发出怪声的叫啸，当空一双白额鸪慢慢地游翅而下，莫老甲伸出一臂，这一双怪鸟双双束翅落于其上。

他脸色极为难看，回过头来，怒目凸出如珠，看着晏星寒道：“怎么？你要打死它们么？”

晏星寒狂笑了一声，也是怒容满面地道：“教主这话就不对了，是你的鸟先下毒手，老夫岂能见死不救？”

莫老甲咧口一声哑笑道：“谁说它们下毒手？莫非足下没有看见，它们只不过是逗着他玩玩罢了！”

晏星寒气得全身发抖，他指着一边鲜血淋漓的铜锤罗道：“这是玩玩！教主，莫非你没看见他身上的血？”

莫老甲又是一声怪笑道：“晏先生，你也太大惊小怪了，流点血又算什么？本教门下弟子，在此二鸟爪下，不曾负伤流血者简直找不出一人。”

他口中这么说着，顿了顿道：“一刀！拉开你的衣服，叫他见识见识！”妙手空空王一刀弯腰道了声是，一把拉开上衣，露出疤痕累累的前胸及两肩，莫老甲嘻嘻冷笑道：“晏兄，你看看小徒身上，当可知令徒这点区区皮肉之伤，算不得一回事了！”

晏星寒倏地双目一睁，正要发作，那一边两面为难的剑芒大师，见此情形，不得不打圆场了。

她长叹了一口气，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二位施主请看贫尼薄面，不要再争短长了！”

她微微一笑：

“其实，这是很小一件事，二位初次谋面，何苦为此小事伤了和气。”

晏星寒实在忍不住，冷笑道：“大师竟把一条人命，看成一件不值一谈的小事么？”

剑芒老脸一红，尴尬笑道：“老朋友，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晏星寒鄙夷地一笑道：“请恕我没有涵养，大师，这客人请由大师费心接待吧！”

他说着话，望也不望他们师徒一眼，转身走到了红衣上人身前。裘海粟正在为铜锤罗活血上药，晏星寒自他手中，把铜锤罗抱了过来，铁青着脸道：“裘兄也请偏劳，如需何物，只管问司琴索讨就是，我先进去了！”

裘海粟皱着眉，啧了一声：

“何必呢！你一向是个很开通的人，怎么今天……”

才说到此，见晏星寒已抱着铜锤罗扬长而去，他只得吞住了话，苦笑了一笑，回过身来望着剑芒大师。剑芒大师又欠身合十，念了声：“无量佛！”

接着一笑道：“晏施主还有要事未了，就任他去吧！”

这老尼说着，搭下了一双灰白的眉毛，转过身来，对着莫老甲勉强地笑道：“晏施主个性如此，施主不必见责，请随贫尼至梅园休息吧！”

莫老甲桀桀一笑，振臂令二鸟飞起空中，那双白额鸪呱呱怪叫着，又落在了王一刀双肩之上。

这老魔头拂了拂衣服，冷笑道：“今日若不看在大师你的面上，本教主岂能与他甘休？这叫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走吧！”

说着大步向前而去。剑芒大师疾行在头前领路，至此她心中，实在后悔请来了这个魔头，看来一个不好，不但对付不了敌人，倒先得对付自己这边。

一行人进入梅园的月亮洞门，园中的美丽景致，立刻吸引了这来自化外的师徒，就连那双怪鸟，见此美景，也禁不住欢鸣起来。

莫老甲本是满面怒容，此刻也改成了笑脸，尤其是靠东面的那个大荷花池子，浮着绿油油的一池荷叶，虽没有荷花点缀，看来亦富有情趣。

那对白额鸪，虽是禀性残酷，却有一个风雅的嗜好：爱水如命。

此刻双双在池面上鼓翅戏波，拍打得一池清水，荡起了无数波纹，莫老甲桀桀一笑道：“这里原来有水啊！”

红衣上人见他面有喜色，不禁插口道：“晏兄园中栽有百株老梅，多是难见的异种，只可惜现在已过了时候，否则更是雅致，教主对此处尚能称意否？”

莫老甲信手摘了一枝桃花，在鼻上闻了闻，又随手丢向一边，摇了摇头道：“这花不香，没啥看头！”

红衣上人微微一笑：

“教主，桃花本来是不香的啊！”

莫老甲随着剑芒走了几步，回过头来道：“我不喜欢花，也不懂花！”

说着一行人已行抵晏星寒为他们备好的住处，经过连日来的预备，室内布置得极为雅洁。

师徒三人，各居一室，随着呼茶唤水，司琴带着两个小厮忙了一通，又备上了接风的筵席，莫老甲和他那一对徒弟，倒是来什么吃什么，丝毫不显得拘束，主人没有陪席，他们也不在乎，一席饭足足吃到天黑，才各自酒醉饭饱。

莫老甲关照剑芒，为他准备一只活羊，说要喂他的两只爱鸟。剑芒虽是一个出家人，却也没有抗议，她私下关照司琴，命他去准备。等到羊牵来后，莫老甲竟亲自牵了出去，喂他的鸟去了。

剑芒不忍出视，红衣上人倒是好奇地跟了出去。只见那活生生的一只山羊，方一牵出，不容莫老甲出声招呼，那双白额鸪已自空而下，各自怪叫了一声，钢爪探处，已把那只活羊分扯成了两半，血肠洒了一地。那两只怪鸟，似特喜吃那羊肚内的五脏，长颈交错间，已把洒出的心肝肺肠，吞吃了一个干净，接着连撕带扯，把羊肉也吞了下去，一只全羊从牵出来到完全消失，只是霎时之间的事情，直把一旁的裘海粟看了个心惊胆战，心说好厉害的扁毛畜生！

莫老甲喂完了鸟，又关照徒弟王一刀好好照顾它们，这才随着裘海粟进室说话。

洁净的厅房内，插着两瓶梅花，紫绢的窗帘，懒洋洋的被小银钩半卷起来，两盏玻璃灯置在几头上，散出青黄的光，剑芒大师正襟危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她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人称西天一怪的莫老甲，莫老甲的右首坐的是红衣上人裘海粟，三人正在细细地倾谈着，只听剑芒大师微笑道：“贫尼等因恐分身乏术，又因敌人不是弱者，所以才想到请施主助一臂之力。”

莫老甲怪笑了一声，剔着指甲，发出“笃笃”之声道：“本教主言出必行，当年既有为大师尽力诺言，今日自不能反悔，大师你只管说出来吧！那敌人姓甚名谁，要本教主如何尽力？”

剑芒嘻嘻一笑道：“莫施主真信人也！既如此，贫尼也不再客气了，提起此人，大概莫施主你也有所耳闻。”

西天一怪莫老甲死灰似的脸上，没有一些表情，冷然地问道：“是谁？”剑芒大师颌首微笑道：“此人向居南方，人称南海一鸥莫老甲怔了一下，接道：“桂春明！”

红衣上人和剑芒大师一齐点了点头，西天一怪莫老甲一口兔齿错出格格之声，仰天怪叫了一声道：“好极了！本教主正要会他，难得他在此地，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处寻，得来毫不费工夫！大师，他如今在何处？”

剑芒大师闻言心中不禁一喜，和红衣上人裘海粟对了一下目光，裘海粟答道：“这老儿可能就在肃州，也可能已出了嘉峪关去了沙漠。”

西天一怪莫老甲狞笑了一声道：“那是再好不过了，本教主这双白额鸪，倒可派上用场了！”

裘海粟愣了一下道：“教主仙禽能派有什么用场？莫非……”西天一怪侧目扫着他，狞笑道：“你知道什么？”

裘海粟不由脸色一红。只听莫老甲说：“这种白额鸪最能空中索迹觅人，只要它们飞起来，百里方圆之内，哼！真可说连一只兔子也逃不脱。”

红衣上人口中未说，心中却不禁暗笑道：“你也未免太自负了，你这双鸟只能欺负欺负铜锤罗之流的人，要是遇到了桂春明老儿，还能活着回来？”

他虽是心中这么想着，却是没有说出口，反问道：“教主仙禽，从未与桂春明见过，即使飞在空中，也难以找寻吧？”

莫老甲露出兔齿，不屑地道：“这也不难，那桂春明一副酸丁模样，老朽枯瘦，很易辨别，本教主一双仙禽，已通人性，只待本教主略加指示，谅他是逃不开的。”

红衣上人虽是心中不悦，也不禁有些佩服，尤其是看不出那对鸟竟会有如此灵性，当时没有作声，看了剑芒大师一眼，想听听她有什么高见。

这个老尼姑似乎一直对莫老甲存着相当的信心，她微笑道：“有了教主这双鸟儿，倒真是我等一个最好的帮手，教主你以为眼前我们该如何下手呢？”

西天一怪莫老甲伸了个懒腰，嘻嘻一笑，他对剑芒大师，似乎一直很客气，也许由于当年那一点恩惠的关系，他说：“大师，这事情用不着发愁，本教主既来，谅他桂春明绝不敢上门滋事。”

他顿了顿又说：“容本教主今明休息两日，这两天之内，他如来更好，否则，我们就下沙漠去寻他。”

剑芒和红衣上人一齐点头称善，当下又谈了些别的，因西天一怪远道而来，要早点休息，剑芒大师和裘海粟就不再扰他，二人退出房外，一径向侧院去找天马行空晏星寒，要征求他的同意。

进了内厅，见铜锤罗灰头土脸地由里面走出来，红衣上人笑道：“喂！你没事吧？”

铜锤罗尴尬地站住脚，点了点头：

“还好……”

剑芒眯着眼笑了笑：“晏施主在么？”

铜锤罗用大拇指朝后面指了指，弯了弯腰，继续前行而去。二人进到内厅，却见天马行空晏星寒正背负着双手，在厅内踱着，一见二人进来，立刻站住脚，满面怒容道：“这莫老甲也太欺人了，我晏星寒岂是忍气吞声之辈？”

剑芒大师含笑道：“老朋友请坐下，稍安毋躁，我二人是来找你商量事情的！”

红衣上人走近他，伸出双手把他按坐下来，吓吓一笑道：“妈的，要说气人，是真气人，那个老王八蛋，也怪不得你气，我还不是一样看不惯？”

他眉毛一皱，接道：“可是，老哥哥，咱们要分清楚事情，要分清楚时候，要是在平常……”

他一瞪眼，说：“嘿！我不给他于上我不姓裘！所以……”

他嘻嘻一笑：“你老哥也就用不着再生气了。”

他说着一只手摸着像刺猬似的胡子，眼睛也不瞪了，眉毛也舒开了，一副挺有涵养的样子。

晏星寒翻着眼睛瞧着他，眉毛微皱道：“我也就是因为如此才忍下了这口气，要不然岂能与他甘休！你们有事么？”

红衣上人点了点头，坐了下来，剑芒也随之坐下，道：“方才贫尼与裘道长已与莫老甲商量过了，我等决定过两天连袂同下沙漠，如其在此等待，不如找上他们决一胜负，不知晏兄意下如何？”

晏星寒皱了一下眉道：“和那老魔头一块去？”

剑芒微微一笑道：“晏兄也不必太认真了，莫老甲为人一向如此，其实他对你倒没有什么成见。”

晏星寒想到方才的过节，拧着眉毛不发一语。裘海粟扬了一下眉毛道：“怎么样，老晏！”

晏星寒叹息了一声，看了二人一眼道：“二位既已如此决定，我自不便拒绝，咱们什么时候起程？”

剑芒大师接口说：“大后天怎么样？这事情依贫尼之见不宜耽误！”

裘海粟也皱眉道：“再说，朱矮子负伤呆在沙漠里也不是长法，咱们还是早些与他会齐的好。”

晏星寒慨然道：“好吧！那就这么定了！咱们大后天起程，我先招呼家人准备准备。我们是坐车还是骑马呢？”

裘海粟想了想道：“还是骑马好……骑马方便。”

剑芒大师黄蜡似的面容上，带出了一种说不出的愁容，她似乎已想到在风沙之中跋涉的艰苦情形，可是又不得不去，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道：“那就骑马吧！”随即苦笑说：

“我们都是这么一把子岁数了，却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场麻烦，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日暮时分，在靠近巴什托格拉克沙漠的边缘上，来了一队人马，还有辘辘的车声，一时引起附近人家的注意。

经过漫长旅程风尘之后的晏星寒，看来似乎比过去更显得苍老了一些，尤其是他的心情一直很不痛快，一路上很少说话，只是失意地策马行着，他右边是红衣上人裘海粟，左边是铜锤罗，三人都是愁眉苦脸，不发一语。行行复行行，眼前是一片黄沙。

在他三人身后丈许以外，剑芒大师骑在一匹灰白色的马上，这老尼倒像是没有当回事似的，微微闭着一双眸子，一任那马向前走着，她却连眼皮也

不抬一下。

在她身后是西天一怪莫老甲的篷车，这个老怪物在车座上盘膝打坐，更是不发一语。

车子左右两边，是妙手空空王一刀和黄花瘦女黄丽真，这两个人不像其他人那么安静，不时地东张西望，一会儿策马跑跑，一会儿又互相嬉闹不已，显出年轻人的浮躁和不安宁。

莫老甲那辆车的车篷上，并排栖着那双白额鸪，这对怪鸟不时地引颈剔翎，东瞧瞧西望望，有时在天上飞一个圈，发出“唏哩唏里”的鸣声，然后又落回到原来的地方。

自从出了“玉门关”之后，莫老甲就把这对鸟放出来了，大家因为事前听了莫老甲之言，故对这一对怪鸟不敢小看。

因此，每当它们振翅飞起之时，大家也都跟着紧张起来，俱以为它们一定是发现了敌踪，可是第一次，白额鸪却找上了一个卖菜的老头儿，第二次抓伤了三个运茶砖的蒙古人，经此一来，晏、裘等三人，对于这对鸟的能力，就不得不重新估价了。

因此，当这双怪鸟再次起飞的时候，除了莫老甲的两个徒弟仍然大感兴趣以外，三老根本连头也懒得抬一下，反应冷得很。

铜锤罗更是一路上嘟嘟啾啾的，把这一对白额鸪骂得一个臭钱也不值，他干脆直呼它们是老鹰，说是北方用来抓兔子的鹰，也比它们厉害，只是他这话可不敢叫莫老甲师徒听见，只是在晏星寒和红衣上人面前嘟哝。

人马进了沙漠，渐渐地深入。

这期间，铜锤罗的身价，无形中又被提高了，因为他在西北住了三十多年，出关去沙漠也有八九次的经验，人们可以轻视一个人，却不可轻视一个人的经验，因为前者只是一个构成“人”的形态，而后者却是使人可以坚强内在的一种东西。

因此，铜锤罗无形中成了这一小队人马的领队，这一路出嘉峪关过安西再经玉门入沙漠，都是他带的路。由于他的策划，使大家少吃了许多苦头，因此就连莫老甲师徒也对他改了看法，不敢再轻视他了。

这片沙漠正是不久以前谭啸依梨华曾经过的库穆塔格沙漠，在整个的西北地方，只能算是第三大沙漠。天山北麓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要比它大一些，南疆的大戈壁更十倍于它，可是尽管如此，也非一天所能走完的。

在行进了十数里之后，天就很黑了，铜锤罗和晏、裘等人商量之后，停马不前，暂时搭起了三四座帐篷，好在他们带的东西很齐全，搭起来很方便，铜锤罗除了负责带路以外，还兼带弄饭，别看这家伙人不济，炒两个菜倒是挺中吃。饭后，大家都在帐篷里休息，外面的风夹着沙子，吹打在羊皮帐篷上，发出“刷刷”的声音，每个人都很疲惫，他们都是上了岁数的人，老年人是最厌恶长途奔波的，他们把自己关在皮帐篷里，懒得跨出去一步。

裘海粟和晏星寒睡在一块，剑芒大师和黄花瘦女黄丽真一个帐篷，莫老甲和妙手空空王一刀睡在一起，铜锤罗和赶车的金福两个人睡在车上。那两只白额鸪，似乎精神百倍，整个夜晚都在天空忽悠悠地盘旋，四只怪眼在黑夜里就像是四点鬼火，可是附近沙漠里，静静的，别说有什么人了，就连兔子也没有一只。

大家都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早地起来，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他们已收拾好东西，漠地里浮起了一层厚厚的白雾，冷得厉害，但是各人都因为

有好内功，除了铜锤罗冻得换上了大皮袄以外，其他各人仍然穿着一袭夹衣。

就在这薄曦的晨光里，一行人马又继续向前出发了。

黄花瘦女黄丽真显得很放荡，不时在马背上扭着身段，放声高歌着，声音尖细，刺耳异常，有时候嗓子提不上了，咳嗽两声，再提再唱，直听得晏星寒等三人连连皱眉不已，可是西天一怪莫老甲，倒是挺欣赏他徒弟的歌喉，不时地微笑着点头。

太阳由阿尔金山那边跳了出来，空中现出了霞光彩气，沙层渐厚，已不能行车，这倒是各人事前没有考虑到的。

莫可奈何之下，莫老甲只好改车为马，把原来坐的车子，命金福先押回晏府去，他们并未耽误，继续前进，反倒比以前快多了。

差不多中午的时候，这片沙漠才到了尽头，漠地的边沿现出了一片绿葱葱的草原，有成群的牛和羊，在草地里啃食。远处还有一片淡淡的庐舍影子，几个老年人不禁感到很兴奋，纷纷打马疾驰，铜锤罗头前带路，在一个叫野月河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地方是维吾尔族的部落，对于晏星寒等这队外人，很感到奇怪，因为他们说商人不是商人，说老百姓又不像老百姓，一群人中有男有女，有尼姑也有老道，还有两只大鸟，所幸这群人，并不十分打扰他们，只吃了顿饭，添购了些东西，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向前行去！

现在他们所面临的，已是那片广大的大戈壁沙漠了，在没有踏入这沙漠之前，他们都加倍地提高着警觉，而且他们也都深信，他们的敌人多半是在这片沙漠之中的。

于是，这队人马，怀着无比的信心和勇气，直向这举世闻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行进而去。

一个时辰之后，他们已为无限的黄沙包围了，放目望去，前后左右，全是黄沙、沙丘……没有一条河，没有一棵树，天上甚至于没有一只飞鸟。

西天一怪莫老甲的马走在最后，他仰头看了看天色，忽然吹了两声口哨，那两只早已不耐寂寞的白额鸪，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

二鸟在天空一个盘旋，随着莫老甲所指示的方向，疾如流星而去。

莫老甲得意地笑了笑，对着身侧的剑芒大师道：“这么一来，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歇歇了，一有消息，它们就会马上来报信的。”

他的话还未说完，就见身侧的黄花瘦女手指天空，大声道：“教主快看，它们发现什么东西了！”

她这句话，不禁使各人都吃了一惊，一齐仰首天空，却见二鸟风掣电闪似的飞临当空，在天空时上时下地交插飞着，口中发出“唏哩唏哩”的鸣声，却是不落下来。

西天一怪灰白色的面颊上，不禁起了一丝冷笑，喃喃道：“是了，它们是有所发现了！”

他说着，忽然一挥大袖，厉声叱道：“快去抓来见我！”

二鸟果似懂得人言，闻语之后，在天上一个疾旋，一径向方才来路鼓翅而去！

莫老甲双腿一夹马腹，道了声：

“快！我们跟上！”

于是各人都放快了马，漠地里黄沙滚滚，六匹健马如脱弦强弩，瞬息之间已驰出数里之遥。

果然，在一平如水的黄沙线上，他们看到一些移动的影子，而且似有人骑着马。剑芒大师不禁催促道：“果然是有人，我们快去！”

他们看见，那两只白额鸪在天空舞动的影子，它们不时地束翼下袭，却又累次的腾身飞起，口中的鸣声十分凄厉！

黄花瘦女首先飞马而前，口中尖声叫道：“不好！它们要败了！”

莫老甲脸色十分震怒，冷哼道：“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厉害！”

一群人马风驰电掣地向前疾奔而去，不多时已赶到了近前。这才看清了不远前的沙地里，并骑坐着一男一女，奇怪的是二人全是一身缟素，男的身形伟岸，肤色黧黑，女的身系白绫，十分瘦弱。

最奇的是他们身后有一辆特制拖车，用马拉着，而车上所置，非为别物，竟是一口白花花的大棺材，这种情形不禁令各人都吃了一惊。

莫老甲霍地拉住了马，晏星寒等四人也因觉得人物有异，急忙拉住了马。

那飞马而上的黄丽真，却像一个泼妇似的驰了上去，口中尖叫道：“那来的两个小杂种？竟敢在此撒野！”

在她喊话的时候，那个伟岸的青年正用手中一柄描金折扇，不时地朝着当空两只怪鸟身上点着，那么厉害的两只鸟，竟是连身子也喂不下来，更不要说是妄想伤敌了。

黄花瘦女的话，显然把这个伟岸的青年激怒了，他往这边看了一眼，哼了一声，冷笑道：“无知贱人！平白无故纵鸟伤人，待我打发了这两只扁毛畜生，再与你等理论！”

在场诸人，在他说话之时，已看清了这人的外貌，只见他浓眉似剑，目如朗月，高挺的鼻梁，衬着雪白一口玉齿，端的是好一副英俊仪表。

他身着一袭雪白的长衣，头顶着一顶前仰后低的大草帽，额下结着黑色的绸带结子，是那么从容，他意态潇洒地翻动着手中的扇子，时张时合，巧妙地向二鸟身上点袭着。

二鸟虽是厉鸣声声，却是丝毫奈何他不得，一边看的莫老甲忽然怪笑了一声，右手向空连连挥动，口中吹出了一种怪声，二鸟之一忽地一束双翅，以极快的身法，直向这青年头顶上袭去！

显然，这只鸟又吃了大亏了。

就在这只白额鸪向下一落的刹那，忽见这青年一声低叱道：“去！”

蓦地见他向外一展手中折扇，“刷”的一声，扇面全开，同时自扇上发出了“呼”的一股劲风。那只白额鸪一来因轻敌过甚，再者期功过切，想在主人面前展示威风，却想不到眼前会是一个如此厉害的人物。就在这青年的折扇挥扫之下，那只白额鸪发出了“呱”的一声怪叫！

一时只见灰羽纷飞，那怪鸟侧飞出了三丈以外，荡悠悠地落在了沙地之上，全身瑟瑟抖动不已，显然是吃了极大的苦头。

如此一来，那另一只鸟，却是再也不敢冒险犯敌了，“唏聿聿”一声怪叫，飞向了一边。

莫老甲心痛爱鸟负伤，把这青年恨之入骨，当时怪叫了声：

“小子！你好大的胆！”

这老魔头双手在马鞍上猛然一按，整个身子如一片云似的，只一晃，已落在了那只伤鸟之前，双手轻轻地把那负伤的鸟捧了起来，他那灰白的瘦脸上，带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暴戾之色，口中桀桀连声的冷笑不已。

这时间，一边的妙手空空王一刀，早已忍耐不住，也叱了“好小子，你

敢伤我们的鸟！你是不想活了！”

说着抖缰而上，一招手，已把背后镔铁双拐掣了出来，二话不说，搂头就打！

白衣人朗笑了一声道：“无知狗才，去！”

他依然运用手中的折扇，向外一挥，只听得“当”的一声，已把王一刀手中的双拐给磕向了一边，险些脱手而落。

王一刀倒抽了一口冷气，心说，好家伙，这小子好大的劲！当时脸色一红，不由怔了一怔，冷笑了一声道：“小子，你是干什么的？”

白衣人神态自若，眼前虽围着这么多人，却丝毫没有畏惧之色，他扬了一下眉毛，冷冷地道：“我是走路的，怎么样？”

王一刀还要说话，却被一边的西天一怪莫老甲厉声喝叱住了，这个老魔头一只手抱着那只受伤的怪鸟，慢慢走到白衣人身前，停了下来。

白衣青年似乎为莫老甲这种怪像吓了一跳，连他座下的马，也扬起蹄子长嘶了一声。在白衣青年旁边的那个弱女子，不禁吓得脸上变了颜色，口中娇呼道：“袁少爷，咱们走吧！不要惹他们了，他们是马贼！”

白衣人回头哼道：“你不要怕，光天化日之下，我不信他们胆敢打劫行人，再说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

那少女吓得哭了，口中急道：“走吧！咱们别理他们！他们是刀客，是马贼！”

她的话没有把别人激怒，却把一边的黄花瘦女黄丽真惹火了，只见她在马上一挺腰，柳眉倒竖道：“混蛋！你这丫头乱说些什么？谁是马贼、刀客？娘的！揍死你！”

少女被骂得脸色一青，忙把马往白衣人身边偎，她还是第一次见过这么厉害的女人，尤其是女人开口骂人，她也是第一次听见。

白衣人用冷峻的目光，朝黄丽真扫了一眼，他想看看这个厉害的女人是什么样子。

很奇怪，黄花瘦女黄丽真那种凶狠泼辣之态，在这陌生的白衣青年跟前，竟然施不出来了，她扬了一下眉毛，哼了一声道：“干嘛看我呀？你这人，真是……”

说着她又瞟了他一眼，扭了一下腰肢，这女人是出了名的浪，只是今天当着师父的面，她不敢过于放肆，否则以她昔日性情，定会用出全身解数，勾引一番。

剑芒大师等三人，一见来人并非敌人，心中已不愿多事，此刻见莫老甲师徒无故纵鸟欺人，更觉歉疚，因恐莫老甲贸然与对方动手，平白树敌，此刻又见黄丽真那种风骚浪态，不禁俱感讨厌。

剑芒大师见莫老甲满面怒容，深恐这老儿一说话，更成不了之局，当时忙在马背上一合双掌，念了声：“无量佛！”

随着双目微开，慢吞吞地道：“这位少施主贵姓大名？”

白衣人目光在剑芒身上扫了一下，因见对方是个出家的老尼，当时也不便发作，勉强地抱了抱拳道：“不敢，在下姓袁名菊辰！”

老尼点了点头，又指了一下那少女，微笑道：“这位小妹妹呢？”

白衣人欠了一下腰道：“那是小婢春容，大师有何见教？”剑芒呵呵一笑道：“这是一个误会，少施主，你们快快过去吧！没什么事了。”

袁菊辰冷冷一笑道：“我等好生行路，与你们何冤何仇，何故纵鸟伤人？”

大师你是一个出家人，还要请你说一个公道。”剑芒不禁脸色一红，却听见身后的莫老甲发出了一声极难听的怪笑，尖声道：“好不知死活的小畜生！你伤了本教主心爱的仙禽，没有道一声歉，已是无礼，居然还敢出言顶撞，你是活腻了吧？”

袁菊辰剑眉一挑，目射精光道：“你是谁？欺人太甚了！”莫老甲桀桀一笑，正要发作，剑芒大师上前一步，欠身施礼道：“教主请看贫尼薄面，休要与他少年人一般见识，请高抬贵手，容他们过去算了！”

西天一怪莫老甲哼了一下，锐利的目光似乎稍稍收敛，他狞笑了笑，身躯伸缩之间，已经四平八稳地坐在了马背之上。这种内功的潜降真功，不禁令在场诸人都深深惊佩不已。袁菊辰皱了一下眉，想不到这老人竟会是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

尤其是在这荒凉的沙漠里，突然现出这些人物，袁菊辰不禁十分惊异！

西天一怪本是一腔怒火，要给对方一个厉害，才能泄恨，此刻为剑芒这么一劝，却也想到，凭自己身份和年岁，和这么一个年轻人动手，围着这么些人，也不是太光彩的事，所以才勉强把这口气给忍了下来，当下拉着那张半灰不白的马脸，哼道：“大师既如此说，本教主自不便与他后生一般见识，叫他速速滚开罢了！”

剑芒含笑点了点头，转向袁菊辰这边道：“年轻人，你快过去吧！要知道，在场诸人，全不是你可对付的人物，你快快走吧，贫尼等尚要赶路呢！”

袁菊辰又何尝不是笨人，方才谈话之际，已把对方各人仔细观察了一遍。

他不禁暗暗吃惊，因为以他自己目光判断，对方在场者，除了那年轻的一男一女及另一个插铜锤的汉子，武功不如自己之外，其他各人简直没有一个易与之辈，无不是精华内敛的棘手人物。

袁菊辰心中大是不解，沙漠是他昔日经常出没之处，尤其是“狼面人”三字，在大戈壁上，连三岁孩童都知道，无形中，这片沙漠在他眼中，已视为一片禁地，他很不愿意有陌生人闯到这片地方来。

虽然他如今心情已不同了，而且正在和沙漠告别，可是他仍不愿意随便看着这群人闯进来。

他冷冷一笑道：“大师你这话怎么说呢？我想你应该清楚，是你们来找我的，我并没有去惹你们。”

一旁的红衣上人不耐烦地摆了一下手，厉声叱道：“你这小子怎么不知好歹？叫你走你还不快走，你真想找死是不是？”

袁菊辰不及说话，一边的春容吓得忙拉了他一下道：“袁少爷，咱们快走吧！还有很多路呢！”

袁菊辰一回头，看到了那具白木棺材，想到死去的白姍，他的雄心一点也提不起来了，他咬了一下牙，一带马头，哈哈一笑道：“老道，我眼下还有要事急办，不与你等一般见识，咱们以后碰上再说吧！”

他说着看了春容一眼，一磕马腹道：“走！”

春容惊恐地看了在场诸人一眼，催骑而去。那辆装着棺材的拖车，也跟着二人向前驰去。

车子上插着几支竹竿，竿上挑着几副挽联，迎风招展，十分凄凉。

这期间，天马行空晏星寒是最镇定的一个，他对于莫老甲这种无理取闹的情形，很看不惯，只是为免惹气，一句话也没多说。

他只是静静骑在马上，向对方那一男一女打量着，在那辆灵车上仔细看

着。

人们大都是如此，望婚嫁而喜，见丧葬而戚，晏星寒望着这辆灵车，默默付道：“可怜，这棺材里不知是谁？沙漠运棺，倒是新鲜！”

正想着，又见那车上插有白绸挽联，目光不经心地望了望，正逢袁菊辰等带马而去，这辆灵车也跟着拉动而行，车行生风，把白绸挽联飘了起来，晏星寒目光无意一瞥的刹那，却看到了挽联上的字，他一下怔住了。

直到对方跑出了两三丈以外，他才如同大梦初醒一般的“哦”了一声，当时策马上前，大声吼道：“小朋友，请站住！”

菊辰的马本已驰出，闻言猛地把马勒住，回身不悦道：“怎么，还有事么？”

晏星寒吓吓一笑道：“有点小事，老弟，你来！”

剑芒大师苦笑了笑道：“算了，晏兄，让他们去吧！”

晏星寒摇了摇头，含笑道：“大师，你不清楚。”

他说着又招了招手，对袁菊辰道：“来，来，请过来，老夫有话要问你！”

袁菊辰怒容满面地带马而前。晏星寒冷冷一笑，手指着那辆灵车道：“还有这辆车，也请过来一下。”

袁菊辰不禁剑眉一挑，厉声道：“老头，你这是什么意思？”

晏星寒嘻嘻一笑道：“自然有意思！”

这时那辆灵车也跟着返了回来。晏星寒策马而前，走到车旁，细细看了看车上的挽联，他的脸忽然变成了一片铁青颜色道：“你认识这两个人么？”

他伸手指着一副挽联，那联上清楚地署着谭啸和依梨华两个人的名字。

剑芒大师和红衣上人，本来是不在意的，此刻往那挽联上一看，不禁全是一惊，急速地策马驰了过来。

袁菊辰先是一怔，又冷然道：“这与你们有什么相干？”

红衣上人吓吓一笑，在马上一抱双拳道：“什么相干？好呀！你别想走了！”

剑芒大师也念了声：

“阿弥陀佛！少施主，贫尼本有开脱你之心，可是眼前你必须对我们有所交待了。否则，可怨不得我们无情了。”

袁菊辰冷冷一笑道：“你们要如何？”

晏星寒怒容满面道：“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问话呢！谭啸是你什么人？”

袁菊辰冷冷地道：“他是我在沙漠里结交的一个义弟，怎么，这又如何？”

晏星寒目光朝红衣上人和剑芒大师扫了一眼，微微一笑，点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他现在又在哪里？”

袁菊辰心中动了一下，忽然忆起了谭啸所说的那一段结仇的经过，不禁大吃了一惊，目光在五人面上一转，内心如同是一面镜子一般的亮了。

于是，他冷冷一笑道：“我不大清楚。”

他方说到此，忽听见一声马嘶之声，一匹灰白大马由附近飞驰而过。

马上驮着一个瘦长的人，只是全身都在一袭灰色的大斗篷披覆之下，头垂得很低，有一半脸在衣领之内，看来似防沿途的风沙模样。

各人不禁吃了一惊，一齐朝这人望去。

可是，这匹突来的马，简直太快了，由众人身前一扫而过，马上人似微微扭脸，往这边看了一眼，随即风驰电掣而去，真可称得上是“来无影，去无踪”。

这一人单骑，要是在未遇见袁菊辰之前出现，一定会引起莫老甲等人极大的兴趣，只是此刻双方都在紧张的交谈中，谁也没有十分注意他。

转瞬间，那匹灰白色的马，带着滚滚的黄沙，已消失在大漠尽头。

这时，晏星寒又拾起了方才的话头，冷冷一笑，沉声道：“小朋友，我劝你还是知趣一点，实话实说，我们和你之间，并没有什么梁子。”

他顿了一顿，手指挽联道：“只是……我们和他有梁子，你如知趣，把他和那哈萨克姑娘的住处告诉我们，我们很感激你，要不然……哼……”

他那紫红的脸膛，涌上了一片杀气：“小兄弟，你那两手固是不差，可是在我等手下，你是一定讨不了什么好去的！”

袁菊辰虽是满腔愤怒，可是却也知道对方之言不虚，当时寒着脸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又何尝骗你？他们去何处我如何得知？”

晏星寒冷笑道：“不给你些厉害，谅你是不肯吐实话！”

他说着话，双掌一错飘下地来。

可是，袁菊辰又岂是软弱怕事之辈！

晏星寒身方站地，再看对方，也已赫然在前，这倒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他微微一怔道：“小朋友，你还是再想想的好。”

袁菊辰沉声道：“没有什么好想的，你要是想打，我愿意奉陪！”

晏星寒脸色一沉道：“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

袁菊辰哈哈一笑道：“士为知己者死，谭啸是我生平唯一知己，就是为他丧生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来吧！你们是一个人上，还是大伙一起来？”

晏星寒听得眉头直皱，望着一边的红衣上人苦笑笑了笑，他并不真想打架，因为即使是把对方打死，对于自己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剑芒大师更是抱着和事佬的心情，她不愿意多事，当下身形在马上微微一晃，已飘身下来，长叹了声：

“阿弥陀佛，少施主，你当真如此执迷不悟么？”

袁菊辰后退了一步，毫无惧色地道：“好！你们两个一起来吧！”

剑芒大师不由灰眉一扬，脸色微红道：“无知少年，贫尼心存慈悲，有意开脱你，你莫非还不明白么？”

袁菊辰微微哼了一声道：“既是有意开脱，何故又拦路不放？岂非空有其言？”

剑芒正要出言反驳，忽听得身后的莫老甲哑然一声长笑道：“哪里有这么些废话和他多说！大师，下手把他擒了再说！”

剑芒大师长叹一声，方要发作，猛可里又是两声马嘶，众人不禁又是一惊，相继往侧面看时，却见滚滚黄沙之中，又驰来了两骑快马。

二马一黄一灰，以极快的速度直向众人立身处驰来。剑芒没有在意，只看了一眼，又回目道：“你既执迷不悟，贫尼说不得要开罪了。”

她向一边的晏星寒点了点头道：“晏兄请后退一步，待贫尼拿他下来！”

晏星寒寒着脸，往后退了七八步，就在这时，忽听得身侧有人大声叫道：“喂！喂！你们不要打架……等一等！”

各人都不禁一愣，瞩目看时，只见先时所见的两骑快马，此刻已奔临近前，马上坐着一高一矮两个汉子，四只手拚命地摇着，口中叫道：“喂！喂……”

晏星寒等人，这时才知来人竟是来找自己的，不禁惊诧地让开了几步。这两匹马一直跑到众人身前，突地勒住了。

马上二人，各自窜了个高，由马头上飞落下来，显得很是利落。

袁菊辰目光朝那矮汉子身上一触，不禁心中一怔，差一点要叫出来人名字：原来是长毛陆渊和他最得力的弟兄链子锤闻三巴，这两个人，昔日在沙漠里，对于袁菊辰是恭顺之极的人物，所以突然一看到他们，菊辰感到很奇怪，暗想道他们怎么会来的？

晏星寒皱了一下眉道：“二位是干什么的？找谁？”

长毛陆渊转着一双黄眼珠子，在众人之间搜索着，一抱双拳道：“各位之中可有一位叫晏星寒，晏老太爷的？”

晏星寒怔了一下，冷然道：“你找他做什么？”

陆渊缩了一下脖子，哧的一笑道：“这么说你老人家就是罗？”

他目光又在红衣上人及剑芒大师等人身上扫了一转道：“还有一位裘道长和……”

他摸了一下头，在头皮上拍了两下，思索着讷讷道：“和一个剑什么来着……反正是个老姑子。”

剑芒大师不禁面色一沉道：“不错，你要找的人都在这里，你找他们作甚？”

长毛陆渊目光有意无意地往一边的袁菊辰面上转了一转，龇牙一笑，一只手伸到怀里道：“在下受人所差，交一封信给这三个人……”

晏星寒“哦”了一声，忙上前一步，伸出手道：“拿来看看。”陆渊后退了一步，道：“你是……”

晏星寒道：“我就是晏星寒，你把信交给我没错。”陆渊嘻嘻一笑，抱了一下拳道：“失敬，失敬，在下长毛陆渊……”回身一指那高个子伙伴道，“这是在下拜弟链子锤闻三巴。”

晏星寒不耐地点了下头，催问：

“信呢？”

陆渊这才自怀中小心地摸出一封信，双手递上道：“你老人家请过目。”

晏星寒接过信来，裘海粟和剑芒大师一并偎上，只见信皮上写着：“字示晏、裘、剑芒三老。”

下款仅落着“内详”二字。

这笔迹一入晏星寒眼帘，已令他吃了一惊，他挤了一下眸子。

“这是谭……”

说着看了一边的陆渊一眼，对裘海粟说：“看着他两个，别叫他们走了……”

然后他很快地抽出了信来，展开一看，只见纸上写道：

“等你们已好几天了，见信后速至库鲁克河畔之营盘决一胜负，过时不候。”

下款落着“谭啸、依梨华拜启”。

晏星寒冷笑了一声，又把信放远了细细一看，他认识谭啸的字，与这字体一样。剑芒大师接过信来，皱眉问道：

“是他的亲笔么？”

晏星寒哼了声：

“没错。”他回过脸，上下打量着送信的长毛陆渊和链子锤闻三巴，沉声道，“这信是他亲手交给你们的？”

陆渊弯腰笑道：“是的。”

这时，莫老甲师徒也偎了过来，妙手空空王一刀的马拦在二人身后，朗

笑道：“晏老叔你放心，这两个小子回不去！”

陆渊瞪着眼，发横道：“这是怎么个规矩？关我们送信的什么事？常言说得好，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们要这么着，可真给练武的泄了气啦！”

晏星寒脸一红，低叱道：“住口！谁扣你们这两块废料？老夫有话想问问你们。”

长毛陆渊摸了一下脖子，吐气道：“这还差不多。请问吧，咱们哥俩还要赶回去交差呢！”

大伙在谈话的时候，黄花瘦女黄丽真却凑在袁菊辰的跟前，咬着嘴唇笑着说：“我说黑小子，这一下你可以放心了，死不了啦！”

菊辰狠狠地扫了她一眼，没有说话。他一生除了和白嫫在一块有说有笑之外，从不愿跟任何女人打交道，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怪僻，对于陌生女人，他看也懒得看一眼，除了他的白嫫以外，所有的女人他都看不上，他嫌她们饶舌、讨厌！

因此，他以十分厌恶的目光，看了黄花瘦女一眼，懒得理她。

黄丽真见袁菊辰没有说话，自以为有了些苗头，媚笑了一声，在马上扭了一下腰道：“哟！跟你说话哩！干嘛不答理我？”菊辰厌恶地瞪了她一眼，往前走了两步。黄丽真不禁粉脸一红，撇了一下嘴，觉得很无趣。这一霎时，袁菊辰心中充满了疑虑，他实在想不通，谭啸和依梨华怎会在营盘没有走？还有那长毛陆渊怎会突然来此为他传信？

他本可上马赶路，可是这事情他想不通，他在关心着这对知己之交的安危。

晏星寒冷笑了一声，对长毛陆渊道：“此去营盘要多少时间？”陆渊吓吓一笑，搓着手：

“这可难说了！要看你们牲口的脚程如何了，大概有两个时辰也就到了。”

他说着笑了一声：

“谭相公说如果月过中天你们不到，他就要走了，他和那位姑娘是过时不候。”

红衣上人气得脸色发青，厉声斥道：“你少说话，问你你再说！”

陆渊摸着后脑勺嬉皮笑脸地道：“好！好！是！是！问我再说。”

晏星寒哈哈一笑道：“在月出之前，我们一定赶到，你告诉他们，叫他们等着！”

陆渊弯腰道：“是！是！没别的事了吧？”

晏星寒挥了挥手：“去！去吧！”

长毛陆渊看了一边的袁菊辰一眼，正要翻身上马，一边的剑芒大师伸了一下手：

“先慢行一步！”

陆渊咧着口道：“是！是！慢行一步！”

这个老尼姑耸了一下灰色的眉毛道：“你说是谭啸叫你来的，贫尼倒要问你，那谭啸和那位姑娘是什么模样，你说说看。”

晏星寒和红衣上人都不禁暗佩她的心细，各自点了点头。陆渊先是一怔，随即哈哈一笑道：“大师父，你这是什么话？莫非我陆渊还敢闹什么玄虚么？”他顿了顿又说，“谭啸相公是个文雅的书生，那位姑娘……我看大概是本地哈萨克人吧！对不对呀？”

剑芒看了左右一眼，点了点头，挥手道：“去吧！”

长毛陆渊嘻嘻一笑，拉了身边的闻三巴一下道：“走！哥儿们！”

二人飞身上马，两匹马直向来路而去。陆渊的马在前，擦着袁菊辰而过，他对菊辰努一下嘴，甩了一下头，袁菊辰会意，当下未作一声。转眼两匹马已消失在黄沙里。

他们走后，一边守着灵车的丫环春容，远远地叫道：“袁少爷，咱们也快走吧！干嘛与他们斗呢！”

袁菊辰借势冷冷一笑道：“怎么样？大师是否仍有意赐教？”

剑芒大师皱了一下眉，看了左右各人一眼。红衣上人生来性急，当时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摆手道：“得，得，你走吧！我们没工夫与你瞎搅！以后碰上，咱们再算这笔帐！”

袁菊辰冷笑了一声：

“老道，我并不在乎你，我愿现在向你赐教。请！”

他说话时，带着极为镇定从容之态，轻轻抱了一下拳。红衣上人气得由马上一跃而下，一旁的晏星寒却冷冷一笑，招呼道：“裘胡子，你休要中了他的诡计，他是想拖延咱们的时间！”

裘海粟张了一下大嘴，一跺脚道：“对！咱们还得赶路呢！”

他一跳上了马背，吓吓笑道：“小子！你来这一套还差点劲！”

这时晏星寒等已相继上马，剑芒问：

“去营盘怎么走？”

铜锤罗手搭凉棚，往远处眺望着道：“我知道，往北面赶，得紧赶，要不然晚上到不了。”

于是，黄沙飞扬中，这一帮子人转眼间跑了个一个不剩。伫立在沙漠里的袁菊辰，用迷惘的目光，看着他们消失，只是黄花瘦女仍频频回首，这娘儿们脸上现出一副难以割舍的神情，可是很遗憾，那只能算是“一厢情愿”！

当一切都恢复安静之后，从一座河丘背后，又窜出了两匹马，那是长毛陆渊和链子锤闻三巴，二马飞快的跑至菊辰身前，倏地勒住了。

二人就像滚山芋似的，由马背上滚了下来，一齐拜伏在袁菊辰身前，大声呼道：“天狼仙，呼可图……”

袁菊辰眉尖一挑，后退了一步，这名字似乎像一根针似的刺痛了他，他本已决心忘记的一切，又开始复苏了，他苦笑笑道：“陆渊、闻三巴，你们站起来。”

二人叩了一个头，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陆渊用迷惘的眼光，打量着这个震撼沙漠，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充满了疑惑地道：“小的等受一老前辈所差，只说救一行路人，却料不到竟是你……只是你却为何改了装束呢？”

闻三巴结结巴巴道：“你老要是披上狼皮，那几个老家伙，打死也不敢冒犯你老……”

袁菊辰微微一笑，摇头道：“你们不知道，这群人是很厉害的人物。”

他皱了一下眉，忽然想起道：“你们当真是为谭啸和依姑娘所差而来么？”

陆渊咧口一笑，摇了摇头道：“哪有这么回事！”看了左右一下，笑道，“小的是受两位老前辈所差，送那封信来，而且告诉我们说辞。”

袁菊辰怔了一下道：“老前辈？你方才不是说一位么？怎么又成了两位

呢，是谁？”

陆渊吐了一下舌头，缩了缩脖子道：“你老是不知道，这两位老人家，可是有真功夫，不瞒你老说，小的……”

说着话，显得有些吞吐，袁菊辰皱了一下眉道：“你说，不要紧。”

陆渊搓了一下手，尴尬地低笑道：“这两位老人家，外相毫不起眼，一男一女，都是七八十的年岁了，小的们瞎了眼，只当是……是有些油水，嘻嘻……”

他红着脸笑了笑，接下去道：“于是就伸手动了他们，结果……”

菊辰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你们是扎了手了是不是？结果呢？”

陆渊脸红得跟紫茄子似的，窘笑着点头道：“这二位老前辈，对我们很客气，并没有怎么我们，只是托我们做一件事。”

袁菊辰问：“什么事？”

陆渊笑嘻嘻地道：“就是今天这件事，他俩算得真准，叫我们天天在这附近等，遇见有一群人来，就把信交上，照着小的方才所说的讲一遍，今天果然给我们等上啦！”

袁菊辰怔了一下，纳闷道：“可是，你们又怎么知道我和他们在一块呢？”

陆渊摸了一下嘴，笑道：“你老听呀！那位老人家今天又来啦，刚才还骑马从这里经过呢！是他告诉我说，有一个好心的路人，遇上了危险，嘱咐我俩一些说辞，我们没想到竟会是你老人家！”

袁菊辰口中“哦”了一声，这才想起，方才在与晏星寒等说话之时，有一匹快马由身侧驰过，原来他是故意窥测虚实的，当时皱了皱眉道：“这位老人家姓什么？”

陆渊摇了摇头道：“不知道，两个都不知道。”

袁菊辰又问：

“那么他二人把这一大群人约到营盘去，又是为什么？”

长毛陆渊嘻嘻一笑，小声道：“这几个人绝到不了营盘，他们在半路就要吃大苦头，我二人已奉了那位异人之命，在饮马湖内弄了手脚！”

他说着又得意地龇了一下牙。袁菊辰听到此，不由轻松地笑了，他已没什么理由再耽误，当时点头道：“好了，那么我走了。”

陆渊和闻三巴缩了一下脖子，得意地笑着。陆渊又问：“大爷你这是往哪去？要小的送不要？”

袁菊辰摇了摇头，当时翻身上马，正色道：“我要离开沙漠，以后再也不会来了，你们不要送我了！”

他又想起了一事，慎重地吩咐他们道：“谭啸是我的知己好友，你们再看到他和那位依姑娘时，务必要好好照顾。”

陆渊对菊辰退出沙漠似乎感到愕然，可是也不敢多问，因为“狼面人”三字，早已在他们心里构成了一尊威严的偶像，他只茫然地点了点头道：“是的！你老请放心，我们只要见到谭啸，一定为他效命。”

袁菊辰点了点头，他感到很高兴。可是，当他回头触目到那辆灵车时，又似乎看到了他爱人白姍，她那瘦弱苍白的脸上，那明若晨星似的一双眸子。

多少人在为自己的生命振臂高歌时，他却体会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干涸了。

他慢慢策马到了灵车旁，有些哽咽地对春容说：“咱们走吧！”

长毛陆渊和链子锤闻三巴，跪在地上向他叩头送行。

显然，袁菊辰仍然保持着昔日的威望，如果他愿意回来，他仍然是沙漠里的霸王、首领，可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失意的影子，一匹孤独的马，在这个广大荒僻的沙漠里，试问所追寻的是什么？

袁菊辰想到此，不禁伸手捂住嘴，一连咳了几声，风把漠地里的沙子卷起来，刷刷地打在他身上，春容同情地望着他道：“少爷！你怎么了？”

袁菊辰摇了摇头，策着马，若笑道：“春容，你对于自己常常怎么想？”

春容皱着眉，现出一些迷惑，菊辰浅浅一笑道：“我是说，你是怎么去追寻快乐的？譬如说，你过去住在这寂寞的沙漠里的时候。”

春容在马上，一只手挠着辫子，脸色绯红地笑了笑，低下了头，用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眸子瞧着她的主人道：“少爷，我……我不知道……”

停了一下，她又结结巴巴道：“我不愿意动，只要静静地就好，再要有一个人和我说话，我就很满意了。”

袁菊辰侧脸看着她，剑眉微轩道：“只这样就满意了？”

春容抿嘴一笑，红着脸道：“还要怎么样呢？对于那些得不到的东西，我才不想呢！怎么想也没有用嘛！”

袁菊辰点了点头，轻轻吁了一口气道：“是的，想也没有用。”

春容也似有些伤感了，她轻叹了一口气道：“小姐这一死，我往后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了！少爷！”他抬起头试探着问：

“你真的要出家？”

袁菊辰漠然地点了点头，苦笑道：“春容，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生活的兴趣，由于每个人的思想领域不同，所以兴趣也是各自迥异的。”

他感慨地顿了顿，接下去道：“就好像一个失明的瞎子，他就体会不到一个好人的乐趣，相反，你我也不能体会一个瞎子的快乐。我敢断言，他们是有快乐的，而那种快乐是永远属于他们自己的，别人抢夺不去，即使是抢夺去了……”他摇了摇头，“得到者，也许是一份痛苦，怎么办呢？生活的领域不同嘛！也就是说，你对快乐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所以，一个人妄想去了解人、去改变人、去分享人家的快乐或是痛苦，那是多么不智的举动，是多么愚蠢。”

春容翻着一双眸子，大有处身五里雾中之感，她一只手摸着心口，讪讪地道：“你骂人！骂我蠢？”

袁菊辰忍不住被她逗笑了。春容嘟着嘴道：“哼！绕了半天，最后原来是骂人，少爷才坏呢！”

袁菊辰叹了一口气，他的心情似乎开朗了些，他突然体会到，如能把淤积在内心的一些琐碎向人吐诉一下，倒是一副开心的妙方。只是久居寂寞的人，已习惯于领受，他认为“咀嚼”比“倾诉”更能安慰自己，因为前者只是对自己，而后者却要别人负责，因为你并不能保证听你倾诉的人，一定是快乐和心甘情愿的。

白嫫死了之后，他所选择的未来之路，没有违背这条处世的哲学宗旨，他始终是自爱的，一个从表面上看来坚强有力的人，其实是最脆弱的，他的坚强只是有所恃，有所依赖，一旦丧失了所依赖的东西，会比弱者更要软弱。但是，作为一个人，起码的条件，是要能够处置自己，至于把自己带到一个什么境地，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白云在穹空里奔腾着，黄沙也在风中打着旋儿，天地之间一片茫然。夜，

渐渐降临在这大戈壁沙漠里。

袁菊辰把风帽往下拉了拉，对春容道：“咱们快赶一程吧！天要黑了。”

于是三匹马一辆车，在无垠的沙面上，其快如矢地向前奔驰着。黄沙弥漫，转瞬无踪。

古人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是沙漠之行，却百倍难于蜀道之行。深入沙漠之后，首先就会令你感觉到“大”，大得可怕的沙漠，小得可悲的人，一旦掉在这个大沙漠里，会令你头昏目眩，直似“冻蝇冲窗”，分不清东南西北，如果没有识途的老马和坚定的信心，你休想从容进出。

值得庆幸的是，先锋官铜锤罗是一个老沙漠，在引导方面来说，可说是一个人才，他那双围满了皱纹的老鼠眼，善观天时地利，而那红如霜柿似的一颗大鼻头，也颇能闻出远近的水草气息，因此，西去营盘，他被众老依为向导。

现在他正得意洋洋地驰骋在这一队人马的最前哨，长途的奔驰，人马都显得很疲惫，晏星寒仰头喝了一口水，把水囊递给旁边的裘海粟，又偏过头，叹了一口气道：

“铜锤罗，咱们可不能再猛跑了，人无所谓，牲口可有些吃不消了。”

可不是，七八匹马一个个喷着白气，鼻孔张得大大的，口中冒着白沫，全身上下为汗水浸得湿淋淋的，再被沙子一染，简直像是从烂泥塘里钻出来的一样。

铜锤罗勒住了马，后面的黄花瘦女气喘吁吁地骑马上前道：

“不行，不能再这么跑了，我渴得慌！喂！”

她向着铜锤罗一扬头道：“你这个带路的，光他妈知道跑，人和马都要累死了，你知不知道？”

铜锤罗过去不敢惹她，今天可不怕她了，一翻小眼道：“咦！姑奶奶，你怎么骂人？我光知道跑？我也知道在家里睡觉舒服……”

晏星寒生怕他们又拌上了嘴，当时插口道：“算了！算了！说个什么劲……”他叹了一口气道，“我们稍歇一会好了！”这时，剑芒大师也由后面赶上，稍勒马道：“铜锤罗，此去营盘，还有多少路程？”

铜锤罗往远处看了看，一只手摸着下巴道：“大概还有一百八十来里！”

剑芒点了点头，目视着晏星寒道：“晏兄的意思，咱们能否在此小歇？”

晏星寒点了点头，可是铜锤罗却摇头道：“不行！”众人不由一怔。铜锤罗皱着眉毛说：

“大师有所不知，这些牲口倒并不是力量接不上，而是口渴的关系，愈歇愈没办法。”

剑芒点了点头道：

“那怎么办呢！这附近又没有水草，愈跑不是愈糟吗？”黄丽真瞪着眼嗔道：“要跑你一个人跑去！”

铜锤罗看了她一眼，气得直翻白眼，心说，臭女人，你不过是沾了你师父的便宜，要不然我打不扁你！”想着冷冷一笑，没有答理她，慢吞吞地对剑芒大师道：“后辈对这一带十分清楚，大概再走三十里，就有一处饮马湖，到了那里，牲口可以喝一个饱，咱们歇歇再走也无所谓，这里却不行！”

剑芒大师微微一笑，点头道：“那也可以，你没有记错吧？”铜锤罗吓一笑，一只手插着腰，另一只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大声地道：

“大师，不是我铜锤罗夸口，这塔克拉玛干沙漠，往东由安西算，西到

巴楚，北到大沙漠边上的库车，南到……”说到此，看见黄丽真在马上撇嘴，他顿了一下，冷笑了一声道：

“姑奶奶你不要撇嘴，我要没有两下子，他不敢现这个眼！你去打听打听，差不多的人，敢不敢往沙漠里面走？口说无凭……”

他还要多说，晏星寒面色一沉道：“你怎么老说这些废话？还有完没有？”

铜锤罗只好半途把话吞了下去，咽了一口唾沫。

这时，一直在马上闭着眼睛不发一言的莫老甲，也忍不住睁开了眼，瞪着铜锤罗道：

“你说哪里有水池子？”

铜锤罗尽管内心把他们师徒恨之入骨，可是对于这个老魔头，他仍是打心眼里怕，当时耷拉着眼皮，用手往前面指了一下道：“还要前去！”

莫老甲侧头，往另一匹马上看了一眼，那里落着他的一双白额鸪，他冷冷地道：

“那就不要再耽搁了，咱们往下赶，我的鸟十来天没玩水了！”

铜锤罗目光一瞟黄丽真道：“只是这位姑奶奶说要歇一会儿！”

黄花瘦女脸一红。莫老甲慢吞吞地说：

“是听她的，还是听我的？我叫你走，你就走，少调皮！”

黄丽真马上接道：“调皮对你没有好处！”铜锤罗气得脸跟紫茄子似的，他本以为自己现在身份和往日不同了，却没想到，在人家眼里，自己还是一丁点儿。

经过这十来天的相处，晏星寒对于莫老甲的脾气，多少也有些习惯了，此刻闻言，颇不以为意地点着头，看着铜锤罗说：

“教主叫你走，你还愣着干什么？还想叫他的鸟抓你一下是不是？”

一提到鸟，铜锤罗吓得咧了一下嘴，下意识地看了那两只怪鸟一下，当时红着脸带过了马头，一行人马，又继续往西而去！

天边的晚霞，红得就像是少女脸上的胭脂，高空一行雁影，慢慢地由各人头上掠过。

这片沙漠，实在说，还不能正式算是大戈壁，只能算是大沙漠的一个边沿，因为由营盘至金达里克，还有一道雀河，雀河以西，才算是正式的大戈壁沙漠。

所以，能在天空发现兀鹰或是雁影，在浅沙的地面上，也能发现仙人掌，只是不见拉骆驼的商人，沙面安静地铺展着鹅黄色的沙粒，就像是一幅极大的绒毡，风吹在身上，暖洋洋的。

只是，这一切，都因为人马的饥渴而减色，旅行的人，再也没有心情去欣赏这种大自然的图画，何况，西去营盘，并不是在游览，而是去赴敌人的约斗。

马蹄把平静的沙面激怒了，扬起了漫天的黄雾，骑在马上的一群老少，都用厚厚的面巾，遮着口鼻，一个时辰之后，当这些牲口都已显得疲累不堪，红衣上人裘海粟的马，甚至于栽倒在漠地里不愿爬起来的时候，铜锤罗忽然手指着两箭以外，兴奋地道：“看！到了！那就是饮马湖了！”

对众人来说，这不啻是一针强心针，纷纷朝着铜锤罗手指处望去，只见那边沙地上盘旋着一群黑鸟，隐约尚能听出它们呱呱的叫声。晏星寒皱了皱眉道：“那些鸟飞的地方就是么？”

铜锤罗吓吓笑道：“绝对错不了！咱们紧赶一程吧，马上就到了。”

于是，大伙马上加鞭，就连红衣上人那匹马，也奋起余力，自朝着那鸟飞的地方驰去。

不多时，他们果然看到，那是一片不算小的池沼，水虽然不十分清澈，可是用以饮马足可以了。

天上飞的那群鸟，像是乌鸦，它们只是在水面上盘旋着，并不落下来，嘴里发出难听的“呱呱”声。

马群一到，这些鸟立刻惊得往别处飞开，七匹马就像疯了似的欢嘶着，直向池边奔去。晏星寒等七人，也各自自由马背上飘身而下。

莫老甲的两只白额鸟，更是不待招呼，双双鼓翅飞起，直向水面上落去。它们用翅膀拍打着水面，噼噼啪啪地翻着水花，不时“呱呱”地欢鸣着。

这池沼旁边，长着十来棵先天不足的柳树，在长途跋涉之后，这地方真好比天堂一样诱惑着每一个人，他们都靠着树边坐了下来。

铜锤罗弄了块布，在池子里洗头洗脸。那些马都在饮水。池子那头一棵柳树上拴着一匹瘦马，靠着树根坐着一个人。这人脸上盖着一块青布，在夕阳下，似乎已睡着了，那匹马也似吃饱了喝足了，在悠闲地扫着尾巴。

晏星寒先还没注意到这个人，等到坐定之后，才开始注意到他，他碰了碰红衣上人，用手指了这人一下，裘海粟微微一笑，摇了摇头，现出一副不经意的样子，小声道：

“多半是个藏人，你看他的衣服和鞋。”

晏星寒仔细看了看，也不再多疑了，因为这人所穿的是一件古铜色的藏袄，足下是一双黑绳子所结的软底鞋，款式也颇有异汉族，通身上下，没有一处显眼的地方，倒是那匹瘦马，看来却很神骏，像是伊犁的名种。

莫老甲只是注意地看他两只鸟，剑芒大师闭目养神，黄花瘦女打了一盆水在洗脸，王一刀和铜锤罗在给马洗澡，大家都自得其乐。

西天的抹朱霞显得更红了，太阳已经下山了。

各人经过短时休息，都显得神采焕然，七匹马也喝足了水，在嚼着池边的青草。

铜锤罗看了看天，提醒大家道：“前辈们，该上路了，要不然可就赶不到了！”

莫老甲站起来，抖了一下他那身肥大的袍子，怪笑了一声道：

“咱们现在就去会那姓谭的小子吧！也许南海一鸥桂老儿也在那里呢！”

他扭头对徒弟王一刀说：

“你好好带着它两个，我看它们像不大舒服似的。”

真奇怪，方才这一双怪鸟还在池子里拍打着水玩，只这一会儿，二鸟却现出一种极为疲累的样子，静静地站在池边，闭着眼睛。王一刀小心地把它们捧起来，它们口中发出“嗤嗤”的怪叫之声，用嘴去叼王一刀的手，吓得他忙松开了手，二鸟懒洋洋地自己飞上了马鞍。

莫老甲望着二鸟，皱了皱眉，没有多想什么。大家都上了马，铜锤罗在前喊了一声：“得儿喔！”众马纷纷向前奔驰而去。

他们的马跑出很远，晏星寒偶然回头，却见池边那个老人，似乎也站了起来，正整理着身上的衣服，只是相隔太远了，不能看清他是什么长相。他心中动了动，可是马已经把他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铜锤罗的马最前，红衣上人第二，其次是剑芒大师，然后是莫老甲、王

一刀、黄花瘦女黄丽真，晏星寒的马在最后边。

忽然，黄花瘦女黄丽真的马，前蹄一曲，“噗”地一声跪了下来，黄丽真口中“啊呀”一声，直直地给甩了出去。

众人全是一惊，相继把马勒住！红衣上人口中“哦”了一声，倏地腾身而起，坐下那匹马也和黄花瘦女的马一样，前蹄一软跪下了。

这么一来，大家同时飘身下马，差不多同一时间，那几匹马都犯了同样毛病，一个个都跪倒了，整个的身子趴倒在沙地上，虽挣扎着要站起来，却是力不从心。

晏星寒大吼了一声：“坏了！我们的马大概是中了毒了！”

他瞪着眼，厉声叱道：“铜锤罗，这是怎么回事？”

铜锤罗脸都吓白了，抖颤颤地道：

“这……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呀！”

黄丽真由一边赶上来，“叭”地给了他一个耳刮子，尖叫道：

“不知道！这还用说，这一定是那水里有毒，你这小子会办什么事？”

莫老甲倏地回头去看他的鸟，果然那两只鸟也显得不对劲了！

二鸟虽尚能勉强地站在沙地里，可是全身却抖得厉害，不时地伸缩着脖子，就像鸡吞食水蛇一样。莫老甲身形一晃，已站在了二鸟跟前，他一伸手，捧起了一只，仔细地看了看，顿足道：“果然是水里有毒！”

他猛然放下了鸟，身形一晃，窜到了铜锤罗身边，当胸一把，把铜锤罗给抓了过来，右手一举，正要直劈而下，却被剑芒大师和红衣上人上前拉住了。剑芒苦笑道：“教主请暂时冷静一下，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其中一定另有原因，何苦先伤自己人！”

铜锤罗眼都直了，颤抖着道：

“这……这不关我的事，教主饶命！饶命！”

莫老甲狞笑了一声，往前一推，把铜锤罗摔出了丈许以外，所幸地上都是细沙，就如此，铜锤罗仍被摔得龇牙咧嘴。晏星寒怔了怔，忽然想起一事，冷笑道：

“这事情很明显，一定是方才那池边老鬼施的诡计。你们等我一下，我就回去找他！”

他说着就要转身而去，莫老甲怪笑了一声道：

“贼走了关门有什么用？你现在回去，他早就走了！”剑芒也叹息道：

“晏兄不必多此一举，依贫尼看，倒也不见得就是那人所为，即使是他，此刻也早走了，晏兄又何苦再多跑这一趟呢！”天马行空晏星寒不禁脸色通红，他冷笑了一声：

这事情很明显是那人所为，这老儿多半就是那桂春明！他欺人太甚了！”

裘海粟搓着手急道：

“大家先别说废话了，咱们总得想个办法，沙漠里没有马，这可是伤脑筋的事。”

黄花瘦女跳到一匹卧倒的马前，看了看，回头道：“它还没有死……呀！好惨！”

几个老人垂头丧气地走了过来，裘海粟弯下腰来，用手翻开马的眼睛看了看，叹道：

“看样子死是不至于，只是也不能立时就好，那水里不知有什么？”

莫老甲冷笑着，回头对黄丽真道：“我那个药箱子带来了没有？”

黄丽真连连点头道：“带来了！”

她说着，把胸前的麻花扣儿解开，解下一个包袱，由内中找出了一个半尺见方的朱红色匣子，西天一怪莫老甲冷着脸问：“你们谁有水？”

王一刀忙答应了一声，送上了一个水囊。莫老甲回头看了看瘫痪在地上的马，漠然道：

“只要它们没断气就能治好。”

晏星寒素有“神医华佗”之称，可是对马却是门外汉，但他可以断定，这些马只是被一种类似“迷药”的东西所制，于是他对莫老甲道：

“教主，它们只是被迷住了，恐非短时所能治愈，而我等此刻是如此急迫，还是……”

莫老甲哼了一声，打开那朱红色的木匣，只见内中共是八个小格子，分置着一些色彩不同的药粉，他对一边的黄丽真说：“你过来拿着水囊！”

黄丽真一跳而过，笑向晏星寒道：

“我师父的‘八宝金散’最灵！能起死回生！”

莫老甲冷笑了一声，目视着晏星寒道：

“晏兄不必担心，少时你就可知本教主仙药的奇迹了！”

剑芒和红衣上人都皱着眉头愣了上来，他们要看看这是什么药，会有这么灵！

这时西天一怪以小手指甲，在八格之内，各挑了一些药粉，洒在水囊之内，然后把塞子塞上，略为摇动了一下，交向弟子王一刀道：

“在每一匹马的口内灌一些，不要太多！”

妙手空空接过水囊，照着话去做。莫老甲又走到他的爱鸟面前，只见二鸟仍是瑟瑟地抖着，口中滴着黄水，见了主人，张开眼来低低地鸣着，莫老甲错齿出声：

“好狠的东西！本教主要抓住了这下药之人，不将他碎尸万段，誓不为人！”

他瞳子里闪烁着怕人的光，打开药盒，以指甲分挑了些药粉，放在了鸟嘴中，然后合上了匣盖，冷笑了一声，对剑芒大师道：

“如果方才池边那人是敌人的话，这人倒有几分与那桂春明相似，如是他也来此，今夜倒更热闹，本教主定要叫他知道一下厉害！”

天空垂下了夜幕，已经看不见西天的红霞。天马行空晏星寒显得十分急躁，来回地在沙地上走着，四面没有风，也没有牧人的笛声，对于莫老甲的“八宝金散”，他实在没有多大信心，可是，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因为，在这样的大沙漠里，没有马，那是很困难的，虽然每个人都有一身好功夫，不见得就会倒毙黄沙，可是，那却是一件极感头痛的事，故此，他显得很忧虑。

剑芒大师和红衣上人也是一直愁眉不展，他们担心漠地里不正常的气候，暴雨、旋风，甚至于流沙、狼群……这些都不知会在什么时候突然来临，而且，和谭啸约会的时间，更是愈来愈近了，如果因为这个意外不能及时赶到，被对方误认为是有意的逃避，那将是多么的可耻！

因此，他们都默默地不发一语，只有铜锤罗大声地叹着气，一个人在骂天骂地。

忽然，奇迹显现了。

首先是那两只白额鸪张开了眸子，用力地扇着翅膀，发出“呱呱”的鸣

声，跟着双双振翅腾空。黄花瘦女拍手乐道：“好呀！它们好了！看！看！”

就在这一霎时，那卧在地上的几匹马，也相继从沙地里站起来，唏聿聿地叫着，这真像是变魔术似的令人感到惊异不止，想不到莫老甲的“八宝金散”，竟会有这种神力，这确实是晏星寒等人想不到的事。

西天一怪莫老甲冷哼了一声道：“怎么样？这不是本教主空说大话吧！”

剑芒大师嘻嘻一笑，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教主真神人也！”

红衣上人上前一步，皱着眉头说：

“时候不早了，教主既已将马救活，咱们就快走吧！”

几匹马纷纷地嘶鸣着，用力地抖着沾在身上的沙粒，西天一怪莫老甲怪笑了一声，只见他大袖挥展，已四平八稳地骑在了原来乘骑的马背上，各人惊喜之下，也纷纷上了马背。于是，在夜色黝暗中，他们又向前继续奔驰而去！

众马虽然在莫老甲的灵药之下，显得很活跃，其实它们体力已大不如前，短程的奔驰之后，已显得有些气力不接，自然地改跑为走了。

天马行空晏星寒不禁十分焦虑，他抬头看了一下天，叹道：

“这么走法，即使到了营盘，只怕他们也走了，岂不是毫无用处么？”

剑芒大师皱眉道：“这也没有办法，总不能舍马而去呀！”

裘海粟急躁地看了前面的铜锤罗一眼道：“喂！铜锤罗，营盘快到了吧？”

铜锤罗耸肩一笑道：

“早呢！道爷，我看再往前赶一阵，咱们留下一个人押着，其他的人还是用轻功往前面赶吧，要不然……”他吓吓笑了两声道：“天亮也到不了呀！”

晏星寒偏头看着剑芒大师道：“大师之意如何？”

老尼姑叹了一口气，她不敢作主，回头看着莫老甲，微微一笑说：

“铜锤罗说要是这么走，天亮也到不了，我们再往前行一阵，留下一人押马，其他各人施展轻功赶往营盘，教主以为如何？”西天一怪莫老甲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点了点头道：“也好！”

剑芒含笑看了“黄花瘦女”黄丽真一眼道：“你和你师兄留下来押马好不好？”

黄丽真忙摇手道：“不！不！那怎么行？还是叫铜锤罗好了。”剑芒不由微显不悦地皱眉道：

“铜锤罗还要带路，他留下来怎么行？你兄妹留下最为合适，怎说不行呢？”

黄丽真还是一个劲摇头道：

“那不行，我们不认识路呀！再说，你们都走了，要是敌人……”

裘海粟回头笑了笑说：

“这你尽可放心，我们和敌人约定在营盘见面，他们绝不会中途在沙漠里出现！”

黄花瘦女仍自皱眉不语，妙手空空王一刀却点了点头，很爽快地道：

“好吧！你们走吧！我师妹怕，我可不怕，只是到时候铜锤罗得回来一趟，因为我们俩都不认识路。”

裘海粟笑了笑说：“这倒可以。”

铜锤罗心里可是老大的不乐意，却也不便说什么。黄丽真向师父撒娇道：“师父得把鸟留下来，必要的时候，可以去找你们。”西天一怪莫老甲点了点头道：

“好吧！”他对这个女弟子一向百依百顺。说话之间，众人已来到了一个较高的沙丘上，铜锤罗勒住了马，回头道：“怎么着，咱们就在这里下来吧，这儿是个下坡。”各人纷纷下马，黄丽真在马上皱着眉道：

“喂！铜锤罗！你可想着回来一趟，要不然我可叫鸟去找你！”铜锤罗吓得龇了一下牙，忙回过头来摆着手道：

“得！得！姑奶奶，我一定回来！你老行行好吧，别叫鸟来找我，我可惹不起它们！”

说话之间，几个老人已略微把衣衫整理了一下，剑芒大师回身嘱咐道：

“你们现在不妨慢慢走，只朝着这个方向走就行了！”说着手往前面指了一下，王一刀在马上抱拳点头道：“各位前辈请吧！”

剑芒点头道了声好，却见西天一怪莫老甲身形弓伸之间，已飞纵出六七丈以外，各人不敢迟慢，纷纷展开身形，直向前边纵驰而去。疾行了一阵之后，晏星寒忽然驻足道：“咦！铜锤罗呢？”

各人俱是一惊，忙都停下步来，等了好一会儿，才见身后铜锤罗气喘吁吁地边跑边叫道：

“你们跑吧！等会儿跑岔了路，可别怪我！”

一抬头，却见众老皆在目前，他不由吓得一愣，累得张着大嘴直喘气。晏星寒恨声道：

“没出息的东西，就会吃饭！”

铜锤罗哭丧着脸，望着晏星寒直翻白眼。天马行空晏星寒走上前，一伸胳膊把他夹在臂下，沉声道：“你只管告诉我们怎么走就行了。”

说着继续向前疾行，铜锤罗但觉两耳风声呼呼，身子在天马行空的夹持之下，如同点水蜻蜓，只觉得倏起倏落，直似星丸跳掷一般，他眼看着红衣上人和剑芒大师，尤其是那个魔头莫老甲，身形施展开来，就如同脱弦之箭，铜锤罗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心说这可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这两手和人家真是没有法子相比。

他干脆把眼睛闭起来，一任晏星寒夹持疾行，瞬息之间，已奔驰出十数里之外，展望远处漠地，似有数点萤光，只是那光太昏暗了，如不注意地去看，还真不太容易看出来。铜锤罗在四老止步略歇时，手指着那数点灯光道：

“那就是营盘，还有四十里地。”

想到谭啸、依梨华，晏星寒、剑芒及裘海粟三人，都不禁热血翻涌，巴不得即刻找到他们，了却这一段宿仇。

因为多少日子以来，这种恼人的无法克制的急躁、仇恨和不安的情绪，实在困扰得他们太厉害了，他们知道，谭啸和依梨华一日不除，这种情绪是一日不能平息下来的。

那么，眼前似乎已经到了清算这笔旧帐的时候了。

在晏星寒等五人以不同凡响的速度向前驰进的时候，他们身后的黄花瘦女黄丽真和妙手空空王一刀却不急不躁地押着马慢慢地往前走着。

大地一片漆黑，天上只有半弯新月和数得出来的几颗星星，那光微弱得可怜，远处沙漠里，似乎有“喔——喔——”的狼嚎之声，风起的时候，卷起薄薄的一层沙雾，那白日吸满了阳光热力的沙粒，在日落的时候仿佛热已散尽，冷气一阵阵地往人身上扑，冷极了！

骑在马上黄丽真和王一刀，冻得直打哆嗦，尤其是黄丽真，在青海的时候养尊处优惯了，哪受过这种苦呀！这一路上，她的牢骚可大了，说什么

早知道如此，真不该来这鬼地方！又说什么要是来了狼群，可就完蛋了。

王一刀对这个师妹没一点办法，听她一路走一路骂，叹息了一声道：

“算了吧，谁叫咱们要跟着来呢！”

黄丽真啐了一口道：

“呸！你还说这话！还不是你左一句右一句，说什么金武威银张掖，妈的！别说什么金子银子了，连狗屎也不及呀！”

王一刀脸红红地道：“我说的是甘肃呀，谁知道会来沙漠呢！”

黄花瘦女又啐了一口道：

“甘肃！甘肃！住在那老头子家，还不够受气的吗？妈的！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王一刀听她愈骂愈不像话，不禁有些不满地道：“那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黄丽真冷笑了一声，半天才说道：

“回去？教主可得答应呀！他要是答应，我不扭头就走才怪呢！”

十四

王一刀冷笑了一声，耸肩道：

“这就是了，你一个劲在我跟前骂什么呢？我又没拉着你！”黄丽真碰了个钉子，不作声了。二人押着马又行了一程，黄丽真哆嗦了一下道：“不行！先停停，我得下来。”王一刀勒住了马，扭过头来，皱着眉道：“你又有什么事？天快亮了。”

黄丽真一面下马，一面带气道：

“我受不了，得把皮斗篷找出来。妈的！在这鬼地方冻死了，连个收尸的都没有。”

她又看了王一刀一眼，端着一双肩膀，口中“哧哧”有声的道：“你怎么样？不找个袍子穿穿？”

王一刀哼了一声道：“我干脆披被窝好啦，还袍子呢！”黄丽真一挑眉毛道：

“咦！你这小子是怎么啦？我是好心，你知不知道？你冻死活该，关我什么事！”

王一刀瞪着眼也发狠道：

“你光他妈瞎胡搅，你看见谁骑马穿袍子啦？要想暖和，在被窝里睡觉最暖和，行么？”

黄花瘦女脸一红，朝着他直翻眼皮，王一刀重重叹了一声道：

“快吧！别耗着啦，斗篷找出来没有呀？要是走岔了路，碰不着铜锤罗，咱们可都得死在沙漠里，你还当是好玩呢！”

黄丽真听了这句话，倒是吓了一跳，一面在皮袋子里找出了她的红缎子面银狐皮里子的斗篷，披在身上，一面又骂道：

“妈的！铜锤罗要是不来，我叫鸟抓死他！”

才说到此，忽见她身后马背上的一双白额鸪怪叫了一声，四只亮光闪闪的眸子，一齐偏头向漠地里巡视着。

黄丽真啊了一声，大喜道：“好呀！一定是铜锤罗来了……”笑向王一刀道，“好啦！你也别急了。”

王一刀皱了一下眉道：“怎会这么快？别是……”

方言及此，就见那一双怪鸟，各自低鸣了一声，双双鼓翅而起，直向右前方疾飞而去。

黄丽真跃身上马道：“快！快追它们去，一定是铜锤罗来了。”

说着飞马而前，王一刀也将信将疑地跟了上去，另外五匹马也全跟了上来，目光视处，只见二鸟如弹丸似的身形，忽地由空中向沙面上投了下来。

王一刀一磕马腹道：“不错，是有人来了，咱们快追上去！”

黄丽真干脆尖着嗓门叫开了：“喂！铜锤罗！铜锤罗！是你来了吧？”

七匹马带着滚滚的黄沙直向右前方奔驰而去。果然，在十丈以外的平沙面上，他们看见了一个极小的人影，不错，是一个步行的人。

现在不会错了，那一定是铜锤罗了。

王一刀一抖马缰，泼刺刺率先驰了上去。黄丽真也纵骑跟上。

他们跑出了三四丈以外，清晰地看见那两只鸟，倏起倏落地在和一个人厮斗着，发出“唏哩唏哩”的厉鸣之声。

王一刀怔了一下，大声叱道：“混帐东西，是自己人，回来！回来！”

他一面说着，一面撮口吹了几声哨子。二鸟闻声，方自腾身欲起，其中之一忽然“呱”地一声惨叫，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直向沙地上坠了下来。

二人不由大吃了一惊，顿时吓得一齐勒住了马，就见那另一只鸟，也似负了重伤，斜着身子飞到了一边，落向了沙地。

王一刀脸色一变道：“这不是铜锤罗！”

黄丽真尖声叱道：“前面的人是谁？”

就见那人慢慢向二人马前走来，他一边走，一边发出令人听着发冷的笑声，二人发觉，这人的一双手似乎太长了一点，有些像猩猩似的，把一双手垂在前面。他们还发觉，这人的声音很怪，很沙哑。

在月亮的映视之下，这人的头发发出银白的颜色，很长，而且衣着也很怪！

在这冷清的月夜，尤其是在这宽广的大沙漠里，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人，那是相当吓人的。黄丽真不禁吓得“刷”的一声，把宝剑掣了出来。她坐下的马，也吓得唏聿聿的地长叫了一声。

王一刀到底是个男人，可是也觉得头皮有些发乍，他大吼道：“来人是谁？我可要……”

就在这时，那人已走近了他们。二人都看清了来人的面容，那是一个身躯瘦佝的老婆婆，只是她这种装束太怪了，二人有生以来，真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老婆婆身上穿着件肥大的黑色半截短袄，两襟处各拖着一条极长的狐尾，胸前围着一串碎骨头，似乎是用各种不同的兽齿连成的串链，两袖不及手腕，露出一双白雪似的细腕，腕上戴着一双极大的金镯子，在月亮下闪闪生光。

她下半身穿的，是一幅仅及膝头的短裙子，双腿也是白得怕人，细得可怜，在接近足踝处，各戴着一对光华晶莹的玉环。

她的头发白似秋霜，很稀疏的飘着几绺，眉目口鼻，倒与常人无异，似乎反比一般老婆婆显得美些，只是消瘦和苍白，令人看着，由内心泛起“可怕”两个字。

黄花瘦女吓得差一点叫出来，她一只手带了一下马头，掌中剑一晃道：

“站住！你……是人还是鬼呀！”

这老婆婆咧开瘪口嘻嘻一笑，沙哑地道：“那两只白额鸪可是你们的？”

王一刀点头说：“不错，那是我们的。”黄丽真加上一句道：“那是青海莫教主的爱鸟。”

他二人十分吃惊，因为这种白额鸪，普天之下，仅西藏和青海的一两处巨山上才有，而且为数极少，实为世所罕见。

而今，这老婆婆一口就道出了这鸟的名字，不禁使二人相顾一惊。所以黄丽真这才有意把莫老甲的名字抬出来，想使来人知难而退。可是这老婆婆闻言之后，咧口又是一声哑笑：

“我老婆子可不管什么教主不教主，你想用他来吓我，可是错了。”

她说着阴沉沉地冷笑了一声道：

“这两只白额鸪，多半是活不成了，救也没有用，它们中了我老婆子的太阳掌！”

二人不由吓了个魂飞天外，因为这两只鸟师父爱若性命一般，平日就是掉一根毛，也会再三追问，如今相继毙命，这还了得！这一惊，顿时令二人

作声不得，至于老婆婆所说的“太阳掌”，他们更是耳生得很，还从来没有听过。稍停之后，王一刀才冷笑了一声道：

“老婆子，你可知你已经闯下大祸了，这二鸟乃是西天一怪莫教主心爱仙禽，今天你把它们打死了，嘿嘿！那你的命可也完了。”

黄花瘦女恶狠狠道：“莫教主可不是好惹的人物！”这老婆婆一只瘦爪，在前额捞了一下头发，阴森森地一笑，露出一口白牙道：“果真如此么？哈！”

她仰天笑了一声道：“那倒是正合我的心意！”

王一刀双手紧紧握着镔铁双拐，准备突然一击。他二人平素气焰如虎，岂是忍气吞声之辈？所以在这老婆婆身前，迟迟不敢动手，那是为这怪老婆婆的先声所震。

试想那一对白额鸟，是多么厉害的一双怪鸟，双爪伸屈，能生裂虎豹身上肌肤，差一点的刀剑，都休想伤它们。这么厉害的东西，居然被这老太太在几个照面之间，双双击落在地，听对方口气，竟是已毙在其掌力之下了。王一刀和黄丽真又不是傻子，自然体会出来人绝非易与之辈，凭着他们一向欺弱怕强的心理，所以顿时显得有些手足失措。

黄丽真此刻见对方只是谈话，并未出手，不禁胆子又大了些，她嗫嚅道：“老鬼！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鬼？”这老婆婆龇牙一笑道：

“哈！你真是好不知耻，你还不知道，你更像鬼么？你比我更丑，臭丫头！”

这几句尖刻的话，重重地刺伤了黄丽真，她气得急速地抖了一下，细眉一挑道：

“老东西，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要知道，我们可不是好欺侮的！”

老婆婆显得很安详，她点头道：

“是的，我要暂时带你们去一个地方，你们得乖乖地、听话地跟我走！”

黄丽真张大了眼睛：“什么？带我们……”

老婆婆的脸一下拉了下来，显得极为可怕，道：“马上跟我走，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她说着回过身子，摆了一下手道：“走！”

二人顿时愣了一下，王一刀向黄丽真递了一个眼色，倏地由马背上往起一窜，掌中镔铁双拐，夹着凌厉的两股劲风，直向老婆婆脑门上猛砸了下去。

这本是一刹那的事情，“妙手空空”王一刀是以“冷刀”出名的，而且手法准、快、狠，故此得了这么一个绰号，他这一手，施展得尤其干净利落，瞧他那种起身落势，几乎是同一个势子，一双镔铁拐真够阴狠的。

在任何人的眼中看来，这个大意的老婆婆，是万难逃得活命了。

可是情形却是大大的不然，王一刀这对镔铁双拐，已堪堪落在了老婆婆的头皮上，倏见这老婆婆，身形猛然向下一蹲，双手往上一托，是一式“巧托天书”的漂亮招式。王一刀一咬牙，霍地向外一撤双拐，可是他仍是慢了一步，只听见“噗”的一声，这一对镔铁拐的拐杆子，已实实在在地抓在老婆婆双掌之中。

老婆婆怪笑了一声道：“该死的東西！”

只见她向外一抖双拐，王一刀偌大的身子，竟由她头顶上，大车轮似的摔了出去。

可是这小子，倒也有一股子狠劲，竟是死抓着双拐不放，在沙地里打了

一个筋斗，抓着这镔铁双拐一摇、一撼、一夺！

可是这双镔铁拐，在对方的掌握之中，竟是固若磐石，休想摇动一丝一毫。紧跟着这老婆婆双手霍地向上一翻，叱道：“去吧！”

她倏地一松双手，王一刀由不住身子向后直仰了过去！他在沙地里一骨碌爬了起来，弄了满头的沙子，一时恼羞成怒，厉叱了声道：“老鬼！你欺人太甚了！”

“妙手空空”王一刀，虽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那是限于其质禀和根骨，以及素日不十分练习的缘故，可是他仍是名师之徒，是得自高人传授过的，所以也不能称他是窝囊废！

他双目赤红，往前一扑身子，又来到了这老婆婆身前，身形向前一探，双拐用“交叉取莲”的打法，一取咽喉，一打小腹，镔铁双拐上，夹着“哧哧”两股劲风，一闪即至。

沙地上那个老婆婆，又是一声哑笑，足踝上的玉环，发出了铮锵的一声脆响。王一刀不禁怔了一下，因为他面前竟失去了那个老婆婆的影子。

这时候，马背上的黄丽真，忽然尖叫了声：“小心后面！”

王一刀倏地“怪蟒翻身”，刷地一声，把身子转了过来，迎接他的，是一双冷如寒冰的瘦手，王一刀向后退了一收双肩，可还是慢了一步，已为那一双瘦爪搭在双肩的两处大筋之上。王一刀只觉得打了一个寒战，顿时“扑通”一声，栽倒在沙地里，动也不能动了。

黄丽真坐在马上不禁吓得呆了，她双手一按马鞍子，嗖地一声，已飘落在王一刀身前，方要弯腰去察看他的伤势如何，老婆婆却忽然哑声叱道：“站住！”

黄丽真倒是真听话，她翻了一下眼皮，讷讷道：“你……你要干什么？”老婆婆嘻嘻冷笑道：“干什么？告诉你！”

这“告诉你”三字，声音特别大，黄丽真吓得后退了一步，老婆婆手指移向地上的王一刀道：“把他抱起来，放心，他死不了！”

黄丽真讷讷道：“我就是抱他起来啊！”

老婆婆哼了一声道：“抱着他上马，跟着我走。”

黄花瘦女打了个哆嗦道：“跟……跟你走？上……上哪儿去呀？”

老婆婆嗖的一声，跳上了一匹马，一面带过马缰，冷斥道：“少问，跟着我走！”

黄花瘦女一向不讲理惯了，却想不到今天竟会遇到一个比自己更不讲理的主儿，她虽是又气又恨，可是却不敢惹她。当时弯身把王一刀抱了起来，淡月之下，只见他牙关紧咬，双目怒凸，脸上已沁出了汗珠，可想而知，这王一刀是如何的痛苦了。

黄丽真细看之下，已猜知他是为这怪老婆子点中了极厉害的穴道，而多半是为一种特殊的手法所点，以至于第三者无法可解。

她抱着这个现眼的师兄，一时真有些不知所措，只觉得双腿发软。那老婆婆又催促道：“快走呀！”

黄丽真一咬牙，叹了一口气，这才抱着王一刀纵身上了马背。她冷笑道：

“你要把我们弄到哪里去？你是谁？怎么我不认识你？”

老婆婆又叱了声：“少开口！”

然后，老婆婆带过马头往右面走去，一面回头嘱咐道：

“跟着我走！放心，我绝不杀你们，因为你们跟我并没有仇！”

黄丽真闻言胆子大了一点，冷笑了一声道：“是呀！那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们？”

老婆婆又斥道：“少开口！”

黄丽真不由赌气地把头向一边一偏，走了几步，她忽然想起了一事，口中“哦”了一声，当即勒住了马。老婆婆闻声回头道：“什么事？”

黄花瘦女张大了眼睛道：“我们的鸟呢？”

老婆婆哼了一声道：

“我不是告诉你了么，它们死定了。走！少废话。”

黄丽真尖叱道：

“死了！老婆子，不是我吓唬你，西天一怪莫教主，早晚找到你，会要了你的命，你……”

她说到此，忽然把下面的话吞住了，因为她发现对方的脸色似乎极为不善，不得不把下面的话忍住了，改为温和的口气道：

“我是给你说真的！你这老婆婆，真是好没来由，你既然自己说和我们没有仇恨，那你又为什么要这么做？下手没个轻重，我师兄要是死了怎么办？人命关天，这个责任你负得了么？”

老婆婆发出海狗似的一声怪笑道：

“瘦丫头，你说得不错，你们是和我没有仇，可是有人和我有仇，因为如此，你、你师兄，还有你那个师父，都连带着和我有仇了！”

她伸了下脖子，舐了一下干枯发皱的嘴唇道：

“我既敢动你们，就不怕你那自以为了不起的师父，现在少说话，跟我走！”

黄丽真冷笑了一声道：

“我当然得跟你走了，打不过你嘛！可是你也不要太神气了，我师父不来，还有几个厉害的老前辈会来找你的。哼！”说着她撇了一下嘴，现出一副女混混那种不在乎的味道。前行的老婆婆呵呵一笑，回过头来，眯着眼睛道：“好啦！我就是等他们来，要不然我还不费这个事呢！绑你干什么？你也不值一个大子儿！”

黄花瘦女被损得脸又是一红，噘着嘴说：“那你干嘛要绑我？”

老婆婆嘻嘻一笑道：

“我不是说过了么？就是等那几个老东西来，一个是姓晏的老头，一个老道，还有……哼哼！”

黄丽真拧着眉毛问道：“还有谁？这些人和你有什么仇？”老婆婆唠唠叨叨地说道：

“还有那个老姑子，等她来了，我还要问问她，凭什么她也跟着助纣为虐，我们从今天起，已不是朋友了！”黄丽真怔了一下道：“你和剑芒大师还是朋友？”老婆婆回头看了她一眼道：“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是仇人了！”

黄花瘦女缩了一下脖子道：“老太太，你是谁呢？”这老婆婆又是一声叱：“少开口！”

经过一连几次的碰壁，黄花瘦女赌气不再理她，可是她肚子里却在咒骂着：

“妈的，臭老婆子！早晚我要叫你知道我的厉害，我黄花瘦女能受你这个气？哼！”

前面的老婆婆，倒真是怪人，她不许人家多开口，可是她自己的嘴却

是停不下来，又问：

“你们好好的在青海，有福不享，到沙漠里来趟这种浑水干什么？”

黄丽真本不想答理她，可是这一问，却正好搔在了她的恨处，当时冷笑一声道：

“你恨她，我还想咬她呢！”

老婆婆“哟”了一声，回过头盯着她直翻眼皮，不大懂她为何有这一说。黄丽真瞪着那对斗鸡眼，愤愤地道：

“你别看我，我给你一说你就知道了，我们本来在青海好好的，还不是这个老尼姑派人送来了这么一封信……”

说到此顿住了，老婆婆忙问：“信上说什么？”

黄花瘦女这一恼火，也不管这种话是不是能说，这女人有些十三点儿，她咬了一下牙道：

“妈的！我可是都告诉你了，我也恨她！”

老婆婆追问道：“信上说什么？”

黄丽真抬了一下双臂道：

“你总得把他救过来呀，我手都酸了，在你面前，我们也不敢跑。”

才说完这句话，就见这婆婆倏地一招手，黄花瘦女仿佛觉得劈面来了一股冷风，不由吓得“哎呀”一声，差一点由马上摔下来，等到镇定后，见对方并没有动手的意思，方在奇怪，忽觉得手上的王一刀有所转动，而且口中长长地吁着气。老婆婆冷笑了一声道：

“你叫他不要轻举妄动，再下手，我可就不会留情了。现在你告诉我，那封信上都说了些什么？”

黄丽真皱了眉，心中想不通，为什么她竟会对那封信的内容这么感兴趣，可是她认为那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于是冷笑道：

“这老尼姑和晏老头，还有那个老道，不知为什么和一个姓谭的小子结下了什么仇，彼此杀来杀去。”

说到此皱了一下眉毛道：

“也奇怪，那小子怎会这么厉害，这几个老家伙居然都制不住他！”

老婆婆斥道：“少废话，往下说。”

黄丽真又接下去道：

“除了那个姓谭的小子，还有个什么哈萨克的姑娘，叫……”

“依梨华！”老太太为她接了下去，又问，“后来呢？”黄丽真十分奇怪道：“你好像什么都知道。”老婆婆斥道：“少废话，往下说。”

黄花瘦女点了点头道：

“不错，是个叫什么华的姑娘，这两个人搬来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外号叫什么南海一鸥，姓桂，听说很厉害，老尼姑害怕了，怕对付不了他们，这才写信给我们……”

老婆婆冷笑了一声道：“所以你们就来了，还带着两只鸟。”黄丽真撇了一下嘴道：“还提鸟呢，都死了。”

她打量着老婆婆道：

“我话说完了，只是没料到，半路里又杀出个你来，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老婆婆冷冷一笑道：“往下看吧，好戏在后头呢！”这时候，妙手空空王一刀，忽然由黄丽真臂弯里一跃而起，厉声叱道：

“你说些什么？简直是胡说八道！”

黄丽真一怔，勒住马道：“你好了？”王一刀冷笑道：“我听了半天了！哼，亏你还是教主最心爱的弟子呢！你可真给我们青海派争了脸了！”

他说着，目光又向一边的老婆婆望去，大有二次动武的样子，那老婆婆却毫不在乎地道：

“你还厉害？你试试你的内力，是不是能发出来？还是在马上好好歇歇吧！我已经说过了，决定不杀你们。”

王一刀气得脸色铁青，当下试着往上一提内力，才知对方之言果然不假，不由呆呆地望着老婆婆一言不发。这时候，黄丽真叹了一口气道：

“算了吧！你也不要骂我，有什么办法呢，打又打不过她，铜锤罗大概也错过去了，咱们在沙漠里，就跟瞎子一样了，不跟着她又怎么办？”

王一刀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道：“跟她上哪儿去？”

黄丽真眼光瞟向身前的老婆婆道：

“我哪儿知道呀！不过，她说过不伤咱们，咱们就跟她去一趟就是了。”

这时那老婆婆嘻嘻一笑，冷然道：

“现在不是你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我愿不愿意，你们不去也不行呀！”

王一刀浓眉一展，那老婆婆立刻还以颜色道：

“很简单，你们愿意，还可以舒舒服服跟着我骑马去，要是不愿意，你们就必须难受一点了。何必呢！”

说着咧口一笑，声如夜枭，王一刀不由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脚，人家说的可是实话，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呢！

黄丽真的人生哲学是，尽量不虐待自己，怕师兄再说出什么负气的话，使自己也连带着吃亏，忙道：

“走吧！不要多说了，她是一个武林前辈，绝不能说话不算数。”

王一刀一声不哼地跳回马背上说：“走！”

老婆婆嘻嘻一笑，策马而行：

“这样才算聪明，你们只要听话，我老婆子绝不会难为你们，你们好好地歇几天，看看你们那位师父来不来找你们！”黄丽真实在忍不住了，又问：

“你老人家到底是谁，可真急死人啦！你就是鬼，也得有个名字呀？”

老婆婆这一次倒没有发脾气，她淡淡地一笑，回过头来睨着黄丽真说：

“瘦丫头，我要再不告诉你，就把你急死了，其实告诉你们也无妨。”

她慢慢地说道：“我名九子妹，人称太阳婆……”王一刀吃了一惊道：

“啊！你就是太阳婆？”

黄丽真偏头问：“你知道她？她是干什么的？”这时王一刀对着太阳婆冷冷一笑道：

“你老人家大名，我倒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我知道你不是汉人，是个天竺人……”

才说到此，就见太阳婆面色一变，厉声叱道：

“胡说！我只是出生在天竺，却在中原住了很久，北京、金陵我都很熟，你年纪轻轻知道什么！”

黄丽真皱了一下眉道：

“太阳婆，你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你可以告诉我们了吧？”

太阳婆桀桀一笑道：“不必了，现在已经到了。”二人不由在马上抬起

头，顺着太阳婆手指之处，他们发现了一条缓缓的流水，那水流得十分静，以至于听不到流水的声音。

目光所及，似乎沙面没有了，只有一片片树林的影子，可是影子很淡，乍看起来，像是远山。二人想不到，大沙漠里会有这种地方，一时相顾愕然。太阳婆嘻嘻一笑道：“这是库鲁克河，顺河而上，可至营盘，也就是你们原先要去的地方。”

王一刀呆了一呆，又叹了一口气。几匹马都显得很兴奋，它们在久行沙漠的路上，早已疲累了，现在它们闻到了青草和泥土的气息，足下都加快了。渐渐，地面上的沙由厚而薄，由薄而渐次消失，他们耳中听到了淙淙的流水声，岸边仅有很窄的一溜儿生有青草和矮树，静静的水面没有一盏灯、一艘船，即使在岸边，也看不见有什么住家庐舍的影子。王一刀和黄丽真心中很奇怪，他们弄不清楚，太阳婆是要把自己二人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这时候，马已渐次走过那条河，太阳婆突地勒住马，作了一个令二人也停止的手势，然后左右看着，似乎她自己对这地方也不太熟悉，这也难怪，沙漠在她一生之中，也只来过三五次。

她带过马头，皱着眉道：“不对，你们跟着我，还得往后退退！”

黄丽真“啧”了一声道：“到底上哪儿去嘛！天可是快亮了！”

太阳婆冷笑道：“自然是有地方，你们只跟着我走就行了。”

说话之间，他们的马已退后了三四丈，然后顺着河往下走了百十步。太阳婆点点头道：“现在就对了！”

在半沙半泥的地上，有一条小石子儿铺成的路，弯弯曲曲的，太阳婆在先，领着二人和几匹马，向这羊肠小路走去。

差不多有半盏茶的时间，就看见一幢很坚固而且很大的石头房子，那格式倒像是汉人住的，大门也是用石头砌的，房子里有灯光。

太阳婆在马背上扯着嗓子道：“有客人来啦，快开开门！”

里面马上有了回音，并且不止一人向大门这边跑来。黄丽真不禁和王一刀对看了一眼，心中又惊又怕，真弄不清楚这是怎么样的一家人。

大门开了，还有人用灯往这边照，一个人用破锣的嗓门道：“老前辈回来了！喝！哪来这么些个牲口呀？”

太阳婆翻身下了马，回头招呼道：

“你们两个别怕，下来，下来！这都是熟朋友，你们一定也认识！”

二人为对方的马灯晃得两眼发黄，根本看不清来人是谁，却听那人呵呵一笑道：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这两个活宝呀！得啦！二位请进来吧，大概这一路，颠得屁股痛了，快到里面歇歇吧！”二人不由脸一阵红，听此人口音很熟，等到走进的时候，仔细地看了看这人的脸，不禁各自一怔。王一刀不由冷笑道：“朋友，原来是你？”

原来这人正是先前在沙漠里，为谭啸送信的那个长毛陆渊，他身旁站着那个高个子，也是熟脸，就是跟他一块去送信的那个用链子锤的叫闻三巴的小子。

另外，在他们一边，站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倒是一个生脸。

陆渊一只手摸着下巴上的短胡子，弯了弯腰道：

“不敢！不敢！二位快进去喝点热汤吧！”

黄丽真道：

“喂！你们不是那两个送信的么？好小子……”

长毛陆渊一皱眉道：

“喂！喂！你这娘儿们说话怎么这么难听？这是什么地方，你还这么撒野！”

黄丽真耸了一下鼻子道：

“什么了不起，就是阎王老爷的生死殿，我高兴了也得去上一趟，骂他两句呢！”

陆渊摸了一下后脑勺，偏头看了闻三巴一眼，说：“好丑的娘儿们！别理她！”

他招呼人把牲口拉到后面去，“吁吆”之声不绝于耳。

到了这个时候，黄丽真和王一刀都很识相，跟着太阳婆和那个美少年，还有陆渊和闻三巴几个人，直向房内行去。

使他二人微微有些奇怪的是，那个美少年显得和太阳婆很亲热，两个人手牵着手，在前面边行边自唱唱地私语着，似闻得太阳婆轻声地说：

“好孩子，这事情你不要急，我比你更急，等一会儿好好问问他们两个就是了。”

又见那美少年鼓着桃腮，低低地似在埋怨什么。王一刀往地上啐了一口，心说晦气，进门就遇见个兔子！

几个人进房之后，王、黄二人见是一间颇为宽敞的大厅，地下铺着西藏来的毡子，墙上张贴着熊皮和狼皮，都带齿爪，看起来似较生前还要勇猛，十几张红木太师椅上铺放着各式的坐靠背垫，多是名贵的湘绣面子。黄丽真挑了一下眉毛，心说：

“妈的，这简直是沙漠里的小王宫！这些东西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

其实说穿了，也就不大奇怪了，试想去沙漠出玉门过安西入中原，历年来，有多少外商进进出出，他们把外国稀罕的东西，带到中国去，再把中国的绫罗绸缎刺绣等带到外国去。长毛陆渊是这一条路上有名的刀客，这些东西到了他的手中，都是很稀罕的事。黄丽真和王一刀不知道底细，所以看来显得费解、吃惊。

大厅靠墙的一列二三十张椅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皮衣服，有灰背的、狐腿的、紫貂的、猞猁的、银狐的，各式各样，形形色色，另有五六座柱架，其上坠吊的尽是一些闪闪放光的玩意儿，多是王一刀和黄丽真没见过的，有金链子，珠串子，黑亮的宝石坠子。黄丽真眼都看直了。

太阳婆嘻嘻一笑道：

“两位不要客气，请坐，好东西还多，慢慢地看。”王一刀板着脸不动，黄丽真却好像是到了自己的家一样，一屁股就坐下了，还仰着脸对王一刀说：

“你坐呀！客气什么？反正他们得管饭。”

长毛陆渊一只手摸着下巴，笑得两眼成了两条线，打趣道：“管！管！要吃什么有什么，吃活人脑子现砸！”黄丽真白了他一眼道：“你少贫嘴滑舌的！”

陆渊呵呵大笑道：

“好厉害，你不要忘了你们现在是俘虏，现在得听我们的！”黄丽真往起一站尖叫道：“俘虏！俘虏怎么样？”陆渊被吓得后退一步，正要说话，太阳婆却皱眉道：“陆渊你少说话。喂！我说你也坐下！”

黄丽真倒是真怕这位老太太，闻言乖乖坐了下来，见桌子上摆的有瓜子，就拈了一颗往嘴里嗑，“呸呸”吐皮，就连太阳婆也看得直愣眼，坐在她旁边的那个美少年更是连连皱眉，小声问：“她是谁呀？”

太阳婆哼了一声道：

“他两个都是那个老魔头的徒弟，被我从沙漠里给带回来的！”

说着，她冷冷一笑道：

“你们俩要放聪明一些，我们对你们已经很客气了，只要你们不打别的主意，我们就不难为你们，否则我老婆子可是不客气。”黄丽真还在嗑瓜子，可是她的眼，却向坐在太阳婆身边那个美少年瞟，心想：

“这小子长得可真不赖，不知是这老婆子什么人？”她想着又用两只勾魂的眼睛去看这少年的手和脚，还有身上的衣裳。少年被看得脸红红的，把头扭向一边去了。“害臊了！”黄丽真心里想。

这时太阳婆对那美少年说：“你不是有话问他们吗？”少年脸又是一红，却装着自然地咳了一声，有意低着喉咙问道：“你们……”

不得，这声音还是嫌太细，他又使劲憋了憋，大眼睛转了转，不太好意思地说道：“你们是从玉门来的不是？”黄丽真吐出瓜子皮，正要开口，王一刀却冷冷地答道：“我们是从青海来的。”

美少年一怔，可是黄丽真却笑着插口道：“不过，经过了玉门，有事吗？”

说着递过了一个眼波，美少年杏目瞟了她一眼，面泛桃红道：

“你们在路上，可看见一个骑黑马的年轻人？姓谭！”王一刀心中奇怪，这少年说话怎么女声女气的，忍不住瞟了他一眼，黄花瘦女却咯咯一笑道：

“喂！你这是怎么问的呀！骑黑马的人可多啦，姓谭的……”她似乎突然想起一人，忙道：“谭啸？”

美少年双目一张，喜道：“对！就是他，你们看到他了？”黄丽真撇了一下嘴，摇摇头：

“没有，我们就是来找他，要看见他，还能放过他？早把他杀了！”

美少年不禁十分失望，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来，眼圈红红的，望着黄花瘦女冷冷一笑道：

“有你们什么事？我们的仇人是晏老头子，还有裘老道、朱蚕和那个老尼姑，你们干什么来找麻烦？”

黄丽真摇了摇头，嘴朝着太阳婆一噘道：

“呸！她知道，你问她吧，我们都告诉她了！”

美少年就问太阳婆道：“西里加！为什么呢？”

太阳婆冷笑道：

“这还用问吗？那老魔头，还不是有意凑热闹，称英雄，哼！他以为全天下就是他一个人厉害。哼！哼！”

可是这美少年，并不留心去听她的话只是低着头，用白而小的牙咬着嘴唇，眼睛里水汪汪，似含着眼泪。王一刀和黄丽真突然发现，这少年耳朵上，扎有小小的针孔，分明是女儿之身，黄丽真不由咦了一声。美少年一抬头，黄丽真结结巴巴道：“你……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少年脸一红，站起来怒目看了她一眼，嗔道：“你管不着！”

一面扭动着腰肢就进去了。这一下，连王一刀也怔住了，他傻里叭叭地站了起来，一双鱼目死死地盯着这美少年背影。黄花瘦女不禁兴趣大减，冷冷一笑道：

“算了吧，紧盯着干嘛，这是人家家里！”

王一刀脸一红，坐了下来。这时间就听得方才那美少年进去的房间里，有踢桌子摔茶碗的声音，太阳婆朝着长毛陆渊努了一下嘴。陆渊搓着手，带着笑走了进去，只听得他的声音在说：

“得啦！大姑娘何必呢！这不是发急的事，咱们慢慢来，包在我长毛陆渊身上，谭大爷他不也是到处找你嘛！”

才说到此，又是一个茶杯摔碎的声音，跟着是长毛陆渊痛惜的声音：“啊哟……大姑娘，这是东晋大兴窑出的盖碗，值百十两银子呢！”

“我不管，我要死！”

跟着又是一声大的，这一次大概是花瓶，就像是火炮似的“砰”的一声，连太阳婆也吓得一怔，她皱了皱眉，望着王、黄二人说：

“你们稍坐一下。唉！这孩子……”

现在所能听到的是呜呜的娇哭之声，和长毛陆渊捡破瓷片的声音，他边捡边叹息道：

“唉！何必呢！这个瓶至少值一千银子，有人出八百我都没卖，这可好……”

那姑娘哭着说：

“你再说！再说，我都给你摔光……”

“阿！西里加……”

大概是扑在她师父怀里了，真是又娇又嗲，那啼哭的声音，如果用白香山的“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来形容，那是最适当不过了。

老婆子溺爱这个徒弟，竟丝毫没有发怒，反安慰道：“乖孩子……不要急……”

“啊！西里加，西里加！我想死……呜呜！我不要活了！”“好孩子，好乖乖，听西里加的话……西里加把这边事一了，就陪着你找去，好不好？”

“啊……西里加！他一定找那个姓晏的姑娘去了……我知道……我不要活了，啊！我不要嘛！”

抽搐、哭、拔尖、腻、扭身子、撒娇……老婆子心痛得了不得，拍着哄着，小声地耳语，叽叽喳喳，总算是把这个徒弟哄得不哭了。外面呆坐的两个人，更是呆上加呆，黄丽真翘着二郎腿撇了一下嘴道：

“了不得！听见没有？人家这才叫爱情呢！”

王一刀傻里扳呱地道：“爱情怎么样？啥爱？”黄丽真以手在唇上按了按道：“嘘——听，听！”翻了翻小眼道：“吃醋了，真痴情！嗯，一定是吃醋了。”凭着女人先天具有的好奇和探讨人家私事的心情，她站起来，倾着身子，撅着大屁股仔细地去听，可是人家已经出来了。长毛陆渊第一个出来，看见黄丽真的姿态，怔了一下道：“喝！这是干啥？探查？”

黄丽真噘了一下嘴，红着脸又坐回原处。接着，太阳婆由里面走出来，那个乔装的大姑娘，已经擦干了眼泪，只是睫毛上还亮晶晶的，仍嘟着嘴唇，看见黄丽真和王一刀在瞧她，小声嗔道：“讨厌！看什么看！”

黄丽真嘻嘻一笑道：

“我说这位妹子，好好的干嘛女扮男装呀？你贵姓？”大姑娘睨了她一眼，没说话，太阳婆冷冷一笑道：“她就是你们要找的依梨华！”

二人不禁吃了一惊，一起张大了眼睛，黄丽真哦了一声。这时依梨华仰了一下脸，一双剪水瞳子里，满是幽愤地道：“怎么样？你们谁不服？”

王一刀还在发怔，黄丽真嘻嘻一笑，斜着眼说：“干嘛呀！咱们第一次见面，客气点好吧！”

依梨华恨恨地说：

“你们这一群坏家伙，自以为了不起，现在到了沙漠，可就由不得你们了。哼！”

黄丽真斜着眼，叹了一口气道：“就是嘛，谁说不是呢！我也不愿意来沙漠呀！白天热晚上冷，又没有水……”

王一刀这一会真像个二楞子，坐在一边啥也不说，谁说话他眼睛看谁，现在黄丽真的话说完了，他眼睛又转向依梨华。依梨华转过脸看着太阳婆，皱眉说：

“西里加，把他们怎么办呢？”

又看了黄丽真一眼，黄正拈了颗瓜子嗑着。

依梨华带气道：“这个女的，简直毫不在乎，老吃瓜子！”太阳婆笑了，看了黄丽真一眼道：“你叫她吃吧，吃完了就得关起他们了。”

黄丽真吓得瓜子也不嗑了，皱眉说：“你们到底打算怎么样我们呢？”

太阳婆冷冷一笑，回头看了垂头丧气的长毛陆渊一眼，这小子大概还在心痛那个花瓶，半天都没有说话。太阳婆问：“那房子整理出来没有？”

陆渊挤了一下眼道：“不知道呀！”回过头喊，“三巴！三巴！”闻三巴远处答应着跑进来，两只手卷着袖子，手上沾着些泥巴，还有鸡毛。陆渊问：“房子整理出来没有？”

闻三巴一双绿豆眼，很快地看了王一刀和黄丽真一眼，举了一下手道：

“这不是正在拾掇吗！唉！甭提多脏了！他妈的，那地方都叫地老鼠做窠了，真臭！”

陆渊挥了挥手说：“快！快！人家两个还等着休息呢！”闻三巴怔了一下道：“那房子能住人？”

陆渊皱了一下眉，看了王一刀一眼道：

“有什么办法，只好叫他们委屈一下了，你给弄两张床。”闻三巴答应了一声，转身而去。黄丽真脸上不大乐，可是谁叫自己是俘虏呢！

太阳婆浅浅一笑道：

“你不要不高兴，这么对你们已经是很客气了，不过你们可以放心，一天三顿饭是少不了你们的，只是门关着，你们没法子出来。”

黄丽真眉头皱得更紧了，忙问道：“房里有窗户没有？”太阳婆也不知道，就看陆渊，后者点头说：

“有，有，只是小一点，而且在房顶上！”

黄丽真不乐地道：“那不是天窗么？”

陆渊笑了笑说：“也可以说是吧，不过是铁栅格起来的。”黄丽真恨声道：“那不成了牢房吗？”

陆渊龇着牙笑着道：“本来就是牢房呀！只是后来改了，养鹅了。”

说话间，闻三巴探头道：“行了，不大有味了，请他们来吧！”太阳婆微微一笑，看着二人道：“二位请吧，别叫我麻烦了。”王一刀重重叹了口气，站起身来，黄丽真却还一个劲儿皱眉，见大家眼睛全看着她，只好站了起来，冷笑道：“我是女的，你们怎么能把我跟他关在一起？”

闻三巴咧嘴笑道：

“放心，这一点我们想到了，我们用鸡笼子把你们隔开了。只是这么一

来，地方又小了一点，也没办法，你们凑合一下算了。”

二人只好跟着他出了房门。太阳婆和依梨华、陆渊，都在后边跟着，直向二人的“新居”行去。

十五

阴晦、潮湿、脏臭，这就是眼前的新居！

一盏豆油灯，置于一张石几上，发出淡黄的光亮，照着低矮的斗室内一张木板床。闻三巴退身出来，笑了笑道：“二位请！”王一刀大步走了进去，黄丽真一只手捏着鼻子，还不大乐意进。闻三巴在门口说：“往里拐，还有一张床，二位将就一点吧！”

黄丽真迫不得已，只好弯身而入，她才迈进腿去，这边“哐啷”一声，门就关上了。

黄花瘦女猛然用身子去撞，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她在里面大叫：

“快开门，这里面哪儿能住人？不行！不行！给我换个地方！”太阳婆冷冷一笑，对闻三巴道：

“加上锁！每天分三班，在门口看守着，要是跑了，我可找你们！”

闻三巴嘻嘻一笑道：“老太太你放心，他们跑不了！”太阳婆笑了笑，对依梨华道：“我们进去，外头冷！”于是，太阳婆、依梨华和长毛陆渊几个人，又回到原来的客厅，留下闻三巴在这边守着。

在客厅里，依梨华皱眉问道：“西里加，那位桂老前辈是不是一定会来呢？”太阳婆肯定地点了点头，又回头问陆渊道：“他是怎么给你说的？”

陆渊坐下来，迷惘地说：

“他说今晚上一定来，不过，这位老爷子说话是不是算数，我就不知道了！”

太阳婆点头道：“那就不会错了，他说来就一定来！”依梨华眨了一下深如海似的眸子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有多大了？”

长毛陆渊用眼瞅了太阳婆一眼，讷讷道：

“长相是不大……”笑了笑又说，“很瘦，弯着腰，岁数可是有一把子了！怎么大姑娘，你还没见过他呀？”依梨华摇了摇头道：“我从来没见过他。”

太阳婆也点了点头道：

“我也十几年没有见过他了，猛然一见，真不大敢认他了，他一个人对付这么些人，可真是难说。”

陆渊皱了皱眉道：“你老人家怎么不去帮帮他呢？”太阳婆一笑道：

“我们商量好的，他对付前面的人，我对付后面的，不过他也知道那群老家伙的厉害，我想他一个人绝不敢正面对付他们！”

陆渊嘿嘿一笑说：

“这位老爷子是出了名的损，你老想想，在饮马湖里面下蒙药，这点子有多么绝，他老人家都能想出来，对付这一群老兔崽子，我看也没什么问题！”

才说到此，就听见厅门一响，三人一起回头，只见一个枯瘦的老人闪身而入。陆渊一跳而起，大喜道：“刚说到你，你老就来啦！”南海一鸥桂春明微微一笑，从容而入。太阳婆和依梨华一齐站了起来，太阳婆笑道：“桂兄，事情如何？”桂春明呵呵一笑道：

“这几个老儿可吃了大亏了，扑了一个空。我在营盘入沙漠的路口上，立了两根竹子，写了一个条子，把几个老儿气得了不得！”

太阳婆九子妹眯着眼笑道：“桂兄，你写的是什么？”桂春明一面坐了下来，一面得意地道：“我写的是时间已过，多谢光临！”

说着哈哈大笑了几声，接道：

“可把他们气死了，一群老头子大概要连夜上阿哈雅去，也不知干什么。”

长毛陆渊摸了摸头道：

“阿哈雅，那地方偏僻得很，是西北虎常明的地盘，不过……常明这小子，最近见不到他了。”

桂春明笑了笑道：

“那就不管他们了，反正他们还在营盘等人呢！”说着又问太阳婆说：“你扣的人怎么了？”

太阳婆龇牙一笑道：

“那还用得着老兄你担心，已给关在后面了！”

桂春明满意地笑了。这时，陆渊端上了一杯热茶，桂春明就口呷着，目光盯在了依梨华脸上，皱了皱眉，奇怪地说：“咦，这位小兄弟是……”

太阳婆吓吓一笑道：

“你可看走了眼了，她是个闺女，就是早晨我给你说的，我的那个徒弟！”桂春明不由一怔，哦了一声，慢慢地道：“哦，你就是依梨华……”

依梨华早已姗姗下拜道：“老前辈！”

桂春明忙挽起她，笑道：

“姑娘不必多礼，请坐！请坐！你这是从哪儿来？”依梨华坐了下来，粉面绯红地道：“我……弟子是从吐鲁番来的！”

桂春明张大了嘴道：

“我听说，你……你不是和谭啸在一块么？”

依梨华低下了头，讷讷道：“本来，本来是在一块的……”“后来呢？”桂春明紧张地问。依梨华羞涩地看了他一眼，眼圈可就有些红了，她摇了摇头：

“后来……他一个人到阿克苏去了。”

桂春明皱了一下眉道：“为什么呢？现在他在哪里？”依梨华又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我也在找他！”桂春明紧紧地握着手，咬牙道：

“这个小子，简直是胡天胡地，沙漠他根本不熟，竟敢到处乱跑，混蛋透了！”

依梨华听他骂谭啸，心里也不大得劲，忙为心上人解说道：“他不是乱跑，听说是为狼面人办事情去了！”

桂老头子又是一怔道：“狼面人？”

这时，一边的陆渊插口道：

“老前辈忘了？就是早上你老打发我去救的那个人，他就是狼……天狼仙！”

依梨华很奇怪地看了陆渊一眼问：“你看到袁大哥了？他上哪儿去了？”

陆渊叹了一口气，慢吞吞地道：“袁大爷押着个棺材，也不知是谁死了，他大概是在护灵，不过他给我说，从此他是再也不来沙漠了，这位爷真是怪人，如今狼皮也不披了！”

这事依梨华倒清楚，只是她不多说，她有点奇怪，袁菊辰怎么会在营盘呆了这么久才动身。

桂春明慢慢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道：

“我要早知道你们是朋友，我就问问他了，这人看样子倒是一条好汉

子！”

长毛陆渊吐了一下舌头道：

“敢情是，在大戈壁里，提起他大爷来，谁不知道？只是他现在变了！”

桂春明也不再去追问袁菊辰的事，他心里只是惦记着他徒弟谭啸，又向依梨华打听道：

“他去办什么事，姑娘你可清楚？”

依梨华嘟着嘴道：

“他不肯告诉我，只说去找一个朋友，也不知找谁，我在吐鲁番等他不来，这才出来找他的。”

说着又低下了头。桂春明一双深邃的眸子，在这姑娘身上转着，脑子里却在想，看样子这丫头和谭啸之间，似乎已经有很深的感情了，这可是一件讨厌的事，那位姓晏的姑娘，还在眼巴巴地等着呢！

想到这里，他忍不住问道：“姑娘，晏小真你认不认识？”依梨华马上抬起了头，脸上变色道：“我认识，怎么……”桂春明叹了一口气，又苦笑一笑，摇了摇头道：

“没什么……”他又说：

“姑娘，我虽在肃州没见过你，可是我知道，你曾救过我徒弟的命，而且为了谭啸，你的家……”依梨华低下头，伤心地道：

“老前辈，你不要说这种话，这是我应该的。”桂春明微微叹息了一声，目视着太阳婆徐徐道：“这小子，我真不知道将来怎么办！这些债，他……”他本来想说“他怎么还”，可是却又怕羞了依梨华，临时打住了。太阳婆不知道他言中含义，当时笑了笑，说道：“唉！老哥哥，孩子们的事情，让孩子们自己去解决，你我用不着去操心。”

说着又微微一笑。南海一鸥不禁怔了一下，目光在她脸上慢慢地转着，内心暗道：

“莫非这老婆子也有意为她徒弟做作成好事么？这就麻烦了！”

想着有意试探道：

“那位晏姑娘为了谭啸，如今的下场，唉……”太阳婆尚未说话，依梨华已忍不住插口道：“晏小真……她怎么了？”

桂春明扫了她一眼，叹了一口气道：

“她救谭啸的事，给她父亲发现了，差一点打死她，若非是老夫我及时救她，这孩子可……”

说着又苦笑着摇了摇头。依梨华紧张地扭着双手道：“现在她……她呢？”

桂春明心中一动，心说这孩子的心胸，可比那晏小真宽多了，当时微微一笑道：

“姑娘请放心，她大概已安全地逃出甘肃了，现在可能已经到了中原了。”

依梨华喃喃道：

“这么说，谭大哥并没有和她在一起？”

桂春明摇头道：

“当然，他们怎么会在一起？不过，以后可就难说了。”

依梨华眼圈红了，用力地咬着下唇，不发一语。桂春明看在眼里，心中更是有数，不禁暗暗为徒弟发愁。在他未见依梨华之前，他脑中一直是同情

晏小真的，他对小真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那时他对这个未曾谋面的依梨华，是谈不到有什么印象的。

可是，印象和观念并不是“根深蒂固”或“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们在偶然情况之下，也许会变更或是从根本上推翻的。但不要为晏姑娘委屈，事情还没有糟到那步田地，因为她所保留在桂春明脑中的印象，仍是那么的美好，只不过，这种美好的印象，又多加了另外一份而已。

桂春明开始打量着这个姑娘。

她的身材，似乎比晏小真还要高一些，鼻子很高，嘴很小，皮肤白腻，小脸蛋儿红似熟透了的苹果，那双眸子，像海那么深，那么辽阔，那么无拘无束，在她顾盼时，如同浪花打在礁岩上一般，给人以无比的洒脱清逸之感。

桂老头看到此，叹息了一声，暗忖：莫怪谭啸会为她着迷，这哈萨克姑娘，确实可称得上是女中翘楚，人见人爱。

只是，他马上回溯到那另一张可爱姣好的脸，那是晏小真。他没有忘记，自己对那位姑娘，所许下的保证和诺言，那诺言在此时此刻想来，就未免有些“口不择言”了。

短暂的寂静，给厅内带来一种沉闷的气氛，可是这种气氛，立刻就被另一种声音所打破了。

门外传来马嘶声，有人在敲门，长毛陆渊皱了皱眉道：

“奇怪，这时候还会有人来？”

他说着话，转身出来了。太阳婆问桂春明道：“老哥，我们下一步该如何办呢？”

桂春明正自沉吟的当儿，就见长毛陆渊眉开眼笑地推门而入，他背后跟着一个身披骆驼毛衣的汉子，这汉子生着满脸落腮胡子，气喘吁吁，一双大环眼，朝屋内骨碌碌转着。陆渊道：“还不见过二位老前辈及依姑娘！”

这汉子上前一步，双手抱拳，声如破竹道：

“弟子勇太岁厉吼，参见二位前辈及大姑娘！”桂春明等三人，不禁吓了一跳，太阳婆笑着对陆渊道：“这是谁呀？”

这时，桂春明也伸手道：“壮士不必客气，请坐！”厉吼吓吓一笑，笔直地站立一边，看了陆渊一眼，红着脸道：“大哥！俺可以坐么？”

陆渊拍了一下他肩膀，含笑道：“兄弟别客气，坐吧，这里没有外人！”

勇太岁厉吼大马金刀似的坐了下来。陆渊这才笑向三人道：“这是晚辈一个拜弟，为人甚是忠耿，他有好消息奉告！”桂春明略觉惊异地看着厉吼道：“厉老弟，什么消息？”勇太岁厉吼吓吓一笑，大声吼道：“老猴王和常明……”陆渊插口道：“兄弟小声点！”

厉吼脸色一红，咽了一口唾沫，一只手抹了一下脸，嘻嘻一笑道：

“俺生就的大嗓门，老前辈请不要见怪。”

桂春明急于听下文，笑道：“老弟但说无妨！”厉吼直眉竖眼道：

“老猴王西风和西北虎常明，两个人都叫人给整了，对手不知是谁，还有……”

他张大了那双大环眼，咽了一下唾沫，紧张地道：“白雀翁朱蚕，也叫人给杀了！”

此言一出，全室不禁俱是一惊，尤其是依梨华，脱口“啊”了一声，紧张地问：“真的？谁杀的？”厉吼瞟了这位大姑娘一眼，很奇怪对方的装束，使劲点头道：

“不错，我亲眼看见的，白雀翁是个小老头是吧？”

依梨华点头道：“是！又矮又小。”

厉吼咧嘴笑道：

“这就对了，在西北虎常明家里，叫人给杀了，头都给打碎了！俺看准是被铁砂掌给打的！”

桂春明白眉微微一皱，双手虚按着笑道：

“慢慢来，老弟，你慢慢说，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白雀翁朱蚕，又怎会到西北虎常明家里去？还有西风和常明又是怎么回事？”

厉吼结结巴巴地道：

“这……”说着转脸看着陆渊道：

“大哥，你给说说吧！俺怕说……说不清楚。”陆渊哈哈一笑，抬了一下眼皮道：

“白雀翁来沙漠，老前辈不知道？”

桂春明点了点头：“嗯，我知道！我知道！”

陆渊笑道：“这就是啦，白雀翁一来沙漠，就……”他用手扣了一下头，皱着眉头讷讷地说：“不知怎么受了伤……”

这时，依梨华娇声道：“这事情我清楚。”

大家的眼光全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太阳婆呵呵一笑道：“怎么又到你头上？什么事呀？”

依梨华红着脸说：“他是被狼面人袁大哥和啸哥给打伤的，当时我也在场。”那双美丽的眸子，在各人脸上扫了一下，羞涩但得意地说：“要不是啸哥当时拉着我……哼！”

于是，她大略地把那天晚上的情形说了一遍，听得每人都惊叹不已。她这边方一住口，长毛陆渊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原来是这么一档子事，我说呢！好了，往下我就清楚了。”他笑了笑，看着桂春明道：

“这白雀翁受伤之后，就找到老猴王西风，大概他们是朋友，老猴王和西北虎常明又是朋友，咳！就是这么档子事，你老清楚了吧？”

桂春明点了点头道：

“于是，朱蚕和西风就住到了西北虎常明家里是不是？”勇太岁厉吼在一边连连点头道：

“不错，他们一块住在常明家。听说那位了不起的奇人是一个少年！”

依梨华忙追问：“什么了不起的奇人？”

厉吼瞪着一双大眼道：

“就是打死朱蚕伤了西风和常明的那个奇人呀！那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目注着陆渊道：

“大哥请想，老猴王和西北虎，这两个主儿，可都是大戈壁响叮当的人物，居然会吃了如此大亏。”

他张大嘴巴说：

“西风他老人家被砍掉一只胳膊，两个耳朵也叫人割了。西北虎常明还算便宜，只掉了两个耳朵。”

众人闻声色变。依梨华本想是谭啸所为，可是转念一想，老猴王西风和谭啸之间，非但没有梁子，而且还有些恩情，此事不似谭啸所为，心中好不疑虑。

当时她眨了一下眸子道：

“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少年姓什么？你见过他么？”厉吼摇头笑道：

“这个……我可没有……不过有人见过，说是个小白脸。”陆渊也颇费思索地摸着下巴说：

“莫非是呼可图袁大爷？不能呀，刚才我还碰着他了呢！他又在服丧，怎么会杀人？再说这三位老爷，也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对付得了的……这……”

桂春明冷冷一笑道：

“你既看见了西风，他还能没告诉你是谁干的吗？”厉吼摇头道：

“不……不……他们两个死也不说，不过他们发誓要报仇，已经骑着马来沙漠了。”

这时，太阳婆九子妹偏着头望着桂春明，微微一笑道：“老哥，你看这会是谁呢？看起来，这沙漠里能人倒是真不少呢！”

桂春明沉吟道：

“如果是个年轻人所为，就更令人想不通了！这些年，没听说过江湖上有什么太出色的小伙子。”

太阳婆笑了笑道：“别是令高足谭啸所为吧？”南海一鸥淡淡一笑道：

“他不能有这种功夫，要说智力，这小子倒许有一点。九婆请想，白雀翁并非无能之辈，此人武功智谋，均高人一等，绝不可能为小徒所毙。”

太阳婆点头道：

“朱蚕是个很棘手的人物，他的功夫，不在剑芒老尼之下。”桂春明皱眉道：

“所以我猜测不会是小徒所为，一定另有奇人！”依梨华心中一喜，扭过身子，娇声对太阳婆道：

“西里加，这一下好了，我们有了帮手了，只是啸哥……”太阳婆呵呵一笑，目视着桂春明道：

“老哥，你徒弟到底上哪儿去了，他要再不出来……”说着目光向依梨华一乜，努了一下嘴，依梨华不由顿时羞得面红耳赤，娇哼一声，眼圈红红的又想掉泪，太阳婆咯咯一笑，一把揽她入怀，笑哄道：

“好孩子，我可没说你什么，你别难受呀！当着这么些人，你好意思哭？”

依梨华偷偷看了桂春明一眼，不自然地笑了笑：“人家也没有嘛！”

太阳婆点头笑道：“对！对！没有，没有！”

桂春明目视着这一对师徒，不禁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线。依梨华红着脸坐直了身子，却为大家看得两腮绯红，她扭着身子道：“你们不要看我嘛……我走了……”

说着站起来想走，却被太阳婆用手又给拉坐了下來：“乖孩子，别走！我们来谈正经的，听听你桂老伯伯谈话，我们要用全力来对付那几个老鬼，好为你和谭啸报仇！”依梨华坐了下來，用眼睛瞟着桂春明。南海一鸥叹息了一声，眉头微皱道：

“九婆，你不要小看了这件事，西天一怪莫老甲那一身功夫，恐怕你我也不见得能应付下来。”

太阳婆冷冷一笑道：

“我自问敌他不过，不过老哥你也不必妄自菲薄。”桂春明苦笑笑道：“你哪里知道，这老魔自入青海以来，无异西面而王，尤其是他那独门‘一

悉神功’，不是我妄自菲薄，我实在没有把握能够接得下来。”

他那双深邃冷锐的眸子，在各人面上转了转，又叹了一口气，接着道：

“何况还有晏星寒等三个厉害人物，所以，如此判来，敌我实力相差得太悬殊了，我们要想打一个漂亮的仗，非得精心部署不可。”

长毛陆渊耸了一下肩膀，很显义气地道：

“老前辈只管吩咐，弟子等别的忙帮不上什么，可是要人有人，要命有命。”

勇太岁厉吼大声道：“俺抹了光脊梁给他干！”桂春明淡淡一笑道：

“你们有这番义气，老夫十分钦佩，只是你们应该知道，敌人是不可力敌的，我们要凭智谋，而且要出奇兵胜他们。”然后他问陆渊道：“陆老弟，你手下有多少兄弟？”陆渊想了想，皱着眉道：“要是不急，可有五六十。”桂春明说：“很急，也许明后日就用。”

陆渊摸着下巴，思索道：“那大概只能二十几个。”南海一鸥笑了笑道：

“这就很多了，那就请老弟明天一早负责把这些人集合一下，听候差用。”

陆渊点头道：“这没有问题。”

桂春明眯着一双深陷的细目，又问：“此处距阿哈雅要走多少时间？”

陆渊想了想说：“大概十来天吧！”

厉吼大声道：“不用，八九天就够了。”

桂春明点了点头。太阳婆笑道：“怎么，老哥，你问这个做什么？”

南海一鸥摇了摇头，徐徐道：

“我只是算一算这群老儿来回的脚程，另外……”

他闪烁着一双眸子，右手握拳，在左掌心上用力击了一下，发出了“啪”的一声道：

“九婆，我们在英可截他们！然后……”

他自信且兴奋地说：“消灭他们！”

库鲁克河缓缓地流着，它的下游是注入到罗布诺尔湖去的，上游却是经过营盘而和雀河相接，直通阿哈雅，经沙雅、新和、拜城而始于哈雷克套山。这山也就是它的发源地。在这条河的两岸，布满着广阔的绿洲，朴实的维吾尔人和部分缠回，千百年来，都是因循延续地生活在这些土地上面的。

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流血的战争，准噶尔的叛乱，吐鲁番的跋扈，虽然亦曾波及，可是，影响民心并不大，人们仍然安定舒适地过着日子。

白天，日光滋润着地里的庄稼，这些绿洲对整个沙漠来说，是生命的源泉，没有它们的存在，沙漠不过仅仅被称为沙漠而已，那是不会有任何人，说得更切实一点，那是不会有任何动物去问津的。

夜晚，静静的库鲁克河，在月光之下，舒展着它媚人的腰肢，天空的繁星辉映着近处的沙面、沙丘，那隆起的、扇形的、

条状的沙堆，会为你平添上许多绮丽的幻想，你会觉得你是多么渺小而有趣的小动物，你会更留恋人生，人生也会更爱你，如果说人的生存，只要为自己负责，那么骄傲吧，摆脱那些不应赘着你而偏偏赘着你的东西，对于那些自寻烦恼的人，是不是应该笑他们愚蠢呢！

譬如说像眼前的这几个人吧！真想不通他们为的是什么？都已经是这么一大把子岁数的人了，何苦呢！

在铜锤罗一去不返之后，他们都显得异常烦躁，人们说老年人沉着，其

实也未必尽然，不过，人们因为烦躁的性情而短寿，却是一项已经证明的事实，聪明的人是不会轻易暴躁而妄动无名的。

红衣上人裘海粟由一块石头上一跃而起，目视着仰面看天的天马行空晏星寒道：

“老晏，我看这事情有些蹊跷，他们不会这么久还不来，会不会……”

那闭目石上、俨然如入定老僧的莫老甲，倏地睁开眸子，冷然道：

“不会，你还是稍安毋躁，要是有什么不对，本教主那一双白额鸪，早飞来通报消息了！”

剑芒老尼姑似乎对莫老甲永存信任，凡是莫老甲所说之言，她从不心存怀疑，此刻闻言后，对裘海粟笑了笑：

“道兄请放心，莫教主所说不错，那双白额鸪确是罕见的灵鸟，倘若他们有什么不对，这双鸟一定会事先飞来的！”

裘海粟皱了皱眉头，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又坐了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差不多又过了半个时辰，就连莫老甲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站了起来，拍了一下身上的袍子，哼了一声道：

“不对！他们可能是出了什么事了！”

晏星寒冷冷一笑，没有说什么。剑芒大师皱眉道：

“要是出了事，教主的鸟怎么没有飞来呢？”

莫老甲灰白的眉毛，这时也皱在一块了。红衣上人大声道：

“教主，以贫道看来，定是出了事了，我们还是去看看吧！”

莫老甲神色黯然地点了点头。于是，四个人认准方才的来路，各自展开身形驰奔而去。以其四人的轻功，自是其快如风，不消一刻工夫，已深入在沙漠之中，目光所及，又是千里黄沙远处沙面上，一个黑影在蠕动着。

事实上，不能说是在蠕动，因为那是在跑，可是在四位高人的眼光下，对方那种速度显然是太慢了！

四人一齐站住了脚，红衣上人厉声叱问道：“谁？”

那黑影吓得怔住了，裘海粟又叱了声：“来人报名！”

那人回头就跑。四人不禁冷笑了一声，各自展开了身形，七八个起落，已追上了那人，呈四角形，把来人包围在正中。那人猛地翻身扑地，大哭道：“饶命啊！饶命！”

晏星寒不由皱了一下眉，后退了一步，叱道：“你不是铜锤罗么？”

那人正在磕头鬼叫，闻言后倏地一怔，顿时止住了哭声，抬头仔细向各人看了一眼，颤颤地由地上站起来，讷讷道：“原来是你们……”

四个人气得互相对看了一眼，真有些啼笑皆非之感，尤其是晏星寒，更觉得面上无光，若非是在沙漠里少他不得，真恨不能一掌把他给毙了。他气得哼了一声：

“没出息的东西，叫你去找他们，你找到哪儿去了？”

铜锤罗搓着双手，哭丧着脸道：“我到处都找过了，找不着他们嘛！”

晏星寒气得往前一步，方要抬手，却被身边的红衣上人倏地把他的手给按住了，他摇了摇头道：“何必呢！这事情不能怪他。”

天马行空气得紧紧咬着牙，裘海粟看着铜锤罗，微微皱眉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发现了什么没有？”

铜锤罗像斗败了的公鸡似的，缩着脖子道：

“什么事也没发生，就是找不着他们的人，连马也没看见一匹……”

他边说着边朝四面转着脖子道：

“别是他们走迷了路吧，那可讨厌了。”

剑芒大师灰白的眉毛，失意地搭在眼皮上，轻轻撩了撩道：

“这附近，还会有什么地方好去呢？”

铜锤罗摇了摇头说：“没什么地方好去。”

这时莫老甲由身上摸出了一支短细的芦笛，就口吹了几声，静夜里，发出了尖锐的“呜呜”之声，这种声音，盘旋在穹空里，历久不绝。

各人的脸色都很沉重，西天一怪莫老甲又吹了几声，才收笛入怀，冷笑道：“这可真是怪了！”

他抬头看了看天色，天空有几片白云，像卷席子似的，被风卷在了一边，暗紫色的夜幕上，镶嵌着闪烁的繁星，他仔细地搜索到了那颗“紫微星”，沉着声音道：“天快亮了，我们继续走吧！”

他说话的声音像冰似的冷，说明了这老儿在极度的愤怒之中。

对于这意外情形，每个人都很沮丧，尤其是莫老甲，本是挟着无比的雄心而来，谁知如今敌人未见，自己却先丢了大脸，王一刀和黄丽真是他的徒弟，如今也没有了下落，连带着一双白额鸪，也是来去不明，他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剑芒大师目视着铜锤罗问：“我们来的路，你可认得么？”

铜锤罗连连点道：“我知道。”

晏星寒重重叹息了一声道：

“早知如此，方才不要分开就好了，这可真是费了大事了！”

裘海粟厉声道：

“这事情很明显，敌人只是出没在沙漠之中，却不敢面对我们，我们就给他耗上，看看谁蹙过谁！”

剑芒大师苦笑着，问莫老甲道：

“莫教主，我们往下赶一程如何？要不怎么办呢？”

莫老甲寒着那张死驴脸，没有什么表情。晏星寒一伸臂，把铜锤罗夹在了腋下，于是各人又展动身形，倏起倏落，直向方才来途上驰去。

冷砭骨髓的风，由漠地深处袭来，吹在人的脸上，就像小刀子割一般痛，四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跋涉在可怕的沙漠之中，竟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可怜，如同天地一蜉蝣，沧海之一粟。

东方露出鱼肚白色，天快亮了。

经过这一阵忘命的疾驰之后，四人小停在一片沙丘之前，辨别着眼前的方向。晏星寒放下夹持在肋下的铜锤罗，后者被夹得腰酸背痛，只是不敢哼声，此刻在沙地上扭腰活血，忽然他口中咦了一声，用手指着一边大声道：“看！那是什么？”

四人向其手指处一望，莫老甲首先怪叫一声，倏地腾身而起，往下一落，已是五丈以外，他弯身自沙地上提起一物，众人都看出了，那是一只极大的死鸟，而且毫无疑问，正是莫老甲心爱的白额鸪之一。剑芒大师“唔”了一声，腾身过去，晏星寒和裘海粟也忙愣了过去。

莫老甲这时口中继续发出厉啸之声，一双眸子几乎要脱眶而出，他环视着三老，错齿出声道：“你们可知道，这是谁干的？”

三人皆都皱眉摇头，莫老甲反复地把死鸟翻来覆去，气得全身直抖。

这时各人才看清，在那死鸟的胸前，羽毛脱落了一大片，光秃处呈暗赤色，莫老甲用手轻轻摸着那块地方，抬头对三老道：

“你们看，这是很明显的一处致命伤！”

他错着一口怪齿，发出“格格”的声音，尖声怪啸道：

“这是谁？这是谁干的？我生吞了你！”

剑芒大师本来并未十分注意，因见伤处颜色有异，不禁多看了一眼，当时皱了皱眉，向前走了一步，微微蹲下身子，细细看了看那处暗红色的伤处，伸出二指摸了摸，顿时就明白了。

她冷冷一笑道：“果然是她出来了！很好，我倒要会一会她。”

众人全是一惊。莫老甲厉声问道：“是谁？大师你莫非知道么？”

剑芒大师微微颌首，目光扫向莫老甲道：

“教主，她是天竺来的太阳婆婆，教主的仙禽正是着了此人的太阳掌，这是毫无疑问的。”

西天一怪发出兀鹰似的一声怪笑道：“原来是这个老乞丐！她的死期到了！”

他说着，顺手从这只白额鸪两翅拔下了两根羽毛，放于身侧，左掌凌空向侧边沙地上一击，只听“砰”的一声，细沙像一片雪似的窜了起来，眼前顿时现出了一个三尺方圆两尺深的大坑。

莫老甲脸色沉重地走过去，把手中死鸟向坑中一丢，双手凌空推着沙面，须臾，已用沙把这个圆坑给填满了。

虽然是简单的几手动作，可是在场诸人，除铜锤罗以外，俱都看出这是极为厉害的“混元一炁”功，这种功夫练到了火候，可在百步之内，举手投足之间伤人五脏六腑，是一种极为吓人的功夫。

各人内心都十分震惊，莫老甲葬了这只爱鸟之后，面色简直就像是一具骷髅，灰白得可怕，那青白色的嘴皮，不停地在颤抖着，像是在自言自语。各人俱知他此刻陷于极度的悲伤愤恨之中，所以谁也不愿在他气头上惹他，大家一句话也不多说。

铜锤罗在各人忧伤之中，一双黄眼睛珠子四下溜着，心中想，应该还有一只鸟。同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情绪，庆幸这两只怪鸟的死亡。果然，他的喜悦，获得了更大的鼓舞，在不远处的沙地上，他终于找到了另外的一具鸟尸，他几乎要笑了出来。

“看！那一只鸟也死了，哈！”

当他目光接触到晏星寒惊怒的目光时，他才知道自己忘了眼前的危急了，顿时吓得噤若寒蝉，所幸西天一怪莫老甲这时并未注意到他的失态，当时飞扑上前，把另一只死鸟也捡了回来。众人偎上前一看，和前只一样，也是肚腹处有一块巴掌大小的红印，死鸟在寒冷的晨风里，早已冻得僵硬了。

莫老甲一向是一个没有感情而且残酷的老人，可是目睹着他爱如性命的一双白额鸪，竟双双被人击毙时，忍不住淌下泪来。

他紧紧地咬着牙，低头看着地上的死鸟，一言不发。这对鸟，自青海柴达木捕来后，他曾花费了多少心血去加以豢养，素日爱护备至，就是掉一根羽毛，也是追问不依，却想不到今日，竟因自己一时大意，双双为人所毙，莫老甲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

剑芒大师同情地叹息了一声：“教主，快把它埋了吧！”

她冷冷一笑道：

“太阳婆手段也太狠了些，何至于连一双鸟儿也容不得！”

这种话，对莫老甲如同“火上加油”，他桀桀地冷笑了一声，怪目直直

地看着剑芒大师道：

“大师，你可认定了是那老乞丐，没有错么？”

剑芒微微一笑道：

“这是断断不会错的，天下擅此太阳掌的，只有她这一门，由这伤处判来，分明功力深湛，定是出其亲手，这一点贫尼可以断定。”

莫老甲凸目错齿道：

“好个不知死活的老婆子，我莫老甲究竟和她有何深仇大怨，居然下此毒手，嘿嘿！本教主岂能轻易饶她！”

他说着又以前法挖了一个沙坑，把死鸟埋了，也照样自这只鸟的翅上，拔下两根羽毛存于裘中。他面色阴沉得令人可怕，不时错齿出声，那瘦如竹竿的躯体，更是不停地战瑟着，看来真像是一具由新坟内爬出的死尸，令人望之不寒而栗。

此刻天色已大明了，漠地上浮起一片白白的雾，众人全在这白色水雾的包裹中，更是显得清冷，每个人的肚子也感到极度的饥饿，可是所有吃的东西，全在马背上驮着，本来谁也没有注意到，此刻突一想起来，俱都感到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晏星寒长长吁了一口气道：

“看来，我们要饿毙在这沙漠之中了！唉！我们太傻了！”

红衣上人仔细地看在地面上的人马足迹，忽然大叫了声：

“有了！”

各人都不禁用眼睛去看着他。裘海粟一只手指着地面，大声道：

“你们看，这些马蹄印子，不是一条很明显的线索么？我们不妨按着这些蹄印一路找下去，不愁访不出一个下落来！”

剑芒大师点头道：“好计！”

莫老甲跺了一下脚道：“我们现在就找下去！”

于是，一行人在平如水面的沙地上，随着清晰的马蹄足印，一路寻了下去。

他们发现，这种推测是极为可靠的，因为自马蹄的足印上计算，为数不止一匹，很可能就是他们所要访觅的。

最可喜的是，沙面如波，没有任何别的人兽足迹，因此映衬得这些足迹就更加清楚了。

铜锤罗随在四人身后，走了一段之后，只觉得饥寒交迫，双足重逾千斤，他实在走不动了，瞻望前路，仍是黄沙无边，正感莫可奈何的当儿，忽见四人停下了步子，同时伏首皱眉，铜锤罗也低下头细细察看，才看出沙面上足迹显得很乱，似乎是牲口打转的蹄印，而且这些蹄印只限于眼前，再向前就没有了。

各人互相对看了一眼，老尼皱眉道：“咦！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没有了？”

晏星寒忽然摆了摆手，轻声道：“别说话！”

他的手朝一边一个大沙丘指了一下，众人都怔了一下，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晏星寒细细地看着沙面，冷冷一笑，用手朝那沙丘指了一下，小声道：

“敌人就在沙丘背后。”

他这话方一说完，果然由沙丘背后传来了一声清晰的马嘶之声。

莫老甲不禁灰眉一展，只见他双袖倏地往下一合，呼的一声，他那枯瘦的躯体，竟如同箭头似的拔了起来，往下一落，如同一只极大的怪鸟，已落

在了那大沙丘之巅。

晏星寒等四人也不怠慢，各自施展出轻功绝技，人影穿插中，俱都扑上了沙丘。

果然，他们看到三匹马，正自仰首扫着尾巴，另外还拴着一匹老骆驼。在沙丘的旁边，扎着一个羊皮帐篷，歪歪地支着，若非靠着这个大沙丘，遮着夜来的狂风，这个帐篷是不可能立起来的。

帐篷里面的人，大概好梦方酣，并不知外面来了人，倒是那三匹马和骆驼突见生人，吓得唏聿聿地连声长嘶不已。莫老甲冷冷一笑道：

“诸位请散四边，防其脱逃，待本教主给他们一个厉害！”

晏星寒、老尼和红衣上人互相看了一眼，各自腾身而起，落在三个不同的方向，采取三面包围之势，把这羊皮帐篷围在正中！

莫老甲怪笑一声，大声叱道：

“帐篷中人，还不快快滚出来，本教主看你们还想往哪里跑！”

他口中这么说着，倏地身形向下一矮，猝出一双瘦掌，凌空向外一推！

西天一怪莫老甲，确是武林中一个难见的魔头，所练掌力，多具奇功，他这种奇异的劈空掌力，一出手就发出一声疾啸。

还没有令人看出他是怎么出的掌，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那本来不稳的羊皮帐篷，竟忽悠悠地飞上了半天，哗啦啦地落在数丈以外。

黄沙飞扬中，只听见两声怪叫，紧接着窜起了两条人影，向下一落，现出了一高一矮两个人来。

二人都是头上缠着白布的老人，乍一看来，像是本地的缠回，但仔细看来，那就大大不同了，原来这两个人，全是头上负了伤的样子，白布上浸着红红的血迹，那个矮一点的老人，还断了一只手，用一条布带子吊在脖子上。

两个人满脸惊慌失态之色，他们本来已是够狼狈了，谁知睡梦中，却又突然被人揭走了帐篷，弄了个全身沙子，那巨大的声音，把二人吓了个亡魂丧胆。

二老一落地，吓得东张西望，当他们看到身边四个愤怒的不同装束的老人时，更是大吃了一惊。

那个高一些、年纪较轻的老人，带着满腔的怒气叱道：

“喂！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是哪里来的？”

由于这两个人猝然出现，面相很生，各人不禁都显得很尴尬，无缘无故，把人家帐篷给拆了，这事情做得实在是太冒昧了。

西天一怪回头看着剑芒大师，翻着怪眼道：“这两个人是谁？”

剑芒红着脸摇了摇头。莫老甲这腔怒火，自是无从发泄，不由连声冷笑。

两个头缠白布的老头，简直摸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吊着胳膊的矮老头，使劲地咳嗽了一声，拿出他一向在沙漠里的威风道：

“朋友！你们欺人太甚了，你们想在我们两个身上找点外快是吧！嗨！哥们！你们可算是走了眼了，不才兄弟两个，也是干这一行的，哈……”

这老人伸了一下那没有受伤的胳膊，很猖狂地道：

“这叫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朋友们，你们既来沙漠，也该打听打听，这地方可比不得内陆！”

他说到此，忽然打住了，一双眸子触到了剑芒身上，然后又移到穿着红道袍的裘海粟身上，他的脸色显然有些不对了，随后目光又触到晏星寒，他不禁打了个寒颤，突然想到了几个人，顿时，他的话可就接不下去了。

他作了一个极为委屈的笑容，单手揖了一下，讷讷道：“如果兄弟猜得不错，各位定是天马行空、红衣上人、剑芒大师等老前辈，兄弟太失敬了。”

他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令各人不由一愣。晏星寒后退了一步，微微皱眉道：

“足下是谁？怎会识得我等姓名？”

这小老人，面上先是一笑，随后长叹了一口气，他回头看了那个伙伴一眼，低声道：

“伙计，不是外人，咱们可有了帮手了！”

随后他又咳了一声，回过头来，哭丧着那张很丑的脸，拉长了声音道：

“几位老哥哥，可找着你们了！兄弟不是外人，敝姓宫，人称西风，在沙漠里，人皆以老猴王称之，大概各位前辈也小有耳闻。”

晏星寒立刻哦了一声，抱拳道：

“原来足下就是西风老弟台，失敬！失敬！”

红衣上人也连连点头，脸上泛出了笑容。剑芒大师扭头向愤怒的莫老甲解释着来人的身份。莫老甲仍然拉着一张冷峻的脸，不过倒没了先前那种要吃人的样子了。

红衣上人问道：

“老弟！你们这是怎么了？像是挂了彩！还有……”他目光向西风一边的同伴瞟了一眼：“这位是……”西风干笑了笑，点头道：

“这位兄弟也非外人，他是西北虎常明，大概前辈等也知道。”

常明抱拳弯腰，面带苦笑道：

“后辈给各位师父请安，方才我二人不知，太冒失了！”晏星寒脸色一红，哈哈笑道：“冒昧的是我们，常兄弟太谦虚了！”

他说话之时，见二人目光全集中在西天一怪莫老甲的身上，面上带着迷惑之色，不由看了红衣上人裘海粟一眼。裘海粟会意，笑道：

“贫道为二位介绍一下，这位是青海柴达木达达岭峰的莫教主，人称西天一怪！莫教主此次全系为我兄弟义务效劳，实在可敬！”

西风和常明不禁脸色全是一变，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怪人是早已闻名的，想不到今天竟会在沙漠里见到。

二人一躬到地，西风很恭敬地道：“原来是莫教主，后辈久仰了！”

常明也连连道：“失敬！失敬！”

莫老甲只冷冷地抬了抬手道：“罢了！”

西风和常明站直了身子，很不好意思地对看了一下，两个人那种狼狈的样子，自己看起来也是可悲。剑芒大师打了一个稽首道：

“二位施主既是来自阿哈雅，当可知悉朱蚕道友的下落了，他如今身在何处呢？”

这一问，下禁令二人脸色一变，互望之下，讷讷不能成言。

晏星寒不禁眉头一皱道：“朱兄究竟如何了？”

西风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悲着声音道：“各位前辈啊！这事情说来……”

裘海粟与朱蚕交情最笃，此刻身形一闪，已来至西风身前，面色一沉，怒叱道：

“休要吞吞吐吐，还不据实说来！”

西风苦笑笑了笑，翻着一双小眼在红衣上人身上转了转，咳了一声道：“裘道长，你何必向我发脾气！”

他抬了一下那只断了一截的胳膊道：

“各位看，我西风如今落得如此下场，还不全是朱老前辈成全的么？”

他冷笑了一声，又接下去道：“我这一肚子苦，又去向谁诉呢？”

他又翻了一下眼，看了裘海粟一下道：

“为朋友嘛！秦叔宝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我西风也没有话说，非但如此……”

他咬了一下牙道：“我只要有一口气，还是要跟敌人干，干到底！”

晏星寒摆了一下手，不耐烦地道：

“好了！你也不要诉苦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快快谈好不好？”

一边的常明讪讪地笑了笑，拱手道：

“简慢得很，各位请随便坐。”说着又回头看了一眼那飞坠在一边的帐篷，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各人俱想一听下文，遂都就地坐了下来，老猴王西风也苦着脸坐了下来，那只能动弹的手，把上身的皮褂子拉了一下，未说话先是一声长叹道：

“唉，这话可怎么说呢！说出来恐怕各位也不会相信！”剑芒念了声“阿弥陀佛”道：“宫施主！你就快快说吧！”西风抬头看着天，似乎显得有些不胜唏嘘，遂又长叹了一声道：“朱老前辈已经归天了！”

他这句话，如同当空一个焦雷，顿时令各人都呆住了。西风含着泪光的眼眸，在各人脸上扫视了一周，恨恨地接下去说：“他死得太惨了，头顶骨震碎，脑浆迸裂……”

晏星寒勉强镇定着心情道：“死于何人之手？老弟你快说清楚！”

西风脸色尴尬地苦笑笑道：“老前辈，那是谭啸所为，不会错的！”

裘海粟在一边厉声吼道：“胡说！谭啸哪来如此本事？这其中必有蹊跷！”

他回过头，对晏星寒狞笑了一声道：

“晏兄，这事情很明显，朱矮子是被人所陷害，眼前二人脱不了干系！贫道之意，先把他们二人拿下，严加拷问，必有别情。”

西风和常明都不禁一怔，相继面上变色，西风身形向一边一窜，怪笑了一声，凄惨地道：

“各位前辈，此事与我二人可是实在无关，裘道长此语可是令人太以不解了！”

晏星寒心中也未尝对二人没有怀疑，只是认为二人身负有伤，即使无伤，在自己四人跟前，也不怕他们会逃出手去，所以当时很沉着，只微微冷笑了一声，目光扫向一边的常明道：

“不过，老弟！这事情你说得还是太含糊了些，我们等待着你们二人合理的解释。”

西北虎常明对这几个可怕的人物，自一见面已存有戒心，此刻被晏星寒的目光看得全身直哆嗦，当时忙抱了一下拳，抢着说道：

“各位前辈休要猜疑，容在下把这事情本末说清楚，各位前辈当不会再生疑了。唉！”

他眨了一下眼皮，十分委屈地说：

“朱老原与兄弟我交情不深……”目光向晏星寒看了一眼道：“和西风兄却交非泛泛，事情是这样的。”

他咽了一下唾沫。对他来说，叙说一件事情，已不太容易，而且是叙说一个悲剧，更何况其中一言之疏忽，都将可能导致另一个悲剧的发生，这对

一个口才并不高明的人来说，实在是难上加难。

西北虎常明搔了一下头，发觉几个人的目光，有如十数道冷电，一齐集中在自己身上，显得更紧张了，当时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西风跺了一下脚道：

“妈的！你快说呀！咱们又没做亏心事，你怕他娘的头呀！”裘海粟回头冷冷一笑道：

“足下最好不要多嘴，否则可怪不得贫道不客气了！”老猴王西风素日是何等威风，何等气焰，可是今日在这几个魔头身前，竟变得软弱不堪，虽有一肚子怒火，却连个火星儿也不敢冒，他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坐了下来。这时西北虎常明才讷讷道：

“朱老在沙雅口，受了重伤……是被谭啸和一个哈萨克姑娘，还有狼面人三个人所伤！”

几个人都皱了一下眉，晏星寒点了点头道：

“他在沙雅口受伤的事，我们倒是知道，只是狼面人又是何人呢？”

西北虎咳了一声，皱着眉毛道：

“老前辈，狼面人袁菊辰在大沙漠横行，已不是一天半天的了，这一次若非他帮着谭啸，朱老焉能受伤？”

各人面上浮着一层迷惘，西北虎的勇气，在此时忽然滋长了，他飞快地看了各人一眼道：

“各位知道吗？朱老负伤之后，幸亏遇到了西风老哥，为他疗治了一番，才幸保不死！”

西风脸上露出了一层冷笑，目光瞟了众人一眼，似在说：“明白了吧？我西风够不够朋友？”“那时候小弟我还住在阿哈雅，对这事压根儿不清楚！”常明接下去说：

“西风老哥陪着朱老，连夜赶到了舍下，小弟和西风兄交情深笃，对朱老更是久存敬仰之心，自然尽心结纳。朱老前辈就在舍下住下来啦！”

他顿了顿，伸手在下颚上摸了一把：“可是……唉！唉！”眼睛向西风一瞟，愁眉苦脸地接下去道：“西风老哥和谭啸也有交情……”

说到此，裘海粟回头冷笑了一声。西风不禁急道：“喂！喂！老弟！你说清楚一点好不好？”

常明忙改口道：

“其实谈不上什么交情，只是他们过去认识，但也不过点头之交。”

西风直着脖子大喊道：“事实也是如此，我西风怎能出卖好朋友？”

各人目光又转向常明，西北虎又接下去道：

“因为这么一点关系，所以朱老就差遣他去诱谭啸来阿哈雅，想合力把他剪除掉。”

晏星寒冷冷一笑道：

“按说这是一条好计呀！可是怎会落得如此下场呢？”西北虎常明几乎要哭出来，他说：“是呀！这真是天知道了！”裘海粟冷哼了一声，显然有些怀疑的意思。西风叹了一声，不得不进一步地加以解释，他紧紧蹙着一双眉毛道：“各位老哥，我西风从不说一句谎言，方才常老弟所说的话，句句全是实言，不错，这事情也不怪各位听来怀疑，连我至今也想不通……”

他说出他的怀疑之处：

“谭啸这小子，如今的功夫，绝非各位前辈所能想象，不是兄弟我说一

句妄自菲薄的话，他确实有惊人的功夫，称得上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和常明老弟都吃了他的大亏，白雀老隐藏在地下室内，也遭了他的毒手，这小子真是阴损狠毒透了！”

西风一边说着，尚自恨恨地错着牙齿，各人从他表情上看来，大都相信言之非虚，于是，各人都低下了头，内心浮上了一层莫名的悲伤，为他们那个挚友而哀悼。“兔互狐悲”自古皆然，又何独眼前数人？

红衣上人和白雀翁私交最厚，乍闻丧讯，不禁悲从中来，一时老泪滂沱而下，他悲咽地问道：“他死了有几天了？”

西风叹息了一声道：“有七八天了！”

“他的尸体如何处置的呢？”剑芒大师悲戚地问。

西风看着大师颓丧地说：

“大师放心，后辈已选用上好棺木，把他老人家盛殓起来，现寄存于阿哈雅的清真寺中！”

裘海粟摇了摇头道：“他不是回教徒，应存一道观之内才是！”

西风苦笑道：

“道长说笑话了，此边荒化外之地，哪来的道观呢？何况朱老灵棺，只不过是寄放一下而已……”

晏星寒点了点头道：“老弟，你这么处置很好，我们很感谢你……”

他脸色十分悲痛，缓缓站了起来道：

“朱道友为义丧生，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朋友，我们为他诚致哀悼吧！”

说着他首先望阿哈雅方向，笔直恭立，合袖深揖了三下，然后退向一边。裘海粟也一声不响地深揖了三下，他退后了一步，仰天叹息祈祷道：

“朱矮子，你好好安息吧！我等定要为你雪耻复仇，以仇人的心肝，告慰你在天之灵！”

每一个字，都是发自悲怆冷瑟的音弦，听在耳内令人不寒而栗！

他沮丧地后退一边。剑芒老尼双手合十，深深一揖，面向西天道：

“阿弥陀佛，朱道友你好好安息吧！身后之事贫尼等自会为你料理……”

又后退了一步，搭下两撇白眉，喃喃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晏星寒目光遂又转向莫老甲，想他也会表示一下哀悼的意思的，谁知这个老魔头仍是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一边，面色十分难看，他仍在为爱鸟的死而愤怒，同时徒弟下落不明，也是他情急的主要原因。

这时，老猴王西风和西北虎常明也站了起来，常明搓着手窘笑道：

“各位前辈经长途风沙之苦，大概肚子都饿了吧？”

晏星寒看了各人一眼，不客气地说：

“不错！我们都饿了。老弟！你们这里，可有什么吃的没有？”

常明连连点头道：“有！有！”

他说着回过头来看着落在远处的帐篷，皱了皱眉，目光看向一边始终未曾说话的铜锤罗，由外表上，他认定此人尚可差遣，于是苦笑笑道：

“来！这位兄弟，劳驾帮帮忙，把帐篷给拉回来，好些东西都在里面。”

铜锤罗不大乐意，勉强站起来，一个劲地皱眉，口中道：“好说，好说！”

常明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二人费了半天劲，才把那个帐篷拉了回来，又帮着给支了起来，里面东西早已乱七八糟。

西北虎常明从里面找出了个大皮囊，里面有干肉脯和硬梆梆的饼，铜锤

罗支好灶升了火，烧了些开水，各人吃着冷饼，喝着热水，倒是另有一番滋味。只是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痛，尤其是晏星寒、剑芒大师、裘海粟，他们三人都为着白雀翁的死讯而沮丧。莫老甲看来似乎较诸三人更沉痛。总之，各人有各人的心事，都不快乐。

草草进食之后，天已大亮了，西风招待着这群不速之客，进入到帐篷之内，六七个人坐了个满地。

西风和常明这一次出来，等于是搬家，所以带的东西不少，被褥衣物都在鞍子上放着。这些东西，都放在马和骆驼的旁边，这时解囊开袋，找出些毡子被子。几位老人家连日沙漠苦行，连眼也未合过，现在吃饱了，在温暖的帐篷里这一坐下来，可都不想动了，纷纷盘膝棉垫之上，打坐调息。铜锤罗也倒在一边呼呼地睡着了。老猴王和西北虎常明，静静地走出帐外，红红的太阳已经从库鲁克塔格山后面露出了脸，西风看了看天，伸了一个懒腰，吊着那只残废的手往前走了几步，回过脸来对着常明甩了一下头，常明走了过来，小声问：“干什么？”

西风狞笑道：

“我们可犯不着这么侍候他们，你看看，一个个都跟老爷老奶奶一样。”

常明皱着眉回头看了一眼，又回过头来小声道：

“那怎么办呢？我也是烦透了，可是这几个主儿，弄翻了可不是玩的。”

西风冷笑了一声道：“真他妈的倒霉，伤成这样，还得服侍人，这块膏药算是贴上了。”

常明眨了一下眼，把手放在唇边，凑近了些小声说：“依我看，有他们跟着好些，谭啸就不敢来了，正好叫他们给我二人出一口气……”

他咬了一下牙说：

“哼！抓着了那小子，咱们也给他弄掉几样东西，他不是把我们耳朵给弄下来了么？哼！咱们把他耳朵也弄下来，另外把鼻子也给他割下来！”

西风冷笑道：

“真要抓住他，还怕出不了这口气？只是，沙漠这么大，往哪里去找他？唉！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朱矮子的话，我太小看他了，才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说着连声音都有些发抖。常明叹道：

“算了，大哥！你也不必难受了，那小子多少还算手下留了几分情，要不然我们还能活？嘿！不死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西风哭丧着脸，咧了一下嘴道：

“得啦！老弟！就现在咱们这个德性，不去找他还好，要是再去找人家，咳！说句难听的话，那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常明不同意地冷笑道：

“也不能这么说，要是光咱们两个许是不知自量，可是……”说着伸出大拇指，向后挑了一下道：“还有他们呢！这群老东西正好派上用场！”

西风挤了一下眼，像是突有所悟似的，他往地上跺了一脚道：

“对！这是好办法，有这几个老兔崽子给咱们帮忙，不愁大仇不报。好计，好办法！”

常明吓得“丝丝”直往牙缝里吸冷气，像老鼠似的眨着一双小眼道：“小声，小声呀！你也不怕给他们听见！”

西风回头看了看道：“不要紧，他们听不见。”

说着又往前走了几步，常明往前跟了几步，皱着眉小声问：

“可是那姓谭的小子现在到底在哪里呢？这大沙漠里往哪儿去找他呀？”

西风冷冷一笑道：

“这你不用发愁，我们只要在往哈密的道上堵着他，他绝对跑不了，他现在最急着找的是那个哈萨克的姑娘。”

常明翻着眼道：“那个女的也在沙漠里么？”

西风摇了摇头道：“不清楚，不过很可能在沙漠里。”

常明拍了下手道：

“好呀！咱们要是把那个女的弄到手，就不愁不能摆布谭啸西风晃了一下头，狠命地挤了一下小眼道：

“这话倒是有理，咱们注意留心些，那个姑娘我倒是见过，而且，我有十分把握可以把她给诱过来！”

常明兴奋地道：“那是再好不过了，就这么办！”

西风正要再说话，突然闻得身后一声冷笑道：“什么事再好也不过？”

二人猛一回头，却见不知何时晏星寒已立于他们身后，相距不过数尺，二人竟是丝毫没有觉察。当然，他二人双耳被割，头上缠着厚布，影响听力是主要的原因，可是大凡有深奥内功之人，其视力听觉之敏感，更是有异一般，敌人即使自背后也是很难袭进的，可是晏星寒近在咫尺，他二人却是茫然不觉，要是在动手过招上来说，这已经是犯了大忌。西风怔了一下，目光往西北虎常明脸上看了一眼，二人俱担心先前所说之话为他听了去，那可就难免要糟了，所以他很紧张地干笑了笑，试探着道：“晏老哥！你老不多休息一会儿么？”晏星寒淡淡一笑，伤感地道：“我不像他们，只要消一下疲劳就行了。”

他目光又向常明扫了一眼，掠过了一个微笑道：

“你二人方才在谈些什么？唉！”又接着道：

“我那朱兄弟，死得可太惨了。”

二人十分庆幸，因为自他话中听出，晏星寒并未听见他们所说的前段话，不禁宽心大放，常明也长叹了一口气道：“唉，可不是吗！老前辈，他死得实在是太惨了！”他上前几步，很神秘地说：

“老前辈，现在你老不用愁了，那谭啸可就要来了……”晏星寒一振：“什么？他要来了？谁说的？”

常明咽了一口唾沫，结结巴巴道：“我……”

这家伙有个毛病，一紧张是什么都说不出来。西风拉了他一下，皱眉道：“算了，算了，还是我来说吧！”

常明退后了一步，西风上前道：

“老前辈，这事情是很靠得住，以小弟判断，少则三五日，多则十天之内，谭啸必将过沙漠入玉门去的。”

晏星寒目光一亮道：“这是真的？你怎么知道？”

西风吓吓一笑，现出极为狰狞的面色，他慢吞吞地说：“前辈，你可能还不知道，谭啸他还有一个极为要好的朋友，是个哈萨克的女子……”

晏星寒点了点头说：“不错，我知道这个人，她叫依梨华！”西风怔了一下，讷讷道：“是……是叫依梨华，前辈莫非也认识她？”“岂止认识？”晏星寒冷冷一笑道，“你接下去说吧，这个姑娘又如何了？”

老猴王西风点了点头说：

“好！好！这个姑娘现在和谭啸走散了，谭啸正在四处找她，所以我敢断定，谭啸刻下已入了沙漠了！”

晏星寒低头想了一会儿，皱着眉毛问：“可是沙漠这么大……”

西风摇了一下手，狡黠地笑道：

“这点大可不必发愁，老前辈，我们只要在入玉门安西的道路上埋伏下来，不愁他不自投罗网。”

天马行空点了点头，徐徐说道：

“计倒是好计，只是这么一来，我们又得打退堂鼓了，再说……”

他脸色带出一种沉怒之色，目光视向二人道：

“二位老弟！你们是老沙漠了，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是谁所为？你们可知道，莫教主的男女弟子，还有我等的马匹，全都失踪了！”

西风一翻小眼道：“有这种事：这小子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晏星寒冷笑道：

“事出之时，我们几个人都不在，仅留下莫教主两位弟子押护马匹，谁知……”

西风“哦”了一声，当时暗暗讥笑道：怪不得你们这么狼狈呢！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是一点也不敢说出来，目光半侧道：

“奇怪呀！这沙漠里不会再有什么厉害的人物了呀！这是谁呢？”

西北虎常明眨了一下眼道：“别是狼面人吧？”西风和晏星寒一齐摇了摇头。西风遂道：

“不可能，他已走了，是护着棺材走的！”晏星寒也点头道：“不错，他是走了，绝不是他。”

西风忽然想起一人，问常明道：

“在这附近常闹事的，我倒想起了一个人，长毛陆渊！这事情八成是那小子干的。”

常明也怔了一下，拍了一下手道：“对！准是他！”他吓吓一笑，目视着晏星寒道：

“老哥！这事情你可以放心了，在三天之内，我准能叫他原物归还！”

晏星寒被他们一提，不由也突有所悟，当时哼了一声，点了点头道：

“不错，很可能是他！我想起来了，他曾经假借传书，事实上却是来踩盘子的。”

西风耸了一下肩，冷笑道：

“怎么样？我一猜就是他。老大哥，你也不用愁了，我们怕的是不知是谁，现在既知道了是他，这事情包在兄弟和常明身上，要不了三天，准能把两位少侠及马匹等给要回来！”晏星寒冷冷一笑道：

“西风，你们休要先说大话，你可知一向出没两广的老怪物——南海一鸥桂春明，如今也来了沙漠么？”

西风怔了一下，摇了摇头。晏星寒又冷笑了一声，接下去道：

“这桂春明很可能就和那长毛陆渊在一块，另外在蒙古的太阳婆，大概也来了，你二人自信斗得过他们么？”西风张大了嘴，吃惊地道：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都往沙漠里跑？出了什么事情？”

晏星寒哈哈一笑道：

“出了什么事？你没看见我们也是大群地往沙漠里跑么？”西风望着常

明眼珠子直转，过了一会儿，他咬着牙发狠道：“管他呢！明天往长毛陆渊那里跑一趟，没错！”常明眨着小眼道：

“长毛陆渊那小子哪配与他们拉交情，这我不相信！西风，咱们明天去一趟，陆渊那小子和咱们还有些交情，他不能把咱们怎么样！”

西风点了点头，晏星寒却微微笑道：

“你二人不要轻举妄动，既然你们有这种关系，倒可利用一下，这事情，我们大家好好商量一下然后再定夺！”他说着回过头来，二人见他嘴皮微微动着，看出他是在以“传音入秘”的功夫和帐中诸人通话。果然，他嘴皮方停，只见红衣上是人和那几个人，都陆续地走了出来。晏星寒面带笑容地说：

“现在似乎有些眉目了，请各位出来商量一下！”红衣上人大步上前道：“发现了什么？”

晏星寒笑着指了二人一下道：

“这两位老弟，断定莫教主的爱徒及我们的马，都在那个叫长毛陆渊的家里，而且他们都知道陆渊的家，自愿明日去打探一下，各位之意如何？”

莫老甲干瘪的脸，现出了一种惊异愤怒的表情，目射寒光道：“很好，我也去一趟！”

西风龇牙一笑道：

“老前辈，这事情哪用得着你老人家亲自出马，我们两个走一趟就足够了！要真是陆渊所为，他不敢不给弟子我一个面子。”这时，剑芒大师由鼻中冷冷地哼了一声道：

“以贫尼看来，这事情不一定是那姓陆的所为，他的功夫如何能是莫教主高足的敌手？何况……”

她露出微微发黑的牙床冷笑了一声道：

“贫尼已由那两具鸟尸上看出来，那是被太阳婆的太阳掌力所毙，这其中一定有那个老婆婆的参入，二位施主，这一点你们可曾想到过？”

西风含笑点了点头，很自信地说：

“大师这点可以放心，我二人和他们都不认识，而且和陆渊又有交情，他对我们是不会存有疑心的！”

剑芒白眉微舒，点了一下头：

“这点倒是不错，只是，你们又怎知谭啸没有和他们在一块呢？”

西风扬了一下黄色的眉毛，吹嘘地说道：

“大师，这一点你老更可以一百二十个放心，那小子和我们一块由阿哈雅动身，他在沙漠里人生地陌，再说，他走的路线也不同，绝不可能比我和常明快。”

晏星寒跺了一下脚道：

“对！要去就得快，他们要是会合了，事情就愈发难办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多么发人深省的一句话啊！在很多时候，这句话常常是被引用在其它方面的，可是此刻，它并不影射别的。瞧吧！西天那一抹朱霞，渲染得多么美？夕阳！总是惹人垂爱的，可是也只是一刹那，它生命的火花，也就是这一会儿了。不久，当黄昏来迎接它的时候，它就显得衰老了，像一个垂死的帝王，把王杖交给了他的后人一样的悲哀，尽管那些追求现实主义的人，为它惋叹，可是，在某些达观人士的眼中，却认为已经够了，已经很够了，他们认为，只要你不是一颗发了霉的种子，在你的一生之中，只要你曾经冒过火花，发过芽，抽过枝……虽然最后老了，死了，唉！唉！那已经很够了，该知足了！

大沙漠是这么的平静，仿佛蚕蛾产卵的卵纸似的。它们的颜色，也是很类似的，我们如果闭上眼睛想一想，没有风，没有云，西天衬着的是漫天的红霞，静静的，库鲁格河在一边缓缓地流着，那景致很美。如果这时候再有几个人行走在其中，那可真是人在图画中了，怎不令人羡慕呢！

一匹年老的骆驼，正由库鲁格河的边沿慢慢地踱了过来。

骆驼的背上，坐着那两个受伤的老头——老猴王西风和西北虎常明。他们头上仍然缠着布，西风的左手仍然吊在脖子上，伤残和年暮，点缀得这两个老人十分可怜！

人之所以英勇豪强，全在精神，相反，一个失去精神的人，就会萎靡、衰弱和憔悴，就像眼前这两个老人一样，他们是病弱而惹人同情的。

记得在早晨，他二人还是豪气十足的，怎么现在就会变了样？说起来，这中间还有个名堂呢！

西风一只手懒洋洋地带着缰，回过头来咳了一声道：“伙计，可是快到了，挺着点儿！”

常明点了点头道：“你别管我了，我知道。”

西风又叹了一声道：

我生平是什么事都干过，可是作奸细，这还是头一回，要是只对付长毛陆渊那小子，那可是小题大作了！”

常明哼了一声道：

“晏老头子可是一口咬定，说南海一鸥和太阳婆都和他在一块……”

他摇了一下头说：

“我有点不大相信，凭陆渊那小子，他怎么巴结也巴结不上呀！”

西风冷冷一笑道：

“这话倒是不错，只是我们不得不防一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妈的，陆渊这小子，平常见了我，就跟耗子见了猫一样，这次去，倒要看看他怎么招待咱们两个。”

常明轻轻嘘了一声道：“小声点，快到了！”

西风马上缄住了口，猴头猴脑地张望了一阵子。不远的地方，有一片竹林，靠着河边，有一块草地，草地上有二三十匹牲口在嚼着草，还有两三个汉子在一边看着牲口。

西风怔了一下，小声道：“哟！这是怎么搞的？他这里看样子人还不少呢！”

常明轻斥道：“嘘——”

西风就势把身子向前一趴，倚在驼峰上，口中可就像得了大病似的哼哼起来。

常明也装成全身不得劲的样子，让骆驼踉踉向前走着。这种情形，立刻把眼前的三个人惊动了，他们一齐站起来，直着眼往这边看着。

为首一人是个高个子，口中吆喝道：“喂！喂！你们是哪儿来的？”

他口中一面喊着，一面跑过来。西风把骆驼拉住，嘴里哼哼的声音，比方才更大了。

那汉子怔了一下，皱眉道：“这是怎么了？两位是……”常明徐徐抬起了头，冷笑道：“长毛陆渊可是住在此处么？”汉子又是一愣，点了点头道：“不错，陆大哥是在这里，伙计！你们……”

西北虎常明淡淡一笑，拍了拍西风的肩膀道：

“老哥哥，你可以安心了，陆老弟住在此地，他不能不管咱们……哈！”

西风一阵咳嗽，喘道：“赶紧……赶紧好……唉！”说着目光向那汉子一瞟道：

“我是老猴王西风，这是我拜弟西北虎常明，和你们陆大哥是老朋友了，你快去通知他一声，就说我们来了！”那汉子一听，不禁吓了一跳，老猴王和西北虎的大名，在沙漠里妇孺皆知，素日简直是闻名丧胆的主儿，想不到竟会是他二人，当时连脸上颜色都变了，一双瞳子在二老身上转来转去，心说这两块料别是冒充的吧！怎会是这么个德性呢？西风似乎已洞悉对方心意，当时冷哼了一声：“怎么，朋友！你还不相信么？”

那汉子忙躬身道：

“不是！不是！你老太多疑了，请稍待，容在下入内回禀一声！”

西风咳了一声，眨着疲倦的眼皮道：“那么快去……”那汉子回头就跑，一面向他两个同伴打招呼道：“来人是宫老前辈和常老前辈，你们不可失礼，小心侍候着！”

两个汉子还有些莫名其妙，大个子已一溜烟似的跑进去了。西风小声向常明道：“到了这里不得不端一下子！”常明问：“陆渊会出来么？”

西风冷笑了一声：“我们连这点威望都没有还行？”那匹老骆驼也自己停了下来。

等了很久，长毛陆渊还没出来，西风不禁有些怀疑，而且有些愤怒，因为长毛陆渊一向在自己眼皮下面乖得很。以此判来，他听知自己二人大名之后，应该立刻出迎，万无令二人久立门外之理，因此，他十分惊怒，咳了一声，看着那两个汉子道：“你们陆大哥不在家么？”

其中之一道：“在！在家！”

西风翻了一下眼皮道：“既然在家，怎么不出来呢？”其中一个瘦子傻里呱叽地摇了摇头道：“我怎么知道？”老猴三西风正要发作，却见由竹林中一条碎石路上跑出了两个人，一个是方才进去的那个汉子，另一人却不认识，是一个黄脸的小个子。

除二人之外，并不见长毛陆渊本人。

西风和常明更是打心眼儿不高兴了。这时只见那汉子边跑边挥手道：“二位快请！快请进！”

西风怔道：“陆老弟没在家么？”

说话之时，二人已跑至近前。那汉子咧口笑道：“在！在！陆大哥因有贵客在家，不及分身……”

他笑着用手指了一下随来的那个黄脸小个子道：“所以特别派李爷代迎二位。”

那小个子穿得挺体面，一身绸子衣裳，这时一抱双拳道：

“在下地老鼠李方，二位老人家请随在下入内好好歇歇吧！”

说着，一双老鼠眼睛在二人身上转着，翘着几根黄胡子，很惊奇地说：“怎么啦！二位都挂了彩啦？”

二老耳中还从没有听说过有他这么一号，心中已是不大乐意，偏偏他这一问，正是犯了忌讳，常明生恐西风发怒，把事情弄糟了不好收拾，当时忍着怒道：

“好说，好说，既如此，李老弟你头前带路吧，我们也不下来了！”

李方嘻嘻一笑道：“常爷你就不用客气了！”

说着转身前导。西风一肚子不乐意，只是也不好发作，尤其是听说陆渊有客，心中已有些紧张，所幸胸有城府，当时并不显在脸上。李方前导着他们，由碎石小路直走下去，进了大门，就见长毛陆渊含笑站在厅门口，远远的抱拳笑道：

“难得，难得！二位稀客，今天怎会想到来访小弟了？快请！快请！”

二人一听这种称呼，内心可就更大得劲了，原来过去长毛陆渊在二人跟前，一向是以晚辈自称的，今天竟改了称呼，居然以平辈论交，以“小弟”自居，这怎不令二人惊怒？

常明冷冷一笑道：

“老弟台，你现在是贵人了，老朋友来访，居然出也不出来一下，哈！你太不够朋友了！”西风也是满脸不屑的味儿。陆渊看在眼里，焉有不知之理？只是他却是偏偏的好涵养，哈哈一笑道：

“二位这么说，可是透着见外了，知者不怪，二位老哥多原谅。”

说着抱拳又是一躬，直起腰来浅笑道：

“李方，你搀二位老哥下来，他们怕不大得劲吧！”西风冷哼了一声：“不敢当！我还能动弹！”

说着翻身下了骆驼，常明也跟着飘身而下。李方拉着骆驼向后面去了。

长毛陆渊一只手拉开了厅门，很客气地道：“二位老哥请！”西风和常明大步入内。他二人本是一肚子不高兴，可是因想到此行的任务，不得不暂时忍着气，装作一派自然地进至厅内。

长毛陆渊的家，他们还是第一次来，对于厅内那些豪华的摆饰，不禁十分惊讶。坐定之后，陆渊命人献上茶，然后才微笑道：“二位老哥因何落得如此模样？”

西风苦笑一笑道：“唉！兄弟，别提啦！”

他扫了常明一眼，又摇了摇头道：

“我们是被那小狼崽子暗害了……他和我一直有仇，你大概知道，是吧？”

陆渊皱了一下眉道：“这我知道，不过，不对呀！”西风和常明不禁全是一怔，互相对看了一眼，生恐露出了马脚。长毛陆渊接着问道：

“我听说他护着棺材入中原去了，怎么会又……”西风长吁了一口气，吓吓一笑道：

“这就不错了，他暗算了我们，生怕我二人报复，所以才假借护棺远逃，这小子……”长毛陆渊肚里暗笑，心说，妈的！你们真把我当成白痴了，装

得倒挺像的！可是他却早有准备，闻言后并不说破，反倒装作突有所悟的样子道：“哦！我说呢！”

然后他现出十分同情的样子，瞪着眼说：

“这事情老哥哥怎么不早打发个人，告诉我一声呢！要是兄弟知道，妈的，我们几十个人，怕他个卵，早给他干上了！”西风心中一动，瞟了常明一眼，心里说，这小子倒是挺够义气的，当时叹了一口气道：

“没想到嘛！早要想起了老弟你，还能有这种事吗？”然后他试探着说：

“要是我那个小兄弟没走就好了，他倒是咱们一个好帮手。”说着一双黄眼珠子在陆渊脸上转着，仔细地察看着对方的神色，可是陆渊却是一派茫然之色道：“老哥哥，你那小兄弟是谁呢？”

常明却在一边答腔道：“他叫谭啸，你不认识。”长毛陆渊心中暗喜，心说桂老头子真是料事如神，这两个老小子，是做奸细来的，当时一摸头，睁着大眼道：“我怎么不认识？我们在沙漠里还碰过头呢！”

西风怔道：“你们认识？”

“唉！怎么不认识呢！”

“那么，他上哪儿去了，你清楚吧？”

“这个……不大清楚……”

长毛陆渊茫然地摇着头。西风看了常明一眼，身子前倾，小声地说：

“我们老兄弟两个来，一是为好久没看见你了，想在这里住几天，顺便养伤，另外还有件事，想托一托你。”陆渊龇牙一笑道：“老大哥，你给我还来这一套，你老哥哥的事，交待一句就行了，还用得什么托不托吗？”

西风吓吓一笑道：

“老弟，你真够意思，不过这也说不上什么大事，只是受人所托，忠人之事而已。”

陆渊眨了一下小眼道：“到底是什么事呢？”

西风一只手架在唇边，小声说：“我那谭兄弟临走之时，拜托我给他找个人……”

他更小声地说：“是个姑娘。”

抬起了头，咧口一笑，放声说道：“是这么回事，知道了吧？”然后一只手在腿上搓着，皱着眉毛道：

“沙漠这么大，叫我怎么找呢！那姑娘还不是汉人，而是个本地哈萨克的姑娘，麻烦得很！”

西北虎常明也拧着眉毛帮腔道：

“所以我们俩一商量，在沙漠里，你摸得比咱们两个熟，你也许有办法，就找上你来啦！”

长毛陆渊哈哈一笑，大声道：

“我当是什么事呢，原来是这件事！哈哈！这真是巧极了！二位不用操心，这件事包在小弟我的身上，绝对错不了，哈哈！”二人心中一阵狂喜，对于依梨华的下落，他们想不到会这么容易的打探了出来。西风瞠目问道：“老弟，你这是什么意思，莫非……”

陆渊露出了两颗门牙，深意地笑道：

“老哥哥，你们所要我的那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兄弟舍下。”

西风不禁一下站了起来道：“你说的到底是谁啊？”陆渊双手连按，吓吓笑道：

“老哥你请坐下，你们所说的不就是那个叫依梨华的哈萨克姑娘么？”

西风和常明连连点头，西风道：“是她，是她，她现在在哪儿呀？”

长毛陆渊双手搓着，咳了一声，笑得眼角起了鱼尾纹，向二人看了一眼，回过头来喊道：“三巴！三巴！”

门帘掀处，闻三巴走了进来，先向西风和常明深深一揖，笑道：“二位老前辈来啦！看，我还不知道呢！”

二人都知道，他是长毛陆渊手下最得意的一个助手，当时微微欠了欠身，常明连说：“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陆渊眯着眼笑道：“三巴！你去把依姑娘请出来，就说有贵客要见她。”

闻三巴嘻嘻一笑道：“好，我就去，这姑娘在后院里喂鱼呢！”

说着转过身子就走了。西风顿时愣住了，他问：“怎么，她就在你这里？”

陆渊一晃头道：“怎么不是？来了有几天了！”

西风扭脸看了常明一眼，二人一阵狂喜，可是立刻又显得有些紧张，因为她来了，到底对她怎么说呢？要怎么才能把她骗到自己这边来呢？

思虑之间，已听到内间有人边走边说道：“谁找我？陆大哥！等会儿，我得洗洗手。”

那声音可是嫩，西风一听已知是她。常明皱了一下眉道：“这不是吧，我们说的是一个哈萨克的姑娘！”

陆渊挤着眼毛直笑，西风却点点头道：“不错，就是她，她汉语说得比我们还强呢！”

西北虎常明心里可是透着稀罕，因为就他所知，本地别族的姑娘，能说汉语的很少，能够说这么好汉语的，更是没见过一个。

老猴王西风这时呷了一口茶，脑中在盘算着见面的说辞，陆渊却吓吓一笑道：“大姑娘许是怕生，我进去找她去！”

说着正要站起来，却见门帘掀动，走进来一个细腰肢大眼睛白皮肤的少年。

西风和常明全是一怔，仔细一看，西风才认了出来，当时哦了一声，忙站起来道：“姑娘怎么化了装了？我都不认识了！”

常明不由倒吸了一口气，暗道：“好美的姑娘，怪不得谭啸那小子着了迷呢！”

只见这个姑娘，身着青缎子直裰，腰上扎着杏黄色两头垂花的丝绦，足下是一双软底便履，小蛮腰扎得是真细，显出窈窕的身材，她脸上的肉更是又红又白，菱形小嘴，嘴角微微向上翘着，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别提有多么活了，只看她出来时那么一转，唉！就够你销魂的了。

西北虎常明生平就有个大缺点，最见不得美人儿，一见了准得脸红心跳，说不出话来。

依梨华杏目一瞟，惊喜道：“西风老前辈，是你呀！”

西风看着她，想到了她那个心上人谭啸，可就别提有多么难受了，他抖着声音道：“是我……姑娘你……”

他紧紧地咬着牙，陆渊在一边干笑道：“老哥，姑娘，你们都坐下来谈吧！”

西风这才点了点头，徐徐坐了下来，所幸他脸上缠着布，否则当可看出他那种激动的情绪，他见常明还在站着直着眼看，不由拉了他一下。吓！常

明张着嘴，就差一点往下流哈拉子了。

西风一拉他，他才突然想起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合上了嘴，红着脸坐了下来。

姑娘的眸子又扫过来了，她瞧着常明，小声地问陆渊道：“这位是……”
长毛陆渊呵呵一笑道：

“姑娘，这位是阿哈雅头一块字号，嘿！西北虎常明，在南天山提起来，谁不知道？姑娘你真是太少见识了！”

依梨华粉面微红地瞟着常明，轻轻启齿道：“失敬了！”

常明讷讷道：“好说……好……说！姑……娘！”

西风看在眼里，不禁暗怔道：

“妈的，我竟忘了常明的老毛病了，看样子，这家伙许是又红了眼了！”

当时重重地咳了一声道：“依姑娘，我们很久不见了。”

依梨华含羞地点了点头，小声道：“是……你老人家可好？”

西风几乎像是要哭似的干笑了一声道：“好？哈！姑娘，你别糟蹋人了……”

依梨华这时似有点心不在焉，因为她不大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按桂春明和师父的嘱咐，不得不出来应付他们几句，所以在表情和动作上，就显得不大得劲。长毛陆渊看在眼里，可就有些发急了。

他在一边使劲咳嗽了一声，依梨华顿时抬起了头，勉强地笑了笑道：

“哦！你们受伤了是吧？你……你们……”

陆渊看在眼里，心里可就更发急了，依梨华顿时发觉这句话说的不大对，一时偏又不知如何改口，只急得花容变色。

西风看了常明一眼，心说这姑娘是怎么啦，怎么有些心不在焉。他正在奇怪，忽闻得里面一个沙哑的喉咙唤道：“姑娘，进来！”

依梨华正不知怎么说才好，闻声不由忙答应道：“啊！来啦！师父。”她站起来朝着二人点了点头道：“对不起，我师父叫我呢，我要进去了。”

西风不禁一怔，依梨华已转身跑到里面去了，西风傻傻地看着长毛陆渊道：“怎么，依姑娘的师父也来了？”陆渊张着大嘴笑道：

“可不是，师徒两个都来了，这位老人家，二位老哥大概也有所耳闻吧？”

常明这时已恢复了理智，问道：“是谁？”

长毛陆渊往里间翻了一下小眼，回过头来，脖子伸得长长的，小声且神秘地说：“太阳婆！”

二人不禁对看了一眼，心说那几个老东西果然没猜错，这老婆子想不到真来啦，看来这事情可有些棘手了。西风心里这么想着，表面上却装作惊讶地道：“哦！是她老人家呀！”

常明一只手摸着下巴，沉吟道：

“这位姥姥，我们是久仰了，陆老弟，你看我们哥儿俩，是不是有缘，能够见见她老人家呢？”

长毛陆渊缩脖子“扑哧”一笑，双手连摇，小声道：“唉！别提了，这位老前辈的脾性，可是要多怪有多怪！”他扭头往后面瞧了一眼，神秘地接道：

“她老人家最不愿见生人，尤其是这两天。”

说着脖子又伸长了些，声音更小了：

“二位不知道，听说这位老太太在沙漠里遇见了仇人，她们师徒到这里来，可能是避难来的。”

二人心中不禁怦然一动，西风忙倾下身子，小声道：“是怎么一回事？老弟！”

陆渊肚子里直想笑，可他是老油子了，表演得真是逼真，当时眨着小眼道：“详细情形我不知道，不过……”

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常明也弯下了身子。陆渊的头往当中凑近道：

“听说，天马行空晏老头子和剑芒大师……还有谁？我可记不清了。”

常明追上一句道：“怎么样呢？”

陆渊一只手遮着嘴角，完全用气说话：“这几个厉害的人物，可都来了沙漠了！”

西风装迷糊道：“啊！有这种事，干什么来呢？”

陆渊本来已经直了腰，这时又往下一弯，仍然低声道：

“听说，这几个主，和太阳婆有仇，许是找她来了，要不她怎么这么紧张呢！”

常明斜了西风一眼，心说这一趟跑得可不冤枉，许能打听些重要消息，当时就装着关心的样子问道：“他们结的什么怨仇呀？”

西风这家伙到底是老经验，当时直起腰一笑道：“这是人家的私事，咱们管这干嘛呀！”

长毛陆渊心说，老小子，你再装也没用，你呀，已经上钩了！当时就傻笑了笑，直起腰来道：

“详细的情形，我也不大清楚，宫老哥说的对，这是人家的事，我们还是少管！”

这时西风皱着眉，左右扭着腰道：

“老弟，如果不太打搅，请给我们腾出间房子来，跑了老远的路，可觉着累得慌了。”

长毛陆渊连道：

“有！有！看看！光顾了说话了，二位老哥身上还有伤，早就该歇着啦！”他说着站了起来道：

“我带二位到后面看看房子去，好在房子多，现成得很。”常明连道：“打搅！打搅！”

陆渊一咧嘴，往后一挺腰道：

“哟！老大哥，你还给兄弟我客气呀！来吧！地方不好，二位真得多担待呢！”

说着往前走了几步，亲自把门拉开，西风和常明含着笑走了出去。

二人几乎都安着一样的心，一出门眼睛四下乱溜，当然他们都渴望着能够了解一下这院内的情形，警方说有几间房子，太阳婆她们住在哪间房里。

真是太合他们的意了，不用他二人操心，长毛陆渊一面往前走，一面用手往一间红砖小房子指了一下，道：“太阳婆就住在这间房里。”

西风不注意似的瞟了一眼，可是再没有比这一眼记得更清楚了。

经过一条小石子路，长毛陆渊又指着一间房子道：“南海一鸥桂老前辈就睡这一间。”

二人不由一惊，一齐站住了脚道：“桂春明也在这里？”长毛陆渊端了一下肩膀道：“怎么不在？他们是一路的。”看了二人一眼，小声道：“不

过，现在出去了，要晚上才回来。”

西风和常明努力地克制着脸上的表情，对看了一眼，又跟着他继续往下走。

拐了一个弯，前面有一排三间厢房，闻三巴正由其中一间房中走出来，远远一抱拳道：

“二位请休息吧，招待不周，请多多原谅。”

陆渊问：“房子整理好了没有？要两张床！”

闻三巴点头道：“这还要大哥多吩咐？二位请！”

说着把第一间房门拉开了，二人寒暄了几句，走了进去，看看人家房子，布置得可是真讲究，地板擦得是真亮，壁上挂着画儿，被子褥子都是崭新的，洗得雪白，书桌在一边，桌上文房四宝齐备，长毛陆渊含笑问道：“怎么样老哥哥，还能凑合么？”

西风笑道：“简直太好了！老弟，太麻烦你了！”

长毛陆渊退回了身子，微微笑道：“那么你们休息吧，我还有事，不陪你们了！”

午夜无风，天空几乎连个星儿都没有，大地是一片沉寂，漆黑的天，就像是墨染的一般，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檐前的那几棵竹子，东歪歪西摇摇，发出吱吱喳喳的声音。是一个静寂之夜！

这所宅子里的人们，都已经熟睡了，可是心怀叵测的西风和常明，却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床上。这时候，他们都已经把自己规置得很妥当了。

你别看这两块料，虽然身上都挂着彩，虽然刚刚才跋涉过长远的沙漠路途，可是这时候，他们却是精神抖擞，几前的一点灯光，朦胧地闪烁着，他们打扮得是如此利落，灰青绸子的长裤，衬着高筒白袜的皂鞋，常明是一条蛇形竹节软鞭，西风却是一口凤翅流金铛，前者是盘在腰上的，后者却是用红丝绳子交叉着绷在背后，露出寸许的环形白刃子，映着昏灯闪闪生光。

西风用那只独手，往后扯了扯挎在后胯上的鹿皮囊，低声道：“怎么样伙计？”

“行啦！”常明点了点头，就手一挥，那盏灯应掌而灭，遂见他弓着身子，往起一抬，四平八稳地落出了窗外。西风低声道：“伙计，小心哪！”

这老儿既名老猴王，总有些地方显得猴头猴脑的，只见他哈着腰，往一边一扭，虽然是伤了膀子，却碍不着他的腿。他就这么出去了，轻飘飘地像一团棉花，常明在暗处噙着唇咕咕地叫了两声，他们很顺利地凑在了一块，然后叽叽喳喳地咬着耳朵道：

“伙计，这可不比别的地方，身手可得放利落一点，弄不好，咱两个吃饭的家伙可就……”

“知道了。”

这两只大猫，就这么哈着腰，颠着脚，连窜带跳地出去了。前行一箭远，头里的那只“猫”忽然停下了，后面的忙凑了上去，两个人扭头四望，常明压着嗓子说：“咱们上哪儿去？”

“嘘——”

西风手指压唇，那只独手往前指了指道：“去那姑娘房里。”“姑……姑娘房里？”

西风一听他这声音，忍不住冷笑了一声道：

“常明，你可得放明白一点，这是龙潭虎穴，不是他妈的秦楼楚馆，女

人到处都有，你可别在这里找，再说那个女人可是咱们的仇人，你得赶快把心死了。”

常明被说得面红耳赤，所幸天黑看不见，他嘴硬得很，顶撞道：

“看把我说的……我常明什么样的娘儿们没见过？怎会在这个时候……”

“好了……你记着就好了！”

“到底在哪一间房呀？”“那一间……”西风记得很清楚，他的手才指了一半，赶紧蹲下了身子，一拉常明道，“快！快趴下！”

西北虎常明吓得“噗”一声就趴下了！他也不嫌脏。四只眼在暗中往明处看，原来那房子窗户上还亮着光呢！一个女人正推门出来，她穿着花布的衣裳，大裙子，正是白天见过的少年装束的依梨华，不过这时候她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

西北虎常明立刻觉得眼前一亮，他忍不住想往前爬近一些，可是他身子才微微一动，立刻被西风那只独手给按住了。西风白杏仁似的眼珠子，狠狠地扫了他一眼，常明立刻就不敢再动了。

穿着花衣裳的大妞依梨华，站在门口转着眼珠子道：“是谁呀？”

二人一惊，以为自己的行踪为她发现了！

可是这个疑团马上就解开了，只听见一声苍老的笑声，由房顶上像落叶似的飘下一个人来，淡淡灯光之下，西风和常明都看见了，那是一个瘦老人，书生打扮，道：“姑娘，是我。”依梨华马上拜倒道：“原来是桂伯伯！”

那老书生呵呵一笑，搀起她来道：“你师父在吗？”“在……在里面。”

老书生目光四下扫了一转，放低了嗓子，可是那声音，西风和常明仍能清晰地听到：

“那两个家伙都睡了么？”

二人在暗处心中一动，就见依梨华往前跑了几步，西风想糟了，她要发现我二人不在房里，那不是糟糕了吗？可是他马上就放心了。

原来依梨华并没有跑到他们房中去，只跑了一半，就站住了脚，远远地向二人住处张望了一下道：“伯伯放心，那两个人都睡了。”

她的声音很脆很细，立身处，就在二人面前，她那平窄的小弓鞋，几乎要踩着常明的手，吓得二人连大气也不敢喘。

“好，好极了，我们进去吧！我有重要的事，要和你们商量。”

依梨华答应了一声，转过身子又回去了。二人闻言真是又惊又喜，心忖这一趟可是没有白跑。

他二人由称呼上得知，这个老人就是南海一鸥桂春明。那么，他所谓的重要事情，一定是相当重要了。

想到这里，二人都不禁有些喜悦和紧张。

现在，他们已经进去了，房内的灯光加亮了。常明慢慢坐起来道：“我们可以过去了吧？”

西风到底是久经风尘，老练得多，他哼了一声，摇了摇头。常明怔道：“还等什么呢？”

“长毛陆渊可能会来。”

西风似乎很肯定地这么说着，又道：“他是主人，少不了他的。”

常明很不以为然，这时却听见那边石子道上，有人大声咳嗽，正是陆渊，他大声说：

“三巴快点，老爷子有事找咱们商量呢！”

二人心中一动，常明对着西风笑了笑，心中暗暗佩服西风的深谋远算。喳喳的走路声音近了，陆渊走了几步，皱着眉头回头看着，二人已经习惯了外面的光线，所以看得很清楚。陆渊催道：“你在干什么呀？”

“别忙大哥，我把这锅烟点着了就来，风大……”

那是闻三巴咬着烟嘴含糊的声音，跟着是“叭叭”敲打火石的声音。

陆渊跺了一下脚道：“到里面去抽不行么！”

“来啦！来啦！”

闻三巴跑过来啦，一只手架着两尺长的一杆旱烟，边跑边抽。

长毛陆渊似有意又似无意地往这边瞧了一眼，一缩脖子嘻嘻一笑道：“那两个老家伙八成是睡了。”

闻三巴喷了口烟道：“现眼！”

二人在暗处不禁脸一红，俱感怒火填膺，可是却又不得不忍下这一口气。

眼看着二人走到了门前，陆渊敲了一下门道：“姑娘，请开开门。”

门一开，现出依梨华半边脸，两个人全进去了，接着门“砰”一声又关上了，还听见加门闩的声音。

西风冷冷一笑，这才站直了身子道：“两个奴才！”常明也站了起来：“妈的！干了他们！”

西风不屑地瞟了他一眼，小声说：“现在不行，以后再说……”

他那双老鼠眼四下溜了一转，低声道：

“你在这把风，我上去。”他歪了一下下巴道：

“有人来先给我打个招呼。”

常明心里还惦记着看看依梨华，可是在这地方，他不得不承认西风的确实比自己老练，只好不哼气地点了点头。西风一哈腰，用“八步赶蝉”的轻身功夫，只两个起落，已窜上了屋。

身形一落，一招“犀牛望月”，利落地把身子给转了过来。常明看在眼中，又是不得不佩服。

西风一只手不得劲，可是另一只手却灵活得很，只看他单臂一挂，一只脚尖一点瓦檐，往平里一蹬，一手“老猿坠枝”，使得别提多漂亮了。

常明差一点叫好，他总算还知道人情世故，不是吃白薯长大的。

西风已经坠下身子来了。嘿！他还真有两手绝活，一只脚弯着往窗棂上一贴一顶，跟着一松手，常明又差一点叫出来，心说：“别摔下来了！”

只见老猴王身子跟扭树枝一样“唰”地一扭一转，就把脸给转过来了，接着往下一搭拉，眼睛可就凑在窗户角上了。

常明紧张地直往牙缝里吸气，他倒是知道这一手功夫叫做“仙人换影”，可是他却是一次也没敢“换”过，怎么？怕摔！

西风很久没使过这手功夫了，虽然没出丑，可是心内也吓得通通直跳。

他稍微闭上眼睛歇了歇，定了会儿神，这才睁开眼，这时候他耳中已经听见了房子里面说话的声音了：

“很明显，这两个家伙是他们一路上的。”

大概是桂春明的声音，只听了这一句，就差一点把西风给吓得摔下来，还算好，他身子绷得够稳，可是也不禁令他出了一身冷汗。

他哆嗦着把眼睛凑了上去，事情也真巧，不偏不倚，也正在他眼睛看的地方，窗帘有二指宽的一道缝，因此房中的一切，都一览无遗地落在他的眼

中。

这是一间布置得很朴素的客厅，除了七八把竹椅子以外，还有一张八仙桌子和两张茶几，依梨华是背着窗户坐的，在她身边，坐着一个面色惨白，“鸡皮鹤发”的老太太，她身上穿着一袭奇形怪状的衣服，长可及地，每说话时，总是爱用手指去掠头上的散发，她留有很长很白的指甲。

当然，西风一看就知道，此人正是纵横西藏、蒙古一带，令人闻名丧胆的太阳婆九子妹。

只看她这副尊容，已经足令西风吃惊的了。

她对面是桂春明，这老儿正端着茶杯在呷着，嘴角挂着神秘的微笑。

长毛陆渊和闻三巴，他们两个并排坐在门边，挺着腰，样子很是恭敬。闻三巴的旱烟也不抽了，插在后腰上。他们似乎谈得很来劲。

这时就听见陆渊说：“老前辈，这几个老兔崽子怕不好对付吧！”

桂春明淡淡一笑道：

“当然，尤其是那个莫老甲。这个老魔头很是厉害，心也最毒！”

太阳婆却呵呵一笑道：

“这老儿是自讨苦吃，好好在青海有福不享，却跟着他们蹚这种混水！”

长毛陆渊龇牙一笑道：

“他们还带着两只鸟，看样子也是很厉害的东西，老前辈可知那叫什么鸟？”

太阳婆嘻嘻一笑，漫不经心地说：

“你大可放心，已经被我给料理了！这一下，那老东西非心痛死不可，也准把我恨透了！”

说着往窗上看了一眼。西风吓得把头一缩，可是太阳婆只望了一眼，倒似没发现什么，又接下去道：“我才不怕他呢！”西风暗道：

“好厉害的老婆子，你有多大本事？居然连莫老甲也没看在眼里？”

他无意中听到这个消息，起码回去可以表一番功，其实他又哪里知道，这种消息，晏星寒等早已知道了。

依梨华扭着手问：“师父，那我们什么时候才下手呢？”太阳婆朝着桂春明努了一下嘴道：“听你桂伯伯说，他是智囊。”

桂春明呵呵一笑道：

“智囊倒不敢当，不过我倒觉得对付这几个老东西，在斗智方面，是绰绰有余的！”

西风心中又是一动，更仔细地往下听。

桂春明站起来踱着方步道：

“只要我们事先部署一下，不愁不能把他们给一网打尽，不过这是次一步的问题。”

这时，陆渊忽然大声道：

“莫老甲那两个徒弟，咱们怎么处置呢？老关着可也不是一个办法呀！”

西风不由又是一惊，当时暗忖道：

“啊！果然是他们给绑来的，好家伙，我这倒要仔细听听了！”桂春明闻言皱了皱眉道：“这两个家伙倒是很讨厌……”他说着面向太阳婆问道：“姥姥，你的意思怎么办？”太阳婆冷冷一笑道：“我无意见，陆渊你看着办吧！”陆渊一咬牙，一只手比了个“切”的姿势道：“干脆这么办，再干脆不过了！”

西风出了身冷汗，心说，妈的！你陆渊居然也有这么大胆子，连莫老甲的弟子，你也敢杀！好小子，你的好戏可在后头呢！

他满以为杀人这种勾当，定不会为桂春明、太阳婆等所通过，谁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只见太阳婆点头叹道：“也只好这么办了，到了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了。”西风又是一怔。长毛陆渊瞪着眼道：“要干可得快干，要不然可会碍事。”

他说着转头问身侧的链子锤闻三巴道：“那两块料今儿晚上是谁看着？”

闻三巴摇了摇头道：“哪有人哪！本来是我，我过来就没人了。”

西风心中一动，暗说这倒是一个好机会，无论如何得把他们先救出来，若不是还想多听些消息，这时他真忍不住想走。他想听听桂春明的计划，因为那对自己这边是十分重要的。他的耐心，现在果然有所收获了！

桂春明对着太阳婆笑了笑说：

“姥姥，那几个老家伙，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一定是困在沙漠里了，很可能连吃的都没有！”

太阳婆笑着连连点头，窗外的老猴王不禁对这个猜测十分折服。桂春明又说：

“明天，我们往沙漠里放一些口风，就说我们已会合了小徒，往阿哈雅去了。你看吧，这群老王八一定会往阿哈雅赶……”他得意地笑了笑说：“结果，叫他们白跑，而我们却……”说着声音放小了：

“我们却往大沙漠里窜，等咱们备足了粮食，拼着苦一点，到和阗去！”

西风几乎不敢漏掉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实实在在地记在了心里，他忍不住一阵狂喜，因为这消息太宝贵了。

太阳婆问：“去和阗干什么呢？”

桂春明长叹了一口气说：“不是我们关着门说泄气的话，对方实力实在太强了，咱们才几个人？”

他微微苦笑道：

“所以，我们不得不暂时避他们一下，他们怎么也猜不到我们会去和阗，而且和阗有我一个老朋友，找到了他，多少也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

太阳婆嘻嘻一笑，连连点头道：

“有理！有理！我们就决定去和阗吧！不过……”

她又皱了一下眉，大声道：“谭啸也跟着我们去么？”

依梨华哪里知道师父此言的真意，她虽知这是在做戏，目的是给窗外偷看的人听，可是由于她内心对谭啸思念过甚，此刻乍闻师父一提起来，竟当成是真的一般，顿时惊道：“谭……什么？师父你说什么？”

太阳婆忙看了她一眼，作了一个暗示，依梨华这才突然醒悟过来，忍不住回头往窗上看一眼。西风正听得入神，见状吓得忙又往回一缩头，所幸依梨华也自惊觉，却装着站起来去拿茶杯倒茶，西风见没有动静，才敢再把头贴近窗前。

他很庆幸，室内仍然一如前状，大家相谈正欢。依梨华端着茶杯坐回了原处，她见师父和桂春明都正用眼睛看着她，似乎怪她方才的失态，为了弥补刚才的失言，她红着脸道：

“师父，谭大哥还没来，我们总要等他来了一块去才好呀！”

桂春明冷笑道：

“傻丫头，我们这么做正是给你们留一条活路，你还不知道么？”

依梨华仍然弄不清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当时结结巴巴道：“我……不知道。”

太阳婆呵呵一笑道：“姑娘，你桂伯伯的意思是用调虎离山计，把敌人引到阿哈雅，而用这个机会，让你和谭啸在哈密会合，远逃中原……”依梨华说：“哈密？”

她可真有些弄糊涂了，暗想谭啸怎么会在哈密呢？可是她又怕说错了话，问又不敢问，太阳婆忙掩饰道：“是呀！谭啸现在不是在哈密么？”

一面说着，一面直眨眼睛，依梨华紧紧咬着唇，心说我可真笨，反正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点头就是了，当时连连点头：“哦……是……是……”

窗外的西风闻言后真个是又惊又喜，暗中却咬牙切齿地忖道：

“好小子，你原来躲在哈密！小子，现在你可是再也跑不开了，我制不了你，有人会制你！”

想着他又更仔细地往下面听，桂春明吓吓笑道：

“姑娘，三天之后，你就由这里起身，前往哈密，然后会合了谭啸，尽快入甘肃取道去中原……那一群老小子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至于老夫我，会和令师秘密地潜入和阗，再慢慢地计划着给你们报仇，你可告诉谭啸，叫他不要性急，报仇不是一天半天的事情，慢慢来……”

依梨华现在变聪明了，他们怎么说怎么好，当时连连点头道：“是，桂伯伯。”

这时，坐在一边的长毛陆渊却皱眉道：

“老前辈，要是那群老家伙找到哈密，恐怕谭少侠和依姑娘二人对付不了吧？”

桂春明看着他，耸肩一笑道：

“你也太笨了，我方才不是说过了么？明天起，我们就派人四处放出口风，说我们已去阿哈雅，他们知道了，还不立刻找到阿哈雅去么？这时候依梨华不就可以和谭啸偷偷溜了么？”

长毛陆渊点头道：“对！对！好计！”

桂春明微微一笑道：

“我们就去和阗，好好把精神养足了，然后找到我那个朋友，再狠狠回过头来制他们！”

西风暗忖，好厉害的老头子，不过你这番心思可算白用了。

听到此，西风已认为听得差不多了，而且他心里还有急需要做的事，不敢久耽误，当时一挺身于，用“寒蝉划枝”的身法，轻飘飘地又窜上了屋脊，再一腾身，已经窜出了四丈之外，身子往下一落，西北虎常明已僂了上来，轻声道：“怎么样？老哥！”

西风小眼往四下一瞟，又纵出了丈许以外，来到竹下，常明又跟了上来道：“到底怎么样，你怎么不说呢？”

西风紧张地说：

“兄弟，咱们不虚此行，详细情形，等会儿再谈，现在咱们救人要紧，你跟我来就是了！”

常明直眉竖眼道：“救人？救谁呀？”

西风一面四下搜索着，一面急促道：

“救莫老甲的两个宝贝徒弟，一点不错，他们是被关在这里了。老弟，你就别问了，咱们可得快，他们要是出来了，可就救不成了。”

说着率先往前颠着脚走着搜着，西北虎常明紧张地在后面跟着。

二人摸着黑一连找了七八间房子，都是黑洞洞的，不知莫老甲两个徒弟到底被关在哪里，正不知如何是好，忽见前面石子路上有光影闪动，拐出来两个小子，一个手提灯笼，一个却拿着竹梆子，二人忙把身子藏向暗处。前面打灯笼的那小子，一面张着大嘴哈欠连天，一面含糊地说：

“二蔡，马马虎虎吧！打不打都无所谓。”

那个叫二蔡的是个小个子、胡子脸，也有些睡眼惺忪，他不同意地说：

“那可不行，陆大哥关照的，你也不是不知道后面房里还关有人，不去看看怎么行？”

说着“笃笃笃笃”一连敲了四下，两个人就像鸭子似的，慢慢地撇着脚走了过去。

西风向常明递了个眼色，二人蹑着脚，紧紧地在后面缀着，只听那个打更的说：

“妈的，那个瘦娘儿们真凶！哪像个女人呀，一开口就是脏话，连我们男人都骂不出的话，她也能骂出来，事情也多！”打灯笼的“哧哧”浅声的笑着道：

“你不说我都忘了，闲着也是闲着，咱们找她逗逗乐子去，要说她长的虽然不漂亮，也不能算丑，就是太瘦，光剩下骨头了。”

说着又浅笑了两声：“恐怕上床不经砸……”

这句话把那个打梆子的也逗笑了，凑趣道：

“不经砸？这娘儿们可是泼得很，就凭你细脖子大脑袋，两个也不行呀？”

两个小子说到乐处，嘻嘻哈哈，连梆子也忘记敲了，顺着这条石子路，一径往下走下去。

西风和常明自然是在后面紧紧地跟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最后就见他们站在一个过道道口，道口边是一间矮檐的房子，像是石头砌的，一扇小窗户，还有铁棍子封着，泛出暗淡的黄光。打灯笼的先跑上前看了看门口，见没人看门，他就笑了，一缩脖子，回头龇牙一笑道：“伙计，你敲家伙，看看她睡了没有？”那个叫二蔡的敲梆子的，拿着梆子一连敲了四下，果然听见矮石屋内，有个女人尖声的在叫唤，跟着是“通通”声响，像是有人用脚在踹墙。两个打更的相视扮了个怪相，打灯笼的怪笑道：

“小娘子！你干嘛发脾气？还没睡呀？”

“狗娘养的！你姑奶奶肚子饿了，要吃点心，你快去给我端碗面来！”

打灯笼的小子，被骂得一翻小眼道：

“咦！你这女人，怎么开口就骂人？我可没招你呀！”那个敲梆子的笑得全身乱动，打趣道：

“你这是他妈自己找挨骂！我不是早给你说了，妈的，她连陆大哥都敢骂，不要说你了！”

这时候！房中的黄丽真更大声地道：

“骂人？妈的！你开开门，我还揍人呢！小子！你们到底打算把我们关到什么时候？快去把那个姓陆的叫来，姑奶奶有话要问他！”

二蔡把梆子往腋下一夹，嘻嘻笑道：

“陆大哥今天没空，明天我一定把他请来！姑娘，你还没睡？就这点事么？”

黄丽真隔着墙冷冷笑道：“扯你娘的什么臊？我睡不睡关你屁事！”

二蔡小子伸了一下舌头，油腔滑调道：

“怎么不关我的事呢？我说大姑娘，你今年有四十了吧？”“你妈才四十了呢！”

这一句回得好，二蔡小子光剩下翻眼的份了，两个小子紧在这里瞎泡着不走，却把暗中隐身的西风 and 常明急坏了。要依着常明，就想动手把他俩给弄趴下，可是西风却以为莽撞不得，只好又耐下性子，在暗处等着。总算好，两个小子嘻嘻哈哈闹了一阵子，因为对方不回嘴，才算作罢，嘻笑着走了。

等到他们走远了，西风忙现身而出，他嘱咐常明道：

“你把风，我下手救人，时间可是不多了！”

他说着身形一纵，已窜到了那矮屋门前，见门上加着一条很粗的锁链，想以手开，却是不易，当时也顾不了许多，自背后把那管风翅流金铛掣在了手中，向前一迈步，流金铛自上而下猛地一挥，月白的刃口上，闪起了一道白光，只听见“呛”的一声，火星飞溅中，锁链竟自腰斩为二。西风后退了一步，低声叱道：

“二位少侠快快请出！时间不多了！”

他这话方一出口，只听见“砰”一声，门开处，一个一身黄衣服、蓬头垢面的瘦女人闪身而出，她身后跟着一个红眉大眼、一脸胡茬子的小个子。二人踉跄而出，见到老猴王西风全是一怔，黄衣瘦女瞪着眼问：“你是谁？老头！”

西风不禁皱了一下眉，他本以为莫老甲的徒弟，定是什么俊秀的人物，想不到竟会是这么一副德性，当时真吓了一跳，定了定神，才咳了一声笑道：“二位可是莫教主的高足？”那个黄眉大眼的矮汉点了点头：“不错，你是……”西风点了点头道：“此处不是说话之处，快随老夫来！”说着腾身而退，二人忙跟着他退至一边，常明也偎了上来。西风急促道：

“二位不必多疑，我们是救你二人脱险的，令师及各位前辈现在一处叫马口河的地方，你们快快到那里去跟他们会合吧，我二人随后就到！”王一刀惊异地向二人看着，黄丽真翻着眼皮说：“老头，你是谁？为何来此救我们？”

西风干笑了一声道：

“老夫姓宫名西风，这是我一个拜弟，叫常明，我们都是一条线上的，同仇敌忾，二位回去一提，令师就会给你们说的，现在二位快请吧！”

说着一只手连连挥动。黄花瘦女点了点头道：

“你这老头人还不错，只是，我们还有好几匹马，好些个东西，怎么办呢？”

王一刀拉了她一把，急道：

“这时候还管马呢，人能走了就不错了！快走！快走！”常明也催促道：

“对了，快走吧！回去后请告诉各位前辈，务必等着我二人回去。”

西风插口道：“我们有重要消息禀报他们！”

黄丽真点头道：“放心吧，这个我们一定给你们带到！”西风又催他们快走。二人也不敢多耽误，当时连翻带跳地就越墙而出了。

西风目送着他们走远之后，又跑到方才那间矮屋，把内中床褥故意弄了个乱七八糟，伪作他们破门而出的样子。常明在外连声催道：“好了，快回去吧！”

西风匆匆跑出来，二人才蹑手蹑脚地回到了原先住处，所幸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们。

二人把门关上，也不敢点灯，摸黑上了床。西风少不了把方才探闻到的，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常明听完之后，吓得直翻眼，急道：

“这可怎么是好呢？看样子我们的身份，他们清楚得很咧！”西风冷笑道：

“谁说不是？不过他们倒也不想动我们，现在很明显，他们想利用我们两个传消息，我们不妨装糊涂，可是有一样……”他咳了声接下去道：

“明天好歹也得离开这里，这里太危险了！再说事不宜迟，晚了，谭啸那小畜生可就跑了！”

常明点头道：

“这话不错，妈的，听你这么说，这个桂老头子可是不好缠，我真有些怕他。明天一早咱们就走，给陆渊说我们有事！”两个老头商量了好一阵子，才勉强合上了眼，没睡一会儿，天就亮了。

作贼心虚的西风 and 常明，由于过多的心事，这一夜就等于没有睡，可是他们却还腻在床上不肯起来，想象着，不久之后，当桂老头他们发现所拘禁之人逃逸之后，势必会有一场极大的骚动。他俩早已商量好了，那是一问三不知！

果然，一阵紧急的拍门声，使二人即使装睡也装不下去，常明含糊道：“谁呀？”

他起身趿拉着鞋去开门。门外传来长毛陆渊急促的声音：“老哥哥起来了么？唉！出事啦！”

常明回头向西风挤了一眼，打着哈欠道：“哦！是陆老弟来啦！等着我给你开门！”

说着把门开了。陆渊急步而入，西风坐在床上慢腾腾地道：“兄弟早啊！”

陆渊拱手哈腰道：“早！早！老哥哥……”

他傻着脸说：

“我们这里昨夜出了事了，有两个人跑了！二位昨夜可发现了什么没有？”西风一翻小眼道：“人跑了，什么人？”

陆渊心说，老王八蛋，你们倒真会装，可是他却点破，重重叹了一声道：

“是……唉！走都走了还提他干嘛！”

西风本来以为他会怀疑到自己二人身上，却想不到竟这么容易就脱了嫌疑，一时宽心大放，当时装着关心地问：“那怎么办呢？你们这么些能人，怎么会叫人跑了呢？”陆渊泄气地往椅子上一坐道：

“别提啦！老哥，平常都有人看着他们的，就是昨天晚上没有。他妈的，就昨天晚上出事了！”

他又扫了二人一眼，皱着眉不言语了。常明往床上一坐，嘿嘿一笑道：

“不是我给老弟你浇冷水，我看那两个逃走的人，可能早就存下心了，而且有很周密的计划，要不然怎会这么巧呢！”西风也点头道：

“嗯！这话不错！谁也不怪，就怪你们太大意了……”陆渊冷笑了一声：“也可能是外面来的人，把他们救走的！”西风一怔道：“不能吧，谁有这么大胆子？而且会这么清楚……”

陆渊狠狠地一拍桌子，破口骂道：

“妈的！我要知道是哪个小舅子把他们放了，看我不活劈了他！”

二人偷偷对看了一眼，吃了个哑巴亏，却又无法申辩。西风奸笑了两声，把话题扯开一边，他眨着眼皮道：“兄弟！我和常明本想多扰你几天再走的，可是一想不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等着办，再说你这里高朋满座，我们两个又是这份德性……”说着晃了一下那只吊在脖子上的膀子，苦笑了笑道：“嘻嘻……实在是有些不上桌面，所以……”

陆渊不等他说完，瞪着大眼道：“那怎么行？”

一面用眼睛骨碌碌地瞧着常明，一副蠢相道：

“老哥哥，你大概是嫌兄弟我没有好好招待你们，生兄弟的气了吧？”

西风一伸手比了个乌龟道：

“要存这种心，我是这个！老弟，你怎么这么想？别人或许会，对你陆渊我还客气？”

常明也哈哈笑道：

“老弟你不用多心了，我们是真有事，而且还是要紧的事！”陆渊傻傻地点着头道：

“我说呢！二位老哥哥再怎么也不会对兄弟见怪呀！既是真有要紧的事，我也不便拦阻了，不过……”

一面说着一面用劲地挤眉毛。常明往他肩上拍了一下，笑了笑道：“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

陆渊往起一站，很激昂地道：

“好了，就是这么一句话！中午兄弟备一桌水酒，给二位老哥饯行！再急的事，你们也得赏兄弟这个脸，吃了饭再走！”西风耷拉着眼皮，带着很勉强的样子，笑着点了点头道：“好吧！就这么说定了！老弟！你可别多破费，弄两个家常菜就行了！”

陆渊皱着眉微笑道：

“也就是家常便饭，好啦！二位休息吧，我还有事！”说着又抱了抱拳，临走时又仔细看了看西风和常明的伤，这种做作，两方面都是心照不宣的，可是表面上还是都挺客气。陆渊客气了几句，说要叫人来给二人上药包扎，这才走了。

他走之后，二人相视一笑。西风开开门向外面看了看，关上门后龇牙一笑道：“行啦！这一仗咱们是打赢了！”

常明咯咯笑道：

“咱们这一回去，他们谁也不能小看了咱们，这可是奇功一件！”

西风又想到了谭啸，不禁切齿痛恨道：

“妈的，这一次要抓到了谭啸小畜生，我非得把他碎尸万段不可！”

常明嘘了一下道：“小声，有人来了！”

西风忙停住了口，一面把门开开，果见闻三巴提着一个小藤箱子，笑嘻嘻地道：“陆大哥关照我，给二位换药来了。”

西风连道不敢不敢，一面把他让在了房中。闻三巴搁下了药箱，由内中找出了药物棉花还有包扎用的布条子，一面打量着二人的伤道：“二位头上伤是……”

西风脸一红道：“伤在耳朵……已好多了！”

闻三巴嘴里面假作同情的叹气，肚子里可是直想笑，遂把二人头上缠的布解开，见四只耳朵，全叫人给割了，他忍不住笑了一声，急忙憋住，改成

皱眉道：

“怎么全是一样？妈的！这人手也真毒，哪里割不了单割耳朵！”

说着又忍不住想笑，因见二人面色已有怒容，没敢再多说，细细把伤口洗了，涂了一种白色的药膏，痛得二人直咧嘴，常明忍不住道：“兄弟！这是什么药？这样痛呀！”

闻三巴晃了一下头道：

“你老放心，这是陆大哥由桂老前辈处讨来的‘断玉膏’，灵验得很。”

西风不由一喜，对于“断玉膏”这种灵药，他倒是早就知道，知其功效能生死人肉白骨，不由宽心大放，当时忍着痛道：“老弟！这药我知道，你多来点。”

闻三巴躬身道：“这还用你老嘱咐嘛！少不了。”

说着又在各人伤处涂了些，一面道：

“初涂上有些痛，随后有些发麻，以后就不觉得怎么了，七日之后可开布，伤口准能长上。”

说着小心用白布带子缠上。二人尽管两耳处痛如刀割，却仍不住地道谢，西风还后悔那只断手上石膏上得太早了，否则也来点断玉膏该多好。

闻三巴上好了药，整理好了药箱子，欠身笑道：

“二位千万请记住，不到时间，不可开布，否则一见风，药力失效不说，恐怕对伤口还有害。”

西风痛得咬着牙，连连点头道：“知道！知道！”

常明更是在一边哼哼哈哈痛得直吸气，闻三巴走了以后，他忍不住道：

“妈的！这是啥药呀？简直把人给痛死了！哎……哎……哎哟！”

西风也来回地歪着脖子，却安慰常明道：

“药是好药，不过是真痛，唬！真受不了，唬！唬！”

闻三巴的话倒是不假，一阵剧痛之后，二人都感到双耳处泛出一阵麻酥酥的感觉，虽然也同样不是好味道，可是比方才的那阵痛，却是好多了。二人恢复了平静，不再去管它了。

老闷在房子里，也不像回事，西风和常明就走到花园里，装作很悠闲的样子在散步。

小院里开着很美丽的花，有牡丹、仙人掌和芍药，尤其是后者，那么娇艳欲滴，一朵朵红得如同少女的芳唇，可是这些又怎能吸引他二人的注意呢！”

美丽的依梨华穿着多褶的大裙子，一只手拿着花剪，在花丛之中活泼得像一只小鸟，她远远地挑动着小嘴角，露出一对浅浅的笑窝，对二人点头道：“客人早啊！”

常明忙弯腰回笑道：“哦，早……姑娘你起得真早啊！”

西风冷眼瞟着他，暗暗叹息了一声。这时，那个哈萨克姑娘玉手轻拉着裙子，已经向二人跟前走来，翩翩如出水芙蓉，是那么的娇艳和多姿。西北虎常明几乎有些眼花缭乱了，对于这种世上罕见的美人儿，她那绰约风姿宛如玉树临风的美，常明只是在画上或是梦中见过，面对着对方轻颦浅笑，他不禁有些飘飘然之感。

“还早呢！”

那玉人说话了，用留有细白洁莹指甲的手指指了一下天道：“太阳都出来了！可不早了！”

西风虽是平素不近女色，可是人们审美的观念大都差不了多少，而好色、恶臭更是大家的通性，面对着这么一朵鲜花儿，要说是丝毫无动于衷，那可真是骗人！

西风也不禁暗暗叹了一口气，心说好一个可人儿，可是这种欣赏欲的悠闲情致，立刻就为所触思到的可怕念头所取代了，他立刻想到一旦成为敌人之后的对方嘴脸，这种情绪就再也没有了。

他勉强地笑了笑道：“听说昨晚上这里出事了？”

依梨华一翻长长睫毛的眸子道：“可不是吗！听陆大哥说，关着的两个人跑了！”

常明闻言由不住脸红了，心中暗骂，妈的，西风真是没话说了，什么话说不了，单单提这件事，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其实西风比他聪明，他有意借此来掩饰自己，所谓“恶人先告状”就是这个道理。

依梨华似还想说什么，忽见一扇窗户被人推开道：“姑娘回来！”

依梨华吐了一下舌头，娇笑道：“失陪！师父在叫我呢！”

说着向二人点了点头，一只手抓着花就跑了。那扇窗户又关上了，西风看着常明轻轻哼了一声道：“看见没有！人家讨厌我们呢！”

西北虎常明冷笑了声道：“有一天要叫她知道我们的厉害！什么玩意儿！”

西风淡淡一笑，迈步走出花径。常明留恋地往那边小屋瞟了最后的一眼，也随着西风迈步而出。经此一来，连散步的兴头也没有了。

二人返回室内，静静地呆了一上午，好不容易等到了吃饭的时候，才见闻三巴由窗前出现，在外面抱了一下拳道：“陆大哥请二位吃饭。”

西风含笑道：“这真是太客气了！”

说着和常明踱出来。闻三巴往二人头上看了一眼，一缩脖子笑道：“二位老兄伤口不痛了吧？”

这一问，二人才觉得，双耳处果然非但不痛，竟连先时的“麻”也不大感觉得出了，只是热热的，好像贴着两块热膏药似的，于是相继点头道：“不痛了，谢谢老弟你啦！”

西风又问：“陆老弟今日请客还有别人么？”

闻三巴一边在前走着，一边点头道：

“怎会没有？桂老前辈，九老前辈，还有依大姑娘，热闹得很！”

西风向常明看了一眼，二人都不禁感到很紧张，他们在猜想这一顿饭是有用意的。可是二人胸有城府，又属于“自作聪明”之流，他们认为在这一个回合里，自己已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认为对方的任何部署都将“无济于事”。

在瞬息的紧张之后，二人立刻就“处之泰然”了，悄悄无言地随着闻三巴来至前厅。

在铺有绛色藏毡的讲究饭厅内，备有一桌丰盛的午筵，桌边环坐着几个人，当二人随着闻三巴步入时，这几个人都礼貌地站了起来。

长毛陆渊笑着迎了过来，大声道：

“失敬！失敬！二位快请入座，兄弟向二位介绍两位老前辈。”

二人早已看到，桌前含笑站着两个白发皤然的老人，一男一女，至于他二人的长相，西风已不陌生，常明可是首次会见，不禁吓了一跳，他真有些怀疑这一男一女都是新近才由坟墓里钻出来的。

那个相貌清癯的老头儿嘻嘻一笑，对二人伸出了手。常明和西风礼貌地握了一下，愈发觉得对方瘦得怕人，而且皮肉冷得怕人。

陆渊忙介绍道：“这位就是人称南海一鸥的桂大侠，桂老前辈！”

二人一齐躬身为礼，连道：“失敬！失敬！”

由这干瘪老头儿的那双深邃的眸子里所泛出的光芒，令二人不敢逼视。

陆渊又接着介绍那个形同僵尸疯婆似的老女人道：“这位是西藏一心岭太阳婆九子妹九老前辈！”

二人自然只好二次哈腰执后辈之礼。太阳婆桀桀一笑道：“请坐！请坐！主客来了，我们也好开席了！”

西风浅笑道：“后辈等来迟，有劳二位前辈及姑娘久候，实属罪不可恕。”

太阳婆已坐了下來，一面笑道：“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二人这才落坐。桂春明含笑问二人道：

“二位来时，正逢老夫外出有事，未及见面，方才听陆渊说二位匆匆才来，又要离开，这是为什么呢？何妨多玩几天再走，陆渊也不是外人。”

西风忙含笑道：

“后辈实因尚有要事，不能在此久留，以后有机会再图向老前辈面请教益吧！”

长毛陆渊含笑道：

“二位老哥请落坐，不要客气，都是自己人，没有外人，坐！坐！”

西风和常明遂也不再客气，相继落坐。菜陆续地上来了，老实说，沙漠是个苦地方，再有钱的人也享受不到哪儿去，尤其是在吃食这一方面，可是眼前的一切，却不得不令二人大大感到惊讶了。

这一盘盘一钵钵香喷喷极为精美的菜肴，非但二人在西北沙漠甘凉道上未曾食过，就是当年远游中原时，也不曾吃过比这个更好的了。

这些色香味俱佳的菜，是被放在极为名贵的细瓷器皿之内，益发衬托出一种高贵的气质。二人都是绿林道上几经打过滚的人物了，可是桌面上有些菜，不要说吃，真是连名儿也叫不上来。

而陆渊这么一个土头土脑，论声望远不如二人，论功夫在整个沙漠里只能算是二流的角色，竟能有这种享受，尤其是仓促间准备已可立至，由此推想，他素日的享受是如何的奢侈浮华了。

当然，这种思维只是刹那之间，令二人感到妒恨不平。他们马上又想到，为什么陆渊昔日一再地对二人谦卑有礼，而却守定在这附近的地盘不再迁动，原来这儿竟是这么一个有油水的地方！二人于忌恨之余，内心也想好了，一旦事成之后，他们必定要在此地立庄扎寨重振旗鼓。二人几乎是一样的心思，可说是不谋而合了。

十七

酒过三巡，桂春明忽然呵呵笑道：“二位老弟，你们此行何去呢？”

西风咳了一声，吐出了一节鳝骨道：

“老前辈，我们是要去……去‘别夫八里’，访一位世兄。”桂春明点了点头，目光向桌上各人扫了一眼道：“很遗憾，要不然我们倒可同路了呢！”

西风肚内暗笑道：“你还当我不知你闹什么鬼呀！”可是他仍然装着漠然无知的样子，故作惊讶道：“怎么，老前辈也要上路？”

“当然！”

南海一鸥微微一笑，用筷子指了各人一下道：

“我们都要走，有要紧的事，不过我们是去阿哈雅，和足下正好背道而驰。”

“来了！来了！正题儿来了！”西风肚子里这么说着，可是他依然装成奇怪的样子道：

“去……阿哈雅？你们都去？”

“大家都去！”这一次该轮着太阳婆说话了，她已经沉默了一会儿。

常明配合着西风表演道：“去阿哈雅做什么呢？”

桂春明一摆手道：“老弟！这是我们的秘密，恕不奉告。”

常明一抹脸，窘笑道：“哦，哦，对不起！对不起！”

可是他和西风肚子里却很明白，这是他们故弄的文章，想暗借他们二人传话给晏星寒等，好令自己这边大举往阿哈雅集中，扑一个空，而他们却分两路一去哈密一去和阗，这真是好计。

“可是！老头子你们的心思白用了！”二人心中几乎都这么想着。

他们匆匆交换了一下目光，作了一个难以觉察的会心微笑，人总都是以为自己是聪明的，有什么办法呢？

小伙计又上了一道名菜，是“荷叶粉蒸鸡”，这原是浙江的名菜，一层薄薄的荷叶被蒸得已经快烂了，用筷子一揭，现出酥酥的鸡肉，入口即烂，味道好极了，按说二人本可大快朵颐的，可是此刻他们偏偏没有这种心情，心中只是计算着如何应付眼前和未来。

这时，长毛陆渊微微笑道：

“二位老哥哥来时，我看未带行李，如此长行上路怕不大方便吧？”

说着接笑道：

“我已差人为二兄备好了一个简单的行囊，内有沙漠旅行必须用的几件东西，另外还为二兄烙了百十个干饼，可供路上充饥之用。”

二人频频点头称谢。这时桂春明又把话题转向阿哈雅之行上面，二人既知是假，愈发听不出兴趣，真恨不能立刻告别上路，可是又怕众人疑心，不得不假作言笑地应酬着。好容易一席饭毕，陆渊却又让二人至厅，待以香茗。二人耐着性子又坐了一会儿，这才婉言告辞。此时桂春明和太阳婆师徒俱已返室，只有陆渊和闻三巴在客厅里陪着。陆渊招呼着把二人来时的那骑老骆驼牵了出来，另备一马驮着行囊等物。西风含笑道：“老弟，这太麻烦你了，真不好意思。”

陆渊哈哈笑道：

“自己人还说这个，好啦！兄弟不敢多耽误二位宝贵时间了，就请二位上路吧！”

常明环目道：

“二位老前辈和那位依姑娘，是否可请老弟请出一别，我二人这么走，不嫌太失礼了么？”

陆渊笑道：

“常老哥你不要客气了，你还是不大清楚他们，这些俗套就免了吧！等会儿兄弟代为转告一声也就是了！”

西风真不愿再见他们，生恐一谈又是没完，当时连声附和地点头道：

“对！对！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老弟，咱们后会有期，有机会再见吧！”

陆渊抱拳笑道：

“二位老哥赏脸，赏脸，以后有时间，还请多来玩玩！”二人走出了大门，陆渊亲自扶二人上了骆驼。闻三巴笑嘻嘻地赶上道：

“二位不要忘了，七日之后想着把头上布打开，伤口也该好了，不要一直捂着！”

西风连连点头道：“谢谢，谢谢，忘不了！”

跟着老骆驼开步走了。陆渊和闻三巴一直送了半里路，直到二人走远了，才回过身来。陆渊嘻嘻一笑道：

“三巴，你这小子真缺德，你都给上了些什么药呀？”闻三巴笑着一缩脖子道：“哪是什么药呀！我砸了两块石灰给糊上了，这两个老小子不给烧坏了才怪呢！”

说着笑得前仰后伏，陆渊不禁大笑起来。他们笑着往回走，却见依梨华站在门口眨着眼睛道：

“什么事这么好笑呀？他们走了没有？”

陆渊揉着眼笑个不停。闻三巴向依梨华说道：“走了，已走远了！”

依梨华微笑道：“你们笑什么？说出来让我也笑笑呀！”闻三巴吱唔着笑道：

“没什么，姑娘你就别问啦，我只是和他们开了个玩笑而已！”

依梨华还想再问，却见一名弟兄自内中跑出道：“陆大哥，依姑娘！桂老前辈叫你们进去，有话要说呢！”三人忙匆匆转身入内，一进厅就见桂春明和太阳婆面带微笑地坐在厅内，桂春明笑问：“走了么？”

陆渊点头道：

“已经走远了，老前辈这条计，把他们两个哄苦了，只是弟子不大明白……”他皱了一下眉问：

“我们现在到底该如何呢？”

桂春明呵呵一笑，抚掌道：

“陆老弟，现在请差几个得力弟兄，四处宣布消息，就说我们已起程往和阗去了，另外再散些消息，说依姑娘单身往南边去了！”

陆渊一边点头，一边皱眉道：“这……什么意思呢？”老头子摸了一下胡子道：“意思大了！”

依梨华睁大眼睛道：“老前辈，我……我真的要去么？”桂春明呵呵一笑，晃了一下头道：“傻孩子，为什么不去呢？”大家都一怔。长毛陆渊直着眼道：“叫依姑娘一个人去？”南海一鸥目光在各人脸上扫了一下，引颈室外问：“这里没有闲人吧？”

陆渊站起来，走出去看了看，回头说：“没有！”

桂春明黯然一笑道：“不是她一个人，而是我们大伙都去，一起赶向哈

密！”

太阳婆也给弄糊涂了，桀桀一笑道：“老哥，这是为什么啊？”南海一鸥呵呵一笑，站起来走了一转，回过头来，正色道：“姥姥！你还不明白么？”

太阳婆愣愣地摇了一下头。桂春明冷笑道：“敌人实力实在是强大，姥姥！”

他目光转向太阳婆道：

“如果我们不用这种方法分散他们，在遭遇战后，我们必定会败的，而且会败得一塌糊涂！”

太阳婆先是皱了一下眉，随后也有同感地点了点头，说：“那个莫老甲很讨厌，老尼姑也……唉！没有一个不是棘手的人物！”

桂春明沉声道：

“的确没有一个不是棘手的，其中尤以那个老魔头最是厉害，哼！”他目光闪闪地在各人面上一瞥，微微冷笑道：“老夫和这个老魔头，有些宿仇，我很清楚，他这次来，完全是为着我来的。”

太阳婆淡淡一笑道：

“老大哥，你不要忘了，现在我也跟他结下大仇了，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桂春明呵呵一笑：

“那我如今倒有了一个帮手了。不过，姥姥，现在还不是我们会他的时候！”

旁边几个人根本弄不清二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其实就连太阳婆也有些糊涂，她桀桀一笑道：

“老大哥，快把你的计划向大家公布一下吧，你看这孩子都急坏了！”

说着目光向依梨华瞟了一眼。依梨华红着脸讷讷道：“真的，我一点也不明白！”

桂春明哈哈一笑道：

“好，我这就告诉你们！”他说：

“我们马上整理行囊，由陆老弟前导去哈密，为什么这么做呢？”他顿了顿，又道：

“敌人既知我们主力移向和阗，势必分两路追袭，一路去哈密，一路至和阗！”

大家点了点头。桂春明冷笑了一声道：

“莫老甲和谭啸及依姑娘并无仇恨，因此，他必不会去哈密，势必要赶向和阗，找我和九姥拚命……结果他将在大沙漠之中吃尽苦头而一无所获，最后陷于泥淖之中，没有水，没有吃的，甚至没有一个人……”

长毛陆渊惊心地点头道：

“老前辈，你说得不错，此地去和阗，这长途沙漠太苦了，而且每多旋风狼群，商旅若非大群结队，有充足的粮食，是不能轻易上路的。”

桂春明冷冷一笑，伸手虚按了一下道：“你先不要说，我还没讲完呢！”

他淡淡笑了一下，咳了一声道：

“莫老甲在沙漠道上吃尽了苦头，等他到和阗之后才知上了当，这时有两个可能！”“第一！”他竖起一个指头道：

“他愤怒地再折回来，嘻！那么他势必将再饱受长途沙漠之苦，而我們可在他疲乏的归途上截击消灭他！”

他眸子里散出炯炯神光道：

“第二！”他竖起两个指头道：

“这老儿在饱受长途之苦后，发现上当，可能知难而退，直接由和阗绕道青海，返回他的老家……”

他脸上带着很自信的微笑道：

“他很可能这么做，因为对我们仍扑朔迷离，他并不相信回来可以找到我们……同时我也希望他如此，因为我们犯不着与他拚！”

太阳婆嘎然一声长笑，鼓掌道：“妙呀！好计！老哥，你真是诸葛亮！”

依梨华也娇声笑道：“老前辈心好毒啊！”

桂春明赫然一笑，看着她道：

“姑娘，这能算心毒？对付这种人，这么做还算心毒？这个恶魔这么对他算太客气了！”

长毛陆渊乐得直搓手道：

“老爷子真是有一手。别的我不知道，反正这一趟路，老魔头是头一回走，我看没有几十天，他到不了和阗，弄不好，他那把老骨头，就许扔在半路上，也用不着老前辈再动手治他了。”桂春明呵呵一笑，突地收敛笑容道：

“你不要轻看了这老儿，他可是一个极厉害的人物，不过……”

他沉着脸道：

“再厉害的人，如果遭遇到沙漠这个敌人，哼！他都无能为力，一筹莫展，最后一定失败！”依梨华紧紧地互握着手，笑咪咪地道：“还有晏星寒他们，我们又怎么对付呢？”

南海一鸥白眉微蹙道：

“据我猜想，他三人会毫不犹豫地直奔哈密，而且可能在半途设伏，目的是先拿住你！”

说着伸手指了依梨华一下，依梨华扪心奇道：“我？”“是你！”桂春明微微笑道：

“他们由西风和常明口中得到了消息，而且知道你是单身一人，他们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

太阳婆这时插口道：“这完全是心战，妙！”

桂春明小眼笑得眯成了两道缝，由眼角的鱼尾纹上揣测，此老是一个极为狡黠而惯用心机的人，他一只手摸了一下那几根短胡子道：

“可是，他们仍是要吃亏的，而且这一次，我们会消灭他们，为我那可怜的徒儿和依姑娘报仇。”

太阳婆眨了一下深邃的眸子道：

“老大哥，这三个老儿联手，也是非同小可呢，我们还不一定准能胜呢！”

桂春明一摆手道：

“姥姥，你完全想错了，依我看，他三人并不会全部都留在中途设伏。”

“为什么？”太阳婆问。

桂春明呷了一口茶道：

“很简单，他们的主力，要先至哈密去对付小徒谭啸，他们会由西风、常明口中得到这个假消息，因此我猜……”各人全凝神静气地听着，这老头儿老练的智谋，确令他们钦佩。只听他徐徐地说：“我猜他三人之中，会留下一人在半途设伏，另外西风和常明二人之中，也可能留下一人，其他的全部会直奔哈密。”太阳婆“啪”地一声鼓掌道：“对，这是很合情理的猜测。”桂春明点头笑道：

“那么，我们就可易如反掌地各个击破了，敌人实力虽强，可是如此分成三拨，就不堪一击了。”

长毛陆渊一只手摸头道：“老前辈智谋实在令人佩服，不过……”

他讷讷地道：

“我们这么些人一上路，只怕他们半路设伏的人就不敢出来桂春明似乎对这些早已考虑过了，他点头道：

“你说得不错，可是他们不会发现我们的。”

他笑得更得意了，接下去说：

“他们只会发现依梨华一个人，而我们却在依梨华左右，他们不动我们也不动，他们只要一动，就会发现上当了，那时这个冒失的人，将要付出他的生命。”

长毛陆渊双手抱拳笑道：

“拜服之至，老前辈真是活神仙，现在我们就上路吧！”桂春明冷冷一笑道：

“但也不要把这几个人，看得太傻了，我们还要有一番做作。”

大家又糊涂了。桂春明嘻嘻一笑，抖了一下袖子道：“老夫这身打扮是很容易装扮的。”又指着太阳婆道：“九姥的样子怪一点，可是化装一下也并不难，至于老弟你们，就更容易打扮了。”

陆渊一怔道：“这是干什么？”桂春明起来踱了几步，站住脚之后道：

“老弟，这事你快做，扮好之后，嘱他们上路，装着去和阆，当然，只要走出几十里以外，就可脱下衣服再回来，如此一来，这消息传到了他们耳中，他们才确实相信，否则，可能他们还会有些怀疑。”

太阳婆怪笑了一声道：

“这一招更妙！陆渊，等会儿我找一套衣服出来，给扮我的那个人换上，要扮就要像，否则露了马脚可是不大好。”陆渊笑道：

“老前辈放心，这个容易，我手下有个叫灯草人的兄弟，他一身排骨，要是扮起来准像你老。”

说完之后见桂春明和依梨华都含着笑，他才猛地忆起语中有病，不由脸一红。太阳婆皱了一下眉，装着没有注意的样子。陆渊忙混过去道：

“别的都好装，只是你姥的头发……”

阆三巴含笑在一边插口道：

“这个容易，剪两匹马的尾巴一染不就行了。”大家都笑了，桂春明点头道：

“这办法很好，好啦，老弟，你快张罗着去办吧，我们拾掇拾掇，到晚上也要上路了。”

陆渊站起来道：“我这就去，放心，绝误不了事。”阆三巴跟着他一块走了出去。依梨华关照道：“陆大哥要小心呢！不要走露了风声。”

陆渊回头龇牙笑道：

“姑娘你请放心吧，这点事要办下好，我长毛陆渊算是白活了！”

说着和链子锤阆三巴出去了。桂春明长长叹息了一声，目视着太阳婆笑了笑道：

“一切都进行得很好，这就要看最后一步棋了，老实说，少了莫老甲，那三个老儿，我们倒可以放开手去跟他们周旋一下了。

太阳婆冷冷一笑道：

“别人不说，我只问问剑芒那个秃尼，看看她还有脸见我没有！”

桂春明怔了一下道：“怎么，你们过去认识？”

“岂止是认识！”太阳婆不屑地说：

“昔日我们还有相当的交情呢，不过现在一切也都不必再谈了！”

依梨华静静坐在一边，她本是一个看得很开，而又极力追求现实的人，一些不如意的事，当过去之后，她很少会再去回想它，她认为那是很不值得的事情，可是这并不是说她忘记了，相反，那些血腥凄惨的往事，每一件都深深地印在她的心上，当她认为有必要回忆的时候，那将是清晰如绘，历历在目。此刻，她仿佛又回到了那可怕的暴风雨之夜……

火苗、浓烟，人声鼎沸……父亲的尸身，血和肠子……晏星寒等四人持刃夜杀的狰狞面孔……

她的泪再也忍不住，扑簌簌地淌个不停，回身趴在椅背上，抽搐着痛哭了起来。二老被她这种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太阳婆由位上一跃而起道：“孩子，你怎么啦？”“西里加……拔荡死得好惨……啊，我可怜的拔荡……西里加！”

太阳婆看着桂春明苦笑道：“这孩子！唉！”

她说着走了过去，轻轻搂着她，还没说一句话，依梨华已投入她的怀中，呜呜咽咽地大哭了起来：

“哦，可怜的拔荡……可怜的玛沙，西里加，他们死得好惨哦！”

姑娘这一哭，直似一树带雨梨花，而她那幽咽清脆的哭声，更是令人听着有一种凄惨的感觉，连二老也为之深深地感动了。

南海一鸥锁着眉头，来回地在室内走着，面色极为阴沉。太阳婆伸出一只手在抹着眼泪，她为徒弟这种断肠的声音打动了。

“姑娘，你不要伤心了，西里加定要为你报仇……还有你桂伯伯，他也会为你出气的……”

桂春明苦笑着点了点头道：

“姑娘你放心，现在的问题已经全是你和谭啸与他们之间的事了！”

他用力地扭着手上的骨节，格格有声地说：

“我和你师父，与他们之间也都已成了不了之局，眼前我们大家都要碰头了，这笔帐马上就可算一算了！”

他咬着牙说：“我希望谭啸这时候能来，因为这孩子……”

说到此，他的老泪禁不住淌了下来，因为那实在是人间悲剧，任何人在想到那个可怜少年的身世时，也会为之泫然泪下，并不仅仅是桂春明。

依梨华正哭得伤心，忽然仰起了头，停住了哭声，因为她耳中听到了谭啸两个字，这名字使她立刻止住了哭声，她断断续续地问：“老前辈，他……到底在哪儿呢？”

两个老人都注意到了，注意到她的这种一往情深。桂春明不禁有一种说不出的黯然感觉，这种感觉在初生的一刹那，似乎已经预料到后日的一段不可避免的纠缠，而这种纠缠，却是由于当初自己的多事和疏忽。

晏小真亭亭玉立的影子，在这个老人的脑海里，很快地掠了过去，不可否认，那也是一个楚楚动人的影子，他立刻忆起那位可怜的姑娘临去时对自己的托付和要求——饶恕她的父想到此，桂春明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一时竟木然僵立住了。太阳婆笑了笑：“老大哥怎么啦？”

桂春明这才猛然惊觉，苦笑了笑，问依梨华道：“姑娘你说什么？”

依梨华忸怩了一下，讷讷道：“谭啸哥是不是……在哈密？”南海一鸥摇了摇头道：

“我只是猜想，不过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他既然不在这附近，很可能由哈密取道入关，再入甘肃。”

依梨华的眼睛倏地睁大了：

“老伯，那……那我们快走吧，走晚了，他要是又走了呢？”桂春明肚子里暗暗忖道：“好个痴情的姑娘！”

他点了点头说：

“我们要等到晚上，姑娘，凡事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我们这一次要缜密地行动，要出奇兵制胜，不可让他们事先知道一点风声，否则会全盘皆输，后果不堪设想。”太阳婆九子妹笑着点头道：“老大哥说得对，这一次我们非成功不可。”

在战略上来说，他们是在与敌人斗智，由于桂春明的老练，由于他们从容的策略、部署，看来似乎已洋溢出胜利的曙光！长毛陆渊遵照桂春明的指示，将散布谣言的兄弟，分作七八拨，先后派遣了出去。由五人一组所构成的化装队伍，也在日落之前出发了。当然在出发之前，均先经过桂春明等的认可，认为扮像逼真后，才打发他们上路的。

一切就绪之后，天也就快黑了。

由沙漠入哈密，绕过罗布诺尔湖后，就踏入了陆地，人们似乎可以舒一口气了，可是也不要太高兴，因为这些所谓的陆地，并不见得比沙漠好多少。

从地图来看，库鲁克塔格山在左，阿尔金山在右，二山之间虽有很大的一块平坦之处，可是人们往往欲觅捷径，势必要在一些山峰的小径中穿行进退了。

这些高山，可真是名副其实的高，一些内陆所谓的大山，连五岳名山也算上，若是拿来和此处的高山相比，那真是不可“望其项背”。加以山道崎岖，岭脉纵横，如非识途老马，是不敢轻易经行其间的。

这是阿尔金山附近的一处隘口，它紧紧贴着罗布诺尔湖的右前方，只需一踏出沙漠，就可很清楚地看见它。

这些全是青色石质的陡峻高山，屏风似的竖立在沙漠出口的前方，于是，一条、两条……数不清的小径，像龙蛇似的穿行其间，人们可以任择一条而行，只是你必须要有把握认清路，否则只怕“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好心的商旅，为了便人便己，常常在这些石峰隘口的前面，刻石为志，削木为标，譬如说去哈密吧，也有清楚的指标，只需循着指标前进，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走，倒也没听说过什么差错。

五月的天，可说是已很热了，四周没有风，有的，则是由沙地里吹来的阵阵热风。

这种风吹在人身上，热乎乎的很不是味儿，尤其是人们本来已经出汗的脸，为这种风吹过，会觉得粘粘的，粘上了一层沙子，擦不胜擦，讨厌得很，如果学当地人那样蒙上一层面巾，好固然是好，只是如此一来，就更热不可耐了。

老猴王西风和西北虎常明，用力地挥着扇子，赶着聚集在头顶飞而不散的蚊子，显得很急躁。红衣上人裘海粟，较他二人更甚。

他们三个已经整整在这里守候了一天一夜了，正如桂春明所料，他们是埋伏在这山洼隘口，等候着活捉依梨华的！

他们选择的藏身之处，倒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地方，上面有山藤架成的一面天然屋顶，左右后三面，是参差的石峰形成的壁墙，正前方三丈以外，可以清楚地窥见来往的行人，如果有任何人兽经过，他们可以在十丈以外就先行觉察而出。可是尽管这地方是如此的理想，他们却未曾有什么收获，不要说依梨华了，一日一夜以来，连一个鬼也没见呀！

红衣上人本来是很有耐性的，可是这时却也沉不住气了，他用力地踢出了一块巨石，静夜里发出咕噜噜巨大的滚石之声，响遍行云，四山都有了回音，然后他粗俗地骂道：

“妈的！尽在这里耗着算是个什么名堂？我们走吧，再换个地方！”

西风苦笑着站起来道：

“小声点，小声点，”他喷了一声道：

“真要是她来了，听见这声音，还不吓跑了！唉！你老也真是……”

红衣上人一瞪眼正要发作，西北虎常明忙劝道：

“老前辈请息雷霆，以弟子看……”

他拧着黄焦焦的两撇眉毛道：“来她是一定得来，只是时间上的早晚罢了。”

裘海粟一跃而起道：

“放你的屁！时间早晚？咱们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她就是骑牛也该到了，怎会到了现在还没个影？”

常明被骂得脸一阵红，心里气可大了，可是又不敢发作，心说妈的这关我屁事？她又和我没仇，我这是帮你们的忙，你他妈的不谢我还罢了，居然开口就骂，我犯得着吗？我这又是图什么？

愈想愈气，当时把头一扭，再也不想答理他了。

西风干笑了两声道：

“道长，我看咱们再等她一夜，她要是不来，咱们也就别等了，明天一早就走，追上晏老和剑芒老师父一块上哈密去算了。”

裘海粟哈哈一笑道：

“上哈密去，你说得倒轻松！我们这一天两夜的罪白受了？你不怕丢人，我裘某还怕呢！”

这一来连西风也有些气了，他怔了一下。西北虎常明哧地一笑道：

“奇怪！方才是道长自己说要走的呀，怎么又……”

才说到此，西风扯了他一下，常明立刻想到，此时此地，得罪他不得，自己二人身上又都有伤，一个惹火了可不是玩的，想到此下面的话也就吞下去了。

他扭头看看，裘海粟一双深邃的眸子，正灼灼有光地瞪视着自己，忙苦笑着又道：

“道长，这是去哈密的一条必经要道，除非是她不去，她只要去，一定得经过这里，那是没有疑问的。”

西风咳了一声，吓吓一笑道：“不错！她一定会经过这儿……你老就再忍耐一下吧！”

裘海粟这时怒火已小了些，因为他想到，真要是少了他们两个，别的不说，自己连东南西北也弄不清楚，别说行路了。再说他们也多少算是个人物，自己似乎不该太不给他们留些面子。

想到这里，他冷冷哼了一声，不再多说了。

西风走出去几步，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往远处看了看，又跳了下来，小声道：“真怪，她该来了呀！”

常明冷笑道：

“人家是个大姑娘，谁走路像我们这么赶紧？我看明天她也到不了！”

西风笑了笑：“这话有理！”

裘海粟哼了一声，不屑地道：

“你们也太小看她了，这丫头厉害得很呢！她能带着伤由甘肃跑到沙漠里来，连朱蚕都没追上，你能说她慢？哼！”

说着瞟了常明一眼！西北虎碰了个不硬不软的钉子。红衣上人顿了顿，皱着眉问：“西风，这消息到底可不可靠？我总有点怀疑，她师父太阳婆，会不和她一块来？”

西风肯定地道：

“唉！你老怎么不信呢？这是我亲耳听见的，而且你们派出的那位铜锤罗兄弟，不是也这么说么？”

裘海粟听他这么一说，也没有话说了。这倒是真的，铜锤罗回来说，他亲眼看见桂春明、太阳婆，还有陆渊、闻三巴几个人上路的，其中独独没有依梨华，很显然，西风打探的消息是正确的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长叹道：

“妈的，谭啸这小子，真把我们害苦了，抓着他，看我不活劈了他！”

这一句话，倒是引起了二人共鸣，俱都附和着骂了起来。

“同仇敌忾”使三人的团结又坚固了。

常明升着了火，煮了些锅饼，就着干肉脯，三人饱餐了一顿。裘海粟热得难受，到不远的一处泉涧里洗澡去了。西风和常明背靠着山石对看着，等到红衣上人行远了，常明才叹了一口气道：“妈的，我们真是自讨苦吃，好好地跟着他干什么？跟个老爹一样，侍候他不说，还得看他的脸色，这是何苦？”西风吓得回头看了一下道：“你小声点，给他听见了可不是玩的。”

他叹了一口气道：

“也不能这么说，这事情一半为他们，一半也为我们自己，想想看，没他们我们这个仇怎么报？”

常明气道：

“报仇是另一回事，妈的，他也不能把我们兄弟不当人呀！他是老爷，我还是老太爷呢！”

西风眨着小眼，哭丧着脸道：

“算了老弟，多少苦都忍下了，还在乎这一点吗？我们只希望把仇报了……”

说着又回头看了一下，咬着牙道：

妈的，一旦报了仇，谁还会再听他们的？咱两个就回到沙漠去，也该好好享福了！”

常明听到这里，不由眯着眼笑了：

“他奶奶的，陆渊那小子，真会享受！你看看那吃的用的，简直像个小王爷！”

西风冷笑道：

“咱们这次要是回去，那块地盘就是咱们两个的了，有钱谁还不会享受呀？你看吧，我们唱着过！”

常明龇牙一乐道：“我得由内地弄几个女人来……嘻！”西风哼了一声：“不是我说你，你这个毛病不改，早晚要吃大亏！”

常明摇头一笑，忽然皱了一下眉，伸手轻轻捂住头。西风吸了一口气问：“是耳朵处痛不是？我痛了好几天了！”常明轻轻哎哟着骂道：“妈的，闻三巴给上的药也不知灵不灵，按说是不该痛了呀？”

西风皱眉说：“今天白天流了好些脓呢，痛的好厉害！”常明说：“打开看看吧！”

西风摇头道：“别！别！再等两天，还不到时候！”一面说着，两个人一递一口的吸着气，那怎么能不痛？好在痛一阵子，等到痛过了头也就好了。

天黑了，蚊子又多，地下大蚂蚁又咬人，天又热，这个罪可真够受的！

等了一会儿，红衣上人总算是回来了，他看了看天，皱着眉说：“今晚上该你们谁值夜了？”

好像他天生该是睡觉的。二人对看了一眼，西风叹了一口气道：“算我吧！”

裘海粟点了点头道：

“夜里要小心点，我昨天一夜没敢睡，今天想好好睡一觉，没事别吵我！”

他回头看了一下，皱着眉毛道：“怎么？铺盖还没铺上？”常明苦笑一笑，到一边找出了被褥，不大愿意地铺着。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一声清晰的马嘶，空谷音寒，这声音听来相当刺耳！

裘海粟本来已经坐下了，又一翻而起，西风和常明更是大为紧张。

常明口中“哦”了一声：“来啦！来啦！”

裘海粟狠推了他一把，差一点头撞在石头上，惊怒之下，见红衣上人以一指按唇道：“禁声！”

他又分手指了指前面道：“西风去看看，要藏好身子！”西风如巨鸟似的纵了出去，起落之间，已失去了踪影。常明又弄了一肚子气，但这不是斗气的时候，一对小眼四下乱溜着，心里是连惊带怒，他一只手已经扣好了一支瓦面透风镖，单等着必要时放一镖！

又是一声清晰的马嘶之声。

西北虎常明由地上一骨碌爬起，正想出声，却又为红衣上人裘海粟那双凌厉的眸子一扫，吓得马上把口闭上了。这个乱发如草的道人，一改他夙日的急躁脾气，竟显得异常沉着。

这时候，他倒像没事人似的盘膝坐了下来。

“唰！”一条黑影电闪星驰似的落了下来，现出西风矮小的身材道：

“快，道长，那丫头来了，一个人！好机会！”“真的？哈，那太好了。”常明一跳而起。

可是红衣上人并不十分以为然，他慢条斯理地站了起来道：“再探，注意她身形四周。”

“啊！道长，那是不会错的……”

“我叫你再探！”

裘海粟斩钉截铁地说。西风眨了一下小眼，叹息道：“唉！好吧！”

他再次腾身而起，向来路而去。红衣上人这时把肥大的袍袖稍微卷了卷，向外踱出了几步，看了看天色，回头问常明道：“有金钱镖没有？”

常明讷讷道：“没有，只有一串制钱！”

裘海粟一伸手道：“快拿来！”

常明后腰摸到前腰，才把用红线穿着的一串铜钱找出来。红衣上人接过

道：

“西风一只胳膊不听使唤，我自己要去看！”

常明同意道：“对！还是道长自己看看的好。”

话才说完，西风又如同一阵风似的自天而降，他哑着嗓子笑道：

“天赐良机，除了那小妞以外，没一个人。”

红衣上人皱了一下眉，沉吟道：“她在哪儿？”

西风回头指了一下，小声道：“不远，拐过这个山口子，就能看见她。”

老道冷笑了一声，点头道：“你二人随我来！”

二人默默点头，然后西风在前，三人兔起鹘落地翻纵了出去。

也不要看人家狂，人家的确有值得狂的地方，裘海粟这种轻功提纵之术一展开来，西风和常明都不禁暗自钦佩，瞧人家那种起、落、垫、扭、伏、飘……真是处处显着利落，带着功夫。

大约一箭路程，在他们脚下，只不过三四个起落就到了。

西风把身形向侧边一块巨石后一闪，比了一下手势，裘、常二人各自择处而匿。

现在他们已经听到清脆的马蹄之声，那是踩踏在生硬青石面上的声音。

须臾，一骑人马的影子由一块山岩的阴影之下展现出来。

那是一匹雪也似的银驹，长长的鬃毛，映着月光闪闪放光。再看看马上的人儿，吓！大草帽儿，瓜子脸儿，两条系帽的黑绸带，凤翎似的飘着，小蛮腰扎得紧梆梆的，一双镶着白铜扣花的小蛮靴，紧紧地扣在踏环内，那踏环也似用上好的精钢所制，映着皓月，银光四射！

这姑娘松着辔，双手懒懒地撑在鞍上，一任那马悠闲地走着，她那细细的眉，可以和远处的天山争秀，大而有神的一双眸子，使闪烁在云端的一双星儿黯淡失色。只是，她那种失意的情态，使人会想到周邦彦的那首词：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莫将清泪滴花枝，恐花也、如人瘦……”

一点不错，她正是依梨华，虽然很久不见了，可是裘海粟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老道内心一阵狂喜，因为抓到了她，也就等于抓到了半个谭啸，只要以她作为人质，不愁谭啸不上钩。

在激动兴奋的情绪里，他仍然没有忘记小心从事。

他朝着二人比了个手势，二人会意，俱矮下身子，在乱石岗内，紧紧跟在姑娘坐骑的两侧缀了下去，而裘海粟自己，却一直等到她由身前经过，并走了相当距离之后，他才在暗中打量着姑娘的身后，右手中食二指，不停地把一枚枚的青铜制钱捻了出去，这些小制钱随着他的意念，一枚枚落在不同的地方，发出“叮叮”的轻微响声。

现在，他完全放心了，先前的一些警惕之心，全部解除了，他暗笑敌人真是太疏忽了，面对着自己这边如此强大的对手，竟敢令如此一个具有重要身份的姑娘单身上路。

想到这里，他几乎要放声大笑起来。

现在，他不必再顾虑一切了，他光明正大地现出了身形，蹑着依梨华的马后疾追了上去，并且发声叱道：“依姑娘，你停一下，贫道有话要问你！”

依梨华“呀”了一声，勒住了马，还不容她回过身来，马前同时闪出了常明和西风。

西风举起一只手，打了个招呼，又弯了一下腰，干笑了两声道：“对不起姑娘，你上了当了！”

“咦！你不是宫老前辈么？”

她是那么自然地问着。西风不禁老脸一红，暗暗叫了声惭愧，当时干咳了一声道：

“不错，姑娘请你下马来谈谈可以么？”

“当然好啦！”

依梨华毫不犹豫地跳下了马。这时裘海粟已由身后偎了上来，他朗声笑道：

“姑娘，你还认得道爷么？哈哈！今夜你是插翅也难逃了。”

依梨华回过身来，慢慢地打量着他。

依梨华在心理上，对于眼前的遭遇，是不会感到意外惊奇的，因为她早在意料之中，她不得不钦佩桂春明的老谋深算。

当她发现，面前站立着的这个人，竟是自己不共戴天的杀父大仇人时，她感到一阵激愤，差一点无法自持，愤怒中，她并未忘记应有的步骤，勉强镇定了一下，忍着内心的激动，冷冷地道：“原来是你这恶道，你要如何？”

她说着，一只手已把系在背后的绿玉杖抽了出来，杖上发出闪闪的绿光。

然后她回身在爱驹的后股上击了一掌，这匹来自袁菊辰手中的良骥，发出了一声长嘶，猛地直窜而去！

这种无意识的举动，谁也不会在意，裘海粟心中微微有些奇怪，因为他想不到依梨华居然这么镇定，而且看她样子，分明还预备要和自己决一生死，这女孩有这种胆力，他不禁十分怀疑，当时微微怔了一下，赫赫一笑道：

“怎么，你还想跟道爷动手么？哈！好不知死活的丫头！”

常明在一边搓着手笑道：

“大姑娘，我们主要对付的是谭啸，并不是你，只请你跟我们走，我们决不错待你！姑娘，我们是为你好！”

依梨华冷笑着瞟了他一眼道：

“我也是为你们好，你们趁早放下兵刃，跪在地上等死吧！”

三人全是一怔，尤其是姑娘神色镇静，丝毫不像信口胡言。常明眨了一下眸子道：“什么……姑娘你为何说这种话？”

西风也咳了一声道：

“大姑娘，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也不是开玩笑的场合，你知道，上人在此，我们所说的都是真的。”

红衣上人面上已有怒色，若非他认为对于一个少女骤施武力，有些失尊严的话，他真忍不住就要下杀手了。

依梨华听了西风的话，秀眉一挑，薄怒道：“我也是说的真话！”

她用手中的绿玉杖向红衣上人一指，咬牙道：

“除了他是必死以外，你二人如肯跪地乞饶的话，我们倒可饶你们一条命，否则，哼……”

她的话才一完，裘海粟忍不住狂笑了一声，啐道：“做梦的丫头！”

可是他忽然却又像是触了电似的打了一个寒颤道：“你们？谁是……你们？”

“老道，你这里看！”

左侧传来了冰冷的声音，那声音近在咫尺。

三人俱各一惊，不由后退了一步，相继往那发声之处望去。

他们看见一个长发披肩，一生长衣，形同山魃木客的老婆婆，那细长的

一双瘦手，苍白的面颊，在这种月夜里看来，要是胆子略小的人，真能吓个半死，常明不由吓得“哦”了一声。

红衣上人惊吓之下，才知道自己“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眼前显然是上了当了。

这可怕的老女人，虽然他并不认识，可是由对方外貌装束上判来，他已可确定来人定是那位太阳婆九子妹。这时，常明和西风，也都认出来人是谁了。他们曾和太阳婆同桌吃过饭，自然马上就认出她是谁了。

裘海粟朗声一笑，单手一摆道：

“来人可是太阳婆么？好得很，你们的好障眼法儿！”

他笑得是那么难听，说话的声音更是抖得厉害，可以想知，他愤怒的程度了。

这一刹那，西风吓得脸都白了，因为太阳婆在眼前的出现，无异说明了一切都是假的，而由于自己的受愚，无形中连累自己阵营将要付出可怕的代价，这代价很可能就是“生命”！

西风战瑟了，他喃喃道：“啊！你们……你没有去和闯？”

红衣上人“呸”的一口唾沫吐在了他脸上，若非是当着敌人面，他真恨不能两掌把西风、常明毙了，当然为恐对方耻笑，他不能那么做。

他最后还能保持着一些自信，这自信是他认为眼前还不定“鹿死谁手”，因为对方仅两人，而自己这边却有三个人，算起来还是划算的。

说话之间，太阳婆已如同怪鸟似的，自空而降，她所立身之处，正在依梨华身边，然后她对着红衣上人桀桀一笑道：

“难得道长世外高人，居然还知道我老婆子其人，如果我老眼不花，道长当是名噪武林的红衣上人裘海粟了！”

红衣上人冷笑了一声道：

“不错，贫道正是，只是却不敢担当什么‘世外高人’之称，婆婆，你太客气了！”

他说话之时，一双眸子突出如珠，尤其是笔直地看人时，真像要生吞活人的样子！

太阳婆怪笑一声，慢条斯理地道：“道长和两位朋友……”

说着看了西风 and 常明一眼，二人不禁一时都低下了头，面红如布，其实他二人很可以不必如此，因为他们原本是该和裘海粟等人站在一边的。

太阳婆顿了顿，揶揄道：

“如果我不健忘，二位好像前几天还和我在一块吃过饭，这的确是很有意思，请问你们三位，夜阻小徒，到底意欲何为呢？”

西风不由有些恼羞成怒，当时老着脸皮，冷冷地笑道：

“太阳婆，你不必如此挖苦我们，我西风也并不是怕死贪生之辈，眼前的一切，你也应该看得很清楚了，何须多说！”

他端了一下肩膀道：

“虽然我二人上了你们一个小当，可是结果尚不知鹿死谁手。太阳婆，你此刻得意，或许为时还太早了点吧？”

太阳婆冷笑了一声，目光之中现出了隐隐杀机，怒斥道：“你也配！”

她目光转向红衣上人道：

“裘道长，我老婆子要在道长跟前说几句不知进退的话，请道长赐以回答。”

裘海粟按兵不动道：“贫道洗耳恭听。”

太阳婆哼了一声道：

“小徒与道长等究竟有何深仇大恨，竟令道长等下此毒手，将小徒之父溅血剑下，家宅火焚，若非小徒见机奔命，也已惨遭杀身之祸，此刻亡命沙漠，道长等仍兀自苦追不舍……此实令人百思不解，我老婆子虽没有什么过人的本事，可是既为人师，岂能眼见爱徒无罪而落此下场，今夜幸遇道长，尚请道长还我师徒一个公道才好！”

太阳婆这几句话，说得理直气壮，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红衣上人听后赤眉一分，吓吓阴笑了几声，振振有词地道：

“太阳婆，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令徒胆敢包藏我等大仇，已属罪有应得，更有甚者，她还背后与那谭啸小畜生相互表里，狼狈为奸，今日贫道如不除她，来日必会养成大患！”他怪笑了一声道：

“太阳婆，你有徒不教，已属非分，居然还兴言问罪，哼！你也未免太欺人了！”

太阳婆厉叱道：

“住口！”她深深地呼吸了一下道：

“即使小徒如道长所言，又何至罪至于此，道长等既身为前辈，竟对一个后辈小女孩，合力下此毒手，岂不怕日后传扬出去，为天下人耻笑？尚且在我老婆子面前大言不惭，嘿嘿！道长你也未免太把我师徒看轻了！”

红衣上人桀桀一阵长笑，瞳子里精光四射，往后退了几步道：

“太阳婆，贫道久仰你功夫了得，尤其是太阳掌力可谓远近驰名，贫道不才，今夜要在你这种掌力之下领教一二，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又有何益？来！来！我们这里来！”他口中这么说着，身形一闪，已错出两丈以外，落足在一片乱石林中，真可谓动如狂风，静如山岳，就见他单足点在石尖之上，身形是固若磐石，纹丝不动，呼呼的风，吹得他身上那件肥大的道袍狂飘着。他是那么的气态昂然，双手一抱，冷笑了一声：“婆婆请！”

同时目光朝着西风 and 常明扫了一眼，凭着老练和机警，西风立刻明白了这一瞥的含意，他微微点了点头，于是一场激烈的争斗随之展开！

太阳婆一甩长发，枭鸟似的怪笑了一声，用十分怪异刺耳的声音斥道：

“裘海粟，你也太狂了！我老婆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

说着身形随着她双袖后甩之势，已经像箭似的平窜了出去，身躯往下一落，正站在红衣上人对面，桀桀怪笑了两声，一抡双手直向裘海粟双肩上抓了下去。裘海粟身躯往后一仰，突地飞起一腿，以足尖飞点太阳婆面门。

二人这一出招，立刻打作一团。只见当场人影猎猎，掌风呼呼，套句俗话，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时却也难以分出高下。

西风向常明递了个眼色。后者几乎忘了眼前自己应有的使命，只是垂涎于依梨华的美色。在他眼中，这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即使是在轻嗔薄怒中，也是说不尽的美，美得令他头昏目眩，哪还会想到别的方面呢？更不要说是叫他动手打这个姑娘了。

西风递了个眼色没有发生效力，就知道常明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不禁有些生气，当时也顾不得再理他，那只独手对着依梨华点了点道：

“姑娘，你随我这边来，我们也不要闲着！”

依梨华心中正在想，用什么办法把这两个家伙调到一边，然后把他们给绑下来，而又不至于惊动裘海粟，现在听西风这么说，正合她的心意，当下

冷笑了一声道：“你们还想如何？”

西风干笑了一声道：“咳！姑娘你是聪明人，还用得着我多说么？”

他说着倏地腾起了身子，不想依梨华却比他还急，只见她娇躯倏起倏落，直向岭后山洼里纵去，西风不由一惊，只以为她想乘机逃走，一时慌了手脚，大吼道：

“在我老头子手下，你还想跑么？我看你往哪里跑？”回头对常明冷笑了一声道：

“别傻看着了，捉住了就是你的！”

常明脸一红，跺了一下脚道：“追！她跑不了！”

二人蹑着依梨华身后，猛追了下去。二人都以为依梨华是存心逃跑，所以足下都是用足了力，尤其是老猴王西风，他在轻功提纵术上来说，确实是有独特的造诣，此时展开了“燕子三抄水”的绝技，一连几个起落，已经扑在了依梨华身后，那只独臂倏地向外一掣，哼了一声：“打！”

这种“小天星”掌力，西风并未用足了内力，他目的只是想活捉，并不想伤了她，可是尽管如此，由他掌心逼出来的内力却也不可轻视。依梨华也并非易欺之人，她娇叱了声：

“好！”忽见她一个猛转，把身子转了过来，和西风正好成了对面之势。

老猴王想不到她竟会有这么一手，忙向后一坐，可是依梨华的绿玉杖，却直向他连肩带臂猛砸了过来。

西风忘了她手里竟然还有家伙，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可是这老儿，虽说是断了一臂，却也不可轻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他倏地向左一拧腰，就势飞出左腿，以“断桩”的腿力，直向依梨华腰上扫去！

这几方面都是那么紧凑，常明不是在西风后面吗？这时他想由右面抄出，以奇兵制胜，而且他还选好了地方，要抱依梨华的腰。

因此，他一声不吭地直向一边斜坡上纵去，他的功夫也是很不错的，当他身形纵起之时，他仿佛看见欲落足的地方，忽然现出了一个人，不容他出声，那人已低笑道：

“姓常的，你好好歇一会儿吧！”

常明惊慌之中，似发现这人是个老者，很像南海一鸥桂春明，不禁大吃一惊，一抖双掌，直向对方身上击去，可是对于这个老人来说，他的这种功夫，就显得太幼稚了！

这老人口中“哧”的一笑，常明就觉得眼前一空，同时身形已经落了下来，竟是打了个空。不容他再转身施第二招，一双铁掌已经搭在了他的双肩之上。常明只觉得肩上一阵发麻，顿时传遍全身，双腿一软，骨碌一下就趴下了。

然后，这个老头儿，就像是一溜青烟似的拔了起来，活活像是一只大海鸥，令人想到他这“南海一鸥”的外号，确实是自有由来！

老猴王西风，以一只独臂，奋力地对付着依梨华掌中那管绿玉杖，说实在的，那并不算十分吃力，因为他尽可能运用着他过人的轻功及小巧功夫，一时把依梨华缠了个风雨不透，可是要想立时取胜，却也不是容易的事。他暗恨常明在一旁袖手旁观，此刻依梨华绿玉杖又夹着一股尖风，直向他小腹点来，西风向后一个拧身纵了出去，同时口中叱道：“老常！”

目光及处，身侧并无常明人影，正自吃惊，忽觉当头一股极大内力霍地压下，这时依梨华绿玉杖也施了一招“拨风盘打”，直向他拦腰打来！

西风惊心之下，用全力往侧边一纵，耳中似听得一声叱道：“姑娘你下去！”

西风再一抬头，不禁顿时吓了个目瞪口呆，原来眼前已经多了个干瘦的老头儿，这老头儿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最为害怕的大敌桂春明，他只觉当头“轰”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

这个当，自己可真是上到家了，现在他才明白一切都是人家布好了饵，让自己上钩的。

现在连后悔的时间也没有了，桂春明浅浅一笑道：“西风，谁都不怪，只怪你太聪明了！”

西风不由大吼道：“裘道长，不好！咱们上当了，快逃吧！”

可是桂春明已如同狂风似的逼近了他，大袖上卷满了风力，直向西风面门上卷去。

西风为这种风力逼得一连咳了好几声，他仍然亡命似的往回跑，当他足尖方踏出第三步，便被桂春明由两肋伸出的“贯穴手”，双双击中在“气海穴”上，西风又向前踉了半步，顿时栽倒在地。

一边石林内，窜出了两条人影，为首一人咧嘴笑道：

“老爷子，真有你的！”那是长毛陆渊的声音，他身后那人自然是链子锤闻三巴了。

桂春明哼了一声道：“绑上，绑结实！”

闻三巴乐道：“放心吧！他就是铁人也跑不了啦！”

桂春明目光一扫依梨华道：“快看看你师父去，不要叫那牛鼻子跑了！”说着他倏地身形纵起，依梨华紧跟而上，直向山前转去。

当他二人方自转过这片山洼，耳中已听到激烈的打斗叫嚣之声，同声夹杂着石碎和树摧的惊心动魄的声音！

依梨华正要摆杖纵出，忽见桂春明对她摆了摆手，她忙止住了身子。桂春明腾身在一棵斜出的老树之上，同时对依梨华点了点手，依梨华会意地纵了过去，小声问：“伯伯是叫我上来么？”

南海一鸥点了点头。依梨华纵了上去，借着稀疏的枝叶，向外望去，便很清晰地看见了二人打斗的现场，那真是一场龙争虎斗！

桂春明对于这两个江湖怪杰是久仰盛名，可是对二人的功夫，却是从未瞻仰过，今夜算是第一次，他很注意二人打斗时所出的掌法和拳脚，并且暗中窥视红衣上人裘海粟的弱点在哪里。

依梨华几乎看花了眼，只觉二人那种穿行纵跃，快似灵猿飞鸟，尤其是所递的招式，更是怪异无比，往往招式不待递出却半途收回，改换别式，呼呼的掌风，把地面的沙石溅得满空都是。

这时，太阳婆正由左偎近，十指箕开，用“大十字手”直向裘海粟两肋上插去。裘海粟久战不下，心中有些焦急。他最担心的是西风和常明，倒不是担心他二人的生死，而是担心他二人的使命，到底捉住了依梨华没有？如果事情成功了，自己又跟这鬼老婆子死拚个什么劲，偏偏对方如山鬼附体似的，死缠着不放，所出招式，无不是极为厉害的重手法，他不得不提心吊胆地对付着。

他冷冷哼道：“老乞丐，你这是何苦？”

他口中这么说着，倏地往下一蹲身子，双手以“野马分鬃”的招式，猛然向两下一挣。身子却借着这一挣之势，倏地拔空而起，直向一边斜坡上落

去。

“老道！”太阳婆说，“你跑不了！”

她忽地随着他跟纵而起，成首尾之势，距离不过数尺！

太阳婆这种身形，在桂春明眼中，认为她真是过于冒险了，以桂春明判断，这时候裘海粟定伏着厉害的杀手，否则他不可能不败而退。

他的猜想果然不错，就在南海一鸥方一动念之时，忽见空中的裘海粟往下一煞腰，发出了一声阴沉的冷笑：

“打！”声随人转，这道人施出了一招极为厉害的功夫。

这种功夫，是他苦练经年的一种乾元倒转内力，名唤“车手”，发功时手心足心一齐外翻，平推而出，由“龙虎”及“涌泉”等四处穴道中，贯出极为锐利的内劲之力，触人立毙，五脏六腑尽碎无疑。

红衣上人裘海粟自扬名立万以后，这种杀人的厉害功夫还从来没有施展过，此刻因心愤太阳婆横出干扰，又恶其功力深湛，才想到下此毒手，这姿态很像野兔突遇猎鹰下击时，以四足反崩的那种形状！

太阳婆真没想到他还会有这一手，尤其是二人间隔咫尺，一时想纵开逃避，哪里还来得及？到了这时，她才知自己上当了。

依梨华看到此，不由吓得“呀”了一声，她只觉树身一动，桂春明已拔身而起。

桂春明掌中早已扣好了一掌“铁莲子”，就在他腾身的刹那之间，一振手腕，把这一掌暗器全数打了出去！在暗器已经出手之后，他口中才短短地叱了一声：“打！”

这并不是桂春明不守武林规矩，实在是他安心要剪除裘海粟这个元凶大恶，所以下手过狠了些！

这种“满天花雨”的暗器打法，自这个老头儿手中打出，可是足见功力了。

只听见“哧哧”的一阵尖锐风声，当空顿时闪起了无数银星。

这一声叱，令裘海粟吃了一惊，他想不到敌人竟还会有帮手在侧，惊怒间猛一抬头，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自己全身尽在飞来的暗器包裹之中，千钧一发之际，他可顾不得再伤人，他猛然把发出的“车手”向回一收，身形骨碌的一个疾滚，一双大袖霍地向外一翻，叮咚一阵乱响，那漫天而来的一掌铁莲子，竟为他悉数打落在地，可是尽管如此，也有三四枚铁莲子穿衣划肌而过。红衣上人尽管是久经大战之人，也不禁吓了个魂飞魄散。

他所惊疑的是，凭自己双袖上所运出的内力，竟未能把所来暗器全数扫落，由此可知来人的手劲之强了！

动手过招，实在是“间不容发”的。

太阳婆由于羞耻心作祟，在裘海粟未发前招时，已安下要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心思，只是稍微慢了一些，现见桂春明这一掌暗器奏功，她的厉害手法也就用上了。

原来在裘海粟的“车手”方一发出之际，太阳婆已自问必死，惊惧之下，也不惜施出仗以成名的“太阳掌”力，双掌霍地向外一托一扬，同时口中吐气开声：“嘿！”这种功力可是完全出去了。

裘海粟为躲袭来的铁莲子，身子向侧一滚，无意间虽也避开了她掌力的正锋，可是却未能逃开侧边的掌力，只听见他口中“吭”了一声，身形似流星下坠似的直坠了下去！

三人几乎是同时落地。

这是一片参差不齐的乱石岗，三人虽是同时下落，可是样子可是不大相同。桂春明后来却是最先下落，他身轻如燕，翩然而下，待到足尖沾地时倏地一扬双臂，就如同一只展翅金鹏，稳稳落地。太阳婆身形略微偏左，和裘海粟不差先后落下，也还能提着气。可是裘海粟却因受了掌伤，真气失散，只听得“噗”的一声，竟自坐了下来。也亏得这老儿有一身好功夫，于忙乱负伤之下，仍能作最后挣扎。

这时他一双眼如同血也似红，双掌在地面上一撑，怪啸一声，整个身子倏地窜了起来，踉跄着荡出六七步，才算拿桩站稳。

他已经看清楚了，方才以暗器伤自己之人，竟是一个陌生的瘦长老人！

借着天上星月的光亮，他打量着这个自己不认识的老人：此公可以称得上是“瘦骨嶙峋”，一双深邃的眸子，半尺山羊似的胡子，身着当今儒士直裰，足下是一双云字履，只是衬在他身上，显得不伦不类，那是个十足的道学冬烘先生，套句俗话，那是个“穷酸”。

太阳婆这时怪笑了一声：“老大哥，你后退一步，我和他还没完呢，轮不着你！”

桂春明嘻嘻一笑，拱了拱手道：

“老妹子，这可不是客气的时候！”他说着又冷冷一笑，目视着裘海粟道：

“裘老道，你想不到吧！我们在此等你有一会儿了。”

红衣上人打量着他，咬牙切齿道：

“老人，你是谁？道爷与你素昧平生，何故在侧暗箭伤人？”

桂春明缩了一下脖子，回头看着太阳婆一笑：“怪！他还真不认识我呢！”遂把面色一沉道：

“裘海粟，你虽不认识老夫，可是我老桂对于你却是久仰得很，我们废话也不用多说了，现在我们解决一下眼前的事情吧！”

他说完，瞳子里闪出了灼灼神光，湛湛有神地注视着红衣上人，只想听对方还有什么高见，裘海粟怔了一下，阴沉沉地说：

“这么说来，足下莫非就是桂春明了？”

桂春明一声狂笑：“正是！”他收敛了笑声，点了点头道：

“裘道友，我相信，你也是颇想会一会我这酸丁吧？现在正是时候！”

红衣上人这时只觉得左腿麻中带酸，几乎连支持体重的能力都没有了，面对着如此强大的两个敌人，他似乎已经感觉出没有太好的下场了。

他忽然由脊椎骨内泛出了一股冷气，那一向倔强的口齿，这时竟格格地战抖了起来。他作了一个苦笑：“命！这真是命也！想不到我裘海粟，竟会落到这种下场！”

“懦弱”这两个字，并不仅仅是描叙软弱人的专有名词，有时候在十分强大，而人们也绝对相信是强大的人身上，也会现出这种现象。就像眼前的红衣上人裘海粟一样。

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虽然他内心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说：

“这没有什么好怕的，大丈夫谁都不免一死，这有什么呢？”

可是他那不争气的嘴，不争气的腿，竟作出“违心”的动作，它们战瑟得厉害，不知什么时候，他竟不自知地坐了下来，当然这是很不体面的动作，他奋力地又站了起来。

“你……没有去和闯？”他问。

桂春明注视着他这种懦弱的举动，可是内心并没有同情之意。

“那么，那几个人，是你们伪装的罗？我们上当了……上当了！”裘海粟终于想明白了，可是已晚了。

“桂先生！”他说，“我们不妨先谈一谈。”

桂春明看了太阳婆一眼，冷冷一笑，他明白裘海粟是在为自己寻求活路了。

果然不错，只听见这个道人说：

“武林中人，讲究的是恩怨分明，桂春明，贫道与你有什么深仇大冤，你这么苦苦与贫道为难，贫道要向你问个明白！”

桂春明哈哈一笑说：

“红衣上人，你不要忘了，谭啸是我徒弟，我们是分不开的，你当初忍心杀他祖父，今夜我们如此对你，并不为过。”他顿了顿，又冷笑了一声说：

“何况，这其中还牵连着这个姑娘。”

说着四面看了看，这时依梨华自当空飘落下来，目中噙着一汪热泪，颤声道：

“伯伯，你不要听他的鬼话，我们不能饶他！”

然后她对着太阳婆哭道：“西里加，就是他！是他杀死拔荡的，是他！”

太阳婆冷然地看着裘海粟道：“你放心，现在他插翅也逃不了啦！”

她师徒在说话之时，裘海粟看出大势已去，不由紧紧地咬了一下牙，嘿嘿地冷笑了起来，他那双赤红的眸子在依梨华身上转着。桂春明心中方自一动，正想出言招呼依梨华小心，却见裘海粟倏地大吼一声，整个身子直向依梨华猛冲了过去，同时双掌箕开，发出了绝大的两股内劲力。依梨华惊慌之下，一时再思逃避，可有些来不及了。

太阳婆就在依梨华身边，见状怪叫了一声，猛地一扬双掌，直向裘海粟当胸推去！桂春明也腾起身子，以“飞鹰搏兔”的手法，直向裘海粟后腰上抓来！

这几种手法都够快的，可是桂春明和太阳婆二人却难免有些疏忽了，他们竟没有想到裘海粟此刻的心情，那完全是在拼命！

因此，当他二人的厉害手法，全部击在裘海粟身上的同时，裘海粟的掌风，也实实在在地击中了那个可怜的姑娘。

依梨华口中发出了一声尖叫，整个身子一阵蹒跚，踉跄出四五步之外，“扑通”一交跌坐在地，一时面如金纸，只“哦”了一声，顿时人事不省！

与此同时，红衣上人裘海粟也发出了一声惨叫，身子往空中弹起三四尺高，那是前后同时而来的两股力量把他硬硬挤起来的，他所受的力量，远比加诸在依梨华身上的掌力大得多了。

只见他在碎石地上一连翻了几个身，就不动了，口中汨汨地向外淌着血。

可是这时候桂春明和太阳婆都不再去注意他的死活，尤其是太阳婆，口中发出像哭似的一声怪叫，倏地扑到了依梨华的身上，竟自号啕大哭起来。

桂春明也不禁在地上连连跺着脚，重重地叹息了两声，他蹲下了身子，以手指轻轻地在依梨华鼻上试了试，低声道：

“你先别哭，我们还是看看她有救没有，唉……可怜的姑娘！”

说着他的鼻子也酸了，太阳婆本是放声大哭，听他这么说，忽地止住了声音，眨着一双眼讷讷问：“怎么？她……她还没有……”

“唉！”桂春明说：“你怎么会以为她死了呢？我看八成还有救。”

太阳婆不由“嗯！嗯！”的连声应着，一只手胡乱抹着脸上的泪，又道：“怎么救……她呢？又没有灯。”

说话之间，就见一边草林里闪出了灯光，同时传出了陆渊的沙哑声音：“桂……桂老前辈，这是怎么啦？你们都在哪儿呀？”

“我听见好像有人哭”这是闻三巴的声音。

太阳婆忽然大叫道：“你们两个快来吧，可不好了……”

长毛陆渊这才听清楚，一面答应着，一面和闻三巴三脚两步地跑了过来，灯光闪闪晃晃着。

“姥姥，怎么回事？”他们走到了谷口，用马灯往下照了照问道。这时，太阳婆又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可怜的徒儿呀……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我可怎么办呢！呜呜……姑娘！”

听到这种哭声，陆渊和闻三巴的魂差一点吓掉了，陆渊提着气首先跳了下来，他轻功本来不怎么样，又因为心里急，这一跳可就摔了个屁股墩儿，手中的灯也差一点给摔碎了，痛得他直龇牙道：

“怎么啦姥姥……大姑娘她……她怎么啦？”

“你快来看吧！啊！我可怜的姑娘！”太阳婆又放声大哭了起来。

长毛陆渊弯着腰提着灯，慌张地跑了过去，他可有些吓糊涂了，大声地喘着气，桂春明由他手中把灯接了过来，往依梨华脸上照着，皱着眉说：

“老妹子，你怎么还哭呀！唉！是救人要紧还是你哭要紧哪？”

太阳婆这时候真吓傻了，她实在太爱这个徒弟了，当时止住了哭道：

“老大哥，你得救她……她可是我老婆子的命根子，她要死了……”她擤了一下鼻涕道：“我可怎么活呢？”

桂春明把灯交给陆渊说：“照好了！”他仔细把依姑娘眼皮翻着看了看，只见依梨华双目闭得很紧，眉头拧着，现出无限痛苦的样子。

南海一鸥桂春明对于医道很内行，他只看了一会儿，已断定她绝死不了，于是他放心地吁了一口气，微微一笑说道：

“你放心吧，我保你徒弟一条命就是了。来！来！你闪开点地方。”

太阳婆和陆渊后退了几步。这时候忽听见“通”的一声，大家一起回头看去，只见闻三巴狗吃屎似的趴在地上，咧着嘴直哎哟”。陆渊怒道：“妈的，你别叫了！大姑娘不好了！”

桂春明问陆渊道：“你带着水没有？”

陆渊摸了一下背上，连连点头道：“有！有！”

长毛陆渊最敬重这个姑娘，他看着她这个样子，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这时听桂春明说要水，匆匆由背上把水壶解了下来，递了过去。

桂春明接过水壶，回头对太阳婆苦笑了笑道：“这是没办法的事，要给她吃些苦头了……”

然后他伸出右手二指，在姑娘两腮上略微一按，姑娘的樱桃小嘴就张开了。

太阳婆叹了一口气道：“唉！大哥，你这是何苦呢，她不难受吗？”

桂春明又苦笑着望了望她，心知她爱徒心切，就不再去与她辩解。他慢慢把水壶中的水倒了一些在她的嘴里。姑娘在昏迷之中，居然自己咽了下去，可是也有些由嘴里溢了出来，粉颈上水迹渍渍，太阳婆忙用一块绸子小心地给她擦着，边擦边淌着泪，这倔强的老婆子，生平绝少掉泪，可是这一刻，竟再也忍不住了。

“大哥，你要多费心呀！”她说。

“我知道，你不要难受，你徒弟绝没有事，你这一哭，反倒把我的心哭乱了。”

他说着又小心地把依梨华的下颌一抬，太阳婆在一边，比了一个双手慢慢上托的姿势，这样姑娘的口又合上了。

“你放心！”桂春明回头看着她笑着说。

这时链子锤闻三巴也跑上来了，他龇牙咧嘴地往嘴里吸着冷气道：“好家伙，差一点没摔死我！”

当他用灯光照见了睡在地上的依姑娘时，吓得顿时就怔住了。

两盏灯照着，就显得很清楚了。灯光照着姑娘白中泛青的脸，一双蛾眉紧紧地蹙着，鬓角沁着珍珠似的汗粒。太阳婆不停地用绸巾给她擦着。南海一鸥接过了陆渊和闻三巴手中的两盏灯，沉声说：

“你们俩先到一边去！”

长毛陆渊脸色一红，口中“哦”了一声，当时拉了闻三巴一下，二人就往一边走去。

南海一鸥望着太阳婆说：“老妹子，你为她好好推拿一番，注意她两处气海俞穴！”

太阳婆知道桂春明碍着依梨华已是大姑娘了，不好意思在她身上动手，当时就蹲下身子，两手轻轻解开了姑娘外衣，把双手伸进去，遵照桂春明的话，在她气海俞穴上慢慢推拿了起来，桂春明却把身子背了过去。

她双手触在爱徒肌肤之上，觉得尚有些温温的感觉，不禁大大地放了心，她知道桂春明所言不假，徒弟的命算是保住了，这位溺爱徒弟的老婆子，平时对这个弟子，从来没有骂过一句，什么事都是由着依梨华性子，此刻见她这种惨状，内心的难受，就别提了！她一边为她按摩着，老泪仍噗噗嗒嗒地落个不停，直到姑娘睁开了眼，她还不知道，还在哭呢！

她低着头，嘴里断断续续地骂道：“杀千刀的……该雷劈的一群老狗……你们等着瞧吧！”

依梨华目睹此情，回想到了方才的场面，这才明白自己原来是受了重伤。

她张口叫了声师父，可是那声音只有她自己能够听见。她想翻身坐起来，可是才一动，便觉得五脏六腑都感到疼痛，忍不住低低地呻吟了一声，痛得

冷汗涔涔而出。桂春明闻声，回头笑道：“好了，她醒过来了！”

太阳婆忍不住叫了声：“好姑娘！”

一时往她身上一扑，双手搂着她，竟又大哭了起来。依梨华也不禁抽抽搐搐地直掉泪。

女孩子差不多都好哭，加上一受伤，再有师父领头，那还会哭个完？

师徒俩这么一哭，一边的桂春明可真是叫苦不迭，站在一边直皱眉头，被她们弄得心里酸酸地，他本以为哭两声也就算了，谁知道这一哭，竟是没完没了，无奈，他只好走上去，伸手拉了拉太阳婆的衣服。

“你这是怎么搞的？她伤还没好，你怎么光带着她哭呢！”

太阳婆顿时止住了哭声，马上离开了依梨华的身子，一面抹着脸上的泪，一面点头道：

“我真糊涂，你说得对，怎么带着她哭起来了！”说着又叹了一口气，用手轻轻地拍着依梨华的腿道：“乖孩子，别哭了，只要没送命就算万幸了！你放心，你桂师伯会给你看伤的！”

依梨华含着泪的眸子，无力地看着桂春明，唇角轻轻地掀动了一下，似乎在轻轻地叫着“伯伯”！

桂春明蹲下身来，笑了笑道：“姑娘，你受委屈了！”

说着不自禁地又叹了一口气，望着姑娘那青白色的脸，那散落的发，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

试想，以自己如此身份和武功的人，近在咫尺之间，竟连一个小女孩都保不住，如传说出去，也够丢人现眼的了。何况依梨华还是谭啸患难与共的密友，如果她丢了性命，自己如何向徒弟交待？

他想到这里，微微发了一会儿怔。

“快吧，老大哥！你还想啥呀？”太阳婆忍不住在一边催。

桂春明“嗯”了一声，这才强打起精神，对着依梨华微微一笑。

“姑娘，你试着吸一口长气看看！”

依梨华皱着眉毛，慢慢地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桂春明和太阳婆注意地看着她，等她一口气吸完，桂春明微微点了点头，他回头对太阳婆一笑道：“这孩子真万幸！”

“怎么？”太阳婆紧张地问。

桂春明皱眉说：“我本以为她定是被那牛鼻子的内力，伤了心肺，要是那样，就很讨厌……可是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我算放了心了！”

“这么说，她不要紧？”

“没什么太严重。”桂春明说：“不过，也不是十天半月可以复元的！”

太阳婆心中又喜又忧，还要问，桂春明摆了摆手，低头小声说：“姑娘！我要找我你的伤在哪里，你要忍一会儿痛。”

依梨华可怜地看着他，微微点了点头。太阳婆看到此，忍不住又掉了几滴泪。

这时桂春明伸出了一双瘦掌，轻轻按在了姑娘双肩上，笑道：“我把内力自你双肩贯入，顺着你全身血脉行走，你感到痛的时候，就说话。”

太阳婆道：“她哪能说话呀！”

桂春明回头看了看她，不禁笑道：“这个我知道，她总会点头摇头吧！”

说着又嘱咐姑娘道：“你感到痛时，就点一下头，我就知道伤在哪里了！”

依梨华点了点头，可怜的姑娘，这时竟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用那双灵

活的瞳子，在各人脸上转着。桂春明不再多说，把自己苦练经年的一股元阳之气，自丹田缓缓提起，分作二股自双掌缓缓贯入依梨华双肩之内，慢慢再导入姑娘全身。

依梨华顿时就感觉出，有两股极为烫人的热气，自肩部缓缓输入。

她本是通体冷得打战，这热力一传进之后，立刻就感到身上有了暖意，两股热气就像是两条缓缓游动的蛇一样，自左右两边向全身游进。

慢慢进入到了肺，在内中左右回旋，随又合而为一，直向下行。

忽然，依梨华痛得“啊”了一声。太阳婆忙道：“行了，就是这里，别再往下去了！”

桂春明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姑娘……”他关照依梨华说：“你必须要忍着痛，我这么做，对你是有好处的。”

在他说话之时，依梨华已痛得花容变色，鬓角见汗，她紧紧地咬着牙，不吭一声。

那股热力，由她痛处又继续移了下去，说也奇怪，那热气粗细长短大小由心，全由桂春明任意变化着。依梨华满肚子里，连每一根肠子，都为这股热力给跑遍了。

中途她又感到了有两处痛的地方，只是比起方才那痛处差得多了。

这股热力，跑遍了五脏六腑之后，又开始分作二股，顺着双腿直行而下，在全身行了一周天，才缓缓地合而为一，由依头摇头吧！”

说着又嘱咐姑娘道：“你感到痛时，就点一下头，我就知道伤在哪里了！”

依梨华点了点头，可怜的姑娘，这时竟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用那双灵活的瞳子，在各人脸上转着。桂春明不再多说，把自己苦练经年的一股元阳之气，自丹田缓缓提起，分作二股自双掌缓缓贯入依梨华双肩之内，慢慢再导入姑娘全身。

依梨华顿时就感觉出，有两股极为烫人的热气，自肩部缓缓输入。

她本是通体冷得打战，这热力一传进之后，立刻就感到身上有了暖意，两股热气就像是两条缓缓游动的蛇一样，自左右两边向全身游进。

慢慢进入到了肺，在内中左右回旋，随又合而为一，直向下行。

忽然，依梨华痛得“啊”了一声。太阳婆忙道：“行了，就是这里，别再往下去了！”

桂春明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姑娘……”他关照依梨华说：“你必须要忍着痛，我这么做，对你是有好处的。”

在他说话之时，依梨华已痛得花容变色，鬓角见汗，她紧紧地咬着牙，不吭一声。

那股热力，由她痛处又继续移了下去，说也奇怪，那热气粗细长短大小由心，全由桂春明任意变化着。依梨华满肚子里，连每一根肠子，都为这股热力给跑遍了。

中途她又感到了有两处痛的地方，只是比起方才那痛处差得多了。

这股热力，跑遍了五脏六腑之后，又开始分作二股，顺着双腿直行而下，在全身行了一周天，才缓缓地合而为一，由依有这么关心过。

桂春明缓缓由地上站了起来，说：“我已用本命三火把她伤处的淤血疏导一净，各处血脉已给她打了开来，所以以后她只是如何休养的问题了！”

他回头看了看，唤道：“陆老弟，你们来吧！”

一连唤了两声，才听得陆渊答应着，二人由旁边山坡飞驰而来。

“什么事？老前辈！”陆渊问。

“你们押的那两个畜生呢？”

“嘻，”陆渊缩了一下脖子说：“我和闻三巴把他两个给吊起来了。”

“就像是吊粽子一样。”闻三巴说。

“好！现在把他两个押过来！”

二人接过一盏马灯，正要往回跑，一眼看见了那躺在一边死猪似的裘海粟，不禁都吓得一怔。

“哟……这老道是怎么啦？”陆渊打着马灯慢慢走过去，伸出一只脚，把裘海粟翻了一个个儿：

“死个舅子啦！”

闻三巴也跑过来，探着小脑袋，看见这种情形，吓得直翻着小眼，回过头来看着桂春明。

南海一鸥摆了摆手说：“他八成是死了！”又冷冷一笑：“不过这也是他应有的报应。你们快去把那两个人押过来，叫他们好好看看。”

二人答应了一声，打着马灯走了。

这时桂春明慢慢踱到了裘海粟身边，低头看着他，面上的怒容慢慢地消了，换上了一副慨然之色，对于死亡，似乎人人都有一种悲伤和同情的感情在内，虽然死者生前是一个可恨的“死了？”太阳婆在一边问。

桂春明默然地点了点头，看着死者那张可怕的带血的脸，他真有点不忍，弯下腰，掀起裘海粟的道袍把他的脸给盖上了。然后他叹了一口气，回过身来，对太阳婆苦笑了一笑说：“又死了一个，现在只剩下晏老儿和那个老尼姑，我们倒不用发愁了！”太阳婆从鼻中哼了一声，对于老道的死，她丝毫没有怜惜的感觉，她认为那是“罪有应得”。

她站起来发出了一声冷笑道：“老大哥，你也别看得太容易了，这一个裘海粟就叫我们费了那么大的事……”她又哼了一“那个老尼姑更猾！”

看着她那一对剑刃似的眼睛，桂春明不禁吃了一惊。他怔了一下，微微一笑道：“依我看，剩下的两个人……虽然坏，可是罪还不至于死。”

“为什么？”太阳婆两只眼瞪得跟小铃铛一样。

桂春明咳了一声道：“这……”他叹了一口气道：“这事情你还不大清楚，当初他们四人联合下手伤铜冠叟罗化的时候，若非老尼姑和晏星寒心存怜恤，谭啸当时就许死在他们手中了！”

太阳婆微微怔了下，可是她马上又冷笑了一声，说：

“可我徒弟又和他们有什么深仇大恨？他们竟要如此对付她！只这一点，我就不能饶他们！”

桂春明叹道：“依姑娘实在是无辜得很，她完全是受了小徒谭啸之累。”

“尽管如此，也不至于杀人焚屋呀！”太阳婆瞪大了眼睛说。

“西里加……”

一个颤弱的声音起自身后，二老都不禁吃了一惊，忙回过身来，却见依梨华正单手支地，抖颤颤地要坐起来。太阳婆不由吓得叫了一声，忙回身扑过去，一只手搂着她轻轻地问：

“怎么啦孩子？你怎么能坐起来呢！”

“西里加……”依梨华喘着说：“既然那个老尼姑和晏星寒……”

说着眼光羞涩地瞟了桂春明一眼，头低了下去，看起来，她竟是那么的娇嫩和病弱。

“老尼姑和晏星寒怎么样？”太阳婆奇怪地问。

“西里加……”

“说呀？”

“我们饶了他们两个吧！”

太阳婆怔了一下，看了桂春明一眼道：“为什么呢？孩子你躺下来说好不好？”

依梨华摇了摇头：“我不要紧……西里加，既然当初他们饶过谭啸哥，现在我们也饶他们不死吧！”

太阳婆看了桂春明一眼，二人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道：“这是小事，你不要急……快好好躺下。吓！你的心倒是真软！”太阳婆说着，慢慢地把她扶着躺了下去。这时眼前灯光摇晃，陆渊他们回来了。

“妈的！别看是老骨头，还是真沉！”闻三巴骂骂咧咧的。接着听西风说道：“朋友！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要是这么摆制咱们，可是不够朋友，我可要开口骂你们了！”

“老小子你还嘴硬！妈的，这么挑着你，你还嫌不舒服是怎么着？”

跟着是“咯吱咯吱”的挑东西的声音，桂春明用马灯往那边照了照，忍不住笑了。

原来，长毛陆渊和链子锤闻三巴，一前一后，抬着一根极粗的杠子，西风和常明像猪似的四脚朝天的绑着，就像粽子似的穿在杠子上，走起来不时地左右摇晃着。陆渊在前闻三巴在后。闻三巴手中提着马灯，就这么晃晃悠悠地走近了。

桂春明赫赫冷笑道：“二位受委屈了！”又对陆渊道，“把他们搁下来，松绑！”

陆渊皱眉道：“老前辈，绑可不能松，你老不知道这两个老小子有多么猾！”

他说着和闻三巴把二人放下来，抽出了杠子，西风和常明像元宝似的贴在地上，那样子可是真不上相！

尤其听了陆渊说的话，西风和常明可气坏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平日在他二人面前连大气也不敢喘的长毛陆渊，居然敢这么损他们，西风气得冷哼了一声道：“陆渊！你可记好了。”

陆渊把杠子往地上重重一摔道：“记好了！西风！你到现在还给我他妈的耍横？妈的！我揍你个老兔崽子！”

说着就要用脚去踹，却被桂春明给拦住了：“算了！算了！我有话问他们！你把他们给松开！”

陆渊冷笑道：“我不能松，放开了他们还不给我拼命？”他抬了一下眼皮又说：“你老人家自然是不怕！”

闻三巴踹了常明一脚道：“妈的！你不要撇嘴，看我整不死你！”

常明被端得在地上直打转儿，呛了一脸的土，“呸呸”地往地上直吐，厉声骂道：“闻三巴，你他妈的是什么东西？你也敢这么欺侮老子！”

桂春明冷冷一笑说：“二位朋友，你们还是稍安毋躁的好，否则吃亏的是你们自己！”

他又对陆渊和闻三巴说：“你们也不要太为难他们了，他们已在咱们手掌心里，你还怕他们跑了？”

闻三巴仍然气愤愤地说：“老前辈你是不知道，这两个老东西，平日在

沙漠里作威作福，简直把咱们弟兄不当人！”

西风仍在连声地冷笑着，可是他也知道，现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是放乖点不说话的好，只气得望着这边翻着白眼。

这时，太阳婆交叉着双手，冷笑着走了过来。桂春明暗忖着他们已无法逃走，伸手把捆在他们脚上的绳子打开了，只是手上的绳子还挺结实地捆着。西风 and 常明各自跃身站起。陆渊在一边大叫道：“你们可别打算跑！要是跑，我可用镖打你们！打死了那叫活该！”

太阳婆冷笑道：“你放心，他们要是敢跑，我老婆子叫他们跑出十丈以外，那我就跟他们的姓！”

这怪老婆子的话，再加上她那副样子，倒真是发生了效力，西风和常明别说手还捆着，身上还负有伤，就是没有这两层顾虑，在这两位武林异人面前，他们也不敢动别的念头。西风活动着双腿，汗颜地道：“太阳婆，你也太把我兄弟看轻了，死又算什么？要是怕死，我们也不冒这个险了！”太阳婆怪眼一瞪，正要发作，桂春明却赫一笑道：“算了！算了！西风你们也不要称什么英雄了，大家都是老江湖了，你这一套哄得了谁？不过，我只想问你们几句话，希望你们能实实在在地回答我，我老头子或许念在同是武林中人，对你二人从轻发落，否则的话……哼！你大约也可以想象得到！”说到这里，他用手往一旁指了一下，道：“你们看到了没有？他就是一个例子！”

二人顺其手指处看了一眼，不由都吓得怔住了，西风不禁讷讷道：“哦！他……他怎么啦？”

“怎么啦？翘了！”闻三巴在一边插口说。西风和常明都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一时脸上神色全变了。良久，西风才说：“你们这么做并不聪明！”

“他的几个朋友，不会罢休的！”常明接上说：

“他朋友很厉害！”

桂春明闻言后，发出了一声狂笑道：“你是指的那个老尼姑，还有晏星寒？”

西风怔了一下道：“另外还有人！”

“是青海那个老怪物？”

西风和常明心中不禁一动，互相对看了一眼，很奇怪地看着桂春明，他们心中暗惊：对方消息真灵通！常明挺了一下身子道：“不错！他们就在这附近！”

桂春明哈哈一笑说：“那是再好也不过了，我正要找他们。不过，据我所知，莫老甲那老儿已经率徒去大沙漠了！”

“这……谁说的？”西风有些紧张了。

“西风，你听着！”桂春明冷冷笑着说：“莫老甲率徒远走沙漠，目的是去和阗，结果是空劳心力，也许他们会死在中途也说不定……这是他们自作聪明的下场，怪不得谁！”

他顿了顿又道：“你们两个和裘老道埋伏在这里，想暗擒依姑娘，你们现在也明白了，可是晚了！”

西风叹了一口气道：“前辈你误会了，其实我们并没有安什么坏心！”

桂春明摇手道：“不要开口，现在不是你说话的时候！”

西风脸色一红，望着常明作了一个苦笑，心中真是难受得很，这都是他们一时鬼迷心窍，才弄成了这种场面，想不到苦心的策划，到头来却是一场空，非但是一场空，简直不敢想象将是一个怎么样的下场。

他无力地翻着那双死鱼似的眸子，似怨恨又似乞怜地望着南海一鸥，在那错综复杂的眼光里，似乎在追索着，为什么眼前这个老人，竟有如此高超的智力，他把自己等人认为可能的一切，都粉碎了。

这个无情的老人，还有更切实恐怖的分析，他微微一笑说：“那剑芒老尼和晏星寒赶到哈密，也是一场空，他们绝找不到谭啸，因为谭啸根本不在哈密，连老夫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西风 and 常明甫闻此语，脑袋不禁“轰”地一声，顿时直了眼啦！

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也太残忍了，西风几乎有些愤怒，想到自己过去在西北甘凉道上，提起来也是成名的人物，想不到却被人家比猴子还不如的耍着，想到此他一双眼睛顿时变得血也似的红，配合着他那短小干枯的身材，活像个大马猴。

他气得全身发抖，厉声道：“这是什么意思？既然你们没有去和阗，依姑娘没有去哈密，谭啸也并不在哈密，你……”

他紧紧地咬着牙，又看了四周各人一眼，愤愤地道：“你们为什么……我明明听见你们是这么商量的，为什么又变卦了？”

桂春明不但不生气，反而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旁边的长毛陆渊和链子锤闻三巴也得意地眯着眼直笑。西风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他们做好的圈套，可笑自己竟糊涂至此，上了他们这么大的一个当！这一会他真恨不能一头撞死，可是又没有这么大的勇气。

南海一鸥浅笑道：“我猜得对不对？”

西风连羞带愧，一时低下了头，西北虎常明长叹了一口气道：“二位前辈，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到底打算把我二人如何呢？”

桂春明点了点头道：“这就要看你二人是否肯和我们合作了！”

常明翻了一下小眼道：“合作？”他扬着眉毛讷讷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西风不愧是老江湖，他那种见风转舵的能力，确是一般人所不及的。

他本来是自问必死的，现在这“合作”二字，又重新唤回了他的求生欲望。

“我们愿意，愿意跟你们合作！”他这么说，目光在各人脸上转着，又气愤地在地上跺了一下脚道：“妈的！我们受他们的气也够多了，现在前辈既然不追究我二人的前恶，我们很愿意为你们效劳，但是不知道……”

桂春明冷冷地哼了一声道：“你先不要问是干什么，我很乐意与你二人合作，来！”

他回头看着长毛陆渊说：“给他们解开绳子！”

长毛陆渊怔了一下，有点不大愿意，一旁的太阳婆向前一跃说：“我来！”

说着她纵身到了西风跟前。西风吓得向后直挪，连道：“你要干……干什么？”

太阳婆咧口一笑道：“给你解绳子呀！”

她口中这么说着，伸出手，把捆在西风那只独臂上的绳结解开，西风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口中说道：“谢谢前辈！”

太阳婆一声怪笑道：“你先慢谢！”

忽见她身形一转，西风只觉得背后脊椎骨节一阵刺痛，不由惊得“啊”了一声，脸色大变地向外一纵，回身大声道：“你干什么？”

太阳婆没事人儿似的负着手，嘻嘻笑道：“没干什么呀？还有你，”她

目光转向常明：“让我也给你解开吧！”西北虎常明紧张地后退道：“慢……慢着！你捣什么鬼？”可是太阳婆身形已如旋风转到，常明连她怎么进身都没有看清楚，当时只觉得脊椎骨上突的一痛，忍不住“哎哟”叫了一声。

一切平静之后，常明手上的绳子也解开了。

他和西风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不知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内心都知道，自己反正是受了伤了，西风左右地扭着身子，常明也试着弯腰拱背，奇怪的是，他们丝毫也觉不出什么不对劲来。

桂春明一眼就看出了奥妙，他哈哈大笑道：“好！好！这么对付他们再恰当也不过了！”

西风这时忽然明白了，他一连后退了好几步道：“你们太残忍了……太……”

常明问道：“怎么回事？”

西风悲愤地看着他大声道：“兄弟！她把咱们给废了。”常明“扑通”一声坐下了。

太阳婆桀桀怪笑了几声道：“还没有这么严重。只是暂时废了而已，一旦你们办完了事，我还有办法令你们复原！”这时二人各自试着运行了一下气，果然觉出不大对劲来了。常明几乎想放声大哭，他用力地跳起来，差一点摔了一交道：“不行！老前辈，你千万不能把我功夫给废了，随便你怎么都行！”

要不是当着这么些个人，他真想跪下。西风赤红着双眼走到常明跟前，冷笑道：“不要紧，我会解，我给你解开！”西北虎常明结结巴巴道：“你会解？那么快……快！”西风伸出那只独手，重重地在常明背后击了一掌，又弯下腰，在他小腹“丹田穴”上抓了一把，然后退至一边冷笑了一声道：“现在你再试试看！”

常明试着一提气，不禁痛得“啊”了一声，双手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西风怔道：“怎么啦？”

顿时，常明竟痛得冷汗直流，抬头惨叫道：“不行！你是聋子治成哑巴了，哎……哟……”

老猴王西风不由皱了一下眉，回过头来看着太阳婆，几乎像要哭的样子道：“怎么，我用‘闭穴叩关’的手法竟解……解不开？”

太阳婆冷笑道：“你只要不想活，你就这么试吧！你又在自作聪明了。”

这时常明在一边痛得鬼叫连天。太阳婆寒着脸走过去，突伸双掌，在他两肩上一按，常明大叫了一声，竟感到肚子居然好了。他抖颤颤地站了起来。

这时西风因为功夫被废，竟难受得低下头哭起来了，当然并没有哭出声音，只能说是泣！

太阳婆看了他一眼，冷冷地道：“你所谓的‘闭穴叩关’，只能解治一般的手法，可是对我天竺特有的‘束筋’之法，你却无法解开。我劝你还是少存异心，只要最后把事情办好了，我还可以给你们复原，否则就听凭你们把功夫废了，如此一来，你们的寿命最多也不过两年了。”

西风忽然跳起来，高声叫道：“你还是把我二人杀了好些，免得我们活着现眼！”

太阳婆桀桀一笑道：“那还不容易，想死还不容易！”

她一面说着，一面向二人走来。西风吓得愣了一下，桂春明一把把她拉住了，哈哈笑道：“算了吧！何必呢？”

太阳婆冷笑道：“他们自己要死嘛！我倒不在乎杀两个人！”

西风和常明又惊又怒，在一边只翻白眼儿。桂春明倒挺像那么一回事似的，死拉活劝，才算把太阳婆劝住了，然后他转过身来，含笑对二人道：“老弟！你们放心，事情一成，我负责令你们复原，谁叫你们这么坏呢，你们委屈委屈吧！”

西风仍是愤愤不语，常明倒想开了，他长叹了一口气道：“好吧！我相信二位前辈也不至于说话不算数，这么吧！你们想叫我二人做什么呢？”

桂春明这时面色一沉道：“既如此，我问你，那老尼姑和晏星寒现在在哪里？”

常明怔了一下，讷讷道：“这……你们不是早就知道了么？”

桂春明冷笑道：“当然早已知道，不过还要听你们说一说，看看是否心诚。”

西北虎常明点头道：“是！是！”

他又偏头看了西风一眼，苦笑道：“老哥，我可是实话实说了。”

西风闭上眼点了点头，这家伙总算还有一点羞耻之心。常明干咳了一声说：“老前辈猜得不错，他们两位确实是上哈密去了！”

桂春明冷笑道：“一直去了？没有和你们约好，在什么地方碰头？”

常明脸色一红，讷讷道：“这……我们原先是有这个计划的。”

太阳婆抢道：“现在呢？”

“现在……也是一样。”他讷讷地说着。

陆渊不由在一边骂道：“妈的！这不是废话么？你少玩花枪！”

西北虎常明现在可是一点威风也抖不起来了，他哭丧着脸望着陆渊道：“何必呢？兄弟，留点香火情吧！”陆渊啐了一口道：“什么情不情呀！妈的！咱们是瞎子吃食肚里有数！”

桂春明冷笑了一声，追问道：“你们约好了在哪里会合？”常明叹了一口气说：“在一个叫大泉的地方。”

桂春明回头问陆渊道：“有这个地方么？”

陆渊点了点头说：“这地方我清楚，出了山就到，是一个山口子！”

他说着冷笑了一声，对桂春明说：“老前辈，你老小心别上了他的当。”

这时西风在一边抬头瞪眼道：“这是什么话？我们老老实实地说，不惜吃里扒外，你们还不相信，这个合作可就真难了。”

桂春明嘻嘻笑道：“是真话我们一定相信，好！现在我们就去大泉！”

长毛陆渊回身指着地上裘海粟的死尸道：“这个死人怎么办呢？”

桂春明冷笑了一声说：“陆渊，割下他的耳朵，把他埋了！”陆渊答应了一声“是”，掣出了剑，过去把裘海粟的耳朵割了下来，包好藏在身上，然后对西风和常明招手道：“来！来！你们老哥俩行行好，挖个坑，把你们这位好朋友给埋了。”

闻三巴丢过了一把刀，常明捡起来，叹了一口气，到一边挖坑去了。西风一只手不得劲，站在一边不动，可是当他目光接触到地上的红衣上人时，不禁有一些心惊肉跳，想一想方才还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物，而此刻却已是一具僵尸，武林中人的命，竟是这么的不值钱！啊！还有什么混头啊！算了，算了，等这档子事一了，自己还是洗手早一点离开，离开这种刀口舔血的生涯吧！”

他在一边默默无语，眼看着一堆黄土翻出来。常明竟挖了一个不大不小

的坑，累得频频喘息，脸上出汗，常明现在才真正证实了自己确是失去了武功了，居然连一个坑也挖不了，他气喘喘地擦着汗，一时真想哭。

西风冷哼道：“行了，他又不是你爹，赶快把他埋了算了！妈的！要不是他们，我们还不会这么倒霉呢！”

说着走过去，用脚踢着红衣上人的尸体，一路把他踢到那个土坑里。土坑大小，推下去还露着半边脸，可是二人已不耐烦，用黄土埋了上去，又踩又踹，总算埋得看不见脸了。生前威名一世的武林前辈，下场竟是如此，真令人可悲！

一切就绪之后，桂春明皱着眉对太阳婆说：“依姑娘既不能走，还得想个办法……”

太阳婆叹了一口气，正要说话，长毛陆渊在一边道：“老前辈不必发愁，刚才我已经和三巴商量好了，我们可以编一个藤床，把大姑娘抬着走！”

太阳婆看了他一眼，苦笑道：“也只有如此了，只是太麻烦你两位了。”

陆渊嘻嘻一笑道：“什么话？大姑娘平日待我们不错，我兄弟也该尽点心。”

他遂对闻三巴道：“走，咱们找藤子编架子去。”

闻三巴却拉了常明一把道：“走！你两个也别闲着，拿着家伙来！”

西风冷冷笑道：“现在你厉害了！”

闻三巴一瞪眼，陆渊笑道：“算了！算了！现在骂他们，可算是欺侮他们了。”

他翻了一下小眼，对西风冷然道：“此一时彼一时，大丈夫不提过去，在什么节骨眼，说什么时候的话，是不是？你要是一个劲跟我们找别扭，那可就不……可就别说我们不懂交情了。”

西风气得几乎想哭，他咬牙切齿地跺了一下脚道：“走！我这条老命交给你们了，你们看着办吧！要是看不顺眼干脆一刀，别零碎着整治我们！”

闻三巴嘻嘻一笑，看了桂春明和太阳婆一眼，从牙缝往里吸气道：“听听！多泄气，我们才不杀你呢！可是也不能老供养你们，走吧！走不动我背着你。”

西风和常明只得哭丧着脸跟着他们走。桂春明微微一笑道：“算了，你们两个留下吧！”西风和常明应声停住脚不走了。桂春明笑着对他二人说：

“我们绝不虐待你们，来！坐下喝点水。”

说着自一边拿了个水壶送过去。常明接过水壶讷讷道：“谢谢！”

长毛陆渊和闻三巴大笑着，拿着马灯走了。

西风长叹了一口气，坐下来闭目不语。桂春明含笑看着他们，太阳婆却蹲在依梨华跟前暄寒问暖，四周空气是那么的静，只有昆虫叽叽叫着的声音，无数的小飞虫围着铁丝灯罩子飞，风在山顶上啸着，可是这涧谷里仍是热气闷人。

耳中隐约听见陆渊和闻三巴劈树砍藤子的声音，依梨华睁开了那双美丽的眼睛，静静地看着天，她脑子里又想到了谭啸。唉！他到底上哪儿去了？会不会……

她闭上了眸子，滚出珍珠似的大颗眼泪。

蚊子嗡嗡地盘旋在她的脸上，太阳婆用手不停地为她赶着，安慰道：“姑娘，你想开一点，你的伤不妨事了，你要是再哭，西里加也跟着你难受，乖！别再哭了。”

依梨华摇着头，淌着泪说：“西里加，谭大哥，他……他……”

太阳婆长叹了一口气道：“谁知道呢！他到底能上哪儿去呀？不过，姑娘你放心，等这边事情一了，咱们两个就找他去。”

桂春明走过来，每听到依梨华提到谭啸，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自从他认识这个姑娘之后，他便对这个姑娘生出了怜惜之心，她为了谭啸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大得无法估量。由此联想到对晏小真所许的诺言，又觉得有些棘手，有一种抱愧的感觉。

他想，只要看见谭啸，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叫他们成婚，至于晏小真……那就顾不了许多了，虽然对自己来说，对于晏小真似有些说不过去，可是这种事，两边不能兼顾，总得有一方得罪。何况，那位晏姑娘恐怕不会像依梨华这么痴情，而且她和谭啸之间，纠葛又这么多，他们不能成亲。

这么想着，他对依梨华不由生出了亲切之感！

他用冷电似的眸子，射向老猴王西风，点了点头道：“宫老弟！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要问问你！”

西风怔怔地走了过来，翻着眼睛道：“什么事？你老！”

桂春明沉着脸说：“我要知道我徒弟谭啸确实的去处，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西风哆嗦了一下：“哎呀！老前辈，你真把我看成神仙了，好像我什么事都知道，这……这我怎么会知道呢？”

听到了谭啸的名字，依梨华也不哭了，她和太阳婆四只眼睛一齐溜过来，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南海一鸥忽然一瞪眼道：“西风，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们的事，还当我不知道么？”

西风讷讷道：“什……什么事？”

桂春明冷笑了一声：“我问你，你这只手是怎么断的？”又指了一下他的脸道：“耳朵怎么掉的？”

西风吓得脸色一阵惨白，旁边的西北虎常明也愣住了！

“说！”桂春明叱道。

“这……这……”西风苦笑了一下道：“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何必还要多问？”

他长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他以为自己逃不过死亡的劫难了，可是过了一会，却没有一点声音，他睁开了眼，见桂春明深邃的眸子，仍是紧紧地逼视着他：

“你们和白雀翁三人，怎会吃了他一个少年的亏？这是怎么一回事？”

西风先是冷笑了一声，马上又改成了苦笑，他叹了一口气道：“老前辈！不是我说一句不知羞耻的话，令高足武功堪称盖世无双，我们，唉！都只怪太轻估他了！”

桂春明微微停了一会儿道：“他虽武功不弱，可莫非你三人合力也斗他不过么？”

西风低下头，微微摇了摇头道：“白雀翁我不知道，反正我和常明两个合力也斗不过他！”

“那么，他现在上哪儿去了，你会不知道？”

“我不知道！”西风摇了摇头。

常明在一边也道：“真的不知道，当时我们人事不省，等醒来之后，他

已走了！”

桂春明心知问不出个名堂来，看他二人样子，也不像是说谎，心中甚为费解，暗暗忖道：“这孩子哪来这么大功夫呢？”可能其中别有插曲。西风对于谭啸的描述，大概是夸张罢了！这么想着，也就不再多问，只是脑中始终有一个疑团，因为当初在长毛陆渊家里时，那位勇太岁厉吼也是这么说的，说他们是被一个少年所伤，现在又从西风口证实了那个少年确是谭啸，只是谭啸如何能有这种能力？这真是一个谜了！

他似乎感到一些怅惘，从西风这里又打听不出一个所以然，他失望地挥了挥手，西风红着脸退到了一边。这时候，依梨华猛然地坐了起来。

“西风……你说什么？你见过谭啸？”

“是的……前些时见过。”西风讷讷地说。

“哦……”姑娘兴奋得一只手扶着太阳婆的肩膀，似笑又泣地道：“西里加，你听……他没有去甘肃，哦……他一定还在沙漠……一定还在……”

太阳婆叹了一口气说：“是啊！你可以放心了……快躺下吧！你的伤不轻呢！”

“不……”姑娘摇了摇头，她眼睛看着西风道，“那么他上哪儿去了呢？”

西风苦笑了一下，眼睛看了常明一眼，心说：妈的！这份烦！他咳了一声道：“姑娘，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们真不知道，要知道，我还能不说？”

可是姑娘那双明澈、噙着泪光的眸子依然直直地看着他，似乎非要等待着一句合情的回答。西风在她这种期待痴情的目光里，感到很不自然，他结结巴巴地说：

“不过，那位谭老弟说过，他要在沙漠里找一个人……”

“他说过找……谁吗？”依梨华张大了眼睛期待地问。

西风低下头哼道：“他说是找一个姑娘，可能就是找姑娘你！”

依梨华不禁怔了一下，眼泪由她含着微笑的面颊上滑下来。

太阳婆生恐她支持不了，忙把她按着睡了下去，一面安慰道：“好了，既然如此，你的心也可放了，他既是找你，当然还没离开沙漠，早晚会碰上他，你还是好好地先养伤！”

依梨华睁着眼睛，看着师父，兴奋地笑道：“西里加……我早知道他不会……不会忘记我的！”

太阳婆乜了桂春明一眼，桀桀笑道：“这孩子也真不害臊！”

“西里加……”依梨华撒娇地哼着，有时候，她显得是那么娇嫩，那么脆弱，这些看在桂春明的眼中，也感到说不出的“甜”！

蚊子愈聚愈多，谷中又热，大家正感不耐的当儿，就见陆渊和三巴从那边走来，二人挹着一个木架子，手上还拿着些细藤子，弄得满脸的土，再加上汗，看来真是够狼狈的。

桂春明笑道：“可麻烦你们哥俩了！快歇歇吧！”

陆渊翻着眼道：“老前辈，您老可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效劳的，天狼仙袁大爷也关照过我们，依姑娘别说是受了这么重的伤，就是她受点凉咳嗽两声，我们也觉得对不起袁大爷！”

说着二人放下了担架，一面用手抹着汗，小褂都湿透了。

太阳婆走过来，看看他们编的还真不错，很像个大躺椅。闻三巴蹲下来，用细藤子把四周绑结实了，笑道：“怎么，把大姑娘给架上来吧！”

桂春明看了看天，皱眉道：“咱们先上去找个地方歇歇，等天明了再走！”

说着又对着西风和常明冷笑了一声：“你们哥俩头前带路吧！别磨着啦！”

二人这时倒是听话得很，闻言转身就走，太阳婆小心地把地上的依梨华抱了起来，说道：“我先抱她上去了，抬着她怕不大好走！”

眼看着她几个起落，便消失了。桂春明正要展动身形，忽见西风 and 常明，在前面高一步低一步踉踉跄跄，简直没办法上这个斜坡，这才想起来二人功夫废了，不由微微愣了一下，遂向前一纵身子，分伸双手，抓住二人背后的衣裳，冷冷地道：“我带你们上去，别怕！”

遂见他提着两个人，在这乱石斜坡上，腾开了身子，就像是脱弦之箭似的，那份轻、那份快，只不过三四个起落，已经上去了。

西风和常明真是又钦佩又伤心，暗忖着，像人家这身功夫，自己练一辈子也赶不上，再顾视一下自己这份德性，当时真想掉泪！

接着，长毛陆渊和链子锤闻三巴也提着灯上来了，闻三巴肩上还扛着藤床。

这一上来，可觉得凉快多了，嗖嗖的风，吹得人身上的衣服狂舞着。

太阳婆抱着依梨华自一边走过来，说：“这孩子身上发热，我真担心，还是先找个地方歇歇吧！”

闻三巴龇牙笑道：“来！老太太，您把她搁下吧！我和陆大哥抬着她走，睡着舒服！”

太阳婆小声问依梨华道：“姑娘，你觉得好些了没有？放到藤床上好不好？”

依梨华这一阵子不知怎么，反倒睁不开眼了，她只微微地点着头。

太阳婆小心翼翼地把她放在藤床上。姑娘低微地嗯了一声，那两弯新月似的眉毛，紧紧地蹙着，灯光映照着她的脸，只见她脸很红。太阳婆用手摸了一下她的前额，不由对桂春明瞪眼道：“老大哥，这不大对劲，你快来看看，怎么烧成这样了！别是……”

桂春明连忙伸手摸了一下，先是一皱眉，随即又微笑道：“她身上有这么重的伤，哪能不发烧呢！你放心，等她睡一夜，明天就能退热。”

说着把一件衣裳给她盖上，可怜的姑娘，她现在连话也说不清了。

她只能睁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神地看着桂春明，似乎在说：“谢谢伯伯！”可是那声音，谁也听不清楚，山风把她乌云似的一头秀发吹得飘起来，那么柔细，那么长。

陆渊和闻三巴看着她这个样子，都忍不住直想掉泪，就在昨天，他们还有说有笑，想不到一夜之间，这姑娘竟会变成这样。

大凡一个美人儿，在伤病时，那种楚楚动人的弱质，愈能获得人们的同情。同样的病情，如果换在一个丑女身上，那么获得旁观人的同情心就小得多了，因为人们“好色”的心理几乎可以说是一致的。

眼看着她这种难受的姿态，每个人心情都感到很沉重，就连西风和常明也是一样，因为他二人对于依梨华，原来谈不到什么大仇，只不过是因谭啸而迁怒到她罢了。

陆渊和闻三巴抬起了藤床，一行人顺着山上小径向前行去。西风和常明在前面领路。这两个家伙记性倒是不错，不消几个拐弯，已找到了来时藏身的地方。大家最关心的是依梨华，当时忙把她抬到石洞里，好在这里有被褥，太阳婆招呼着铺得厚厚的，把她搀扶着躺下。常明不待吩咐，一个人在一边劈柴生起火来。

依梨华那匹心爱的“白雪”马，在一边小径上吃着草，它没有走远。陆渊过去把它牵过来拴好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山上起了一层薄雾，又像是下露，每个人衣服和头发上都沾了一层小水珠，同时也觉得有些凉了。

太阳婆只关心徒弟，守着依梨华寸步不离。一会儿，常明烧好了水，用瓦罐子盛着端进来，依梨华口中喃喃地叫道：“水……水……西里加……”

太阳婆用小杯子倒出一杯来，忍不住竟流下泪来，见常明还在一边看着，她挥挥手道：“没你的事了，你出去吧！”

西北虎常明红着脸转身而去，脑子里却想，怪！这老婆子还挺慈祥的，居然还会掉泪。

长毛陆渊迎头走过来，抬手道：“来！来！老大哥，别瞎乱跑！”

他指了一下壁角道：“你们哥俩在这里凑合一夜，夜里可别乱跑……”

常明冷冷哼了一声，见西风已先蹲在那里了，就长叹了一口气走了过去。西风皱了一下眉，对陆渊道：“喂！陆当家的，我怎么觉得我耳朵上不大得劲，闻三巴上的真是断玉膏不是？”

一提到这里，陆渊忍不住“噗”的笑了。

西风一怔，站起来道：“怎么回事？你们哥们可别太缺德了！”

长毛陆渊翻着眼说：“咦！怪事，又不是我给你们换的药，这话你们跟我扯不上，我把三巴叫来，你们当面问他！”

西风又气又怒，当时一伸手，把缠在头上的布给扯了下来，常明“啊”了一声，俯身上看，连连跺着脚：

“妈的，咱们受骗了！”

他说着也双手齐施，把缠在头上的布给解了下来。喝！看吧，连脓带血，湿乎乎的一大片，解开一见风，二人直痛得龇牙咧嘴，双双用手捂着两颊。西风恨得咬牙切齿骂道：“闻三巴，你个小舅子，狗娘养……”

正骂着，闻三巴走了过来，他寒着脸说：“喂！喂！你别骂人！骂人我可要揍你了！”

西风忍着气，跺脚道：“你他妈给我们上的是什么药？你说！”

常明也恨得眼都红了，大声道：“姓闻的，你这就不够朋友了！”

闻三巴一叉腰，翻着白果似的眼珠，嘴撇得像“八万”一样道：“朋友？你们要是他妈的还讲朋友，你们也不会干这种事了！”他冷笑了一声说：“你们既然不讲交情，我们还他妈给你们客气！”

西风和常明一愣，不说话了。可是这口气要是忍下来，真能把肺给气炸了。

西风冷冷一笑道：“你上的是什么毒药，总可以告诉我们吧？”

闻三巴伸了一下脖子说：“没有这么严重！”他咳嗽了一声，极力掩饰着笑，说道：“上的是石灰，烧它一下子，说不定也能消毒！”

西风大吼了一声，扑上来伸手照着闻三巴脸上就打，却被闻三巴闪过了，顺势一勾，抓住了西风那只胳膊。出乎他的意料，没想到如今的老猴王西风，竟是这么松包，手上一用劲，就把他胳膊给拧过来了。

“老小子，你还敢讲打？”说着闻三巴又用手去捏他的脖子，痛得西风老头子直咧嘴。

长毛陆渊在一边劝道：“兄弟，算了吧！这两块料也够可怜了！”

闻三巴把西风往前一推，就势松开了手，把西风摔了个大马趴。

“活现眼！”闻三巴拍了拍手轻蔑地说。

西北虎常明忙过去把西风搀了起来，一面冷冷地说：“大哥，你这不是自己找罪受么？咱们现在是什么身份？你还敢动手打他，他闻大爷现在伸一伸手指头，也能要咱们的命呀！”

“你少说风凉话，妈的惹火了我，连你也揍！”闻三巴瞪着眼睛说。

常明回过身摆了摆手道：“得，我怕你行了吧！”

他说着就搀着西风，到一边靠着墙休息去了。西风哭丧着脸直发愣。

长毛陆渊有些看不过，走过来好心道：“没什么要紧的，回头我弄点刀伤药，你们上些就行啦，老包着布反倒不舒服。”

西风抬头看了看他，冷冷一笑：“谢谢你，你的药留着自己用吧！我们是再也不敢领教了！”

陆渊碰了个钉子，倒也不生气，笑了笑说：“你们能受得了自然好，也省得费事了。”

西风低下头冷笑，闻三巴找来了被褥，在地上铺开来。远处似乎有狼叫唤的声音，再就是风刮在树梢上，像哨子一样的声音。

西风和常明二人合睡在一床褥子上，已经快睡着了，忽见人影晃动，桂春明不知何时，含笑站在他们眼前。

“我已经想好了！”桂春明点头笑着说：“来！我们来计划一下，这办法准行。”

他把他的计划小声地说了，很严厉地嘱咐西风和常明，叫他们依言而行。

当然，他现在的的话，就是命令，西风和常明不敢不听，他怎么交待，两个人怎么点头，随后太阳婆从里面出来，也参与其会，几个人磨菇了半夜，定下了行动方案！

等待和急躁，连日来深深地苦着剑芒和晏星寒。自从来到“大泉”这地方之后，由于人生地陌，语言不通，已经够苦的了，更令他们不安的是，裘海粟和西风、常明三人一直未来。

每日，他们都在焦急地盼着，可是每一天都盼他们不来！

他们落脚在一处叫“留客老店”的客栈里，这是大泉唯一的一处客栈，店里生意冷清得很，几间竹子房，已经改喂了牲口，老板是一个汉化的回子，能说汉语，他本来是开店的，由于这地方住店的人实在太少，后来就改养了牲口，可是招牌还是“留客老店”，真有客人来住店，他就临时腾出几间干净房子来。

晏星寒和剑芒大师、铜锤罗三人一来，这位掌柜的很是兴奋，立马整理了两间房，侍候得很是殷勤。

晏星寒和铜锤罗住一间，剑芒大师自个儿一间，他们本来以为顶多住个一两天，等到裘海粟等人一来，就可直上哈密，谁知一住下就住了七八天。裘海粟等人，竟然“杳如黄鹤”！

晏星寒皱着眉，来回地走着，他不时地掀起竹帘向外张望着，显得很不耐烦，坐在他对面的剑芒大师却微微笑道：“晏兄不要急躁，他们早晚会的！”

“唉！”晏星寒长叹了一口气：“大师，我担心事情恐怕不大顺利啊！”

“为什么呢？”老尼撩了一下眼皮。

天马行空展了一下白眉，讷讷道：“我总担心西风和常明这两个家伙有些靠不住，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久还不来！”

“嘻！”老尼轻蔑地一笑，说道：“你太多心了，也把他两个人看得太厉害了，凭裘道长还会制不了他们么？”

“话是不错……”晏星寒说，“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呢？”

剑芒大师呷了一口茶，放下茶杯，一只手捻着项下的念珠，不经意地笑了笑道：“也许那个哈萨克姑娘路上走得太慢吧！”

她方说到此，窗外有人边跑边道：“人来啦，那个断胳膊的老头来啦！”

剑芒得意地站起来笑道：“怎么样？”

晏星寒面有喜色地揭开了帘子，只见铜锤罗气喘喘地跑至窗前，说道：“我看见他了，那个断胳膊的小老头，他骑着骆驼来啦！”

“就他一个人？”

“嗯！我只看见他一个人！”铜锤罗说，“我再看看去！”他说着扭头又朝来路上奔去。

晏星寒忍不住开门走出去，绕过几间房子，来到了客店门口。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正在门口打着玩，看见他出来，一个个都好奇地打量着他，架也不打了，都向他偎过来，有的还伸手摸他发亮的绸子衣裳。

天马行空皱着眉躲开他们，他嫌这群孩子脏，往前走了几步，果然看见铜锤罗同西风，牵着骆驼往这里走来。

西风老远看见他，走过来行礼道：“怎么你老人家亲自出来了？”

晏星寒赫赫一笑道：“我真等急了，怎么样，事情办成了没有？”

西风点了点头道：“还能不成？老前辈，咱们进去再说，大师呢？”

“她在里面！”晏老头子一听事情成功了，笑得嘴都合不拢了，他重重地在西风背上来了一巴掌道：“老弟，真有你的！”

西风被打得往前一栽，差一点摔倒。铜锤罗连忙一把扯住他，翻眼笑道：“大爷，你是怎么啦，叫骆驼给颠坏了？”

西风脸一阵红，一面咳道：“这一路把我累坏了，老前辈别给我闹了！”

说话间，他们已经进了客栈，铜锤罗张罗着把骆驼拴上，晏星寒带着西风进室而去。

剑芒大师也早迎出来了，她脸上带着一团微笑道：“宫施主一路辛苦了！怎么，他们呢？”

西风一面向大师施礼，一面道：“托二位前辈的福，事情一帆风顺，只是……”

他从身上摸出了一封信，双手呈上。剑芒大师接过了信，同二人一起入室。

落坐之后，剑芒打开了信，晏星寒凑过来问：“谁来的？是老道来的么？”

剑芒点着头，把信看完，两道白色如剑的眉毛皱了皱，把信递给晏星寒道：“怪！他要贫尼去一趟！”

晏星寒展开信纸，只见上面是一笔狂草，写的是：

“字呈星寒剑芒二友：

依梨华已入握中，从此不愁谭啸插翅飞矣！然尚有些许琐事，须借重大师，即请大师见字后，速来一晤为盼，谨差宫兄往导。

大师径随其来可也。

星寒兄请暂留大泉不动，常明已押依女往谒，须严加看守，盖此姝至为狡猾，以防其计脱也，贫道与大师此间事了，即再来会，共商大举可也！专此即颂旅安弟海粟顿首”

晏星寒看完了信，目光转向西风道：“有什么事，你知不知道？”

西风嘻嘻笑道：“谁知道咧，道爷只叫我送信来，并说请大师快去！”

剑芒又拿过信反复看着问：“这是上人亲笔么？”

“谁知道咧！”西风还是那一句：“他只是交给我，叫我面交二位前辈！”

二老对红衣上人的笔迹本来不清楚，自然无从疑起，再者见上人签名处尚按有指纹，就更不置疑了，虽然谁的指纹在他们看来都是一样的。

晏星寒道：“大师还是去一趟吧！不知道是什么事，看样子还很急！”

剑芒还是有些疑心，问西风道：“他在什么地方，离此远不远？”

“不远！不远！”西风说：“顶多走一天就能到，不过要快走才行！”

看着西风那身骨头，那断了的胳膊，大师心想：“大概不会是假的，凭他这份德性，他还敢耍花枪？”

晏星寒更是不疑，他眯着眼笑问西风道：“常明押着那个姑娘，来了没有？”

西风似乎有点神不守舍：

“来了！大概明天不到，后天准能到！”

“老弟，辛苦了……还没吃饭吧！”晏星寒站起来，对铜锤罗说，“招呼他，弄几个菜，给宫老弟洗尘！”

“不敢当，不敢当……”西风弯着腰说，“老前辈太客气了！”

“这算什么！”晏星寒回过身来，哈哈大笑道，“大师，这一下就好了，这姑娘到了手，还愁那小畜生不自投上门？”

剑芒含笑点了点头，她仍然反复地看着那封信，老尼姑这份细心，令一边的西风心里发毛，所幸单由信上看，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宫施主，我等什么时候上路呢？”大师问。

西风也实在累了，含笑道：“如果大师不急，后辈以为明早动身最好，到了晚上就可到了！”

老尼首肯道：“很好，那么就明天一早动身，施主身上的伤不妨事么？”

西风不自禁地摸了一下耳朵处，苦笑道：“不……不妨事！”

想到了伤，就联想到了闻三巴，西风的脸不禁浮上了一层怒容，再也笑不出来了。

饭后西风被安置在另一间客房内，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夜，他想开了，天大的事也不管，他也管不了，反正有南海一鸥桂春明和太阳婆九子妹为他担着，有了这两块硬招牌，他一切都不怕了，至于是否“问心有愧”，他更不管了，他早已经习惯了“墙头草，两边倒”的生活方式。

夜店鸡鸣，晨雾未退的当儿，剑芒大师已经起来了，她那一袭素灰的僧衣，衬着她清癯的面容，显得很飘逸。西风经过了一夜的酣睡，看来也蛮有精神。就在这薄雾弥空的清晨，他们上路了。

老尼骑一匹杂毛花马，西风还是骑他的骆驼，二人顺着一条蜿蜒的小径直向前行。

剑芒大师对这里地名地势都不清楚，一切唯西风马首是瞻，她也不多问。一路上，她几乎连话都很少与西风谈，她只是合着双目，默默如老僧入定，一任那匹杂花马驮着她跟着西风走。

老猴王现在更是一百二十个放心了，他本来怕老尼沿途问长问短，自己一个答不好，就许被她看出端倪来，现在由这种情形看来，他就很放心了。

在大泉出发之前，他们已带上了干粮水囊，中午的时候，他们在大树下

面稍歇了一会儿，就便吃了简便的一餐。

现在老尼对西风也不再怀疑了，因为沿途之上，绝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态。老尼的眼光很厉害，别看她闭着眼不动，事实上这附近地势尽入眼底，她判断西风绝不敢也不会心存异图，即使万一有什么不对，她也有把握在探掌间毙西风于掌下。

走出了这条弯弯曲曲的小径，眼前是一片沃野，间或有些沙地，一些维吾尔人赶着大批的羊群，在这附近放牧，一旁有一片池沼。

老尼开始问第一句话：“到了什么地方了？”

“这是马扎子口，大师，我们要去的地方快到了。”

“嗯！”

她又闭上了眼睛，一任那美丽的羊群在她四周掠过，牧羊人的芦笛吹得是那么动听，她却不去看上一眼。差不多日落的时候，他们绕到了一片小小的竹林，西风似乎不大得劲地笑了笑：“大师，到了地方了，请下马吧！”

老尼突开双目，四面看了看，眉头微蹙道：“这是什么地方？”

西风下了骆驼，他几乎不敢和老尼目光相对，因为怕对方看出他的情虚。

“这……是托木巴……大师！”西风说。

老尼下了马道：“你不是说要晚上才到么？”她看了看天，微微一笑道：“现在天还不黑呢！”

西风傻笑了笑说道：“我们路上走得快……大师看……”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出现一排庐舍：“道爷就在第一间里面！咱们快去吧！”

他说着率先牵着骆驼由竹林内穿出，老尼本想问他几句话，可是见他走得很快，遂也不自觉地拉马跟上去。西风匆匆把骆驼拴在一棵竹子上，回头对大师道：“我……我去通知爷！”

剑芒见他神态有异，不禁一怔，道：“且慢！你站住！”

可是西风撒丫子就跑，一面大叫道：“老前辈快开门，人我可是给请来了！”

“好孽障！”老尼厉叱了一声，只见她双手一撩僧衣，已纵到了西风背后，右掌向外一翻，直向西风背上击了过去。

可是这时西风已扑到了那庐舍门前，就见大门忽地一开，西风“扑通”一下栽了进去。

老尼掌已递到，见状向后倏地一撤掌，她只觉得面前人影一闪，一人直向她身上撞来。

剑芒大师不禁吃了一惊，她是久经大敌的击技高手，虽是惊心之下，却也丝毫没乱章法，只见她“十字手”在胸前一交叉，正要抖打而出，却听见对面那人像山鸡似的一声怪笑道：“大师，咱们好久不见了！”

这人说着双掌合十向着剑芒深深一揖，剑芒“倒踩莲枝步”刷刷一连后退了三四步，惊异之下叱道：“什么人？”

这人缓缓直起腰来，白面、长发、瘦骨、长裙，她露出黑牙床嘻嘻笑道：“老尼姑，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么？哈，再看看！”

她说着含笑迈进了一步。剑芒细瞧之下，不由吃了一惊：

“哦！九子妹……”

“不错！亏你还认得我！大师，咱们多年不见了，到里面谈谈吧！”

她笑着走过来，亲热地去拉大师的手，剑芒后退了一步。

“想不到会看见你。”老尼点头道，“尤其是在这个地方……这是怎么

一回事？”

她边说边四下环视，想去找西风，她要问一个清楚。

“大师！”太阳婆笑得一脸皱纹道，“我们进去谈吧，西风他在里面，他怕你打他，不过……哈哈！”

太阳婆大笑了两声道：“我们绝无恶意，我已等候老朋友你多时了。”

剑芒这一刻脸色似乎不像方才那么镇定，可是她是一个有道老尼，尤其是身怀绝技的高人，这类人物是绝不会轻易发怒的，即使是面对敌人。

她稍微迟疑了一下，带着疑惑的笑容道：“九婆！你是玩什么花样？还是先礼而后兵？”

“哈——”太阳婆仰天一笑道，“大师！你太小看我了，我今日是诚心与大师异地论交，绝无异图……”

接着她对天发誓道：“如若口不应心，我九子妹甘遭天谴！怎么，大师你放心吧？”

剑芒白眉皱了皱，凭她过人的智慧，此刻竟实在揣测不出对方的意图。

她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微笑道：“好！贫尼就随你进去一谈。”

说着迈步直向门内走去。太阳婆这时嘴都笑得合不拢了，她高兴得直搓双手，紧随着剑芒之后，直向庐舍中行去。

剑芒足方跨入室门，立刻怔住了。

室内放置着一张圆桌，其上列着整整齐齐的一桌素菜，白布的桌面，讲究的瓷器，精致的菜肴，真令人难以想象，在此时此地竟会看到这么丰盛的宴席。

大师面色微红，目视着太阳婆道：“九婆！这是……怎么回事？”

太阳婆深深一揖，微笑引手道：“快请上座吧！我们等你多时了，菜都快凉了。”

老尼面色一沉，后退一步，正色道：“九婆！这是为何？裘道长可在此处？”

太阳婆干笑了两声道：“大师，你快请坐呀！咱们有的是时间慢慢谈。”

她说完又往里面高声唤道：“老大哥，你也请出来吧，客人来啦！”

剑芒不由又是一惊，只见羊皮垂幔启处，踱出了瘦高老朽的酸儒桂春明来，他含着满脸的微笑，也是深深一揖，对着剑芒嘻嘻一笑道：“珠江一别，匆匆十年，大师尚还记得我这一面之缘的方外老朽么？”

剑芒大师不由暗吸了一口冷气，脸色都青了，她绝对想不到会在此遇到他，更想不到这个怪老人，竟会以一副这么慈祥的面孔来对待自己，一时之间不禁怔住了。良久，她才双手合十喃喃道：“阿弥陀佛，想不到在此得见桂施主，这倒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太阳婆在一边大声笑道：“好了！大师快请坐吧！这是桂老哥和我老婆子的一番诚意，大师且莫辜负我等一片盛情！快请坐！请坐！”

桂春明也含笑伸臂道：“大师尚未用饭，太简慢了！”

处在这种场合之下，剑芒老尼真是“一筹莫展”，只得糊里糊涂地坐下了。

桂春明和太阳婆也落了坐，桌上还多余一副筷子，剑芒入位之后，双手再次合十道：“二位施主美意，贫尼却之不恭，只是……”下面的话，她实在无从说起，一时颇感尴尬。

桂春明坐在她对面，长叹一声，正色道：“大师乃当今有道侠尼，素日

行为，老夫敬佩十分，今日之会，老夫及九婆实本诸赤诚，尚请大师抛弃成见，彼此真切论交才好。”

“阿弥陀佛！”老尼嘴唇微微颤抖道：“贫尼不解施主言中真意，尚请桂大侠开宗明义才好。”

南海一鸥嘻嘻一笑，拱手道：“大师乃世外高人，咱们说话也用不着拐弯抹角，干脆一句话……”

他看着太阳婆微微一笑，接道：“我二人是为我们的一双弟子，向大师乞命来了！”

剑芒心中一动，可是她偏装作从容不迫地呵呵一笑，道：“桂大侠如此一说，贫尼愈发不解了！”

这时太阳婆在一旁笑道：“得啦！你会不懂？可别老给咱们钉子碰，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她开门见山地道：“朱矮子和裘老道已经死了，以我们看，大师你不必再蹚这混水了！”

剑芒倏地如泥塑似的怔住了，她讷讷道：“哦……裘道长……”

桂春明点了点头：“是的，他已经死了！”

他不大好意思地咳了一声道：“大师，小徒谭啸之仇，也算报了，严格地说这笔仇，与大师及晏星寒老兄，是没有多大相关的。”

剑芒大师忽地站起，冷笑道：“贫尼等四人，皆是当初逼死罗化凶手，朱、裘二道长既死，贫尼等二人岂能怕死贪生？桂大侠你此言可有些不对了！”

言下真有一触即发之势，可是桂春明却不慌不忙地笑着再揖道：“大师请暂息雷霆，此事本与大师及晏星寒无大关联，罗化之死说来也有些自找，只怨其早年与各位结冤太深，九华山岳家祠堂溅血之夜，老夫亲窥近侧，如非大师及晏星寒当时一仁之念，焉会留有谭啸今日性命？所以……”

他嘻嘻一笑，接道：“以大师二人当初对小徒之恩，正可以抵销那件罪过，大师——”他正色道，“大师乃一出家有道之人，自不愿再以佛门净身，二次沾染所谓不必要的仇杀血腥吧？”这几句正气磅礴的话，直把剑芒说得目瞪口呆，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半天说不出话来。一旁的太阳婆含笑道：“非但如此，即使小徒依梨华的仇隙，也可一笔勾消。大师你是明白人，又是有道之人，何必较真呢？俗云冤家宜解不宜结，况且我们从前还有交情，大师你说是不是？”

剑芒不由直直地坐了下来，面色惨白地长叹了一口气道：“以二位施主之见呢？”

桂春明正色道：“大师佛门斋戒之身，自应早避尘俗为妙，况且此事已了！”

剑芒不禁苦笑笑了笑，目光向二人转了一转，似有无限伤怀，却又似大梦初醒，少停才点了点头，冷冷地道：“西风欺人太甚，贫尼可否请出一见？”

太阳婆呵呵笑道：“大师，这也不怪他，是我们让他如此做的，他如今武功已废，无异常人一般，大师不必再责难他了！”

剑芒银眉一挑，倏地起身道：“既如此贫尼告辞了！承蒙开导，足见盛情，自无颜在此多留，这笔冤仇自此一笔勾消，贫尼去矣！”

她说着双手合十，深深朝二人一拜，大步向门外行去。太阳婆挽留道：“大师……你有此见解，足见高明，你……还是吃了饭再走吧！”

剑芒驻足回首，微微笑道：“多谢盛情，贫尼自惭得很，还是早去的好！二位施主如有缘，他年在中原尚有会面之日，至时再面致谢忱吧！”

她说着径自迈步出门，桂春明和太阳婆送出门外。南海一鸥微微笑道：“老夫语出至诚，如有冒犯，尚乞海涵，大师请多珍重！”

老尼已步出十步之外，闻言回头一笑：“桂大侠太客气了！”她转过身来苦笑道，“贫尼只求二位施主，对晏兄不要见逼太甚，如能……”

桂春明插言笑道：“大师请放心，我等必定尽心予以开导，绝不伤他……”

剑芒闻言微微一笑，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施主果能如此，功德无量！”又向太阳婆看了一眼，道了声，“后会有期！”身形腾起，轻轻落在她那匹杂花马鞍上，一径顺着小径策马如飞而去。

二人目送着她消失之后，不禁相视一笑。桂春明大声道：“走！上大泉找晏星寒去！”

自从剑芒大师走后，在“留客老店”中的晏星寒，感到更冷清更寂寞了。本来也是，原本四个人，现在一个个的都走了。而令人奇怪的是，每一个人，只见去，却不见回来。

白雀翁朱蚕自不必说，可是裘海粟呢？再说剑芒大师吧，她去了也两天啦，算着也该回来啦！最令人不解的是，西风明明说，常明已经押着依梨华来了，可是也没有个人影。

晏星寒老头子一向是最有涵养的人，这时也感到有一些受不住了，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什么不幸的事情，他把自己深深地锁在房内，每天除了和铜锤罗说几句话外，一直陷于深思之中。

这所小客栈的掌柜，名叫斯特巴，是一个会说几句汉语的回回，矮矮的身材，身上汗毛很浓，满脸络腮胡。说也奇怪，他唯一的嗜好，不是抽烟，而是吃烟，就是把一种本地产的烟叶子，放在口中嚼食。当然，只是嚼食烟汁，剩下的渣子，还是要吐出来的。

这种嗜好，送了他一口黑牙，还有对人谈话时那种令人皱眉的烟臭，每当他津津有味地嚼着烟叶时，看到他那顺着嘴角流下的黄汤，真能令人把三天的陈饭都呕出来，可是你呕你的，他还是嚼他的。

现在，斯特巴正靠着大门，嘴里嚼着这玩艺儿。

他眯着那双像似为烟熏红了的眼睛，小褂扣子开着，露出他那瘦如鸡肋，但却生满了黑毛的胸脯，他希望在月亮出来之前，能接上一两个客人。对于“客人”，他本来早已灰心了，可是自从晏星寒等的住入，却又令他似乎感觉到，在这条道路上，还是有生意的。

所以，他今天起了个早，把招牌重新洗了洗，用漆把“留客老店”四个字，又描了描，破例地扫了扫院子，又理出了四五间房子。好在天热，用不着什么厚棉褥被，只铺上一床芦席就行了。

一切整理好之后，斯特巴又喂饱了牲口，天可就差不多晚了，他就到门口等客人来啦！

看看月亮出来了，还是没个人影，斯特巴吐出了口中的烟叶渣子，用手背抹了一下嘴，正想回去吃饭，也就在这时，他可又发现了人了。

一匹黑马，正由山道岔口，泼刺刺地疾驰过来，马蹄带起了大片的尘土，一时连马上坐的人都看不清楚。

斯特巴狠命挤了一下他那双火眼，再定睛看时，这匹马已到了眼前，他不禁怔了一下，因为好马快马他见得多了，可是像这么快如电闪星驰的脚程，

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惊愣之间，这才看清那是一匹全身黑毛唯独正额一块雪白的大马，马背上蹬扣挺坐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

斯特巴只朝这人看了一眼，就认出了，来人又是一个汉人，只是这么英俊的小伙子，他可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人穿着一身藏青薄绸紧身衣裤，头上戴的是阿克苏特产的大草帽，由于天热，他领上的扣子解开，双袖也挽起一半，颈下的黑色帽穗，被风吹得飘向颈后，说不出的英姿飒爽。

这匹马跑到了斯特巴身前，倏地勒住，马口还一个劲的打着“噗噜”，一阵阵灰沙漫过来，差一点迷了斯特巴的一双火眼。

马上少年目注着斯特巴道：“借问，这是什么地方？”

斯特巴龇牙笑道：“是大泉，客人你上哪儿呀？天晚了，就在小店歇一夜吧！”

那是山西的口音，马上少年微微怔了一下，想不到这地方，会有外乡口音的人，他淡淡一笑道：“不行，我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哈密去。”说着就要带马。

斯特巴一翻火眼，怔道：“什么？客人你别开玩笑了吧！去哈密，你的马再快三天也到不了呀！”

他说着眼光上下打量着这少年，面上现出惊异之色。少年本不识路，闻言不由脸色一红，笑了笑翻身下马，叹道：“好吧！你既这么说，我就在这里住一夜吧！”

他说着抬头看了看，剑眉微皱道：“这是你的店么？”

斯特巴笑得嘴都合不拢，连道：“是！是！来！客人我给你牵马。”

少年把马缰交给他，不大满意地说：“你这店太小了，又没有灯，这种房子怎么接客人呢？”

斯特巴赫赫一笑，拉着马说：“客人，这是小地方，哪还有什么好房子？你老要是不信，明天白天你找找看，这大泉就这一家，再要找第二家，得往下赶四十里，那里倒有三家，可是房子比我这里还不济！”

说着话，他已把这英俊的客人领进去了，在一棵槐树上先拴下马，又龇着牙笑道：“相公先等等，我就去拿灯笼！”

少年皱了皱鼻子，他闻到阵阵马粪的味道，要不是看见里面有几间干净房子，他真不想住下了。

这时，斯特巴打着灯笼跑回来，身后跟着一个比他还矮的孩子，光着脊梁，头上缠着布，样子挺像他，大概是他的儿子，走过去牵马。

少年道：“等我把东西拿下来，这匹马，你可得好好给我喂，上好料。”

那孩子对着他只是挤眼吸着鼻涕，斯特巴嘻嘻笑道：“相公你放心，错不了。”

他对那孩子咕哩咕噜地说了半天，小孩牵着马，往一边马厩里去了。

斯特巴对少年道：“这是真正准葛尔的万年黑，好马！我一看就知道。”

说着一只手提起少年的革囊，打着灯笼领着少年直向里院走去。

进了天井，他用下巴往一边里院扬了扬说：“有几间好房子，让客人住下了。”

然后用胳膊肘顶开了一扇门，回头说：“请进来吧！”

这年轻人没再挑剔，迈步入内。斯特巴放下行李，把桌子上灯点着了，

又去铺席子，席子铺在一盘被烟熏得黝黑的炕上。

少年皱了皱眉说：“好了！你别铺了，我自己有席子，你去给我端一壶茶来，再给我下碗面。”

斯特巴先是一怔，随即笑道：“有！有！”

这时他看见，在少年前胸上吊着一把尺把长的小剑，形式很特别，黑光闪闪，似非常品，他笑问道：“相公你老贵姓呀？是保镖的吗？”

少年点了点头说：“我姓谭，不错，是保镖的，我们镖局子在凉州，字号是永兴。”

斯特巴一听是镖师，心中十分佩服。他自小就敬佩保镖的，因为保镖的都有武艺，当时嘻嘻一笑：“真巧，后面那位罗爷也是镖行里的，他不使剑，是使铜锤。”

少年一愣，猛一转身，面对着灯光：原来他就是依梨华苦思冥想的心上人谭啸！

十九

谭啸听了斯特巴这句话，怔了一下，正想问什么，斯特巴已经出去了。

谭啸怔怔地望着窗户，心说：天下事，莫非真有这么巧，他们也会在此……转念一想，又摇了摇头坐下了，他把革囊中的被褥找出来，铺在炕上，然后把那盏羊脂灯芯拨亮了些。那个牵马的孩子，这时端进来一盆水，放在一旁的凳子上。

谭啸问：“后面住了几个客人？”

这孩子傻里呱叽地看着他，摇了摇头。谭啸这才想起他不懂汉语，挥了挥手说：“算了！算了！你出去吧！”

小孩子又翻了一下眼，才转身而去。谭啸脱下上衣，好好擦了擦身上，找出一件宽松的府绸马褂穿上，然后慢慢踱到门口。

这家“留客老店”也实在够破的了，院子里堆着一堆堆的破瓦残砖，东边砖墙倒了一半，另一半用柱子支着，几棵老槐树枝叶倒是挺茂盛，弥漫了半边天，麻雀躲在树上叽叽喳喳叫得烦人。

谭啸住的这房子是前院，后面还有一进院子，他忽然想起了方才掌柜说的话，想踱到里面看看，刚走了几步，就听见身后斯特巴的声音：“相公，你的面来啦！快趁热吃吧！”

谭啸转身随他走进房内，见是一大碗黑糊糊的东西，不由吓了一跳说：

“这是什么？我要的是面呀！”

斯特巴点头笑道：“我知道，这是本地产的燕麦，我给和上些青稞粉，相公你尝尝就知道了，准保比小麦磨的面粉好吃得多。”

谭啸不大乐意地用筷子挑了挑，见里面肉倒是不少，而且冒出阵阵的香味，也就不再挑剔，坐下来尝了一口，笑道：“还真不错！”

斯特巴在一边眯着眼嘻嘻笑道：

“怎么，我不骗你吧？后面那几个客人，也都吃这个，那个罗师父吃得最多，他一顿能吃三碗！”

谭啸放下筷子，回头问道：

“你说的那位罗师傅，可是头上缠着布，使铜锤的？”斯特巴皱了一下眉说：

“使锤是不错，不过他却不是回回，头上没缠布，听口音，像是陕西人。”

谭啸突的一惊，问：“是个矮矮的个子，光头的人是不是？”斯特巴点头笑道：“不错！不错！就是他，相公你们认识呀？”谭啸不由呼啦一下站了起来，转念一想，他又慢慢坐了下来，可是他的脸色，可就没有方才那么沉着了，他勉强地笑了笑说：“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并不认识！”

说着低头又吃了几口面，佯作无意地问：“他们是几个人呀？”

斯特巴笑了笑说：“起先是三个，后来来了个断胳膊的……”

说到此停了停，因为他看见这位谭爷正在冷笑，像是跟谁生气似的，一只手用力地握着拳。

“相公，你……”

“哦！没什么！你说下去，这么说，他们现在是四个人罗？”谭啸又恢复微笑，慢慢地问。

斯特巴摇了摇头：“不！前天那个断胳膊的同一个老尼姑又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大概不会回来了，他们一个人骑马，一个人骑骆驼。”

谭啸心中一惊，断定那个老尼姑就是剑芒大师，这不会错！

他气愤的是，西风居然不知悔改，竟又和他们拉在了一块儿！

“哼！这次见了面，我可不会饶他了……”他心里这么想着，目光仍是很平静地看着斯特巴问：“那么现在剩下的还有谁呢？”

斯特巴心中有些奇怪，可是人家既问，却没有隐瞒的理由，于是笑道：

“现在只剩下那位罗爷和一个白胡子老头了……相公，你问这干嘛呀？”

谭啸端起碗又大口地吃了几筷子，摇了摇头说：“随便问问！”

斯特巴难得遇上一个客人，尤其是他所钦佩的镖师，这一聊起来，可就不想走了。他在一边看着谭啸把一大碗面吃完了，又拧了手巾给谭啸擦脸，笑着说：

“谭爷，你保镖在这一带定是平安没事，可是一进了沙漠，咳！那可就讨厌了！”

“为什么？”谭啸顺口问了一句。

“爷！你不清楚，这沙漠、大戈壁……”斯特巴那橘子皮似的老脸上变幻着奇妙的色彩道，“大戈壁里可有能人，在南天山，听说有一位……狼……啊！天狼仙，又叫呼可图，这位老人家，可是厉害着咧！谁要是碰到了他，那准没命！”

随着他的话，谭啸不自禁地想到了袁菊辰——那高大黑健的青年，一只手不由紧紧抓住了胸前所悬的短剑。

“这是一个，还有咧！”斯特巴倒真清楚，他指手划脚地说：

“往北走，还有一个怪人，外号叫老猴王，这人是一个刀客，听说手段比天狼仙更辣，碰上他也别想活！”

然后他眨了一下眼说：“我说爷！你要是走沙漠，可千万小心这两个主儿！”

谭啸点了点头，笑了笑说：“多谢你了，我记住就是了！”

斯特巴看看话也差不多说完了，对方那种阴沉的脸色，也似不愿再多聊了，他是做生意的人，哪能看不出客人的神色，当时站起来，干笑了两声，道：

“谭爷要是有事，只管招呼我一声就行了，我叫斯特巴，你要是嫌绕口，叫我汉人名字也行，我汉人名字叫二熊。”

谭啸不耐烦地连连点着头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斯特巴龇着牙，端着面碗出去了。

天下事，可就是这么奇怪，要不来都不来，要来可就都来了！

斯特巴刚回到房里搁下碗，就见他那个宝贝儿子二楞子飞也似的跑来了，一面回头指着，一面口沫横飞地连说带叫。斯特巴一听提起灯笼就往门口跑。

在大门口，一个窈窕的细腰小伙子，正牵着马往里面看，月亮照着他的脸，又白又嫩，尤其是那两道柳叶眉，一双剪水的眸子，乍看起来，就是小娘们也没他长得帅！

斯特巴连心眼都乐开了，想不到这穷乡僻壤，一下来了这么多客人，而且还都是汉人，不用说，这又是个汉人，要住自己的店。

他老远笑着，弯着腰叫道：

“相公，你老是要住店不是？房子多得是！”

这漂亮小伙子，用那双骨碌碌的大眼睛，往门里瞅着，却把身子往墙根里靠了一下，小声道：“轻一点！轻一点！”斯特巴心中一怔，回头看了一眼：“怎……么？还有谁来啦？”这小伙子摇了摇头，嗔声嗔气地说：

“我问你，有一位姓晏的老先生，是不是住在你们店里？”斯特巴摸了一下脖子道：“老先生是有一位，不过姓不姓晏，我可就不清楚了！怎么你老……”

小相公咬了一下嘴唇道：“我问你，他是留着白胡子是不是？”

“不错！”斯特巴说：“现在是一位姓罗的爷跟他住在一块儿。”

“铜锤罗……”小伙子不觉溜出了这么一句，却马上闭住了口。

斯特巴嘿嘿一笑，奇怪地说：

“不错，他是有一对铜锤，相公你是他们一块儿的呀？”这位锦衣公子摇了摇头，又小声问：

“还有，刚才有一个骑黑马的公子爷，是不是也住在这里？”斯特巴更奇怪了，翻着眼说：

“刚住下，相公，我带你找他去！”

锦衣少年后退了一步，面色惨变，可是瞬息又恢复了自然，讷讷地说：

“刚才我问的话，你不许对他们走漏一句，知道吧？”斯特巴还在翻着眼，却见这漂亮的少年由囊中拿出了一个小皮袋，打开袋口，倒出了三四块小金锭子。“呸！这个赏给你，只是你不要把我问你的话对他们说，也不要说我住在这里！”

斯特巴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连连点头说：“行！行！你老是贩卖珠宝的少东家吧？”

少年摇了摇头，斯特巴接过了金锭子，只觉得全身发抖，两眼直冒金星，他只道发了一笔小财，可是这些金子到底值多少钱，他却不清楚，当时把它掖在怀里，猴头猴脑地说：“来吧！我给你找间房子，叫他们看不见你！”

少年点了点头，随着他进了门。斯特巴走了几步，回头说：“干脆，把我那间房腾出来让给相公你吧，我住到后头去！”少年紧紧皱着眉，闻言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斯特巴把马交给他儿子，把灯笼插在门口。这时，由后面天井里传来脚步声，斯特巴说：“相公，不好！人来啦！”

他忙用身子去挡着少年，少年似乎面色一变，忙把头低了下来。只见铜锤罗大步走过去，瞪着眼道：“妈的，你开店都管些什么事？叫了半天，连个人毛都没有！到这个时候你不给鹅们弄饭，想饿死鹅们呀？”

斯特巴连忙赔笑道：

“得啦！罗大爷多包涵些吧，面已经下锅了，马上就来！”铜锤罗腰里插着一对亮光光的锤，闻言瞪着眼发凶：“这些日子，是事情把鹅给磨着了，要在早先，妈拉巴子，就凭叫你不答应，鹅也得用锤砸死你！”

斯特巴连连弯腰笑道：

“得啦！你老大人不见小人过，快请回去吧！饭马上就来！”铜锤罗眼睛往一边少年人身上看了看，这么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突然出现在这里，他感到有些奇怪。可是那少年头低得很低，天又黑，他只模模糊糊地看了个大概，到底什么个模样，他可没看清楚，当时冷笑了一声，转身走了！

斯特巴这才开门把少年让进去，直着眼说：“他许是没看见你！”

少年淡淡一笑，笑得是那么美。斯特巴有些着迷，就灯下这么一看，这小相公简直就像是个大姑娘，他一下怔住了！

少年似乎发现不对，咳了一声：“没你的事了，你把你被子东西拿出去，我不叫你进来！”

说话的声音，也像是憋着嗓门。可是，斯特巴一眼看见少年背后那口长剑，先前的疑心一下扫了个干净。

“哪有姑娘家耍宝剑的？别多疑心了！”他心里对自己这么说着。

当时应了声“是”，把炕上的竹席子一卷，又问：“相公，你要什么东西不要？”

少年想了想说：“把我马上的行李拿进来就行啦！别的什么都不要！”

斯特巴答应着退出去了，少年坐下来以手支着头，出神地想着。

一会儿斯特巴送来了行李，还想说什么，少年连连挥手：

“不叫你不许进来，也不许在外面走来走去，我讨厌！知道吧？”

斯特巴只好转身出去了。他这里一出门，少年就把门关上，窗户关上，脱下了帽子，解开了上衣，前胸缠得紧紧的绸子，现在一股脑儿的都解了开来，长长吁了一口气，才算舒服了些，只是脚还痛，原来大靴子前后都衬着棉花，走路光磨脚，怎会不痛呢！

她确实是个女的，是晏星寒的女儿晏小真。

晏小真坐着歇了一会儿，天热，蚊子又多，要不是为着……这鬼地方，她一辈子也不会来的呀！

少女的任性和不安的情绪，冲动着她，这几个月，虽说在江湖上，已经历了不少事，可是“天性”这玩意儿，并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由于对情人的难舍和对父亲的孝心，她又回来了。

真是，连她自己也想不懂、想不通，一切的行动都是矛盾，矛盾透了！她真有点迷糊，自己对谭啸到底是爱还是恨？恨起来恨得手痒，爱起来更是整夜的睡不着！

“无论如何！”她对自己说，“我绝不能看着爹爹死在他的手下，或者他死在爹爹手下！”

她痴痴地看着灯芯，忽然心中一动，暗忖：“我可真糊涂，谭啸既然来此，必定存有深心，我何不先去窥探一下，以定虚实，却在此发愣作甚？”

想着她顿时忘了身上疲劳，重新穿好衣服，换了一双便于穿房越脊的小巧弓鞋，把宝剑紧紧系在背后，找出一块青绸子，把头发包扎好，她轻轻把窗户推开一扇，见院中一片黑暗，静静的，连狗叫也没有一声。

晏小真回身把灯灭了，一拱身子，“嗖”一声，窜了出去。

这客栈总共没有多大，就这么几间破房子，小真顺着破瓦堆，往里走了几步，见是一个四合院，堂室和左面厢房一片漆黑，只北屋窗上透出一点光来。

晏小真一拧腰，扑到了窗下，正想向里面窥探，就见里面灯倏地灭了，她不禁吓了一跳，忙向一边一隐身子。她身子刚刚藏好，窗户倏地开了，由里面燕子似的射出了一条人影。

这身形，简直太快了，向下一落，已站在天井正中石阶子上，迎着天上的月光，现出那人俊逸的面相，猿臂蜂腰的身材，他不是别人，正是一心策划着复仇的谭啸！

晏小真一眼认出他，真有些心惊肉跳了，因为从谭啸外表上，已可以看出，他那种潜埋在内心的愤怒和决心。

自从从甘肃入边疆之后，晏小真就沿途探询着父亲和谭啸的下落，仗着

她会讲几句维吾尔话，方便了不少。因为这附近汉人极少，谭啸又不会外族语言，很易打听出来，当她证实谭啸下落之后，就一路尾随而来，想不到皇天不负苦心人，果然在大泉这个地方找到了他，非但如此，竟又意外地发现了父亲的踪迹。

现在，当她看到谭啸脸上的怒容时，她就意识到不幸的事情来临了！

这个愤怒的少年立定身形之后，辨别了一下方向，便直向后面天井院中扑去。晏小真暗暗吃惊，一颗心几乎已经提到嗓子眼了，她忙尾随了进去！

可是，就在此时，她已发现，虽只是数月不见，谭啸的轻身功夫竟有了极大的长进，起落之间，快如闪电。

当她第三次腾身的当儿，谭啸已经立在一间亮着灯光的窗前。

这一刹那，晏小真可吓呆了，落身之后，她借着一棵树，遮着自己的身子，她已经感觉出，在这间房子里，住的是什么人！

她想上前叫住他，可是不知怎么又感到有些心虚。就在这时，谭啸已经发话了。

“晏星寒，你出来！你想找的人来看你了！”那冰冷的声音，发自无情的喉咙。

谭啸说完话，后退了一步，态度是那么的从容。

果然，在他的声音方一出口，那间房中的灯光，忽然熄灭

紧接着，窗户像是受了极大的震力，只听见喀嚓的一声，震了个粉碎，由内中先飞出了一团黑影，“叭”地一声，摔了个粉碎，原来是一把茶壶！跟着白影一晃，一个清癯长须的老人，已经出现在院中。

谭啸身形丝毫不动，他拱了拱手，冷冷地说：“晏星寒，别来无恙？今夜我们可以把那笔旧帐，好好地结一结了！”

天马行空晏星寒定睛朝对方看了看，忽然仰天狂笑了一声：

“好极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毫不费工夫。谭啸！”

他顿了顿道：“我很佩服你的奸诈，不过，今夜你可是飞蛾扑火，我倒要看看你再怎么逃得活命！”

“晏星寒！”谭啸叫道，他的身子瑟瑟发颤：

“你不要太自信了，今夜我们来决一死活。我知道，老尼姑和裘海粟都不在此，我们两个正好先解决一下！”

晏星寒咬牙道：

“你以为我们一直是以多为胜么？哈！你可是大大的错了，现在废话少说，让我取了你的性命再说吧！”

“来吧！”他冷笑了一声，身形倏地拔起，掠过了屋脊，真是翩翩如凌霄大雁。

晏星寒身形方自站定，正要回身招呼，只觉头顶轻风掠过，谭啸已由他头上掠了过去。

天马行空不由打了一个冷战，心说如今这孩子武功已大非昔日可比，此时看来，其果然言之非虚。嘿嘿！今夜我如果连一个后生小辈也拿不下来，那可真是丢大人了！

他这么想着，愤怒已化成了一团火焰，顿时烧遍全身，他再也不愿在口舌上多浪费时间了。

谭啸身方落地，只觉后心逼来一股极大劲风，其势有如排山倒海一般，他冷冷一笑，左足向前一跨，上身猛地向前一伏。

“小畜生！”晏星寒口中叱着，一团灰影自谭啸背上掠过。

他已存心不让谭啸再逃出手去，身子向下一落，如影随形地贴在谭啸身边，大袖向外一拂，用“翻天掌”直击对方心口。

谭啸对付天马行空，自一上手，已存了十二分的戒备，不敢丝毫大意，此刻见他来势如风，更是不敢少缓须臾，他默念着雪山老人传授自己的那套黑鹰掌，他要以此一套世间绝无仅有的奇技，来制服对方。

当时双掌一合，如同星移斗转，已经把身子从容地转了出去。以晏星寒这么见闻广阔的人，竟然看不出来，他这一招是怎么施展的，不禁大吃一惊！可是谭啸这黑鹰掌一经展开，其势有如密贯联珠，晏星寒即使心存罢休，到了此时，也是欲罢不能了。

就在晏星寒心存怪异的当儿，谭啸已经展开了这奇异绝伦的怪招式，两掌向外一分，掌式下勾，天马行空只当他是“大鹏展翅”的招式，来伤自己双肩，不由向后一闪，同时用拿穴手，去叨谭啸双腕。

二人对掌，可说是都够快的了。晏星寒双掌方自递出，忽觉眼前一花，见谭啸整个身子竟缩下了尺许，那分出的双手，从上而下，像是两道弯曲的闪电似的，直向自己两肋上插划而来，

由他指尖上逼透而出的内劲之力，几乎透进了晏星寒的肌肤。这一惊，顿使这位一向自狂自大的武林名宿，出了一身冷汗。

他口中叱了声：“好！”

这老儿果然有些真功夫，虽然是在如此情形之下，却仍能化险为夷，只见他整个身子，向后霍地一倒，身形一平如水，仅仅借着一双云履顶尖，支点着地面，偌大的身子，就像是转风车似的“呼噜噜”一个疾转，已经扭在了谭啸左侧。

天马行空晏星寒在愤恨急怒之下，把他数十年浸淫的一种极厉害的功夫施出来了。就见他蛇形的进式下，双掌一前一后，直逼着谭啸小腹击去。

这种“龙形乙式穿身掌”，暗附着晏星寒所练的“三尸神功”，掌式一出，谭啸全身可说是全在他这双掌控制之下了。

倏地，当空一声尖叫：“哦！爹爹……”

一条纤细的人影，如海燕似的，自瓦脊上猛地拔起，向下一落，直落向二人之间。

可是她仍是落得太慢了，只听得一人发出了“吭”的一声，一团黑影侧滚出十步之外。这时小真已落下地来，大叫道：“爹！饶……了他吧！”

忽然，她瞪大了眼，几乎呆住了，因为站在她面前，昂然不动，微带冷笑的，竟是谭啸。而以手代足，正死命地在地上爬行的，却是她父亲晏星寒。

晏小真不禁尖叫了一声，直向父亲猛扑过去。可是身后的谭啸却发出无情的叱声：“晏小真，你闪开！”

随着这无情的声音，晏小真直觉得背后劲风袭到，她想不到，谭啸竟然会对自己下毒手！她吃了一惊，猛地旋过身来，“排山运掌”，向外一推，正迎上了谭啸的来势。

四掌相贴之下，晏小真直被撞出了丈许之外，一时双臂仿佛齐根折断了一般，痛得她花容失色，惊叫了一声。

惊慌之下，她看见谭啸向父亲再次扑去，似乎试图再下毒手。晏小真看到此，不禁大声叱道：“谭啸！”

这声尖叫，果然生了效力，使得这疯狂的少年，蓦地驻足木立。

“谭啸！”晏小真尖叫着扑上：“你好狠的心呀！”

她伸出双手，像鬼似的，直向谭啸脸上抓去！这倒令谭啸大出意料之外，急忙向外划步闪开，用冰冷的声音说道：

“晏小真，你不能阻止我为祖父复仇，任何人阻止我，我都会杀死他！”

这时晏小真已哭了起来，她抹着脸上的泪：

“你好没良心，你忘了你这条命是谁救的了？我真是瞎了眼了……会爱你……会……”

谭啸一跺脚，又猛地朝伏在地上的晏星寒扑去！晏小真这时也像疯了一般，竟倏地掣出了剑，尖声叫道：“你……闪开！”

这口剑带起一片白光，直向谭啸双腿上绕去！

谭啸显然被她激怒了，他口中冷哼了一声，像一缕青烟似的腾身而起，向下一落，已到了晏小真背后，他此刻真像失去了理性，变得像一头野兽一般。

“你是找死！”他口中这么叱着，双掌已搭在了晏小真双胯之上，随着向外一振腕子，晏小真就如同一个球似的被摔了出去。

“噗”一声摔了出去，晏小真惨叫着，她的帽子摔掉了，宝剑也脱了手，头发披散开来。谭啸那沉实的掌力，虽伤在无关紧要之处，却已令她感到骨骸欲碎，几乎为之窒息。

她一眼看见，父亲正在身边不远处爬行着，雪白的胡须上沾满了血，她忘了自己的伤痛，狂喊了一声：“爹！啊！爹爹……”

她猛地扑了上去，抱住这个老人，用自己的身子遮着他，一面回头哭叫道：

“谭啸，你杀吧！你……无情无义的东西……”她断断续续地说：

“我知道，当初若不是我爹爹，你哪会活到今天，想不到你……”

她哭着喘着，骂着叫着，用手搂着地上的老人。这情景，令心如铁石的谭啸心软了，他木然地站立在一边。

他手中虽已抽出了那口精光四射的短剑，但见到这种情景，竟再也举不起来，忽然，他流泪了。

他倏地收剑入匣，重重地在地上跺着脚，泪如雨下，大声喊着：“爷爷……爷爷……我……我……下不了手啊……”

“小真！你走开……”地上的晏星寒说话了，“叫他下手吧！”

“啊！爹爹……不行！不行啊！”她痛哭道，“要死我们一块死！”

她回过脸大骂道：“谭啸！你下手呀！把我们都杀了呀！你这伪君子！”

谭啸此刻心如刀割似的，他紧紧地咬着牙，怒目看着这父女两个，忽地面色惨变，长叹了一口气，骤然回身腾纵而去。

现在，只剩下当空一片黯淡的月光，晏小真断肠般的啼哭之声，仍在断断续续地响着。

“孩子！不要哭了……”晏星寒哑声说。

“啊，爹爹！你老人家伤得重不重呀？”她跳起来，弯下身子仔细地察看着父亲的伤，因为没有灯，她看不清楚，只看见满脸都是血。看到此，小真又忍不住哭了。

她在一边拾起了剑，插回匣内，双手把父亲抱起来，这时才觉得自己两边大腿骨疼痛不堪，几乎连走都走不动了。

她死命地支撑着，咬着牙，慢慢地往回走，绕过了那堵破墙，来到先前

的天井里。

晏星寒出息之声很重，而且不停地咳着：“这都是当年……当年……一念之仁……”他用沙哑的声音说：“我谁也不恨，只恨我……自己！”

“爹！你不要再这么说了……唉！怎么连一盏灯也没有？”她摸着黑往前走，全身都痛，尤其是一双膝盖，大概流血了。而她那淌不完的泪，仍不停地顺着脸往下落着。这一刻，她的心可真是乱透了，伤心透了！

“谁？”忽然，有人叱了一声，又说，“不答应，鹅，鹅可……可要用镖打你了！”

晏小真不由怔了一下，晏星寒苦笑道：“不要紧，是铜锤罗！”他说着叫道：“罗广！”

铜锤罗由一边跑了出来，吃惊地道：“啊！老爷子是你呀！你老这是……”

晏小真泣道：“你就别问了，快抱着爹爹，我可是一点力气也没有啦！”

铜锤罗忙由小真手中把晏星寒接过来，同时凑近了去看晏小真，奇怪道：“咦！小姐！是你呀！你什么时候来的？鹅怎么不知道……你们这是跟谁打架了？”

晏小真哪有心跟他噜苏，只叹道：“到房里再说吧……啊！”她身子向旁一歪，铜锤罗忙用膀子倚着她，算是没有倒下去。这一来铜锤罗可吓坏了，口中大声叫：“来……来人哪！”晏小真一挺腰道：“不要叫人！”

三个人总算回到房子里。铜锤罗把晏星寒小心地扶上床，找着火把灯燃上，吓得他瞪大了眼道：“你老这是伤在哪儿啦？好家伙，这血！”

说着又回头去看晏小真，小真抖颤颤地站起来，紧紧咬着牙说：

“我不要紧，伤不重，一两天就能好的，只是父亲……”说着她的泪又淌下来了，一下扑至床边，哭道：

“爹！你自己说个方子吧，叫铜锤罗给你抓药去。”“不要哭！”晏星寒忽然睁大了眼道：“我还没死呢！等我死了你再哭！”小真慢慢地抬起了头，注视着父亲。铜锤罗在一边直搓手：“这是谁干的？小姐你告诉我，鹅去拿铜锤去！”小真冷冷笑道：

“你不要多说，是谭啸，他已经走了！”

一听到是谭啸，铜锤罗吓得“通”一声，就坐在椅子上了，一个劲地翻着白眼。

这时候，晏星寒喘得很厉害，他对女儿说：

“谭啸竟学成了这么一身好功夫。唉！我们竟不知道！我好恨！好恨！”

他用力地咬着牙，眼睛瞪得像鸡蛋一样大，衬着他满脸的血，看来真是吓人已极。

“爹……”小真一面抽搐着，一面抹着泪说：

“你总得先开个方子，叫铜锤罗去抓药呀！”

“没有用了……”这个一向倔强的老人，居然也会说出这种话，他目光直直地看着屋顶，苦笑道：“这地方哪里会有药店？除非……除非……”

“除非什么？爹！你快说呀？”

“除非你剑芒师伯在，她可以用雷火金针救我一命，可是……她却不在此……”

小真怔怔地道：“我可以背着你，我们找她去。”晏星寒闭上眸子，苦笑。小真回头问铜锤罗道：“剑芒大师去哪里了，你知道吧？”

铜锤罗呆呆地道：“往西走了，和西风一块去的！”小真不清楚西风是

谁，可是她已没时间多问了，虽然她身上带着伤，可是想到父亲的性命，她就什么也顾不得了。她忽然由位子上站起来，咬着牙说：

“铜锤罗，你去叫店家备马，我们这就带着爹爹走！”铜锤罗一愣，哧哧地道：

“大师也许就要回来了，她老人家回来没人怎么办？”小真冷冷一笑：

“父亲的伤怎么能拖？你可以留在这里，如果剑芒师伯回来，你就叫她往西追我们去！”

铜锤罗又挤了一下眼，虽然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办法，可是晏老爷子的伤势，也真是不能拖，他只得慌慌张张地往前院赶去，准备马匹。

“孩子！没有什么用了！”晏星寒在铜锤罗走了之后叹息道：“我们找不到他们的……”

晏小真坐在位子上，撕破了衣服，包扎着膝上的伤，她不哭了，显得很有勇气的样子说：“不论如何，我们追下去，总比在这里等死好！”

她站起来挺了挺腰，虽是酸痛难当，可是勇气给她带来了力量，她一定要挣这一口气，一定要救活父亲。她在一边找了一块手巾，先把脸擦了一下，把晏星寒脸上的血也擦干净，又找了一块绸子，把头发扎紧。

晏星寒在床上看着她，不禁一阵心酸，咽哽地道：“姑娘！爹过去对不起你，你是个有志气的好女儿……我错待了你……”

晏小真红着眼圈，难受地说：

“你老干吗还说这些？过去，女儿也……也不对……不该对他……”

说到此，她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她噙着泪，用力地跺了一脚道：

“女儿一辈子也不再理他了……他的心真比狼还狠！”停了一会儿，又黯然道：“等爹爹伤好了，咱们回肃州去，女儿一辈子跟妈吃斋念佛……”她擦了一下泪说：“我哪里也不去了！”

晏星寒长叹了一口气，悲声道：

“孩子话……吃斋念佛是老妈妈的事，你一个小姑娘怎么行？”

可笑他虽是纵横南北的大英雄，对于儿女之间的私情，却了解得那么少，他以为，感情也像一般东西一样，是可以随便丢掉的，因此对女儿内心的创伤悲痛，他不十分清楚，即使有，他也认为那是暂时的，不消多久就会淡忘了。

晏小真这个女孩子，个性偏偏强硬得很，凡是她认定的事，她必定要达到，有时候她的意志和力量，令人惊异，当她认为伤心无济于事时，她就再也不流一滴眼泪，而且真正做得到。

现在她痴痴地坐在一边，没有哭，也没有流泪，看着自己那一双弓鞋，衬着一身男人的衣服，显得太不伦不类了，她站起来说：

“爹爹，你等一等，我换了衣服就来，我们连夜赶下去。”

“那是没有什么用的，孩子！”晏星寒叹了一口气。

晏小真没有答话，匆匆出去了，她忍着两腿的酸痛，回到了自己房内，干脆也不伪装了。伪装的目的，原本是不想令父亲和谭啸发现自己，现在既然到了这步田地，还装个什么劲？

她换上了一套紫色的紧身绸衣，把宝剑系在背后，把头发扎了一下，提着行李，往外走去。

一出门，就看见铜锤罗和店主斯特巴打着灯笼走过来。

铜锤罗扯着嗓子道：“小姐，马已备好了，这就走么？”

晏小真点了点头说：“马上就走！”

斯特巴睁着一双火眼，上下打量着小真，满脸纳罕地道：“你……原来是……”铜锤罗一巴掌，把他推得向前一踉，说：“少问！快走！”斯特巴可真弄不清，这几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先前后院里打架，他已知道，把他吓得了不得，连看也不敢看，再被铜锤罗一阵吓唬，他更害怕了。这时一肚子狐疑，打着灯笼，颤抖抖地领着二人，来到了后院，一进晏星寒的房门，他吓得脸都白了，“啊呀”叫了一声：

“啊！老太爷这是……是怎么啦？”

“少问！”

铜锤罗又叱了一声，指挥着他说：“你在前面照路，快走！”斯特巴怔了一下，讷讷道：“钱……店钱还没有给呢。”铜锤罗又一瞪眼，小真放下一小块金子道：“这是店钱，我们只走两个人……”用手一指铜锤罗道：“他不走。”

斯特巴收下了钱，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干笑着，连连弯腰，打着灯笼在前面带路，铜锤罗小心地把天马行空搀起来。

这一近看，晏小真可真吓了一跳，只见老善人面如金纸，胡子上挂着鲜红的血。他苦笑道：

“不要费事了，我不行了，叫我死在这里吧！”“爹，你不要这么说……你老人家不会死。”晏小真安慰他说，一面分出一只手搀着他，晏星寒口中兀自喃喃地说：“不行了，叫我死在这里吧！哎！”

一边说着一边大声地咳嗽，可是他哪能真的这么甘心死去呢？

到了门口，斯特巴把简单的行李拴在马鞍子上，小真要背着晏星寒，可是这老头子很倔强，说什么也不要，非要坚持自己上马不可，小真没办法！只好扶他上了那匹枣红色的大马。

晏星寒在马背上还硬挺着腰干，说：“行，就这么走吧！”

晏小真怜惜地道：

“爹爹！你老人家可不要勉强，要是路上不得劲，咱们就停下来歇一会儿。”

老善人眼睛瞪得大极了，忽然大叫道：

“谭啸小辈，你出来，咱们再战个死活……”

说到此，忍不住一阵咳嗽，又低下了头。铜锤罗在一边重重地叹道：

“老爷子，你老这是干吗？你老是金玉的身子，犯得着与他那穷小子拚吗？”

他又皱着眉说：

“还是那句话，身子要紧，你老往开处想，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吗！”

晏小真也噙着泪说：“谭啸不会在这里了，他一定走了。”

晏星寒嘿嘿冷笑着，身子在马上，有些摇摇欲坠的样子。铜锤罗赶忙伸一只手扶着他，老善人大声道：“他没有真功夫……不知在哪里偷学的几手怪招式……我不服气……”

铜锤罗在心里说：“不服气？再不服气，你的老命也保不住了。”

可是表面上却装成很附和的表情，连连骂道：“这还用说吗？要是讲真功夫，他简直是鸡子儿往石头上砸嘛！还是那句话，你老是金子宝石的身子，犯不着跟他斗，等见着剑芒大师父，再拿个主意，还怕制不死他？”

晏小真也点头说：“铜锤罗说得对，你老还是身体要紧，我们先找到剑

芒师伯再说。”

她说上了马，铜锤罗用手往前指着路，小真陪在父亲马旁，慢慢往前走了下去。

这父女两个，踏着月色，马不停蹄地往下走，约有半个时辰工夫，也不知来到什么地方，只见两边全是青葱葱的峻岭高山，夜风吹来，感到有些冷了。

天马行空晏星寒忍了一段，到了此时，却实在挺不住了，他喘得很厉害，仍死命撑住身子。

晏小真微觉有异，道：“爹爹，下来歇歇吧！”

晏星寒刚一开口，只觉一阵头晕目眩，“骨碌”栽下马来，顿时人事不省。小真大吃一惊，忙跳下马，一时急得哭了。

她抱着父亲，在附近草地坐下来，匆匆铺上一层毛毡，把晏星寒放平躺下。

“哦！爹爹……”她伏在晏星寒身上，泪就像决了河堤的水一样，哭了几声，又停住了。

她知道老爷子还不至于死，只是一时晕过去了，当时取下水壶，喂了他两三口水，又轻轻为他推按了一番。老善人长长吁了一口气，睁开了眼，他没有说话，只用眼睛盯着她看。小真低着头在一边掉泪。

她说：“今天不走了，等天亮再走吧，你老人家这个样子……”

说着咬着嘴唇不说了，她怕说出来父亲伤心，当时站起来，把两匹马拉过来，由马上把行李解下来，找出一块皮褥子铺上，小心地把父亲移上去，自己也在一边坐下来。

看着天上满天星斗，闪闪烁烁在云端眨着眼睛，她的心真可以说是万念俱灰，一切的理想都失去了，如果说爱情，是女孩子全部生命的话，那么现在在她已丧失了全部的生命。

“我为什么还活下去呢？”看着天，她脑子里这么想着，又向一边的父亲瞟了一眼，只觉得鼻子发酸。她心里想：“等爹爹伤好了，我还是一个人走吧！去当尼姑算了！”

腰又酸，腿又痛，尤其是两个膝盖，连弯一下都痛，她轻轻地为晏星寒盖上一层毯子，自己凑着父亲躺了下来。

她本来准备终夜不睡，小心地侍候着父亲的，可是她实在太累了，这一倒下去，父亲又没有跟她说话，一会儿功夫，她竟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天似乎在下着露水。天空一片淡黑色，灰蒙蒙的。小真翻了个身儿，觉得身上盖上了毯子，腿骨更是酸得受不了，她忽然想到了身边的父亲，翻身坐了起来。

一看之下，她不禁大吃一惊，身边竟失去了晏星寒的踪影。

晏小真不由一下站起来，大声喊道：“爹！”

忽然，她目光接触到一件东西，那是一个随风微微晃动的身影，长长地挂在树上。

她张大了眸子，顿时觉得全身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如同晴天响了一个焦雷。

“爹爹……啊！救命啊！”她觉得腿一软，一交跌倒在地上。

可是，她不甘心，她要亲眼去证实，这是不可能的事。

她再次地站起来，抖颤颤地一步步走近路边那棵树，走到那吊在树上的

人跟前。

当她以发冷颤抖的手，触到那冰也似的肢体上时，那黑影滴溜溜转了身儿，她一眼看清了这人的真面目，禁不住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顿时倒地，人事不省……

当和煦的阳光，再次令她苏醒时，她仍蜷伏在冰凉的泥地上，那垂吊着的人体，仍然垂着头和她对看着。

望着父亲那张黄中透青的脸，急瞪的眼，半吐的舌头，僵直的尸体……她再次悲恸地大哭起来。这一哭直哭了个声嘶力竭，最后简直连抽搐的力气也没有了。

静静的山径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阳光轻轻地洒在树梢和草地上，几只小鸟在树上刷刷着羽毛，低声地啁啾着，马在低头嚼吃青草。

一切是那么的宁静、安适，阳光沐浴着小草，和风吹拂着山林，小鸟引颈剔翎，对照下的小真，却未免太孤单太可怜了。这就是上天赐予万物之灵的人类的公正的待遇，因为你既然要享受人的特权，就必得要付出人的代价。

可怜的晏小真，她真不敢想象，自己怎会遭遇到如此的命运，自己能受得了如此的惩罚吗？

她抖簌簌地把晏星寒的尸体解下树来，这狂傲一世的老人，死后仍然显得那么威严，他睁着一双虎目，颊下的白须一根根针似的直挺着。小真看着父亲这副样子，似乎突有所悟，冷冷地说：“放心吧！爹爹，我一定要为你报仇，谭啸逼死了你，我也要叫他死！我和他之间，已不再是朋友了，而是仇人！我要尽一切能力报复他……”

然后，她再注视死者那张可怕的脸，仿佛感到温和了不少，当然这只是她心理作用。她用一套干净的衣服给父亲穿上，对着尸体发了半天怔，心想：“我该怎么处置他呢？”总不能带着这么一具尸体上路吧？她舒展了一下身子，姗姗地站起来，只觉得有些头重脚轻的感觉，一双眼泡儿肿得像桃子似的，连眨一下都感到酸！

望着这一片峻岭沃土，她喃喃自语道：“就把他老人家先葬在这里吧！”

她抽出剑，在立脚的草地上挖了起来，费了差不多半个时辰的工夫，她总算挖出了一个长七尺、宽三尺、深二尺的坑。小真以剑为仗，拄着喘息了一会儿，又在那坑中铺垫了一床皮褥，才用几套衣服把晏星寒包起来，然后把他的尸体埋进了土坑之中。

当一捧捧的黄土，把她和父亲的距离永远隔离后，她再次扑倒在这微微隆起的坟头之上，大声地恸哭起来。岭陌响起一阵串铃的声音，有行人过来了。

可是小真的哭声是那么悲恸，她瘫痪在这新坟上，再也站不起身来了。

“爹爹啊！我也死了吧！呜呜……”

她耳中听到哗郎哗郎的铃声，似乎有人走近了她的身边，而且停了下来，可是她已没有心回头来察看了。她已软瘫在坟头上。忽然，她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

“姑娘，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吗？”

晏小真停住了哭声，可是她不好意思抬头，因为她脸上沾满了泥土，被泪水浸成了一片泥污，头发也散开了，那样子就像是一个鬼，如何能与陌生人谈话呢？

她小声地抽泣着，心里讨厌地想：你们走你们的路，管人家的闲事干吗！

可是她耳中却听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声音：

“九婆，咱们走吧！管人家闲事干什么！”

一个粗嗓门的人说：“这小娘子大概是家里死了人啦！”“真可怜！”一个左嗓子的人回了这么一句。

晏小真忍不住回过头看了一眼，这一眼，立刻令她打了一个冷战，她顿时坐直了身子。

目光见处，原来是几匹马，马上骑着人，离自己最近的那人，是一个鸡皮鹤发，衣饰极为怪异的老太太。坐在一匹白斑马上的是一个老头，小真一眼认出，这老人竟是当初把自己由父亲掌下救出的那位怪人桂春明，也就是谭啸的师父。二人身侧，另有两人，一高一矮，都是步行，他们肩上抬着一个藤架，架上睡着一个姑娘，这姑娘身上似乎有病，此刻正用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在看着自己。小真仔细看了这姑娘一眼，只觉得一股热血冲上顶门，当时奋身跃起。不待她发作，那架上的姑娘却惊喜地叫道：“啊！姐姐是你……哦……”

她边说着，边挣扎着要坐起来，却被那老婆婆赶上去，把她又按下了。

这时候，桂春明也认出了小真的面貌，他吃惊地“哦”了一声道。

“晏姑娘……是你啊！”

晏小真忽地鼻子一酸，当时拜倒在老人马下道：“桂老伯……我父亲他……已经死了！”

众人全都大吃了一惊，太阳婆直着眼问：“这姑娘是谁？”

桂春明叹道：“九姥，她就是晏星寒的女儿晏小真，唉，可怜的孩子！”

他目光重新转向晏小真，下马道：

“孩子！你不要伤心，是怎么一回事，咱们慢慢谈谈吧！”

太阳婆也下了马，陆渊和闻三巴放下了担架，睁大了眼睛奇怪地看着晏小真，担架上的依梨华噙着泪说：“姐姐！你……也受伤了？”

晏小真冷冷地扫了她一眼，心中很是奇怪，她想不到，为什么依梨华竟然改了以往的态度，而这么亲热地称呼自己，可是她对那个姑娘内心的衔恨，绝非依梨华几声“姐姐”所能化解的，她微微冷笑了一声，目光甚至不愿在她身上多留一刻！

可是，依梨华——这位慈善的姑娘，却不会因为对方冷漠，而改变她对晏小真的敬爱之心。自从谭啸把晏小真救他的经过告诉依梨华之后，这个哈萨克姑娘，已对她完全改了看法，她们族中的女子，一向视夫为天，谭啸虽未正式和她成婚，可是已在她父亲口中正过了名分，因此谭啸在她心目中已是她的丈夫，那么对于丈夫的恩人，自然是感同身受了！这时，她含着泪对师父说：“西里加……晏姐姐身上有伤，快给她看看吧！”

晏小真冷冷地道：“我的伤不要紧！”

她说话的时候，仍是对依梨华正眼也不看一眼，却对桂春明咬着下唇儿说：

“谭啸杀了我父亲……他老人家已经死了……”说着杏目微闭，坠下了两粒晶莹的泪水。

“啊！”桂春明发出了一声惊呼：“他……他的人呢？”晏小真冷冷一笑说：“已经走了！”

太阳婆忍不住问：“这是怎么回事？谭啸怎会来到这儿了呢？”

晏小真冷冷地看着她，由于恨依梨华，也连带着恨上了太阳婆。她摇了

摇头说：“我怎么知道？”

经桂春明再三地问，小真才寒着脸，把事情经过大略地说了一遍，听得几个人目瞪口呆。

现在，再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谭啸确是身负奇技，而那种神乎其神的功力，竟令桂春明和太阳婆也大感吃惊，他们不知道，谭啸所施展的功夫，是从何而来？

因为小真对谭啸所持的态度，是那么冷，各人自然不便再在她面前多问有关谭啸的事情。桂春明长叹了一口气，轻轻拍着小真的背说：

“姑娘，这笔冤仇，到这里可以说全部结束了！再不会有更悲惨的事情发生了！”

太阳婆也点着头说：

“朱蚕和裘海粟也都死了，老尼姑在我们劝说之下，已回返中原去了。对于令尊，我们很遗憾。”她似乎很惋惜地叹了一口气道：

“如果我们能早一步赶到大泉就好了，这种事就绝不会发生了。”

晏小真在甫闻朱蚕和裘海粟死去的消息后，似乎吃了一惊，可是，她原本对他们恨恶多于爱戴，因此除了稍稍有一些伤感之外，并不如何悲伤，甚至于连问也不想问。

由于父亲的死，她内心对于谭啸的怨恨，又加深了一层，由于对谭啸的恨，再加上以往的成见，对于依梨华的恨，她更是耿耿于怀，简直视其为眼中钉，内心甚至安下了“不可共存”的心！

她是一个十分聪慧灵敏的姑娘，她已经暗中选择好了复仇的计划，表面上却显得比方才平易多了！

太阳婆见她低头不语，含笑道：“你的伤也不轻，来！我给你上点药，包扎一下吧！”

晏小真把身子挪了一下，皱眉道：“不用，我自己会包！”说着抬目看了太阳婆一眼，略微缓和地加上一句：“谢谢你！”

太阳婆倒不以为怪，只赫赫笑了笑，她没想到，这个大姑娘内心所生的可怕念头。

桂春明眉头微蹙道：“姑娘，我们正要去大泉，你不妨和我们一块去。”

他用手点了依梨华一下：“依姑娘的内伤很重，需要好好休养几天，你身上也有伤，也应该休养几天，咱们一块去吧！”

晏小真这一次倒是出乎意料地点了点头，南海一鸥很是高兴，笑道：“姑娘，你放心，你父亲已落得了如此下场，我们一定不会错待你。”

晏小真咬着唇儿在一边不说话。桂春明叹了一口气又道：“至于谭啸……”

晏小真忽然站起来，蛾眉一挑道：“不要谈他！桂老伯，咱们上路吧！”

依梨华却关心地道：“晏姐姐，你的腿，怎能骑马呢？”她把身子向一边让了让：“你也睡上来吧！”

长毛陆渊笑了一声道：“行！两个人也不算太重，我们抬得动。”

晏小真冷冷一笑道：“我自己会骑马！”

她目光如冰似的看着依梨华说：“你不要叫我姐姐，其实我不见得比你大，而且我也不敢当！”

说着她就到一边牵她的马去了。依梨华被说得脸上一阵红。太阳婆不禁哼了一声，生气地盯着晏小真的背影，长毛陆渊和闻三巴也愣了眼。

善良的依梨华看着太阳婆小声说：“西里加，你不要生气……她太可怜”

了……”

太阳婆没有说什么。这时，晏小真由后面骑着马过来了，她另一只手牵着父亲的那匹马，一句话不说，慢慢地率先行着。

桂春明等上马继续前行。陆渊和闻三巴抬着依梨华步行，后面跟着三匹空鞍的马。一行人踽踽地前行着，西风和常明，已让桂春明打发走了，很遗憾，太阳婆并未能如他二人之意，把功夫替他们复元。这是陆渊和闻三巴强烈要求的。为防止他们继续为恶，这么对付他们，显然是再理想也不过了。

此处离大泉本来没有多远，因此在正午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了那所“留客老店”。

斯特巴带着又惊又喜的心情，接纳了这群客人。在另一客房中的铜锤罗，打听到来人的身份之后，不禁吓了个屁滚尿流，他连晏小真的面都不敢见，一个人赶忙溜走了！

烦躁、愤怒的晏小真，仰睡在床上，忍着腿骨上的伤痛，整日来，她的心情就没有一丝开朗过，尤其是晚上。她目视案上的油灯，在那伸缩的火焰里，她感到无比的烦恼、失望和悲哀……生命之力，几乎和眼前这盏灯一样的黯淡，她懊恼得想哭，用力地踹着盖在身上的被子，天热，蚊子又多，唉！这丑陋的小店……

忽然，她听到门上有人轻轻地叩着：

“姐……我……可以进来么？”那是依梨华带着喘息的声音。

晏小真忽地坐起身来，冷笑道：“你来做什么？”

“我……有几句话想给你说，同时……”依梨华微弱地咳嗽着，似乎有瓷盘轻轻相碰的声音。

晏小真把剑放在枕下，冷笑了一声：“你可以进来！”

“是……姐姐……”

门开了，依梨华披着水绿色的披风，姗姗而入，她那一双大眸子，闪烁的是病弱和同情的光芒，在她苍白的双手上，托着一个木盘，盘内是两个瓷碗，一副箸箸，由于她的手无力地颤抖着，盘内的瓷碗发出轻微的“叮叮”之声。

“姐姐……你可要吃些东西？是西里加亲手做的……很好吃！”

她把木盘放在桌上，乞怜地看着小真，然后退到一张椅子前，慢慢坐了下来，禁不住又低下头咳了几声。

“你的伤……好些不？”当她不咳了的时候，她又问。

晏小真目光如同审贼似的注视着她，摇了摇头说：“谢谢你，我不想吃。”

“那是西里加做的莲子汤……很好吃的，也很补人……你吃一点吧！”依梨华面色微红地笑着，显得有一些忸怩。

晏小真目光中含着敌视，只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她发泄不出来，她恨依梨华，而且早已存心欲制其死命，此时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她盘算着如何下手，一只手缓缓伸入枕下。

“姐姐！”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不要这么叫我么？”小真不客气地叱道。

“哦……我忘了。”依梨华低下了头，她喘息得很厉害，看着她这副样子，小真怀疑她像是要死了，她的心不禁软了一下。

“我……我可能就要死了……”依梨华噙着泪，惨笑地望着小真说：

“我知道你恨我，本来我也很恨你，可是……”

说到此，这美丽的哈萨克姑娘，用白色的小汗巾捂在嘴上，又弯下腰，大声地咳了两声。等她直起腰来，脸色更白了，那双星星似的大眸子，迟滞地盯着手上的绸帕，樱口微微地颤抖着。

晏小真不由往她手上看了一眼，不禁哦了一声说：“血……你吐血？”

依梨华折起了绸巾，苦笑了笑，伸出白玉似的一只手，微微掠了一下秀发，油灯的光焰映衬着她苍白的脸，时明时暗。

“姐……哦……我……”

“你暂时可以叫我姐姐。”晏小真似乎有些感动了，可是她仍坚持着自己的仇恨意志，并且尽可能的不让自己内心趋于软弱。

“谢谢姐姐。”依梨华落着泪，带出一丝和蔼的微笑，她直了一下腰，黯然地说：

“我知道……你也爱谭啸……”

“谁说的？”晏小真由床上一下子挺坐起来，目光中泛着怒火，大声地斥道：

“我爱他？我会爱那个忘恩负义的人！”

“他怎……会是忘恩负义……”依梨华嗫嚅地说，脸色显得更苍白了。

“好！我告诉你。”晏小真大声地说，“当初我如何救他，这一点你大概也知道……可是现在……”

她冷笑了一声，眼睛里满是泪水：“我父亲当初虽然逼死了他的祖父……可是也曾饶他不死……想不到，如今他却不存一丝感激之心！他……好狠的心！”

说到此，她握着拳重重地在桌子上擂了一下，大颗的眼泪，一粒粒的落了下来。

依梨华看到她这种样子，不由打了一个寒颤，她讷讷道：“姐姐！你父亲是自杀而死的啊！”

“你知道什么？”小真凌厉地看了她一眼，“是谭啸逼他自杀的！”她大声地说，一掀被子由炕上跳下来，那样子好像她一点伤也没有。

依梨华呆呆地看着她，正要说什么，小真却恨声道：

“不要再提他，提他我可要恼了！”

依梨华慢慢低下了头，奇怪得很，本来她是很倔强的，受不得半点委屈，可是这一趟沙漠之行，加上这场伤病，她的性情完全变了，变得那么文静，那么心平气和。

她轻轻叹息了一声：“我本来是想……”

晏小真摇了摇手，冷笑道：“你不要说了！”

依梨华失望地看着她，停了一会儿，苦笑道：“你的伤好一些了么？”

“没什么了不得的，早好了！”小真冰冷地回了一句。

她心中这时矛盾极了。总之，她对于依梨华的恨多于同情。依梨华坐在这里，虽是那么和善、温柔和软弱……可是在晏小真眼中，仍是眼中刺，不知怎么，反正是别扭，打心眼儿里不舒服。

这时依梨华又弯下身子，用绸帕捂着嘴在咳嗽，她颤抖着身体，就像是狂风颤瑟中的一枝梨花，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惹人怜呢？可是硬了心的晏小真，看在眼里，只是厌恶，她皱着眉说：“你回去吧！自己这么重的病，还跑出来干吗？”

依梨华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继续咳着，一口气高高提上来又深深落下去，

却总是吐不出憋闷在胸中的那口痰，也许是一块血，也许是一腔感情的郁结……她那苍白的脸涨得通红，可是瞬息又回复了苍白！

晏小真不单厌烦，简直有些害怕了，她想不到这姑娘那么钢铁似的身子，怎么会变成了这副模样？望着她那细细长长的眉毛，明澈的一双眸子，虽是病弱，可仍是十足的美人坯子，心中不禁又有一种说不出的酸……

她互捏着十个手指，皱着眉说：“你回去吧，我真担心你死在我这里。”

说了这句话，她似又有些后悔，因为这么刻薄的话，她毕竟还是第一次出口。

依梨华这时咳得轻些了，听了小真这句话，她微微睁大了眼睛，却又伤感地低下了头，苦笑了一下，自位上站起来：

“我真有些坐不住了……”她说：“姐姐，你来我屋里谈一谈好么？”

晏小真呆了呆，摇了摇头。她走过去，把桌上的莲子羹端起来，放在依梨华手上说：

“这个还是你自己吃吧，我不吃。”

“还很热呢！”依梨华眨着眼睛说，她真是很美，那种发自内心的纯情，不是虚伪和做作的美。

晏小真寒着脸说：“我不吃，你这人真是……”

依梨华微微叹了一口气，姗姗地转过身子走了，悄悄地来，悄悄地去，留下的是一片寂寞和烦躁。

望着桌上那盏昏黯的油灯，小真紧紧地捏着手，这几天接连发生的事，真把她的心给弄碎了，对于她决定去做的事，她尤其感到犹豫和棘手，她望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

她心里在想：“我真是笨极了，刚才这么好的机会，我只要一掌，或是……”

她的脸不禁红了一下，自谴道：“不！我怎能那么狠心呢！这太可耻了！”

晏小真又来回走了几步，忽然她蛾眉一挑，杏目圆睁，重重地在地上踩了一脚。

“什么可耻？我这是报仇泄愤……”她自我鼓励道：“走吧！去杀了她！然后一走了之，让谭啸痛苦一辈子！走！去！”

立刻她胆力大增，她要凭着这一时之勇，去完成一件已经决定了的大事。她把宝剑系在背后，衣裳规置一下，方要越窗而出，心中又是一动：“这时候她还没睡，我怎么杀她呢？她要是叫我一声姐姐，我能下得了手么？”

“再等一下吧！”她对自己说。

于是她又勉强耐下性子坐了下来，院子里有马打嚏噜的声音，她想定是店家在给马上料了，马都是吃夜草的。于是她又想到了她的马，到时候自己要先将马弄出去，否则怕来不及，因为桂春明和太阳婆这两个人太难对付了。

这么想着，她只得耐着性子，挨着灯坐着，头枕着胳膊。对于自己预备去做的事，她不敢想，生怕一经思虑又会改了主意，所以她索性闭上眼睛，摒弃一切杂念，不知不觉，竟睡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只觉得两臂酸麻得厉害，身上冷嗖嗖的。她侧了个身儿，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傻傻地站起来，见桌上油灯，已结了老大的一朵灯花，时间可是不早了。

她暗怪自己糊涂，怎么竟睡起来了。由于靠灯太近，右颊的一缕头发都被火烤焦了，卷成了小麻花卷儿，用手一按，纷纷脆折落下。她叹了一口气，

睡了一觉，勇气没有方才大了，可是她一定要坚持这么做，绝不妥协。

她吹灭了灯，拧腰上了窗台，皓月如霜，当空有几片白云，却被疾风吹得狂扬着，望着云彩，她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那似乎是影射着自己的孤单、流离。

“去吧！去报仇，杀了她！”

晏小真内心这么想着，就如同一缕轻烟似的纵了出去，她对这所“留客老店”的地势，早已经很清楚了，几个起落，已到了马厩处，只见七八匹马在里面拴着，那个斯特巴的儿子，就在马厩一角，放着帐子睡着，他是看马的，怕被人家偷了，可是他早早就睡熟了，小真很容易找到了自己那匹马，至于父亲那匹马，她就不要了。

她轻轻把马牵出来，拴在一边树上，又把鞍辔上好了，这才回身，重新往里院腾纵而去。

想到马上要杀人，她的心有些颤抖，可是为了要报仇，她什么也不顾了。其实依梨华和她到底又有什么仇呢？不过人们对于自己仇恨的人，总会想个理由给他们扣上一个帽子，因为如此，他们就可名正言顺地去进行“恨”的一切步骤，至于这个理由是否能成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依梨华那间房子，窗口仍有灯光。晏小真来至窗前，怔了一会儿。

她想“难道她还没睡？”

终于，她自背后掣出了剑，剑身映着冷月，发出一道白森森的寒光。

她把剑尖慢慢插入窗缝里，向上用力划动着，那原本不牢实的木栓，给她拨开了，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小真心想：“真是天助我也！”

她慢慢推开窗，见室内毫无动静，她这时真可说是胆大妄为之极。

她长身而入，衣裳上卷进的风，使几上的灯焰，几乎为之熄灭。

灯光照着炕上，那个平卧着的姑娘，睡在一张细竹编就的席子上，枕着翠色的小枕，身上覆着一床薄薄的绸被，一只玉臂压在被外，散发如云，衬着她那张清秀白皙的脸。她嘴角微微上弯着，那是可爱的笑靥，抑或痛苦的刻画，就很费解了。

这一刹那，小真恶念骤起，她想，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当时向前一垫步，已到了床边，掌中剑倏地举起，可是……可是她的手抖得厉害，只刺下一半，就刺不下去了。她的脸一片铁青：

“哦……我不能杀她……”我怎么能杀这么一个好心的姑娘呢？何况她尚在重伤之中？”

宝剑轻轻地颤抖着，她的腿弯儿也直打颤，她想不到杀一个人，竟会这么难，这倒是她事先没有想到的。

这么僵持了好一会儿，她颓丧地后退了五六步，慢慢还剑于鞘。床上的依梨华翻了一个身，发出轻微的呻吟之声，娇声说道：“哥……不要……真讨厌！”

晏小真倏地吃了一惊，二次抽剑，心想如果你醒了，我可是非杀你不可了。

她只觉全身血液怒张，发根儿发炸，宝剑再次地举了起来，可是那哈萨克姑娘，只是发着呓语，说了这句话，竟又没有声音了。

晏小真又轻轻收回了剑，当时心里舒了一口气，轻轻叹了一声，苦笑一笑，忖道：

“我还是走吧，冤有头债有主，我找谭啸去。”

想着又看了床上依梨华一眼，只见她双眉轻轻蹙着，那失去血色的脸盘儿，瘦削下去的两腮，曲而长、黑而密的睫毛微微眨动着。晏小真心说不好，她要醒了，想着方要转身越窗而去，却听见依梨华惊呼道：“姐姐……你……”

晏小真呆了一呆，见依梨华果然睁开了眸子，目光中带着极度的喜悦，一只手支撑着要坐起来。

“不……”晏小真连连摇着手，声音有些哽咽：“我……我有事要走，再见吧！”

说着她倏地转过身子，纵身下了窗台，耳中却听到依梨华呼叫道：

“姐姐……姐姐……哦！不要恨啸哥哥，他是好人！”接着是一阵沉重的咳嗽声音。小真已经纵身出去了，那咳声仍使她心中打着寒颤，不知何时，她竟流下了泪，用手一摸，脸上湿湿地。

她在老槐树下找到了她的马，飞身上鞍，两膝一磕马腹，这匹马就泼刺刺地冲了出去。

她怕依梨华追出来，更由于惭愧的心情作祟，她不能再在这里多留一分钟，这匹马就像疯了似的，顺着山边小径，一直地跑下去了。

夜风扑着她那张为泪水浸湿了的脸：“啊！依梨华！你竟还叫我姐姐？你可知我是要去杀你么！”

“卑鄙的小真！你都想了些什么？你竟要去杀这么一个好姑娘！你不羞？不耻？”

随着马身的颠簸，她脑子里这么不停地自谴着，她那积压在内心的一腔悲愤，再也无从发泄了，只是拚命地策着马，小蛮靴几乎要把马肚子踹破了，这匹她素日心爱的马，在主人的感情发泄之下，长嘶疾奔着，其速如同脱弦之箭。

这一阵疾驰，也不知跑了多少时候，反正是人马全淌了汗，尤其是那匹马，全身就像是刚从水池里捞出来一样，把小真的一双裤管都沾湿了。

天边微微见了一点点曙色，小真这才发觉，自己敢情已跑了一夜了。这一阵跑，累得她腰酸背痛，确是不能再跑了。

她当时带住了马，那匹马喘得就像狗一样，一个劲的打着喷嚏。小真下了马，往前看着，似乎不远处有很多房子，像是到了一个镇子。可是她再也懒得走了，而且这个时候投店也不方便，眼前是山是树，还有乱石头，她咬了一下牙，把马拴在树上，由马上取下行李，铺了一床毡在草地上，往上面一倒，不料却是腰酸背痛，尤其是那双膝盖骨，本来就不大好，再这么骑一夜马，都磨破了，两腿就像断了似的。喔！瞧这份痛！

她一个金枝玉叶的小姐，哪受过这种苦呀？这可好，生离死别外加上内忧外伤，都叫她一个人受用了，用“欲哭无泪”来形容她眼前的伤感，确是很恰当！

睡在毡上，下面小石头子儿硌得背痛，她也懒得再动，看着天上，只有几颗小星星，有一颗最大的，闪闪发着紫光，她知道那是“紫微星”，这颗星一出来，天也就要明了。对于身边这些事，她连想的勇气都没有了，可是那种沉郁，那种忧伤，就算你是一个铁人，也能把你给熔化了。

她枕在一只胳膊上，莫名其妙地哭了，只觉得哭比不哭舒服得多，起码可发泄一下心中的沉郁。本来她是发誓不再哭的，可是她做不到，因为她到底是一个女孩子，到底是一个有深纯感情的女孩子啊！

哭着哭着，她就没劲了，就这么噙着还没有流完的泪睡着了。

人谓失望伤心的人，连梦也是苦的。这话真不假，小真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见谭啸用剑逼着她，要杀死她，她跟他拚命，可是打不过他，最后，谭啸的剑一下子扎到她心窝里去了，她负痛地“哎哟”了一声醒了。

阳光照得她眼睛刺痛，这一觉睡得好，太阳已快上中天了。

她慌忙地站起身来，觉得腿还是痛，她脑子里仍在琢磨方才那个梦，觉得很害怕，又想真要是那样，倒是好了，总比现在这么不死不活的好。

耳边有羊叫的声音，她吃了一惊，四下一看。吓！全是羊，黑的白的，大羊小羊，漫山遍野都是，放羊的是个维吾尔族姑娘，戴着平头的草帽，手里拿着芦笛，用她那双微微有些蓝的眼睛，好奇地看着小真。小真觉得不大好意思，把毡子抖了抖，上面都是羊屎。这些羊可是真馋，见什么吃什么，不但吃草，连开的花、树叶、树枝子都吃，老羊咩咩，小羊咪咪、嘛嘛，有那更小的，用头拱着吃奶，肚脐下还吊着脐带呢！看着真是可爱。

晏小真不禁看出了神，她本来是个孩子，看着这些可爱的小羊，不觉忘了眼前的一切，脸上竟也带出了微笑。她弯下腰来，用手去逗着小羊玩，那个放羊的姑娘，却连忙跑过来，把小羊抱到一边，脸色很不好看。小真怔了一下，用维吾尔话问她为什么这样，那姑娘就像个傻大姐一样，只是摇头，很不愿跟生人说话似的，两只手使劲地赶着羊，嘴里“嘘嘘”地叫着，直往一边走了。

这一霎时，晏小真内心不禁浮上一层莫名的寂寞，先前被小羊带来的一些快乐，也烟消云散了。连一个放羊的野丫头，都不愿答理自己，这个“人”做的可真是无味了。

那匹马吃饱了，又歇息了一夜，现在倒是精神百倍，慢慢走过来，用那两片干瘪的嘴去咬主人的衣服，而且咧开嘴，露着牙唏聿聿地叫唤。

晏小真把行李卷往鞍子上一放，叹了一口气，然后扳鞍上马，直朝着前面那一大片房子走去。

她走了一程，见眼前房子愈来愈多，已然构成街市，拉骆驼的，推独轮车的，穿来穿去，街市竟是出奇的热闹，看起来就像肃州一样的繁华。

她不禁暗自惊异，心说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这么热闹呢？

想着就打起了精神，策马入市，边地风情，可是大异于内陆，这里的大姑娘，可不讲究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骑马的少女多的是，只是她的装束不同，颇为引人注目罢了！

为了怕人家看，她也在脸上蒙上了一块纱，又戴上一顶草帽，这么一装扮，几乎和本地的姑娘，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

走了一条街，她才注意到，原来市街上来往的行人之中，竟有不少是汉人，有人挑着担子卖瓜，那瓜是青皮长圆形的。小真不由恍然大悟，原来这地方竟是哈密。那长圆形的瓜正是世人称赞的哈密瓜。这种瓜，过去晏小真经常吃的，所以一看就立刻想到了产地。当下暗忖道：“这可是个好地方，我就在这里住一天再走吧！”

想着就下了马，拉着马往前走。这时候她觉得肚子一阵阵的发饿，两边饭摊子上，虽飘过来牛羊肉的香味，可是都是些村夫野汉盘踞着，她不大乐意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怎么办呢？她拉着马继续往前走，见正北面竖着一个大招牌，写着“哈密老客庄”几个大字，还飘着酒旗，一派中原特色，门前有两三个伙计正在迎客。客人是一群骆驼商，一件件的大行李往里面搬。小真站住脚，心想我就在这里住下吧，我的腿伤也该好好养养才行！

想着就拉马过去，一个堂倌笑着迎过来，用回语说了几句，小真却用汉语道：“我是汉人，你还是说汉语吧！我要住店！”

那伙计怔了一下，笑道：“啊！是！是！”

一面说着，目光一面在她身上转着。小真绷着脸不言不笑，大步向店内走去。伙计牵着马跟着，这客栈地方很大，一进门两边是牲口棚，左边是骆驼棚子，右边是马厩，小真见骆驼棚子几乎已占满了，而那马厩里，却仅仅只有三两匹牲口，其中有一匹全身黑毛，只额上一点白心的马十分神骏，正在仰首头嘶鸣。

晏小真一眼之下，已看出了此马乃是罕见的伊犁名种，不禁心中十分惊奇，走过去细看了看。这时候伙计已把晏小真的马牵了进去，指着那黑马说道：

“这匹马真好，听说大戈壁呼可图大爷有这么一匹，跟这匹一样，黑毛白鼻心。”

说话时小真眼见自己那匹马，把头拱下想去槽里吃食，可是这匹白鼻心的黑马，却蛮不讲理，连咬带踢地把小真那匹马挤到了一边。

晏小真到底是孩子，看见不觉生气，走过去用力地去带那马的口环，想把它拉到一边，那马却以厉鸣相抗，怎么也不肯动。惹得小真举掌想打，那伙计吓得连连摇手道：

“我的小姐，可别打它！”

晏小真放下手，回头说：“它不讲理嘛！只准它吃，不许我的马吃！”

伙计翻着眼皮，扑哧一笑：“这点小事，大小姐你可犯不着生气，它吃饱了自然会让开的！”

晏小真犯了孩子气，嗔道：“凭什么吃它剩的？我就要打它！”说着举掌又要打下去，那伙计连忙用身子挡着，一脸的苦笑。小真蛾眉一挑道：

“怎么我打一下马，你也要管？打死它我赔钱还不行？”伙计打拱道：

“小姐你高抬贵手吧！这匹马的主人可是最难说话，他老人家一天三四次看他的马，要是有一根毛掉了都要瞪眼骂人，我们惹不起他。得啦！我把你的马拴到那一槽去行了吧！”晏小真后退了一步，仍有些愤愤难平，冷笑道：

“我的马也不是普通马，掉一根毛也不行！”

店伙皱着眉半笑不笑地点头说：

“好，行！行！唉！这年头牲口比人还值钱呢！”说着把小真的马拉到了另一槽上，卸下了鞍子行李。小真仍恨恨地瞪着那匹黑马，说良心话，这匹马她倒是打心眼里爱，本来还打算向它主人出高价买下来，此时一听对方竟如此疼爱此马，自然不会随便割爱，内心未免有些快快，可是她并没有死心，一面走一面问：“这马的主人姓什么？是哪里人？”店伙计一只手提着行李，一只手摸着脖子，讷讷道：“真的，他是姓什么来着？哦！姓谭！”

晏小真点了点头，忽然站住了脚，张大了眸子道：“什么？姓谭！叫什么名字？”

店小二惊奇地看着她，摇了摇头：“那可得查簿子去，我记不清楚了。”

“你只告诉我，他是什么样子吧？”小真急问道。这伙计一只手比着：

“呸！这么高的个头，是个读书的相公，年轻，漂亮！可就是脾气坏！”

晏小真脸色立刻变了，她身子很明显地摇了一下，牙关咬得很紧，冷冷地说：

“我知道了……走，给我找一间静一点的房子。”

店伙计眨眨眼，把小真引过了一排店房，来到一间很干净的风子里，放下东西。小真随便点了几个菜，打发这伙计出去以后，她显得很不安静了，来回地走着，喃喃自语着：“爹爹，这是你老人家阴魂指引，我竟不费事地找到他了……今夜，我……”

她望着墙怔怔地说：“你老人家保佑我成功，别叫我再心软下不了手！”

夜静更深，忽有一阵丝弦声音，不知是从哪里传来的，有人用着沙哑的喉咙在唱着：

“良夜似水，皓月如银，天涯浪子，看剑饮杯，三千里风尘，烟雨如丝，迷离泪眼望中原，一天悲愤……”

这种道地的弹词，谭啸已是六七年没听过了，那沙哑的声音，冷瑟的弦韵，真能把一个人的心给听软了。他翻身下床，走到了窗前，正想细心倾听，那弦音却意外的中止了。听声音大概是东边那一帮子骆驼客人中不知谁唱的。这客栈里人是真杂，五方八处，会什么的都有，倒也不值得奇怪，只是为谭啸带来了些莫名的伤感而已。

他在窗前小立了一会儿，凉风习习，吹得他透体生凉，尽管是月色如银，然而这客地游子，早为一腔悲怒伤愁压得麻木了。

他回过身来吹灭了灯，往床上一倒，月光泻进来，像散了一层纱，他枕着臂轻轻叹了一口气，过去日子里所发生的事，像走马灯似的，一幕幕在他脑子里展开着，白雀翁已死，晏星寒虽是生死未卜，可是也算告一段落了，余下的还有剑芒老尼和裘海粟，而这两人却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怎么才能访到他二人呢？

老实说，他对于红衣上人裘海粟，在四人之中是最为切齿痛恨的，因为他不但是谋杀祖父的元凶大恶之一，而且当初他曾坚持要除去自己以绝后患，这些暂且不说，最令人痛恨的，他还是手刃依梨华父亲依梨咖太的主凶，他是四人之中最狠毒的一个，无论如何，是不能留他活命的！

谭啸翻了个身，心中热血澎湃，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变了，变得麻木不仁，脑子里现在所存的只是“仇恨”两个字，至于仇恨以外的事，都已成了次要的。

过去他对于晏小真，总似有些戚戚莫名的感觉，可是自从前天那场仇杀之后，他已把自己的立场向对方表示得很清楚了，彼此都已表明了自己的阵线，这样也好。

谭啸苦笑了一下，心想：这样倒可免了一些琐碎的顾虑，我和她的感情，本来是不正当的。如此一来，她恨我入骨是必然的，自然是不会再理我了。

一想到这个姑娘，他心情立刻不那么安宁了。桑林中的疾奔，雷雨之夜的深情……历历浮上了他的眼帘，尽管他是个铁石心肠的人，想到了这些，也不能无动于衷。

他感觉到自己的心似乎太毒了些，可是，人们最愚昧和“无济于事”的，就是对过去的追悔，如果说追悔的目的，是在于设法弥补，尚还情有可原，相反，如果说追悔仅仅不过是追悔而已，那就是真正的愚昧了。

谭啸的伤感，只是暂时的，因为他并不想去设法弥补，他知道解决这种心灵上所谓的遗憾，最好的方法是时间，却不是任何人为的方法。

他想着这些恼人的问题，不知不觉已消磨了一个更次的时间。这时候，他耳中似乎听到了一些异声，那声音极似夜行人在房上踏瓦的声音。

谭啸不由吃了一惊，猛地翻身坐起，可是，他立刻又慢慢躺了下来，他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

一会儿，一条纤细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窗前，那是一个身背长剑的少女。

谭啸不禁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他已经看清了来人，那是晏小真！

他吃惊的是，此刻她的出现，象征着非常之举，多半不是好兆头，怎么天下事会有这么巧，才想到她，她就真的来了。

这姑娘好大的胆子，她似乎料定了房中人此刻已经睡着了，所以才这么大胆的陡然现身。

她两手轻轻一按窗台，比燕子还轻的飘进室内，然后迅速地伏下身子，这些动作，没有带出一点点声音。

谭啸暗暗惊异，心中疑惑道：“她想做什么呢？”

他微微把眸子睁开一线，想要观察小真的意图，可是他没想到，小真竟是行刺来了。

就在她伏下身子的时候，已抽出了剑，可是仍然不动。谭啸打了一个冷战，心说好丫头，你原来竟是来杀我的！好！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这一刹那谭啸内心的感受，却是千言万语也说不完的，因为他不敢想象，昔日那么深爱着自己的小真，居然试图来谋杀自己，这真是令他痛心的事。

可是现在已没有时间给他伤感了，晏小真已悄然地站起身来，月光映着她那张清水脸儿，她似乎也害怕得很，身子微微地颤抖着，那口银光闪闪的剑也跟着发颤，可是她那张小嘴，却抿得很紧，显示出她有相当的勇气。

忽然，她往前一探身，掌中剑由上而下，猛地朝着谭啸身上劈下！只听见“锵”的一声大震，晏小真“啊”了一声，那口剑差一点震脱了手！

晏小真这一剑，竟是硬硬地砍在了土炕之上。她情知不妙，娇躯一旋要逃，可是不容她转过身来，已有一只结实的手“噗”的一声，抓在了她那只持剑的手腕上，随着一声冷笑道：

“撒手！”

“当”一声脆响，晏小真的剑掉在了地上。晏小真尖叫叫道：“姓谭的，我跟你拚了！”

她忽然用左手照着谭啸脸上搥去，“叭”的一声脆响，实实在在地打在了谭啸的脸上。可是谭啸就像木头人似的没有感觉，他那双晨星似的眸子，只是直直地逼视着小真。

晏小真出乎意外地怔住了，随后又哭着想挣开谭啸抓她的那只手。

“放开我！”她哭道：“你干吗抓着我？你不要脸！”谭啸松开了她的手，往后退了一步，他脸色铁青，冷冷地问：“是谁叫你来的？”

“谁叫我？”小真哭着说：“是我自己叫我来的，我爹爹死了，是你害死的！我来是报仇的！”说着她哭得更响了。

谭啸皱了一下眉，现在他倒变得十分冷静了。

“我并没有杀他呀？”谭啸沉着声音说：“那天你不是亲眼看见的吗？”晏小真跺了一下脚，哭叫道：“现在他死了，上吊死了，是你逼死的！”

“姓谭的，你该满意了吧？”她咬牙哭着说，“白雀翁和红衣上人死了，老尼姑也叫你师父打发走了，我爹爹也死了，你……你该满意了吧？现在我又落到了你手中，可是，我绝不会向你乞求活命，你可以杀我，杀呀！”

她向前走了一步，伸出粉颈：“你杀呀！”

谭啸冷笑了一声，微微摇头道：

“我杀你干什么？你刚才说的话是谁告诉你的？”晏小真抽搐道：

“谁告诉我的？我自己看见的，你师父他们都来了，红衣上人就是他们杀的！”

她还要说，谭啸却摆了摆手说：

“好了，你不要说了！”他苦笑笑道：

“你是来为你父亲报仇的是不是？”

“当然是！”小真抽搐着愤愤地说。

“好！”谭啸忽然面色惨变，他弯腰把地上那口剑拾了起来，递给晏小真道：

“这是你的剑，你拿着。”

晏小真抹了一下脸上的泪，痴痴地接过了剑，翻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他。

谭啸淡淡一笑道：“这没什么！一报还一报，按情理是很公平的。”

晏小真不明白他要说些什么，只见谭啸慨然接下去道：“诚如姑娘所说，我如今大仇已报，死了也值得了，尤其是能死在你的手中……”

他猛然“哧”地一声把上衣拉开，露出了白皙结实的胸脯，气宇轩昂地道：

“姑娘，你下手吧，我实在很负你，也只有如此，才能使我心安。下手吧，用你的剑刺穿我，为你父亲报仇！”

他说着轻轻闭上了眼睛，身形昂然不动。晏小真没有想到谭啸竟会如此，一时她浑身颤抖，抽泣声更大了。

“你快！我决不后悔！”谭啸皱着眉说。他忽然听到了小真的哭泣，睁开了眸子说：“你为什么哭呢？”

“为什么？”小真哭着说：“你算把我的心摸透了！”

谭啸一怔，讷讷道：“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方才所说的都是真的，我愿意死在姑娘的剑锋之下，因为这样，我们之间的恩怨，就可以平了！”

他又走近一些，双手把上衣分开，挺起了胸道：“杀吧！不然你会后悔的！”

“哦，不……”小真后退着，那涓涓泪水就像抛落尘埃的珍珠。

“谭啸！”她跺了一下脚，泣道：“你知道我狠不下心是不是？我偏……”

她猛然举起了剑，谭啸挺胸以就，吓得她忙又把手收了回来。谭啸忽然一把抓住了她持剑的手，照着自己前胸刺了下去。晏小真尖叫了一声，两只手一齐抓住剑柄拚命往回夺，用力挣，可是对方的臂力是那么强大，晏小真虽是双手，依然夺不过人家。

她哭叫道：“不要……不要嘛！”

谭啸寒着脸，表情很沉着，他用力地往后拉着剑，剑尖已逼近了他的前胸，只再过一寸就要血溅当场了。忽然，晏小真哭着低下了头，她猛然张开樱口，照着谭啸手上咬去！谭啸只觉得那只抢剑的手背上一阵奇痛，由不住“啊呀”叫了一声，手一松，晏小真已把剑抢了过去。

可是因二人贴身太近，抽剑的势子又那么猛，剑锋扫着了谭啸肩头，一时鲜血涌流不已！

谭啸这时仿佛忘了痛，木讷地昂立着。晏小真却后退了七八步，发散如云，娇喘吁吁地道：“你抢啊！我看你抢！”她又低声哭了：“傻子！你身上伤不痛吧？我可不管，那是你的事！”

谭啸一只手缓缓抬起来，摸着那被剑锋划伤的肩头。晏小真忽然扑到他身上，一只冷冷的手攀在谭啸颈上，把白玉似的脸贴在谭啸的胸脯上，竟自放声大哭了起来，一滴滴的泪，都流在谭啸结实的胸上。

“大哥！大哥！你饶了我吧……呜呜……”散乱的青丝触在谭啸胸肌上，他打了个冷颤，只觉得鼻子阵阵发酸，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抚在了小真身上。

“小真……”他哽咽着说不下去：“我对不住你，可是我没有办法呀！”

晏小真抽抽搐搐地抬起了脸，咬着下唇说：“让我看看你肩上的伤……”

谭啸往后退了几步，一只手按在伤处，惨笑道：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姑娘你自己去吧！”

晏小真呆了一呆，像似大梦初醒，她黯然地点了点头说：“我们的一切，就到此为止吧！”

谭啸心如刀割，没有说话，晏小真忽然又落泪道：“大哥，依梨华受伤很重，你快去见她吧，迟了恐怕……”谭啸不禁突然一震：“你……你说什么？”

晏小真伤心透了，她带着苦笑讷讷道：

“我已见过她了，她很想你……她在大泉……”

说着她已扭动纤腰，纵上了窗台，轻叹了一声：“你快去找她吧！”娇躯再起，已自无踪。

谭啸木立良久，猛然扑到窗台，可是晏小真已经走了，即使她没有走，他又该如何呢？还能叫她再回来么？

他这么想着，轻轻叹了一声，痴痴回过身来，心里说：“她说的这些话，

都是真的么？依梨华当真受伤了……”

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再也平静不住了。他匆匆点亮了灯，当灯光照在他身上时，他微微吃了一惊，原来肩头流下的血，已把上衣染红了，可是他并不觉得痛。

好在他随身带有刀伤药，当时用布沾了些水，把伤口的血擦了擦，幸好伤并不重，只是划开了一道两三寸长的口子，不过是皮肉之伤，没有伤着筋骨，想到了方才的情形，这位超世奇侠，仍觉得一阵阵难受，对于小真，他觉得无限愧疚。

包扎好了伤，他换了一身衣服，把简单的革囊提起，推开门就往外走，他要连夜赶到大泉去。说实在的，他内心太挂念那个可怜的哈萨克姑娘了，试想，她一个孤身女子，为自己弄得家破人亡，在沙漠里流浪着，就像一个游魂。如果真如晏小真所说，身上受了重伤，那简直是……

谭啸的泪忍不住在眸子里打着转，虽然“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一想到这位美丽善良的姑娘，自己未婚的妻子，他怎能不伤心呢？

客栈里的伙计被吵醒了，算帐备马忙了一通，又发现马厩里少了一匹马，他们才知晏小真已先谭啸而去。只是她去什么地方，只有小真自己知道了。

谭啸的脸色很是沉重，他跨上了爱马“黑风”，一路马不停蹄地直朝着“大泉”方向驰去！

一路之上，他绝不稍停，也难为了他的那匹神驹，此马昔

日在狼面人袁菊辰手下，曾在大戈壁沙漠里吃尽了苦头，养成耐跑的能力，它跑开了，能追上漠地里的狼和狐狸，从它“黑风”的外号上，就可以想见它惊人的速度了！

这时在谭啸驱策下，那速度真像是脱弦之箭，又像是掠地平飞的燕子，马蹄密如联珠，那黑风竖着它的一双耳朵，马尾箭也似的直挺着，骑在马背上的谭啸，仿佛腾云驾雾一般。

他料不到黑风会跑得这么快，两旁的山石树木，如同大江流水，嗖嗖地自身侧闪过，他不禁有些担心会栽下去，可是可爱的黑风，竟是那么的稳，尽管蹄下凹凸不平，它却从没有拱一下背，从没有窜一个高，真是万金难求的千里神驹！

谭啸内心又惊又喜，他不再害怕了，俯下身用手摸着它颈上飘起的长鬃，这时他才看清，黑风那张开的鼻孔，竟如同一对杯口，它头上那点白心，像是夜空里的一粒流星，人兽之间，洋溢着热烈的情感交流。

这段距离并不算远，当天色微微透明的时候，他已经出现在大泉镇上了。

这地方唯一的下榻之处就是留客老店，谭啸内心充满着热望，在曦微的晨光里，叫开了店门。斯特巴几日来虽赚了不少钱，可是所接的客人，无不是拿刀动剑的主儿，无时无刻都令他提心吊胆，此刻一听这么沉重的叫门声，吓得他一骨碌自炕上翻了下来，挤着一双还没睡醒的眼，把门打开。

当他看清了来人是谭啸时，脸色都白了，害怕地笑道：

“大爷，你怎么又来了？”

谭啸牵马而入道：“我问你，你这店里可住着个年轻的姑娘么？”

斯特巴怔着眼道：“大爷，你老千万别再闹事了……往后我们的买卖也不能做了！”谭啸一瞪眼说：“我是来找人，我闹什么事？”

斯特巴由仪态上看出了这位主儿也不是好惹的，当时慌忙赔笑道：

“大爷，你上次找的那几个人，可是都不在了……现在住着的是由沙漠

新来的几位汉客！”

谭啸不由大喜道：

“对，我就是找他们，你快带我去，你放心，我不会再惹事，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斯特巴耸动着他那双老鼠眉，说：“我的爷！这时候，人家还没起床呢！”

谭啸把马缰交到他手上，大步往里走去：“那我自己去！”

斯特巴连忙叫道：“好！好！大爷，还是我带你去吧！人家可有女眷，又生着病，你老怎么好推门进去呢？”

他一面说着，一面把马拴上，领着谭啸穿过了天井，来到了里边。斯特巴回过头问道：“谭大爷，你老是找谁呀？是那个老头还是老太太？”

谭啸不禁怔了一下，因为不知他所指的老太太是谁，就点了头说：

“先带我去看看那位老先生吧！”

他说着把身上的尘土拍了拍。斯特巴上前在一间房门上轻轻叩了几下，那门就开了，现出了桂春明瘦长的身形。斯特巴回头一指谭啸，却发现那位大爷竟矮了半截似的跪下了，桂春明这时已看清了来人是谁，不由白眉一挑，惊喜地叫了一声：“啸儿，是你！你怎么找到这里来啦？”

谭啸看到了授业的恩师，一时忍不住热泪滂沱而下，低声唤了声：“师父！”

桂春明上前一步，双手搀起了这个徒弟，哈哈笑着，对一旁的斯特巴挥了一下手道：“没你的事了，你下去吧！”斯特巴这才放了心，他相信这次大概不会打架了，就咧着嘴笑道：

“你老原来是这位大爷的师父呀！原来是一位老侠客呀！”说着走了。这时桂春明仔细端详着这个很久没有见面的徒弟，不知是高兴还是难受，他握着他的手，又向两旁看了一下，小声道：“来！我们屋里头说话去。”

谭啸忙把脸上的泪擦干净了，露出欣慰的微笑道：“能见着你老人家，我的心也就安了。”

二人进得房中，桂春明拉过一把椅子命谭啸坐下，含笑说：“妈的！你这小子说话不诚实，你真是来找我的吗？”谭啸不由脸一阵红，讷讷道：“怎么不是呢？”南海一鸥神秘地耸肩一笑，点了点头说：“就算是吧！”他忽然叹了一口气，正色对徒弟道：“你也该来了，依姑娘可是为你……”

“师父……她……怎么啦？”一提起依梨华，谭啸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

“她伤得很重……”桂春明走过来，一把抓住谭啸的手腕子，老脸通红地说：

“孩子，师父对不起你……她的伤恐怕……”

谭啸脸色不禁一阵惨白，眼圈由不住红了。

“师父，她在……哪里？我……”

“我知道，马上你就能看见她！”桂春明眨了一下老眼，黯然说：“只是我要告诉你，见了她，你可不许哭，也不能说她没有救的话……”

谭啸忍不住低下头哭了，这一时他的心整个都碎了。这个打击简直太残酷了！

“孩子，你必须这么做，千万不能刺激她……”桂春明长叹了一口气，又道：

“本来我对她的伤势还很自信，可是这两日来暗地观察，才发现她怕是

不行了……”

他说到此，似乎有无限的伤感，那双深邃的眸子也似乎黯然无光了。

“师父……师父……她……”谭啸几乎哽咽地说：“是谁伤了她的？”

“是裘海粟，不过老道也死了！”

现在谭啸对一切都不关心了，他只念着依梨华，他强忍着泪说：“师父，你老带我去看看她……可怜的姑娘！”

桂春明站起身来叹道：“我只关照你这句话，而一直瞒着她们师徒，骗她们说还有救……”

他跺了一下脚，又道：“总之，你现在来了就好了，她天天盼着你。”

说着他推门而出。谭啸忙用袖子把脸上的泪擦干，随着桂春明走出室外，桂春明穿过天井，来至左边那排破厢房前。

他用手指着一个门说：“依姑娘就住在这一间，不过，还是先见见她师父为好！”

谭啸恨不能破门而入，偏偏在长辈面前，又有这么多顾虑，他呆呆地点着头。

桂春明又往另一个门口走去，这店里房子不多，东拼西凑，五个人住在了三下里。

就在桂春明转身的当儿，一阵沉闷的咳嗽声，自依梨华门内传出，听到谭啸耳中，他不禁打了个寒颤，那种咳声就像昔日在沙漠里，他初次听见那个为袁菊辰殉情的白姍姑娘的咳声一样，听着这断肠的声音，谭啸的泪忍不住淌了下来。他竟不自禁地走到依姑娘门前，在门外嚯嚯地道：“华妹……梨华……我来了！”

那阵咳声忽然停了，一个脆弱的声音问道：“谁？你是谁？”接着又被咳嗽的声音打断了，似乎听她在唤着：“西里加……外头有人……”

接着有开门闩的声音，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伸出了头。谭啸不禁一怔，可是他立刻想到，这正是师父所讲的依梨华的师父，立刻恭敬地弯下腰施了一礼：

“老前辈，弟子是……”

太阳婆一脚跨出了门槛，睁大了眼睛在谭啸身上转着：“你是谁？”

这时候桂春明从那边跑过来，摆着手道：

“九姥！这是小徒谭啸，他来看依姑娘了，快叫他进去吧！”太阳婆立刻目放异彩，回头大叫道：

“姑娘，你看看谁来了？哎呀！这下可好了！”

她说着一只手拉着谭啸，直往屋里拉，谭啸险些被她拉倒！他一进门，就见依梨华迎门立着，她穿着一身雪白的睡裙，赤着双脚，脸白得几乎没有一点血色，两腮也微微陷了下去，漆黑如云的长发披散在肩上，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散放着惊喜欲狂的光焰，小手绢也自她手上掉下来了。

“哥……你真的来了？”

“姑娘……”他记住师父的话，忍着不敢落泪，可是声音是那么的凄怆。

依梨华忽然张开了双臂，猛地抱住了他：“哥……我想死你了……我……”

她说竟哭了。谭啸紧紧地咬着下唇，身子一阵阵颤瑟着，目光有些羞涩地看着太阳婆。这个老婆婆却龇牙一笑，匆匆跨出了门，顺手把门带上，回头笑道：

“你们谈一会儿，我不打搅你们了！”

她一走，谭啸立刻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这个姑娘。他用那生着胡茬子的嘴，在她的脸上、发鬓上磨着：“妹妹……我可怜的好妹妹……你让我找得好苦！”

他的泪流在了她的脸上。依梨华破涕为笑了，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她伤心的了。

她急促地吁吁娇喘着，忽然双手攀住谭啸的颈项，翘着可爱的唇角，浅笑道：

“哥！你身子怎么抖？”她把脸贴在他胸上，扬着秀眉关心地问：

“为什么？你病了？”

她的笑，似乎把谭啸从失望的意境中拉回来了，他心中忽然一动，暗想道：

“也许师父说错了，也许她不至于……”

想着他用双手把她抱了起来，含笑道：

“我倒没有病，而是我的心肝儿病了……”

“你坏……”依梨华娇哼了一声，轻轻用手在他脸上打了一下说：

“一来就油嘴……”

谭啸轻轻地把她放在炕上。这炕上铺得厚厚的，只是都被依梨华的汗浸湿了。依梨华拉着谭啸一只手说：“哥……你也躺下来吧！”

谭啸向窗外瞟了一眼，剑眉微皱，小声说：

“怎么行呢？两位老师父都还在外头呢！”

“我不管！”依梨华噘着小嘴，脸上带着羞涩的笑：“人家要给你说话嘛！”

对于这姑娘，谭啸实在是爱，他不愿拂她的意，再说自己也想她想得太厉害了。

他俊脸微红地躺了下来，用小手绢给她揩着鬓角的汗，看着她那张削瘦的脸，他的心如同刀扎一般，可是他却不敢流泪。依梨华伸手摸着他的脸，用长长的指头在他脸上划着。这一会儿，她显得是那么快乐，郁积在她内心的相思寂寞，都似远离她而去了。

“我再不离开你了……”谭啸慨然地说，并且苦笑笑道：

“我想师父不会笑我的，他老人家知道我们相爱……”

依梨华噘着小嘴说：“哼！你还想着找我呀？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哩！”

她用那双大眼睛瞟了他一眼，微带幽怨，可是马上又笑了，说：

“不过你现在回来，还算你有些良心……”

她说着这些话，喘得似乎轻些了。谭啸终于忍不住说：“你的伤……”说到此，他就接不下去了，勉强地笑了笑：“要紧不？”

依梨华忽然翻身坐起来，她脸色带着十分的喜悦。谭啸吓得忙也坐起来，用手去扶住她，急道：“你要做什么？”

依梨华递过一个甜蜜的眼波，嗔道：“你看你，怕什么呀？我不会死！”

她又抱着谭啸，把小脸在他脸上挨了一下，笑道：

“本来我以为我要死了，可是你一来，我却又觉得我好多了，我不会死……”

谭啸轻轻抚摸着她的背，只觉得鼻子发酸，却强笑道：

“当然……当然……你的伤很快就会好的……可是，你现在需要休息，

快躺下吧！”

依梨华皱了一下鼻子笑着说：

“今天，我要起来，我觉得好多了！哥！我要洗脸，要穿上花衣裳，叫西里加和桂伯伯他们高兴……”

“可是，你的身子……”

“别不放心，不要紧……”依梨华轻轻推了他一下，又仰着脸说：

“你看我这个样子，头发又乱……多难看？你会不喜欢我的！”

谭啸紧紧握住她一只手，摇着说：

“不会的，你这样更美，我爱的是你的心……你怎么能……”

依梨华一只小手贴在他嘴上，转着眼珠子，笑道：

“你不要急，我是逗你玩的……”

她把背靠在谭啸胸上，娇喘着说：

“老睡在床上，身子都要散了，想起来走走，你又不答应……”

说着她回过脸来，露出一双浅浅的酒窝，央求道：

“我只起来一会儿，好哥哥，我不乱跑，听你的话好不好？”一只玉手懒洋洋地放在谭啸肩上，轻轻地捏着他的耳朵，撒娇地问：“好不好？哥哥！”

谭啸叹了一口气：“不是我不答应……当然，老睡着也难怪你闷，起来坐坐也好，可是又何必换衣裳呢？都是自己人！”

无奈依梨华总是不依，死缠着非要换不可，谭啸只好听她的。他见依梨华这么高兴，也暂把一腔忧愁抛开，眉开眼笑地与她应答着，用木梳子替她梳着长发，才梳了三五下，依梨华却回头笑道：“哥，我要喝茶，你端给我好吗？”

谭啸下炕，走到一边茶几上去倒茶，倒了一杯回头道：“不行，太凉了……”

却见依梨华正在藏什么东西似的，一只手慌急地从褥子下收回来，她手上拿着那把木梳，脸色有点红，笑了笑，才道：“我只是嘴里热，喝一口就好了。”

谭啸心中微动，可是并不说破，过来扶着她喝了两口冷茶，又要给她梳头。依梨华却笑道：“不用梳了，编一个辫子好了，哥！你出去一会儿吧！”

谭啸知道她定是要换衣服，当着自己到底不大好意思，就含笑点头说：

“我就在门口，你打扮好了，就叫我一声。”

依梨华含笑点点头，谭啸转到她身后，弯下身去挨了一下她的脸，他的手乘机伸到身后褥子里，摸出了一团软软的东西，当时不及细看就抓到了手里。依梨华笑着在他脸上挨着，轻轻地用小嘴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说：

“你可不要走远了，哥！”

谭啸笑道：“我知道”起身开开门，轻轻走到了院中。

院子里落满了枯叶，晨风吹得它们在天井里打着转儿。

南海一鸥桂春明和太阳婆回房说话去了，黎明即将来临，屋瓦上可以看见晶莹的露水。

谭啸站在墙角，痴痴地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掌心，掌心里抓着一团乱发，为数当在数十根以上，这就是方才依梨华偷偷藏在褥子下面，而怕让谭啸看见的。

他的心几乎要碎了，他知道这些乱发是她方才偷偷由梳子上面拿下来的，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怕我看见难受还是怕我不爱她了？

泪水在他那双俊亮的眸子内转着，他紧紧地把这团乱发挨在脸上，低低地唤着：“哦！姑娘！姑娘……可爱的妹妹……你把我看得太俗了。”他注视着地上的砖，痴痴地说：“你如有三长两短，我岂能独生？”

“哥！你看！”背后传来依梨华的声音。

谭啸忙转过身来，顿时觉得眼前一亮，那个病入膏肓的姑娘刹那间焕然一新，只见她穿着一条粉红色的裙子，上身是对纽小马夹，露出一双白玉似的胳膊，在谭啸的感觉里，她仍和过去一样的美，一样的丰腴。

她那美丽的脸，似乎搽了一点胭脂，已不再是那么苍白，而是一片绯红，她那黑亮的大眼睛，仍是那么灵活，在她笑着注视你的时候，真担心魂儿都要为她摄去！

她用两只手拉着裙子，转了一圈，笑道：“好看不？哥！”

谭啸跑过去拉住她，上下看了看说：“好极了！”

依梨华侧过脸，微微羞涩地笑着说：“你看，我还搽了胭脂呢！红不红？”

谭啸笑着点了点头说：“其实你不搽也是一样的美！在我眼里，你怎么都是好看的！”

依梨华微微低下了头说：“你真好！”

她抬起头问：“西里加和桂伯伯呢？”

谭啸回头看了看说：“不知道呀，我们找他们去吧！我扶着你走。”

依梨华后退了一步，娇躯微晃，像要跌倒似的，可是她却摇头笑道：“不要你扶，我要自己走。”

才说到此，忽听到旁边有人大叫道：“哎哟！大姑娘起来啦？哈！”

二人一起回身，原来是长毛陆渊，他一只手扣着小褂上的扣子，睁着一双迷糊眼，脸上带着极为兴奋的神色。

谭啸笑着唤了声：“陆师傅，你也在这呀？”

陆渊这才注意到他，往前走了几步，又睁了一下眼睛，忽然大声道：“哎呀！原来是谭大爷呀，你老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他笑着跑过来，热烈地握着谭啸的手，一面看着依梨华，嘻嘻笑道：“怪不得大姑娘病好了呢！”

他说着又小声道：“大姑娘为了你……”

才说到此，就见依梨华连连跺脚，半嗔半笑道：“陆大哥，你敢说……”

长毛陆渊立刻装着摸嘴，口中喔喔连声地道：“喔！没什么！没什么！”

他笑得两眼成了一条线，大声说：“今天是双喜临门，赫！这可好了！”

这时间三巴也闻声出来了，笑着跑过来给谭啸问安，见依梨华居然起来了，也是说不出的高兴。只有谭啸知道，她的病并没有好，她只是想叫自己高兴，所以勉强下床，她太要强了，太不愿受人怜悯了。

院子里这么一闹，屋中说话的二老自然也都出来了。他们见依梨华居然起来了，而且打扮得这么漂亮，不禁都吃了一惊，也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只是桂春明却另有一番担心。

这时候，太阳婆高兴地扑了过去，紧紧地把依梨华搂在怀中。这老太太高兴得连眼泪都出来了，依梨华连连笑道：“西里加，你放手，我还要给桂伯伯磕头呢！”

桂春明忙上前摇手笑道：“姑娘，算了吧！你身子还不大好，这个礼以后再见面吧！”

依梨华又要给陆渊和三巴行礼，谢谢他们一路上照顾之功，可是二人

死也不敢受，在天井里推推拉拉半天，依梨华这个礼还是没有谢成。

一群人嘻嘻哈哈拥进了房子里，谭啸过去重新给太阳婆见了大礼。这老婆子笑得嘴都闭不上了，她对这个青年自一见面就生有极度的好感，当时问长问短，谭啸简略地把别了依梨华后的经过说了一遍，因是怕依梨华伤心，他没有提晏小真的事。

当他把向雪山老人学技的经过道出之后，举座为之震惊。依梨华和陆、闻二人，也知道天山顶上隐藏着这么一个怪人，只是人们对于这个怪人，就像神仙一般的敬畏。想不到谭啸竟能亲眼见到了他，而且自他身上学得了一身鬼神莫测的功夫，一时都惊得目瞪口呆。

桂春明微笑着点头道：“这是你的造化，这位老前辈，居然肯把他那套‘黑鹰掌’传授给你，这实在是想不到的事，你会了这套掌法，虽不见得天下无敌，可是能和你为敌之人，一时只怕尚难找出。”

依梨华忽然涎着脸道：“哥！你把这套功夫练一练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谭啸摇手笑道：“在二位老前辈面前，岂是我放肆得的？”

不想太阳婆忽然怪笑了一声，由位子上跳而起，桀桀笑道：“对了，正是这句话，谭少侠，你把这套功夫当众练一练，我老婆子还就是有这么个怪脾气，什么事非要亲眼看见我才相信，雪山上那个老怪物，我就不信有这么厉害！”

南海一鸥桂春明在旁边插口道：“九婆，对于那位老前辈，四十年前江湖上已经传闻很多了，你还用得着怀疑吗？”

太阳婆桀桀一笑，道：“老大哥，你不用向着你徒弟，今天我还非得见识一下才甘心呢！”

她笑着对谭啸招手道：“来来来！我们到外面比划比划，看看你到底是什么真功夫，居然连晏星寒也败在了你手下！”她见谭啸只是红着脸笑，并不站起来，又道：“来呀，你放心，我们这是比着玩，你不会伤我，我也绝不会伤你！”

这时依梨华靠墙坐着，笑得眯着双眼道：“哥！这可是你自己惹的麻烦，你要不说学了功夫，西里加也不知道，现在看你怎么办！”

谭啸急得面红耳赤，窘笑道：

“我哪里有什么真功夫，老前辈千万不要……”

太阳婆忽然瞪眼道：

“不行，你是怕我偷学你的功夫是不是？”

只急得谭啸连声叹气，又用眼去看师父。桂春明哈哈笑着站了起来说：

“既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你就虚心请教九老前辈几招吧！”谭啸不得不红着脸站起来，长毛陆渊这时在一旁拍掌大笑道：

“妙呀！这可是千载难得一见的好机会，我们兄弟可要开开眼了！一个是武林前辈，一个是少年奇侠，吓！这乐子可大了！”太阳婆见谭啸应允，不禁笑道：

“你不用怕，也许我这个老前辈，会败在你手下也不一定！我只是要亲眼看看你的功夫，过个三招两式咱们见好就收。”说着朝着桂春明一笑说：“我还怕丢脸呢！”

一行人鱼贯出了房门，来至院中。这时，红红的太阳已由东方山尖上跳出来了，橘红色的光焰，映得每个人身上脸上都是红的。

太阳婆，这位秉性怪异的武林奇人，把一双肥大的袖管挽了挽，现出一

双瘦白的手臂，桀桀一笑，看着谭啸道：“我这是考女婿，看看你配不配做我徒弟的丈夫！小子，你得卖卖力，今天比过了，明天你们就成亲，也了却我和你师父的一番心意了。”

说着目光转向桂春明神秘地一笑，又回目谭啸道：“我们已商量好了……”

依梨华不由笑着哼了一声，把身子转了过去。陆渊和闻三巴不禁高兴得跳了起来，陆渊大叫道：“好呀！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可他马上又皱眉道：“老太太，这样办喜事，不是太草率了么？”

桂春明在一边插口道：

“老弟！你这么说就太俗了，我们武林中人，办事讲究实在爽快，要那些假排场干什么？等一会儿，还得烦你们二位去办点货，定一桌席，就是明天。”

这么一说，连谭啸也怔住了，他心里只觉得通通地直跳，一时连耳根子都红了，说不出心里是喜是怕，他偷偷地用眼看了依梨华一眼，只见那婷婷的身影，像池边杨柳似的微微颤抖着，正低头看着她那翘起的一双脚，不知内心是喜是爱。想来她也是很乐意吧？

“只是……她的病……”

想到这里，谭啸不禁剑眉微微一皱，不过，婚后自己更可以体贴她照顾她，那样不是更好吗？这么一想，他不禁又高兴了。

“别看了，明天就是你的人了！”身后传来太阳婆的声音，谭啸不由脸一阵红，忙回过身来，却见太阳婆正露着黑色的牙床在笑，她举了一下双手，打趣地说：

“不过你先要接一接我老婆子的功夫！来！来！我们别耽误时间了。”

这时陆渊和闻三巴都已闪向一边，桂春明、依梨华也退后了几步，当中空出了一片地方。老太太又道：“可是有一件，你可别客气，而且得说明，你要施出那套黑鹰掌，要不然咱们还是没完！”

谭啸欠身微笑道：“弟子遵命就是，只是你老人家却要掌下留情！”

他话才说完，就听依梨华在一边急道：“哥！小心！”

太阳婆身形已腾起，闻言复飘身落向一边，回头笑骂道：

“好丫头，还没过门呢，你就向着他了！”

依梨华娇哼了一声，忙把身子扭到一边去了，逗得大伙儿都笑了。

谭啸惟恐羞了她，忙在一边道：

“你老人家到底比不比呀？倒是快着点呀！”

太阳婆外表虽是突兀滑稽，可是内心何尝不有些紧张，因为她早耳闻这少年的许多传奇，虽说是比着玩，可是如一个接不下来，自己这把年纪说起来到底丢人，此刻不敢怠慢，当下手往两侧一分，嘻嘻笑道：

“谭少侠，你请进招吧，我们点到为止！”

她的话方到此，谭啸已抱拳朗笑了声：“弟子遵命！”身形踉跄而进。

身侧各人都吃了一惊，只以为他是足下不大得劲，却未想到，这少年踉跄的身形，待到了太阳婆身前，倏地一掠左臂，五指齐开，直向着太阳婆左肋插下！

太阳婆见他一出招，竟看不出一些门户拳路，心中已具戒心，此刻见他来势如风，自不敢丝毫大意，她猛然往右把身子一弓，左肋顿时凹进半尺许。可是谭啸这一掌只是一个引子，旨在投石问路。

他见太阳婆原身不动，只以缩骨卸肌之术来对付自己，心中暗自一惊，那极具威力的黑鹰掌，就在此时随之展开。

这套诡异莫测的功夫，一经展开，顿时只见人影疾闪，这四合院子里，几乎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空隙，都有他蹒跚的足迹，都有他醉倒似的身影，这套掌法，有一点极为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快”，快得令人眼花缭乱。

这时太阳婆也展开了她轻易难得施展的一套“小六乘巧打神拿”，可是一和黑鹰掌交手三四个照面之后，这老婆婆已经知道，要想取胜对方只怕是妄想了，因为她连对方的身边也偎不上。最厉害的是，对方那种凌乱足以困扰人的足步，吸住了自己大部分的注意力，令你战战兢兢，未出招时他前飘后逸，待招式一吐，却是一沾即退。

这九九八十一手黑鹰掌，谭啸仅施展到第九式，太阳婆已呈现了败势，她为谭啸那怪异的足步，闹得心烦意乱，当下怪笑了一声道：“果然厉害！”

忽见谭啸身形再进，他每一进，必有一招发出，太阳婆不知这一手又是什么名堂，但见谭啸全身忽地全扑了下去，像是摔倒一般。太阳婆白眉一皱，心说这是什么招呀？

一念未完，但见谭啸以右足足尖点地，就像是金鲤窜波似的，忽地向前箭也似的射了过来！太阳婆怪笑了一声，腾身而起，可是她身子方自起在当空，忽觉两股极为尖锐的劲风，自下方袭来，同时觉得足心“涌泉穴”上倏地被内力吸住，这老婆子大吃了一惊，因为“百汇”、“涌泉”为人身天地二窗，是最为致命的穴道，她倏地一折身子，用“云里翻身”的功夫，向外一翻，已经飘飘地落在了一边。

她桀桀一笑道：“佩服！佩服！我老婆子甘拜下风！”

谭啸恭敬地弯身道：“弟子多蒙承让，老前辈不必谦虚！”

这时太阳婆转脸向着桂春明微笑道：“老大哥有此高足，足以自豪了。”

南海一鸥怪笑了一声道：“自豪什么？我这师父也不是他的对手呢！”

他看得很清楚，刚才对手时，谭啸实在是未尽全力，心存忠厚，就拿最后这一手“烘云托日”，以桂春明这种监察力，竟是未能看清谭啸是怎么把身子窜起来的，而且他很清楚地看见谭啸两手指尖极为微妙地在太阳婆足心点了一下，那种轻微的程度，可能连太阳婆都不易觉察到，自然由他掌心所运出的内力，已足足可令太阳婆知难而退！

依梨华用惊喜羡慕的眼光看着谭啸，也许是她太兴奋了，也许是她身子支持不住，看起来她是那么的孱弱，她脸上带着笑容，就像一朵晨风里的玫瑰，那双大眸子里，滚着晶莹的泪珠，她叫了声：“哥……”

谭啸忙回头看她，却见她娇躯倚在墙上，胸脯起伏着，她太兴奋了，可是一时又说不出她所想的。谭啸以为她有什么不适，吓得忙上前扶着她，叹道：

“唉，我刚才说你身子不行嘛！你觉得怎么样了？”

众人也都偎了上来，依梨华不由显得很不好意思，她轻轻推了谭啸一下：

“看你嘛……”

这时，太阳婆也上前关心地道：“姑娘，你还是听话躺下歇一会吧！”

依梨华还是不依，太阳婆附在她耳边小声他说了几句，依梨华忽然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太阳婆看了谭啸一眼，微笑道：“你放心，把她交给我吧！”

谭啸怔了一下，可是他已知道是什么事，当时面色一红，忙退后了几步。太阳婆赫赫一笑，看着桂春明道：“老大哥，你们也该商量着办事情啦！”

南海一鸥微笑道：“误不了！”

眼看着太阳婆搀着依梨华进那边屋里去了，长毛陆渊首先一笑，冲着谭啸一揖道：“大爷！给您贺喜了。”

闻三巴笑道：“真是郎才女貌，大姑娘跟了谭爷，真是再好也不过了，大爷！给您恭喜啦！”

这两个家伙都去给桂春明作揖，老头一脸高兴，对二人还着礼，一面哈哈笑道：“要说么！咱们苦也吃够了，该乐一下了，难得凑这么一个机会，不过……”

他挤着一双小眼，对着二人道：

“两位师父，这档子事我看就请你招呼着办一下，明天晚上就给他们成婚，再歇个三四天，留下他们小两口，咱们就该走了，你们二位也该回沙漠了……”

陆渊嘻嘻一笑道：

“您老放心，我们这就去办，这地方我们熟人也不少，绝对误不了事。”

说着又对谭啸龇牙一笑。谭啸反倒不大好意思说什么了，脸红红地笑了笑。陆渊拉着闻三巴走了。桂春明对着谭啸一笑道：“来，咱们谈谈。”

他师徒也回到了房中。六个人分成了三起，各自为着明日的婚事，商量的商量，办事的办事，忙了整整的一天，看来倒也其乐融融。

古时婚有六礼，曰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决不可草率，可是这一对少年男女，因客居边疆，孤苦无亲，是以匆匆就婚，似乎一切都免了。但他们是赳赳武林奇侠，对于这些繁文俗节，倒是不太注重，他们的婚礼，就这么举行了。

他们为什么这么慌着办这件大喜事呢！固然是为了了却二老一件心事，而主要的却是太阳婆的私心，她见爱徒伤势不轻，而迷信一种叫“冲喜”的风俗，她认为只要一成婚，由于新人的喜气，即可以把病魔逐退，这种迂腐的观念，在今日思之，当然实在可笑，可是那个时候，却深为一般愚民所接受，即使知书达理的上流仕绅也都以此为然。

谭啸和依梨华他们自己，当然是很乐意的了。

谭啸认为，早一日正了名分，自己就可以不避嫌地体贴照顾这位娇妻了。而依梨华呢，说起来真可怜，她对自己的病，实在很没有自信，而且认为，自己简直活不了几天了。她唯一的愿望是早一日和谭啸成婚，她要把身子献给她热爱的人，她要争取谭啸妻子这个光荣的头衔，然后……就是死了，也能够含笑九泉了。

感谢上天，我们终于看见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虽只是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可是在长毛陆渊和闻三巴以及二人请来的几个人的布置整理之下，这所“留客老店”却是完全的改观了。

现在他们所居的这个院子，改成了新婚的洞房，粉饰一新，披红挂绿，张灯结彩，新房内窗门帘子，都用的是绣有鸳鸯戏水的缎子面，破土炕拆去了，换上楠木的镶有铜镜的大木床，地上铺着鲜红的藏毡。桂春明亲笔写了一副喜联，贴在洞房门上，写的是：

画眉笔带凌云志；

种玉人怀咏雪才。

掌柜的喜得嘴都闭不上了，因为他这破店从没有修整过，现在人家粉的粉，饰的饰，扫的扫，搬的搬，不要自己出一个钱，而且还带着工人自己干，

他连手都不用插，他那份乐就甭提了。他乘这个机会，把这店大大的清理了一下，把牲口完全弄到一个偏院里去了，而且找来了纸，请南海一鸥给他写一副对子。

这位诗书满腹的老侠客，马上就点头答应了他，而且立刻挥毫，写的是：
踪迹息风尘，满眼江湖仆仆；
萍蓬征会合，一肩行李匆匆。

斯特巴虽是看不懂，可却是千恩万谢，很高兴地请人用漆把这对联漆上。在他的店门口，也新添了两根红柱子，披上红绸子，吊上红绣球。

陆渊真能干，他请人连夜到哈密，接来了一队吹鼓手，算是乐队，还有办酒席的厨子。这一家伙，人可真是不少，这所留客老店，可全住满了，陆渊有的是钱，尤其是这种事，他也愿花，也真敢花，大把的往外拿银子。这大泉镇上，近几十年来，从没有这么热闹过，这下子惊动了不少的人，整天都在店门口看热闹。

由于琐事太多，陆渊和闻三巴又安排得周到，婚事只好延后了一天。

这段时间里，小两口可是暂时不能见面，这是汉人风俗。因为依梨华是哈萨克人，再怎么也要照顾一下他们族人的规矩。于是，请了一个本地哈萨克老人来做喜饼，做出的饼很像“锅盔”，但是名字却叫做“喜粑”，这是用来分赠观喜的人的，其数量要多到“来者不拒”的地步。

按边疆规矩，饼成之后，还有“放多幕”的活动，汉语就是“婚前舞会”，可是由于女家无人，再者他们从的是汉制，也就省了。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向被视为人生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这确实是真的。

一切回复安静后，时已午夜，谭啸在长毛陆渊和闻三巴的嘻笑拥持下，来到了新房门前，他脸有些红，心也跳得很厉害，讪讪地道：

“二位老哥，时间还早，咱们再聊聊好不好？今天实在太劳累二位了。”

陆渊哑着嗓子一笑，附在谭啸耳边道：

“大爷，春宵一刻值千金……”然后他又放声笑道：

“好啦！咱们哥俩送到这里，可不好再往里送了，明天早上再给新大奶奶贺喜吧！”

说着一拍闻三巴的手道：“走！”

谭啸一把没有拉住他们，二人已喜笑着走了。他怔怔地目送着二人背影消失之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刚才的热闹的场面，就像是一个梦，那头上蒙着红绸子的依梨华，她那抖颤的窈窕影子，尤其在新郎新娘相互交拜的一霎时，她那双剪水瞳子，在飘动的红绸之下，对自己那羞涩深情的一瞬，啊！

谭啸忍不住举起手轻轻叩了一下门，轻轻地唤道：“妹妹，我可以进来么？”

室内没有一丝声音，只有烛光，透过红色的缎子窗帘，闪闪动动的，更充满了神秘的气氛。谭啸涎着脸又敲了一下，往里推了推，发觉门闩插上了，他不禁笑道：“干吗不叫我进去呀？那我只好在外面站一夜了……你真忍心！”

这时候，门闩微响，谭啸老着脸又轻轻一推，只觉得有人用身子抵着：“等一会儿……”那是依梨华娇滴滴的声音，谭啸知她害羞，就退后了一步，说实在的，他自己也是紧张得很，可是他是男人，这种事是非要男人鼓起勇气才行的。

停了一会儿，他咽了一下口水，半笑道：“妹妹！现在我可以进来了吧？”

房里面还是静静的，他试着又轻轻推了一下，门开了，扑鼻的是阵阵温香，他真想不到，洞房中竟被他们布置成这么美的世界。在两盏高脚的红烛照耀之下，洞房中一片红光，矮几上焚燃着藏香，香喷喷的。可是这些，都不是这位俏郎君目光留恋的地方，他轻轻地扣好了门，再回过身来，可就看见了那个娇滴滴的新娘，她身子半坐在一张靠椅上，背朝着自己，头上仍然蒙着那块红纱，这显然是太阳婆教给她的规矩，新娘头上的红纱，必须要等着新郎亲手揭开。谭啸这才想到，为什么刚才叫门她不开，敢情是人家看不见嘛……

从她那半露着的头纱里，看见了新娘半截粉颈，浓如墨云的发丝，那么娇嫩，那么香酥……啊！

奇怪，二人平素打情骂俏已经习惯了，可是在这洞房之夜，也许是那种神秘的气氛，把他们的距离反倒拉远了，不，应该说是使他们变得羞涩了，矜持了。

俊郎君把一顶配有绒球的喜帽摘了下来，又把大红的上衣脱了下来，他轻轻走到了爱妻背后，把双手轻轻放在她的肩上。

“妹妹……”他感慨他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要告诉你，我要乐死了！”

新娘的头更垂下了些，她的娇躯微微扭了扭。谭啸弯了腰，轻轻在她颈项上吻了一下，然后双手慢慢把她头上的红纱掀了下来……

依梨华猛然回过脸看了他一眼，抿嘴一笑，却又低下了头。谭啸在她这回眸一笑里，整个的魂儿都快上天了，他惊异的是，依梨华的发式全变了，那野丫头式的乱发，如今已梳成了妇人的分发式样，珠钗分插，衬以新娘的蛾眉杏眸，真是说不出的美，那不是风尘里的花朵，而是闺阁之秀、边地之珠……

谭啸那三分的酒意，也为之苏醒了，他把脸挨在了她的脸上，轻轻说：

“妹妹，你真美！”

依梨华浅浅一笑，她仍然低着头，只是用杏目半睨着他问：“真的？”她又笑着轻“哼”了一声，抬起头说：

“拔荡从前告诉我说，凡是对女人说好听话的男人，都靠不住！”

谭啸不由脸色微红，笑道：“那怎么办呢？你已经嫁给我了呀！”

依梨华粉颈低垂，半哼半笑道：“才没有呢！谁嫁给你了……”

谭啸低下头，凑在她耳边，小声道：“那我就写封休书休了你！”

依梨华忽然抬起头，花容失色道：“你……”

谭啸已经双手把她托了起来，一边笑道：“乖妹子，我这是逗你，我才舍不得呢！”

在依梨华的娇羞哼笑里，这位俏郎君已经把他可爱的妻子轻轻地放在了床上。

“哥哥！我怕！”她伸出一只手，紧紧地搂着谭啸。谭啸微喘道：“怕！怕什么？”

其实他自己也很紧张，望着依梨华羞红了的脸，他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他们似乎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和喘息之声，谭啸讷讷道：“妹妹，夜深了！”

依梨华只是望着谭啸摇头，她尽管怕，可是也有说不出的喜悦，她紧紧

地搂着谭啸，显得有些发抖，谭啸禁不住在她滚热的颊上吻了一下，依梨华羞涩地一笑，作势要坐起来。

“不！”谭啸微微一笑，回身扬掌，那几上的红烛随即熄灭，房内顿时黑暗。

喁喁私语中夹杂着些微微喘息的声音，“啊！哥！哥……”

随后就听不见说话的声音了。

当枝头的白头翁，在开始润着它们的喉咙时，那已是太阳出来的时候了。

前院客房里的老侠客桂春明和太阳婆婆都已经起来了。二老各自捧着一碗茶在说着话，脸上都带着十分的喜悦。桂春明吓吓一笑道：“九婆，我该向你恭喜罗！”

太阳婆露出黑牙床，呵呵笑道：“噯！咱们还不都是一样，我也恭喜你啦！”

说着二人都大笑了。陆渊和闻三巴穿戴一新，由天井院里穿过来，二人都是长袍马褂，隔老远就站住脚，对着二老深深一拜，说：“恭喜二位老人家啦！”

二人忙走过来道：“不敢不敢！”桂春明拍着二人的背，笑咪咪地道：

“唉！把你们二位可累坏了！”

陆渊嘻嘻一笑，翻着眼皮道：

“老前辈你老这么说，可真是见外了！我们兄弟两个，帮这么一个小忙，还值得一提？”

说着又缩头一笑，道：

“天可是不早了，他们也该起来了，我们还得见个礼去！”

太阳婆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开了，说：“忙什么，叫他们多睡一会不好么？”

闻三巴搓了搓手，似有话想说又不好意思，还是长毛陆渊爽快，他讪讪地道：

“俺两个出来得也够久了，窝子里还不定怎么样，所以想今天见过大爷和新少奶奶之后，俺们就回去了！”

桂春明怔道：“再多歇几天不行么？”

陆渊扑哧一笑说：“老前辈还跟咱们客气呀？这里喜事完了，谭大爷和少奶奶的仇也报了，我们跟着也没有什么事情了，再说沙漠里还有几十个弟兄，我们不回去，真不知他们要闹出什么事情，所以……”

桂春明皱了皱眉说：“你这么一说，我倒真不能留你们了，本来想叫你们一块到中原去呢！”又用眼看了闻三巴一眼，问：“就走么？”

闻三巴笑道：“不急，不急，下午走也不迟。”

这时候，后院里有了响动，众人一起回视，只见谭啸在前，依梨华在后，这小两口儿正笑咪咪他说着话儿，往这边走来。谭啸是一袭宝蓝的绸子长衫，足踏同色的丝履，右手握着描金折扇，喜在眉梢，看来是那么的儒雅潇洒。他身侧的依梨华，身着粉红色的长裙，小腰扎得细细的，上身对纽小马夹，和下身搭配得那么匀称，那么贴，凤履平窄，杏目含春，娇躯半倚着谭啸，那么娇柔、婆娑和羞涩。

他们相互倚偎着，走过了这层天井，一眼看见了众人，立刻羞红了脸，赶忙分开了。桂春明哈哈大笑迎了上来，二人忙对他下拜。桂春明实实受了一礼。接着，一对新人又向着太阳婆行礼，太阳婆也接受了。最后轮着谢陆渊和闻三巴，这两个人却是说什么也不肯受，推拉了半天，还是互相受礼。

陆渊偷看依梨华，见她含着无比的娇羞，一直低着头，连眼皮也不敢撩一下，二人本是最会闹的，见了这种情形，也不大好意思再闹了。

一行人来至房内，说不出的喜气洋洋，桌子上摆着糖果盘子，有瓜子、冬瓜糖、沙果和柿饼，据说是代表多子、甜蜜和团团圆圆。

后院里有了响动，前院里也知道了，斯特巴领着办喜事的一大帮子人，一齐走进来了，一进天井，就大声道：“谭大爷！你在哪里，大伙都讨喜来啦！”

谭啸正要起身，却被陆渊给按下了，他对谭啸说：“这都是些当地的地痞流氓，大爷你用不着与他们打交道，我去应付他们算了。”

谭啸微微笑道：“话虽如此，可是他们却为我帮了不少忙，我还是出去一趟吧！”

陆渊点了点头说：“也好，那么少奶奶就不用出去了。”

依梨华对这种称呼还不大习惯，总以为是说别人，等她意会出来，不禁脸上发红，可是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她喜欢这个称呼，而且愿意人家这么叫她。

长毛陆渊领着谭啸出去谢客，大伙闹成了一团，纷纷对谭啸恭喜，当然谭啸少不了又拿出些钱来赏给大家，众人这才退下去了。

中午，由谭啸夫妇出名，备了一桌席，算是答谢亲友，同时也算为陆渊、闻三巴二人饯行。酒筵之间，大家正喜气洋洋，太阳婆却忽然笑道：

“你们已成亲了，我这颗心总算是放下了，下午我也要走了。”

依梨华不由放下筷子讷讷道：“西里加……你要走？不！”

太阳婆点头笑道：“傻丫头，现在还能叫师父跟着你呀！我不去中原了，我要到蒙古去，我还有很多事情呢！”

陆渊赫赫一笑说：“那敢情好，我们可以给你老人家在路上作个伴儿。”

太阳婆摇头笑道：“我不跟你们走在一块儿，我一个人走。”她又对桂春明一笑：“老大哥，我还有些担心莫老甲……”

桂春明冷冷一笑道：“那倒大可不必，这老儿不能不知道好歹，他要真敢……哼！”

谭啸闻言不由剑眉微皱，昂然作色地对太阳婆道：“师父不必担心，弟子不妨……”

才说到此，太阳婆已摇手笑道：

“这没你们的事，你只管带着她到中原去吧！以后你们任什么闲事也不要管，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就是了。”又道：

“江湖上风险多，你们年纪又轻，俗云冤家宜解不宜结，还是少结仇人为好。”

二人频频点头。太阳婆又问二人去处，依梨华用眼睛瞟着谭啸，真有点夫唱妇随的味道。谭啸说要去洞庭访袁菊辰，然后在中原游历一番，最后再定住处。二老十分赞同，又训勉了一番，这席饭直吃了一个多时辰，宾主才尽欢而散。

这是一个春意融融的早晨，太阳被云彩遮住了一半，只露出了半边脸，和煦的阳光照着路边的矮树和小草，隔宿的露珠儿，一颗颗的那么亮，那么圆，就像是情人的眼泪。

一对年轻的侠侣，策着一黑一白两匹神驹，并肩而来，他们面上都带着无比的喜悦，尤其是依梨华，简直是奇迹发生，她的病——那看来足以致命

的内伤，竟然无声无息地离她而去。现在看起来，她又是容光焕发了，她那苍白的脸，现在看起来又是红酥酥的了，那双明亮得澄波见底的大眸子，在凝视和转瞬时，几乎都能深深地摄住你的魂儿，叫你打心眼里爱她。

谭啸对这个可爱的妻子，实在是没有一点好挑剔的，他真心地爱她，一任海枯石烂，他们之间的情爱是不会丝毫变质的。

早先，谭啸还深深地为她的内伤而忧虑，可是如今一月的时间都过去了，眼看着她身体一天天地复元，他也就放心了。

这绿野春浓的早晨，他们看来是如此的振奋，小两口儿自从离开大泉后，一路马不停蹄，绕哈密，经黄芦岗、烟墩儿、苦水子、甜口泉，入甘肃，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肃州了。

到此，谭啸始觉出有些黯然的感受，因为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当他们的马由晏安大门前经过时，只见晏府门口飘满了落叶，两扇门扉紧紧地闭着，一任阳光灿灿如斯，竟不能为这昔日的大户带来些许生气！

谭啸低下了头，连望上一眼的勇气也没有，当然更不愿意向依梨华提起。可是有心的依梨华却早已留意，她忽然勒住了马，娇声道：“停一停，哥！”

谭啸俊脸一红，在马上回首道：“做什么？我们快一点走……”

当他发现依梨华脸上带着的笑容，似乎含有某些神秘的气氛，不禁脸色更窘了。

这时，依梨华已由鞍上下来，微笑道：“我们到里头去坐一会儿……”

谭啸叹道：“妹妹，何必多此一举呢？”他固执地摇头说：“我不能再去见她了！”

依梨华嘟着小嘴嗔笑道：“你这人真是，下来嘛！”

谭啸又摇了摇头说：“我……我不进去，要去你一个人去！”

依梨华抿嘴一笑，轻声叹道：“你呀！真不会作人，哪有过人家门口不进去的道理。好吧！我进去一会就出来，你只管在那棵大树下面等着我好了。”

说着耸肩一笑，直往晏家门口去了。谭啸紧张地道：“喂……”

依梨华回头眨了一下眸子问：“干吗呀？”

谭啸讷讷叹道：“你……唉！你去跟她谈些什么呀？”

依梨华“哼”了一声，没有理他，一路上舞着小马鞭子走去了。谭啸只好下了马，把两匹马拉到一边的大槐树底下乘凉。

这棵树比过去更茂盛了，枝叶遮住了半边天。看着这棵树，他不禁联想到了那日自己伪装冻毙的情形，是晏小真主婢把自己拉到这棵树下，为自己赠食送褥……那种纯真的情谊，的确令人感动，想到这里，他的心不禁有些酸了。

再看晏家大门，依梨华已经进去了，他忖道：她们要说些什么呢？会不会又扯到我？

想到这里，他的脸红了，并且暗暗发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晏小真心有此意，自己又怎能……

“不行！”他愤愤地想，暗付依梨华太糊涂，不该多此一举。心中正自忧愁焦虑的当儿，就见晏家的门开了，依梨华姗姗地走过来，她垂着头，走得很慢，等走到了谭啸跟前，他才发现，她的眼圈红红的，似乎是哭过了。

“怎么了？”谭啸奇怪地问。

依梨华惨笑了笑，黯然地上了马，把草帽拉起来戴上，慢慢策马前行。

谭啸忍不住追上问：“她怎么啦？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依梨华忽然落下了泪，趴在马背上痛哭起来，谭啸不由吃了一惊，慌忙下了马，飞快地跑过去，把她抱下来，急道：“你……这是怎么了？”

依梨华挣扎下地，伏在他肩上嘤嘤哭道：“哥……她……她出家了！”

谭啸呆了一呆，轻轻拍着她的背道：“你用不着哭，当心伤了身子。”

依梨华抽搐着抬起了头说：“她为什么要如此呢？真想不开！”

谭啸感慨地问：“是谁告诉你的？”

“是她母亲。”

谭啸黯然叹息了一声。

依梨华讷讷道：“是剑芒大师来把她带走的……”

谭啸微微一笑道：“你弄错了，剑芒老尼带她走，也不见得就是带她出家去呀！”

依梨华白了他一眼，说：

“你知道什么？她剃了头发以后才走的，这是她母亲说的。”

谭啸顿了顿，苦笑道：

“这就不假了，唉！她又何必如此呢？”说着话，他尽量装着轻松的模样，因为在自己妻子面前，去追忆另一个女孩的音容，那是不大礼貌的，而且也要防备着不必要的误会。谭啸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尽管内心很是为小真惋惜，却不敢放在脸上，倒是依梨华伤心了一路，她本来的意思，是想劝小真也嫁给谭啸，二女共效英娥，可是想不到会如此下场，的确也是够惨的了。

他们的马离开了肃州，沿途愈来愈显得热闹了，可是他们并不停留。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陕西第一大城，也是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属下最古老的一个城市——西安，当时，这地方虽已不如隋唐五代之繁盛，却也是灯红酒绿，喧哗热闹。

这是一座文化古迹随处可见的古城，昔日多少文人骚客，在长安市上饮酒赋诗。近处的咸阳，更是当年楚汉相争，刘邦、项羽争执不下的地方，在附近的败瓦残砖里，如果你有耐心，只随便翻一翻，就可以找到隋唐五代时的遗物。

在久行过枯旱沙漠之后，一来此地，他们都感到耳目一新，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如梭，真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他们并辔越过了西市大街。正是灯火辉煌的时候，酒馆门前招展着杏黄色的酒旗，阵阵丝竹声从馆内传出，甚是悦耳。

二人策马行至一处叫“四海居”的饭庄门前，被一个围着围裙的小伙计拦了下来，正好二人肚子也饿了，见这饭庄子气魄甚大，地方也宽敞，就不假思索地走了进去，谭啸仪表不凡，依梨华风姿鲜艳，立刻吸引住了食客的目光。

二人自入江湖，因戒以早先的杀孽过重，所以这一路上抱定宗旨绝少惹事，就连随身的兵刃，也是贴身藏着不令露出，如此一来，倒像是一双仕子夫妇。只是那个年头，读书人带着新婚夫人外出游历，抛头露脸的还不多见，加以依梨华的艳若天人，一时之间，这饭堂内人人侧目，交头接耳，议论不已。

二人落坐在一个角落，见此情形，甚悔来此，只草草点了几个菜，因见四壁悬有不少书画，其中有一幅“九鹤图”画得十分出色。谭啸素喜此道，

不禁立起身来细细观赏，益觉笔意工整，毛毫逼真，正自赞赏的当儿，忽闻依梨华娇唤道：

“哥！快坐下吧，有什么好看的？”

谭啸方一回头，见紧贴自己身后，立着一个老道，这道人生得鸠形鹄面，双目深陷，尤其是一双颧骨，更较常人高出许多，衬以满头灰白的长发，乍看起来，真令人大吃一惊。

谭啸不由微微一怔，正要落坐，却见这道人掀开火红的大嘴嘿嘿一笑道：

“小哥也喜欢这幅画儿么？”

这道人身材极高，站着竟比谭啸还要高出半个头来，一袭深灰长衫直垂鞋面，真如同是一具僵尸似的！

他这突然的一问，倒使谭啸不大好意思，因不惯与生人搭讪，当时只微微点了点头，随即落坐。

道人讨了个无趣，却面不变色，依旧含笑注视着这幅画。这时，二人才注意到，道人背后尚背有一个黑漆的小葫芦，另有锈剑一口，用黄绸子包扎着，系于颈后，剑柄上飘着绿色的穗子。

俗谓江湖三避：僧、道、乞。其意是谓这三人，最是来路神秘莫测，不可轻易交接。二人注意到他带有兵刃，都不禁必中一动，但艺高胆大，倒也并不十分担心。

这时伙计已上了菜，二人方自动箸，却见那道人转过身来，双目盯视着依梨华，右手拇指在左手心上下敲着，似乎是在推算什么似的，良久不移。

谭啸不由剑眉一挑，正要发作，忽然忖道，外出还是少惹事为妙，当时只得把一口气忍下，偷看依梨华更是面现愠色，深恐她一时发作不好收场，当下勉强忍怒起身抱拳道：

“这位道长如何这般看人？是否有事要交待在下呢？”

这时，道人目光移开了依梨华，双眉微耸，嘻嘻一笑，对着谭啸眯着一双细目道：

“如果贫道没有猜错，二位大概是一双新婚的小夫妇吧？”

二人不由心中一惊，谭啸冷冷一笑道：“道长所言不错，只是这又与道长何干？”

道人呵呵一笑，说：“小哥，不必对老道如此说话，贫道乃武当山七星观观主黄竹道人，非一般游方野道。”

谭啸心中并不知有此一人，当时冷冷笑道：“久仰，道长有何见教？”

这黄竹道人倒也皮厚，立时伸手拉出一凳，不请自坐，一面向谭啸笑道：

“小哥你坐下来，我们好说话。”

谭啸不禁大怒，正要发作，却见依梨华竟对着自己眨目示意，再者四周众人目光齐集于此，更不宜见笑于人，当下忍怒坐下。

道人寒脸笑道：“贫道素精风鉴麻衣之术，甚愿为贤夫妇一批流年。”

说着不待谭啸答话，已自袖管中取出了红绳串着的一串制钱，哗啦一声散于桌面之上。谭啸心中大释，先时本以为他是存心惹事，此刻见状，方知其是一卜卦道士，不禁前嫌尽释，当下淡淡一笑道：

“原来道长尚精相术，只是我夫妻无以问卜，道长你请自便吧！”

道人阴沉沉地一笑，道：

“小哥，你只请任移一钱，贫道只详一事拨头就走，绝不取分文就是。”

谭啸嫌其噜苏，只想草草打发他走了就好，闻言伸一指在一枚制钱上动

了一下，道人低头注视了一会儿，面色微喜，一双鹰目又视向依梨华道：

“这位娘子，也请移动一钱如何？”

依梨华年轻喜事，一见是卜卦算命，不禁动了好奇心，当时不假思索，也移动了一钱，道人口中称谢不迭，又低头端详了一会儿，面色大喜。谭啸疑心道：

“道长你要详些什么事呢？”

道人呵呵一笑，目放异光道：“相公你可是丙子年正月所生？”

谭啸一惊，讷讷道：“不错，咦？你……”

道人目光转向依梨华，紧张地问道：“这位娘子乃甲午年所生必是不错了。”

说着掀唇而笑，露出三上四下几颗大牙，状极怪异。依梨华不由杏目圆睁，谭啸奇怪地问道：“对么？”

依梨华面色微红地点了点头，道人见状又发出梟似的一声怪笑，连道：“妙呀！妙呀！”

谭啸薄怒道：“道人不可失礼！”

黄竹道人忽然止住笑声，连道：“罪过，罪过！”随即立身而起，目光瞟向依梨华，对谭啸耸肩笑道：“尊夫人春风扑面，已身怀六甲，还是在长安市上多歇几天，不可过于劳动呢！”

说着怪笑了一声，对着依梨华又盯了一眼，伸出瘦爪，把桌上的几枚制钱抓在手中，转身就走。谭啸赶上一步，伸臂一横道：“且慢！”

道人不意之下，为谭啸这种神力弹得向后一连退了两步，当下神色大异。谭啸微怒道：

“道人你来意如何？怎地语无伦次，不说出因由，休想离此而去！”

黄竹道人两撇黄眉霍地向两下一分，却又转为笑脸道：

“小哥你好没来由，贫道免费为尊夫妇批了生辰八字，临行连一个谢字都无，这还罢了，为何反倒不叫贫道离去呢？”

谭啸怒道：“你不请自到，定有原因，今日不说出根源，休想离开。”

道人面现阴笑，环抱二臂道：“那么足下意欲如何呢？”

这时全体客人哗然大乱，纷纷立起劝阻，有那不愿多事的，赶忙着付帐离开，几个伙计也跑过去，劝解道：“大相公，得啦！您一个有身份的人，给他斗什么呀！得啦，你老快请坐吧！”

有的喝叱道士道：“你这道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来了也不吃饭，还要惹事，再闹我们可往衙门里送你了。”

道人此刻倒是改了笑脸，只图快些脱身，连连点头赔笑。依梨华见状也下位来，拉了谭啸一下说：“算了，哥！我们不要理他就是了，这种人理他干吗呀！”

道人躬身嘻嘻笑道：“对了，还是这位娘子说得好，我们出门人够可怜的了，小相公，你老高抬贵手，放贫道走吧！”说着目光又向依梨华瞟了一眼，奸笑了笑。谭啸本打算逼问个清楚，看看他究系何为，此刻为众人一拉，再经依梨华如此一劝，倒不好如何了，当时冷笑了一声，往一边退了一步，那道士乘机大步而出。

他走后，众人才又纷纷退回自己位子上，谭啸和依梨华也重新落坐，一个伙计弯腰笑道：“大相公你老受惊了，这道人大概是别处来的，小人从来也没有见过他，大概是想骗你老几个钱吧！”

谭啸挥了挥手说：“事情过去就算了，谢谢你们，你们下去吧！”

伙计讪笑着退身而去。谭啸愈想愈觉事情不对，遂小声问依梨华道：

“你真的有喜了？”

依梨华粉颈低垂，闻言翻着眼睛睨着他羞涩地一笑，没有说话。

谭啸不禁大为惊喜，俊脸微红道：“什么时候发觉的，怎么我不知道呢？”

依梨华偷看了四周一眼，小声笑道：“不太久……”又红着脸道：“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谭啸不禁大喜，同时对那道人的目力甚为心折，当时怔了怔，徐徐道：“奇怪，这道人怎么会知道呢？”

“他会算命嘛！”依梨华轻轻说了这么一句。

谭啸也免不了有些孩子脾气，此时一听自己不久就要当父亲了，心中那份舒服，简直不用提了，当时喜得左右顾盼，不知如何是好。

依梨华小声笑道：“看你嘛！”

谭啸双拳一抱，含笑道：“谢谢你，你真够意思！”

依梨华白他一眼，又羞又笑，往起一站道：“我们走吧，这里吵死了！”

谭啸这时候真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内心更是把这位娇妻爱若性命，此时见状也没心再吃饭，唤来店伙付了钱，和依梨华双双走出来。小二已把二人的马拉到门口，谭啸接过马缰往前走了几步，依梨华跟上道：“把我的马给我呀！”

谭啸笑道：“你以后可不能骑马了，我不叫你骑。以后我们雇车走，你坐车我骑马。”

依梨华羞笑道：“你呀！你怕什么？还早呢！早知道，我就不告诉你了。”

二人说说笑笑出了这条大街，见正北面有一块黑底金字的大招牌，上写着：“三阳客栈”。谭啸说：“我们在这里歇几天吧，你身子要紧。”

早有伙计跑过来，谭啸把两匹马交给他，嘱他好好看管，依梨华也想在这里玩几天，一个蒙受丈夫真爱的妻子，的确是世上最幸福的，你看她，把身子半倚在丈夫怀里，笑得那么甜，走得那么慢，一时羡煞了多少路人！

这儿人还没见过这么俊俏的一对小夫妇，纷纷驻足议论，谭啸觉得有点不大得劲，而依梨华却依偎得更紧了，她紧紧握着丈夫的手，在哈萨克人的规矩里，认为能得到丈夫的爱情，是一项殊荣，他们并不忌讳在人前显露爱情！

他们就这么互倚着进入客栈，只听得阵阵丝竹声由院内传出，有人正在直着嗓子，像鬼叫似的在唱着本地流行的“秦腔”，秦腔有山陕调、山东调、河南调之分，山陕调最纯，这位客人唱的正是山陕调子，其音出羽入宫，意含悲楚，转折层叠，久抑一扬，初听起来，真有些刺耳，难以令人消受，可是听久了，据说能上瘾。店家把二人带进一片静院，院中砌有假山，还有一个朱红色的小亭子，竖在正中，看来甚是清趣。二人方自跟着小二前行，谭啸忽然驻足道：

“哦！他原来也住在此，这倒是怪了！”

他用手指了一下，依梨华顺其手指处一看，只见在邻近不远的的一个门框上，悬有一个黑漆漆的小葫芦，正是方才那道人背后所背之物，不由微微一怔。谭啸冷笑道：

“无妨，他不犯我，我们也不惹他就是。”

说着和依梨华进入室内。店小二奇怪地道：

“那位道爷和相公认识么？他已在此住了半个月了。”谭啸摇了摇头说：“我们并不认识，这道人是做什么的？”店小二摇了摇头，龇着牙说：

“这可不大清楚，不过这个老道却有些怪，他房子里还摆着台子，蒙着黑布，也不知是什么玩艺？”

谭啸内心益发觉得奇怪，店小二走后，他对依梨华说：“我看这黄竹道人，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要特别提防才是。”

依梨华懒洋洋地靠着椅子说：

“他不惹我们，我们也不要惹他……唉！这地方的人真讨厌！”

谭啸走过去坐在她身边，拉起她一只手，在嘴上亲了一下。依梨华收回手笑嗔道：

“没羞！”说着把身子整个儿地投到他的怀里。她伸出一只手攀着丈夫的脖子，笑眯眯地说：“哥！你想要个儿子还是女儿？”

“随便！”谭啸兴奋地说：“我真希望你马上就生……我当了爹爹该多神气！”

依梨华笑眯眯地道：“要是我们有了儿子，我们要好好养大他，找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要再乱跑了，我真累了。”

谭啸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说：

“我要把一身功夫传授给他，唉！这孩子可比我们幸福多了！”

想到了自己的身世，这位磊落的奇侠，一时不禁黯然失色，依梨华轻轻推了他一下说：

“过去的你还想它干什么呢！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会遇见什么了。”

谭啸笑了笑，叹道：

“我一直都惦记着，我本姓罗，所以改姓，是为了逃避仇家，现在大仇既报，从今以后，我也应正名为罗啸了。”

“罗啸……”依梨华轻轻地唤着，瞟着他说：“那以后人家该叫我罗太太了？”

这种新婚的生活，如醇厚的浓酒一般的醉着他们，虽是长途跋涉，他们并不觉得丝毫痛苦，反倒情趣无穷。他们就在这里住下了。

午夜，这大客栈里已完全静下来了，谭啸轻轻地起来，见依梨华正甜蜜地睡着，嘴角带着极为甜美的微笑，似乎在梦里追寻着尚未出生的孩子。

谭啸轻轻在她脸上吻了一下，蹑足窗前，轻轻把窗户推开一扇，却见对邻那道人窗上露有黯淡灯光，似有人影晃动，他不由心中一动，正欲纵身而出，蓦地见道人窗户倏开，一条人影箭也似的穿出，谭啸不由心中一惊，忙把身形向下一缩，他这里方缩好身形，已见道人瘦削的身形立于窗前，一双深凹的眸子闪闪生光，月夜下看来益显狰狞。

这道人此刻已换了一身紧身衣靠，那口生锈的长剑也去了包绸，斜系身后，最奇的是，他手中拿着一个铜制的类似酒壶的玩艺儿，只是多出一嘴，道人似乎对于窗户未关颇觉奇怪，仁立直视了一刻，才把身子蹲下来。

谭啸正不知他意欲何为，忽觉鼻端传来一股异香，顿时打了一个寒颤，这才觉出不妙，当时闭住呼吸，只见道人正在以口吹着那铜制怪壶。谭啸不由大吃了一惊，这才知道道人所用，是一种江湖下三流至为阴损的闷香，不禁勃然大怒，当下双手猛一按地面，已如同箭矢似的纵了出去。

这道人倏地转身，似觉出不妙，长袖一挥，已纵上了屋檐，竟也快如流星。可是谭啸怎会任他逃出手去？他内心已把这道人恨入了骨，当下低叱了

声：“我看你怎能逃出我的手去！”

他口中这么说着，已展开了轻功绝技，只几个扑纵，已来到了道人身后，白光倏闪，他已把那口短剑抽在了手中，身形向前微探，“拨草寻蛇”，直向道人后心上扎去！

道人低叱了声：“好！”忽见他身形微侧，“刷”地打出一物，谭啸用剑一拨，“当”一声磕了出去，同时鼻中闻到了一股异香，才知竟是那装盛闷香的铜壶，道人借机把背后长剑掣了出来，冷笑道：“小畜生坏道爷好事，我岂能轻易饶你！”

这道人口中这么说着，长剑已划出一道白光，直向谭啸脸上直劈过来。他这里剑方抖出，忽见谭啸身形一闪，道人怎知雪山剑招之怪异，不及侧身已觉出左肩冷风袭到，他用力往外一挣，可是依然慢了半步，血光一闪，这道人惨叫了一声，一只血淋淋的胳膊，顿时齐肩被砍了下来。

道人一连窜出了七八步之外，全身抖成一片，咬牙错齿道：

“你……好……你敢伤道爷……朋友，你报个万儿吧！”

谭啸冷冷一笑，剑交左手，挥手道：

“道人，你记好了，我叫罗啸，不日当去洞庭，有时间你只管来找我就是了……今夜我暂且寄下尔首，来日再图不迟！”一面大声道：“去吧！”

道人阴森森地说了声：“好！”踉跄着把地上断臂拾起，一路翻纵而去。

谭啸目送他远去之后，微微冷笑了笑，直入其室内，点亮灯后，见室内置有八个同样大小的黑葫芦，都封着口，他拨开一塞，顿时由内发出一股奇膻之气，中人欲呕，他忙重新盖好，仔细一看，才见每一个葫芦上，都贴有一纸条，上面写有年月日，并有“成婴”等字样，谭啸不禁打了个冷颤，这才知道，道人竟是欲盗胎炼药，搞俗谓“紫河车”的玩艺儿，这是一种极下流的勾当。看到此，他不禁深悔方才下手太轻，一时气愤填膺，一个人发了会儿怔，才把这些春药葫芦包在一起，提回房去，预备天亮后予以销毁。

他并没有把这事告诉依梨华，怕其受惊，可是经此一闹，他也不愿在此久留了。

第二天清早，他雇了辆车，带着依梨华一路向洞庭而去。

在盛夏的一个傍晚，他们来到了洞庭，并且很容易地在一所古刹里找到了袁菊辰，可是这位神奇磊落的昔日沙漠之狼，如今已是一个不思凡俗的高僧了，他改法号为“大漠”，似乎仍忘不了昔日的沙漠。

他们见面时，并不如想象的那么亲热，可是彼此却能体会出各人内在的热情。

然后谭啸自那辆“白雪”拉着的马车里，搀下了依梨华。这时候，她已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了。为了珍惜他们不平凡的友谊，谭啸就在古刹附近找了新居，住了下来，在这里，依梨华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他们请老朋友大漠僧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罗文诗，意似祝愿孩子今后能在诗书文章上下功夫。他们对这名字很满意。

三年之后，孩子渐渐懂事了，他们带着孩子去了一次九华山，在岳家祠堂附近，找到了罗化的坟地，大大地哭祭了一番。之后，他们飘然而去，武林中就再也不见他们的踪迹了……

